罗马尼亚戏剧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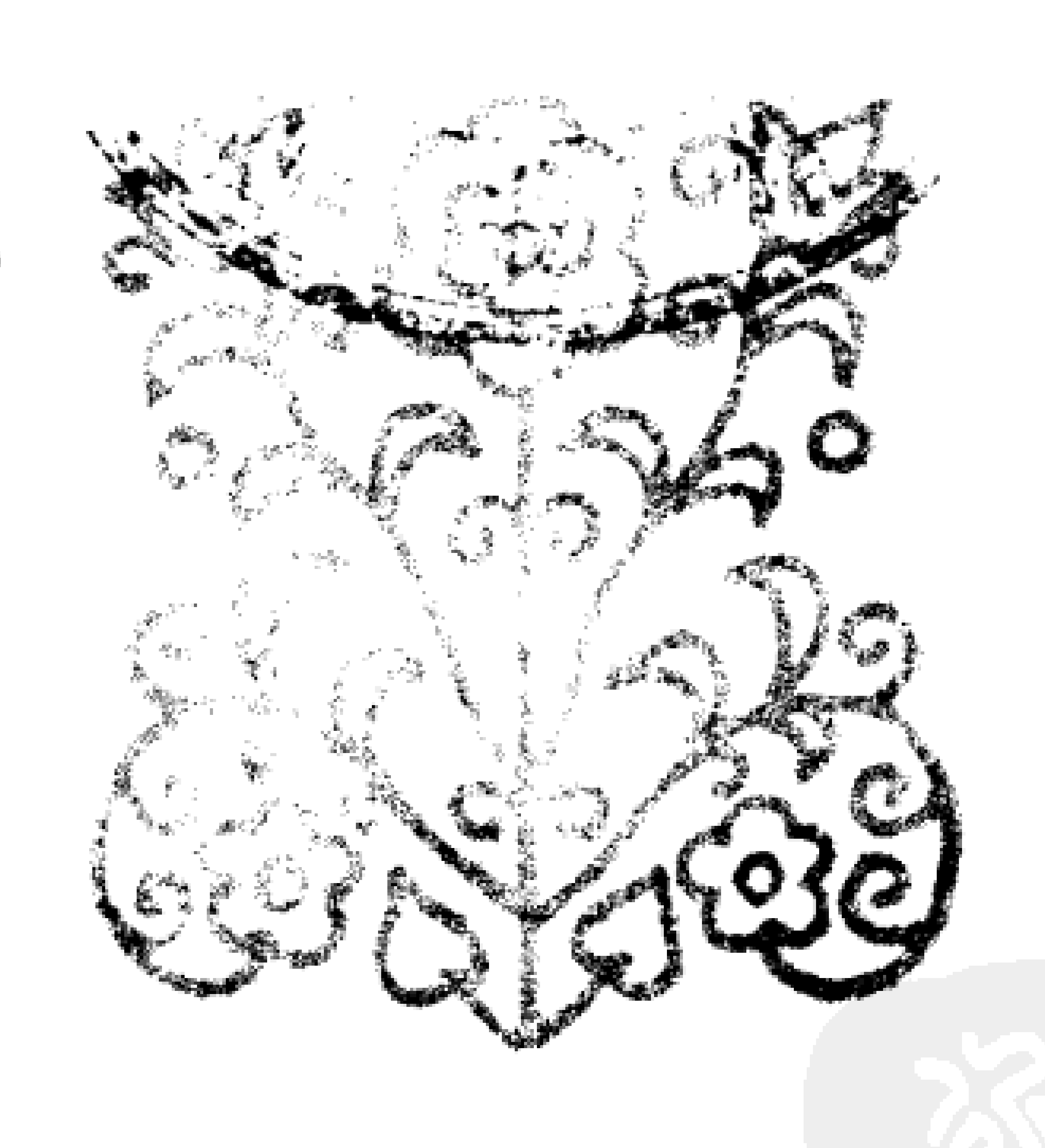
上



当代外国文学

罗马尼亚戏剧选

上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封面设计：廖开明

罗马尼亚戏剧选（共两册）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房山印刷厂印刷

字数466,000　开本787×1092毫米$\frac{1}{32}$　印张 24$\frac{5}{8}$　插页2

1981年9月北京第1版　　198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400

书号10208·56　　定价1.85元

目　　次

三幕七场话剧

恰达尔人

米·达维多格鲁 著
张志鹏 译

米·达维多格鲁是罗马尼亚著名戏剧家，罗马尼亚现代戏剧的创始人之一。他于一九一〇年十一月生于赫尔勒乌市，后来到加拉茨求学，一九二九年在该市的犹太人中学毕业。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他在布加勒斯特接受高等教育，学习文学和哲学。一九三一年以后从事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教学工作。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他先后为电台写了两个剧本《水手斯米尔尼奥特》和《伊昂大公》，受到读者的好评。后来，他深入多瑙河三角洲体验和熟悉渔民的生活，先后写出了《信号》和《恰达尔人》。解放后，他坚定地站在革命力量一边，创作出反映工人生活的《矿工》、《火城》、《黑玫瑰》和《阿尔茹加家族》等十几个剧本。

《恰达尔人》描写了解放前渔民的生活，他们与反动当局和唯利是图的商人的斗争，以及老渔民巴维尔的几个儿子之间的爱情纠纷。该剧是达维多格鲁的代表作，曾获得罗马尼亚科学院颁发的“约·卢·卡拉迦列奖”和国家剧院奖。

人　物

巴维尔·费多罗维奇，恰达尔渔民

拉夫连第耶
伊昂
米哈伊
托马　｝巴维尔之子

索菲娅，巴维尔之妻

杜米特鲁，索菲娅之兄，盲人

斯彼罗，旧海员

丁卡，城里来的女人

雷娅娜，特罗芬之女

巴莎，在巴维尔家帮工的女人

列克赛，巴维尔家的帮工

马克辛，巴维尔家的帮工

索夫罗尼耶，商人

特罗芬
马福泰伊
弗拉基米尔
斯彼里顿　｝渔民

马尔法，马福泰伊之妻

阿尔达蒙，海边的渔民

安东，船夫

儿童

放牛人

监察员

埃尔莫拉耶

海边渔民，恰达尔渔民多人。

第一幕

第一场

〔剧情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巴维尔·费多罗维奇家。左边，前景为一所房子，中景为一个草棚子（顶上盖着芦苇，由木桩支撑着）。右边，前景为厨房，其延伸方向为一储藏室和冰窖（放东西用的小屋子）。舞台正中放着一只翻扣着的小船，几根支鱼网用的木桩子。后景为柳树和芦苇。透过柳树隐约可见池塘。初春。

第一景

〔杜米特鲁，米哈伊，索夫罗尼耶。

〔在草棚子前面，杜米特鲁在他所织的鱼网上睡着了。米哈伊和索夫罗尼耶从储藏室出来。

米哈伊　这么说，咱们就算谈妥了。

索夫罗尼耶　妥了，米哈伊·巴甫洛维奇，跟正派人好打交道。你如果愿意，河滩地我也算上一份。那是块好地，可我四十浬铺的那台发动机还那么白白地闲着呢。

米哈伊　咱们的协议讲的是池塘，可不是河滩地。地嘛，留着我自个儿种。池塘我不想一个人租，所以才叫你来算上一份儿。

索夫罗尼耶　租金包在我身上。你要是个明白人，咱们一起把池塘占过来，这件事比你想得要容易。卖拦网的事情已经安排了。这些事情我管。你管一下村社的事情就行啦。

米哈伊　只要拉夫连第耶不在，社我倒是不怕。谈了整整两个星期了，可一点眉目还没有。假如没有伊昂的话……

索夫罗尼耶　把他也拉到咱们这边来。

米哈伊　可见你不了解他。

索夫罗尼耶　你们几个人我都清楚。拿上一桶白酒，连你们的心都可以买出来。你这个人稳当，手掐得又紧，我喜欢同你共事，可别的人……法纳的女人怎么样了？

米哈伊　跟伊昂弄到一起了……我真容不得伊昂……哈，哈，哈！

索夫罗尼耶　如果这期间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捎个话来，要么你最好亲自来一趟：咱们把文书过了。（两人从后景下）

〔斯彼罗从房子背后过来。头戴海员帽，嘴里叼着木制烟斗，身穿一件长雨衣，雨衣口袋里装着一只小猴子。哼着一支歌曲，用手风琴伴奏。

第 二 景

〔杜米特鲁，斯彼罗。

斯彼罗　（把手风琴放在小船上，从雨衣口袋里掏出小猴子）基里耶·查方达克，听见田凫叫了吗？春天来到池塘了。向它答个礼吧。（向后景转过身去）当了十八年船长的斯彼罗“欢迎你们”。（鞠躬致敬。冲着猴子）你不抽烟吗，基里耶？（点燃烟斗）

杜米特鲁　（醒来并开始织网）你在同谁说话，斯彼罗？

斯彼罗　同基里耶。

杜米特鲁　又喝酒了？

斯彼罗　哪里！跟谁喝呢？拉夫连第耶走了……托马……远走高飞了，米哈伊……嗯！出卖别人……伊昂找到了女人……法纳的丁卡。

杜米特鲁　我不喜欢这个女人。

斯彼罗　我倒是喜欢城市女人，丁卡使我想起了我的女人斯玛罗。

一个小孩的声音　（从幕后）斯彼罗叔叔，斯彼罗叔叔！费迪亚找到了一个鸟窝。快！快来呀！

斯彼罗　我斯彼罗也有一个窝！这个窝就是我的心……但这颗心是空虚的。

小孩的声音　（从远处）斯彼罗，你不来吗？

斯彼罗　（向左走去）来，小东西。

小孩的声音　(更远)斯彼罗！

斯彼罗　(从左下)来啦，小兔崽子！

第　三　景

〔杜米特鲁，拉夫连第耶，伊昂，托马。

〔从右后边传来歌声，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晰。

上帝呀，上帝，
请你把我铸成一道星环，
在那妖魔出没的地方。

〔伊昂，拉夫连第耶和托马上。他们停在舞台中间也唱起来。

妖女骑着
天鹅一样
雪白雪白的马儿，
围绕着多瑙河游逛。

〔三人走到杜米特鲁跟前，停住歌声大笑。杜米特鲁起身和试图靠近他们三人的神态，谁都可以看出他是个瞎子。

杜米特鲁　欢迎你，拉夫连第耶。我们大家都在盼着你回来。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拉夫连第耶　见到你很高兴，杜米特鲁舅舅。

杜米特鲁　你跑哪儿逛去啦？

拉夫连第耶　到渔棚那一带，到克萨……到城里！

托马　不对。这些时候他一直都在城里。为了法纳的死他自投监牢。不判伊昂，反而把他判为凶手。我真感到吃惊，伊昂明明知道拉夫连第耶挨押反倒心安理得。

杜米特鲁　伊昂，你把你的罪过扣到你哥哥头上了？

拉夫连第耶　谁的罪过都不是。法纳是善终的。法官们也清楚。我现在也自由了。

杜米特鲁　他们要是不清楚呢？那会怎么样，伊昂？

伊昂　那我就让他替我。他对我发誓，他就在那边第一棵柳树上吊死，假如……

杜米特鲁　为的是什么呢，拉夫连第耶？为什么你这样干呢？

拉夫连第耶　我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伊昂刚刚开始生活。

杜米特鲁　可你的生活呢？

拉夫连第耶　我一个人无牵无挂，好办。爸爸在哪儿？

杜米特鲁　在村子里跟人们有事儿。说是要把那个池塘租过来，还说伊昂也说好了，我们也让他入社。

托马　我们租了两次，可两次都只不过还是扛活。

伊昂　可就是米哈伊……（对杜米特鲁）妈妈回来了吗？

杜米特鲁　没有。在阿克松的女人那里。那女人难产。

拉夫连第耶　恰达尔又多了一个打鱼的。我们恰达尔没有一个孩子不是妈妈接生的。

托马　我去告诉她说你回来了。

伊昂　还不如说你的雷娅娜在路上呢。不是吗，托马？

托马　说实话，我也真想见到雷娅娜。

〔三人哈哈大笑。托马从右后面下。斯彼罗从左边急上。

第　四　景

〔杜米特鲁，拉夫连第耶，伊昂，斯彼罗，最后丁卡上。

斯彼罗　拉夫连第耶，我的宝贝儿！（对伊昂）伊昂！拉夫连第耶回来了。你看见春天来了吧？他过池塘来看我来了。他还问起过你，我的宝贝儿，可他是为我来的。谁也不会忘记当过“阿基列昂”号船长的斯彼罗。

伊昂　（对拉夫连第耶）你听说有个叫斯彼罗的船长吗？连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认识一个开船的，在淡水里行船的船长。把船开得东摇西晃，不过人可不含糊：撒谎不脸红，见到酒就不要命。（同拉夫连第耶一起大笑）

斯彼罗　你笑吧，伊昂，反正有一天我会一命呜呼的……

伊昂　那整个三角洲都会为当过“阿基列昂”号远洋轮船长的斯彼罗痛哭流涕的。春天血往上走，上岁数的人不知不觉就会死的。（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酒瓶）

斯彼罗　（看见酒瓶）谁是上岁数的人？斯彼罗是年青人。斯彼罗刚刚十八岁。

伊昂　就算你十八岁，可酒瓶是空的。（扔掉瓶子）

斯彼罗　（从衣袋里掏出一瓶酒并送到嘴边）我还有另一

瓶，伊昂！（自言自语）你，斯彼罗。（拿起手风琴便拉了起来）

拉夫连第耶　（对杜米特鲁）死鬼的女人走了吗？

杜米特鲁　没有。我想她不会走了。

拉夫连第耶　（对伊昂）让法纳的女人回城里去比较合适。

伊昂　她不走了。

拉夫连第耶　这不好。

伊昂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可我办不到。

拉夫连第耶　出了这种事情，我真难过。不然我打算……

伊昂　你打算什么？

拉夫连第耶　你在城里呆久了，可能太久了，你带着各式各样的学问回来了，可这里（拍了拍胸脯）你还是我们的一个打鱼的。不是吗，伊昂？

伊昂　（笑）我不明白。

拉夫连第耶　你明白。（亲切地）你瞧！你哥哥一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你的想法。看在兄弟的情份上，请你忘掉那个心爱的女人吧。请你理解我的苦衷。如果你不去理会那些不怀好意的挑动的话，那么你听我的话：让她离开我们这儿！

伊昂　不！

拉夫连第耶　伊昂，我们是好兄弟，又是真正的渔民，根据那个不成文的老规矩，我甚至可以要你的命，而你也有义务履行这一条。

伊昂　我懂得这个老规矩。

拉夫连第耶 那你就从心坎上把那个女人赶走吧！

伊昂 老规矩只对我们湖边的人有效力。（苦笑）老规矩却保护我的爱情。

拉夫连第耶 爱情是一种幻觉，兄弟。是来去匆匆的过客。人是实在的。况且丁卡又是外来人，到我们这儿来的过客。

伊昂 莫非说你也……？

拉夫连第耶 没有。

伊昂 那么你为什么替我去蹲监狱？有时候我脑子里闪过这样的念头，象是一场梦，难道你……（深情地用手抚摸了一下拉夫连第耶的头发；拉手风琴的斯彼罗拉出一些悲伤的音调）别拉啦，斯彼罗！

拉夫连第耶 让他拉吧。大胡子，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的歌曲。（把视线转向房子，丁卡害怕地从那里走出来）

丁卡 （对拉夫连第耶）你回来啦？

伊昂 看见了吧，丁卡，他回来了。

丁卡 （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你一点也没变样。（拉了拉脖子上的头巾）

一个孩子的声音 （从幕后）斯彼罗叔叔！斯彼罗叔叔！费迪亚不给我鸟窝。

斯彼罗 （急忙向左走去）米迪亚！……费迪亚……过来！快！（出去）你们看谁来了。（拉夫连第耶吃惊地动了一下）

第 五 景

〔杜米特鲁，拉夫连第耶，伊昂和丁卡；米迪亚和费迪亚后上。

丁卡　你的小孩可真漂亮……

〔孩子从左跑入，向拉夫连第耶跑去。

拉夫连第耶　孩子们，我的宝贝！

丁卡　你是为他们回来的。

米迪亚　爸爸，你瞧。我找到一个翘鼻麻鸭的窝。（从左边跑出去）

费迪亚　他骗人，爸爸，是我找到的。（追米迪亚）

拉夫连第耶　为了我的小宝贝们，春天也提前回来了。爸爸的小宝贝，小宝贝！

丁卡　我总是惦记着孩子们，惦记着这些没娘的小可怜。

拉夫连第耶　（气愤地）上帝要是让我老婆还活着该有多好啊！

丁卡　有时候我把自己当成他们的妈妈，我感到可真高兴。

拉夫连第耶　我不想要别的女人，也不想使孩子有另外的妈妈！

丁卡　你心肠不好，拉夫连第耶！

拉夫连第耶　可有的人认为，心肠这种东西只不过是块擦手布，从这只手到那一只手。

丁卡　你心肠太狠。

拉夫连第耶　（接着）我们是铁石心肠，冷冰冰的，就跟我们的打鱼用具似的……但我们不会把它们托付给随便什么人……永远也不会借给别人。（向杜米特鲁走去）

丁卡　我什么都不需要借。

伊昂　那你还要求什么呢？算了吧，别想啦。

丁卡　我在这儿是多余的。

伊昂　不。

丁卡　以前我自欺欺人，倒也容易。伊昂，你以前待我很好，我不想对你撒谎。我还是走的好。

伊昂　不。你不知道你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丁卡　知道。所以我才……（拖着沉重而疲惫的步子向孩子出去的方向走去）

第　六　景

〔杜米特鲁，伊昂和拉夫连第耶。

拉夫连第耶　（对杜米特鲁）湖上天气很好。

杜米特鲁　克萨那儿也好。

伊昂　（向拉夫连第耶走去）你为什么容不得我女人？

拉夫连第耶　（温和地）是谁第一个把桨送到你手里的，又是谁按照你的力气给你修制的？

伊昂　你还提这些干什么？

拉夫连第耶　是我教会了你按照节气使用各种捕鱼工具的。当然，这也是我们渔民的本分。

伊昂　这我忘不了，哥哥！

拉夫连第耶　是我把你培养成了一个能干的渔民，捕鱼队队长，渔民的领头人！从我们的渔棚起一直到克萨，这三角洲所有的渔民没有谁不知道你的本领！

伊昂　没有人能够超过拉夫连第耶，他才是独一无二呢。

拉夫连第耶　你能够独挡一面地打鱼之后，我们马上就在湖上为你举行了仪式，正式把你交到了水上，你也立下了誓言。

伊昂　（低声地）"我将同我的渔民弟兄们以礼相待，我发誓无论在水上和陆地上都将与他们同舟共济。"

拉夫连第耶　（接话）"去对付任何人！"

伊昂　我知道你是指什么，直接说吧！

拉夫连第耶　当我感觉到她那阴险狡诈的鬼把戏的时候，我怎么能容忍她，怎么能对她宽宏大量呢？（亲切地）难道你不明白她是拿你当做工具吗？

伊昂　不明白！

拉夫连第耶　为的是甩掉你。她不理解你的痛苦，因为她心目中想的是别人。

伊昂　是你。

拉夫连第耶　伊昂，我的兄弟。我的船就在湖里。咱们让她离开我们这里回城里去吧……

伊昂　不行！

拉夫连第耶　那就再见吧。

伊昂　去你的吧！

〔从右后面传来说笑声。伊昂走了过去。斯彼罗从屋后走来。

拉夫连第耶　（对伊昂）你不想跟我说别的了吗？

伊昂　不想。（下）

第　七　景

〔杜米特鲁，拉夫连第耶和斯彼罗。

拉夫连第耶　斯彼罗！准备出发，斯彼罗！把孩子们也带上。

斯彼罗　到哪儿去？

拉夫连第耶　去拦网那儿。

杜米特鲁　（扬起头）打褐鲱鱼还早呐。

拉夫连第耶　海水跟油似的啦。

杜米特鲁　水还凉。

拉夫连第耶　鲭鱼跟打鱼的一样，要是开了头，就不管节气了。（抓过斯彼罗的小猴子）嘿，基里耶，咱们到大海上逛一圈去。

斯彼罗　几个人划桨？

拉夫连第耶　五个：列克赛，阿克松，尤素福和捷拉西姆或者梅林特。谁乐意去就去。我在村子里等你们。（对杜米特鲁）再见，杜米特鲁舅舅。

杜米特鲁　既然你愿意，就去吧。如果说我搅得你心里不安，就原谅我吧。

拉夫连第耶　（对斯彼罗）把孩子给我找来！

斯彼罗 （冲着左边喊）米迪亚！费迪亚！（下）

第 八 景

〔杜米特鲁和拉夫连第耶。

拉夫连第耶 （对杜米特鲁）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杜米特鲁 这个女人就象一阵妖风一样搅得四邻不安。

拉夫连第耶 妖风有时有破坏性，但能把鱼赶在一起。

杜米特鲁 可把人吹得七零八落。

拉夫连第耶 可总有人会把他们集合到一起。

杜米特鲁 你？

拉夫连第耶 也有我。在监狱里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小偷。但有一个人是为别的事情被关的。是个正派人，有学问。我喜欢听他讲话。他很喜欢我们这些渔民。他还跟我讲了我们的苦处，这些苦处象压树枝似的把我们压弯了腰……可什么时候能使树枝直立起来！为了这个，有时候只要是一片树叶脱落就够了。

杜米特鲁 监狱的那个人想成为那片树叶？

拉夫连第耶 他可能就是那吹掉树叶的风吧。

杜米特鲁 那么说他不是渔民。

拉夫连第耶 不是。可他在海边和四十浬铺有朋友，他把我也看成他的朋友。真怪，他是城里人，可对这一带的情况就跟一个真正的渔民那样了解。

杜米特鲁 忘掉他吧！

拉夫连第耶　不！

杜米特鲁　你知道伊昂着手办社了。社的事情老早就开始筹划了。

拉夫连第耶　你瞧，时间不等人呐！这也是我在监狱的时候听说的。还有很多事情要学。有些事情我也能干。无论怎么说，人们抱成一团总是件好事情。

杜米特鲁　伊昂就是按照你的劝告才着手办社的，让你亲眼看着发展起来，他就是不擅长跟人打交道。你还要帮他一把。为了我们恰达尔的荣誉，我们恰达尔从来就是打头的。

拉夫连第耶　为了我们恰达尔的荣誉！

杜米特鲁　也为了监狱里的那个人。

拉夫连第耶　谢谢你，杜米特鲁舅舅。

杜米特鲁　你想他没有把自己亲爱的女人放在什么地方吗？

拉夫连第耶　放在他所选择的道路上了……

杜米特鲁　一个人总是珍惜他所走的道路的。

拉夫连第耶　（向后走去）假如伊昂意识到……或者丁卡理解……

杜米特鲁　假如她不在家，就在米哈伊的那块地上。快一点吧。我听见了巴维尔的声音。可见村里人也来了。

〔拉夫连第耶从左边下。巴维尔，伊昂，米哈伊和村里人从右边上。

第　九　景

〔杜米特鲁，伊昂，巴维尔，米哈伊，马克辛，特罗芬，弗拉基米尔，马福泰伊，斯彼里顿，列克赛和巴莎。

巴维尔　如果社里把池塘租过来，我们有工具，再加上我们的本领，我看错不了。没有东家算计我们了，咱们辛苦点，把河汊子疏浚一下，把河滩地再弄得象个样儿，我看咱们不会白费劲儿的。把河沟清理好了就是很多鱼啊。

特罗芬　巴维尔说得对。

巴维尔　我曾经亲身经历过一段时间，那时候渔民随便撒网打鱼，交给东家的那一份儿同现在我们的租子比起来可真算不得什么。

伊昂　世道变了。

巴维尔　可能啊！可点儿上，港口的头子们，代理人，监察员，他们想方设法地让我们不好过。所以，这回我们把池塘租过来，租上它四年，我可真高兴。如果上帝以后再成全我们，我们就既当主人又是仆人啦。那样一来，我们就为自己干了。至于租金，按我们的力量也出得起。我有宽敞的冰窖，特罗芬也有。袋网和小船我们谁都有。小船你们每个人都有。帆船我有两只，加一块儿，我们共计有三只，我们把家底儿，工具，还有我们的手艺凑到一起，把东西作上记号。伊昂又是个有学

问的人。

马福泰伊　伊昂是我们的队长。

巴维尔　让他登记一下，算一算每人该出多少……

特罗芬　结账的时候，每个渔民按照干活儿多少和工具多少分钱。

伊昂　伊格纳特·谢尔盖伊奇，还有你，爸爸，你们比较富裕，可弗拉基米尔得养活八口人呐。

马福泰伊　还有第九口呢。

伊昂　不按工具，你知道该按什么。

渔民们　对。

弗拉基米尔　特罗芬和巴维尔·费多罗维奇比我们富。

巴维尔　我的财产是靠上帝的怜悯，我和我儿子们干活儿挣来的。

米哈伊　（站在稍远处）所以说，做为儿子我求求你，不能胳膊肘向外把家底儿送给外人，不要入社。

众人　什么？怎么？

米哈伊　你一个人把池塘包下吧。你钱不够，我可以到城里去借，他们会为我们打鱼的。

马福泰伊　打鱼的不是仆人。

弗拉基米尔　我祖祖辈辈没当过仆人。

米哈伊　穷光蛋！

弗拉基米尔　我祖祖辈辈都是打鱼出身。

巴维尔　住嘴，弗拉基米尔！

弗拉基米尔　你和特罗芬也想算计我们！

巴维尔　我们到这儿来为的是订立契约和合同的，你们要是节外生枝……

米哈伊　你跟他们凑在一起干什么？

弗拉基米尔　（对米哈伊）你这条狗！

巴维尔　（对弗拉基米尔）不要脸！你是我请来的，而他是我的儿子。

弗拉基米尔　哈，哈，哈！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伊昂　弗拉基米尔，我不喜欢你这么说。（弗拉基米尔躲到其他渔民背后）

巴维尔　不行！租池塘地对谁都敞开着。我自己单干。

米哈伊　做得对！我要多少钱索弗罗尼耶就借给我多少。

伊昂　（对巴维尔）你是我爸爸，可我要对你说，米哈伊真是好有一比呀。

巴维尔　放肆！

伊昂　你就跟社里一起把租金凑齐了吧……

巴维尔　不。

伊昂　整个三角洲都会说："巴维尔·费多罗维奇是个正派的渔民。"

巴维尔　我说过了，不！

马福泰伊　那我们还呆在这儿干什么？

巴维尔　随你们的便吧。

弗拉基米尔　（对伊昂）我们还是会把池塘弄过来的。

马福泰伊　我们让伊昂·巴甫洛维奇当社长。

伊昂　（向捕鱼队走过去）善良的人们，等一等！过一个月就

能租。

特罗芬　可到那时候……

伊昂　到那时候我们就把社的事情安排停当了。对刚才说的那些难听的话你们就不要计较了。

弗拉基米尔　我管米哈伊叫了一声“狗”。可狗不就是心胸开阔的傻瓜吗？我倒是喜欢狗。（笑）

马福泰伊　我也喜欢狗。（笑）

伊昂　爸爸，自从你混好了之后，是不是就不喜欢马福泰伊或者弗拉基米尔的玩笑了？

马福泰伊　自从他有一个城里人儿媳妇以后。

巴维尔　调皮鬼！

马福泰伊　你叫我什么都可以，反正我爱你，大叔，我象敬重我爸爸一样地敬重你。

巴维尔　（大声地）够了。打鱼的不喜欢罗嗦。巴莎，把茶炊子准备好。

巴莎　说话就得。

巴维尔　索菲娅！索菲娅在哪儿？巴莎，你关照一下，可别让我们的客人们委屈着。请吧，朋友们！（进屋，后面跟着其他渔民）

第　十　景

〔杜米特鲁，米哈伊和马克辛，伊昂后上。

马克辛　（对米哈伊）你这下租不成了，东家。

米哈伊　现在一点眉目还没有，我怎么算租不成呢？我就靠你的啦，你在算账方面是个行家。

马克辛　我也没有多少学问。原来只是瞎吹。

米哈伊　明天你进城到索夫罗尼耶那儿去一趟。（伊昂在门槛出现）我过一会儿再告诉你。

伊昂　（从门槛）米哈伊，你不来吗？（米哈伊向屋内走去）

第十一景

〔马克辛，杜米特鲁和伊昂。

伊昂　（看见睡着了的杜米特鲁，然后走近马克辛）马克辛·基里钦，你也过来。

马克辛　我是米哈伊·巴甫洛维奇的长工，不合适。

伊昂　可你也是我们的兄弟嘛……

马克辛　谢谢，不敢当，伊昂·巴甫洛维奇，我不是你们的兄弟，而是从路边招来的流浪汉。

伊昂　嘿！……难道三角洲不是我们大家的母亲吗？它把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使我们俄罗斯人，摩尔多瓦人……成为一家人。这样你就成了我的兄弟了。（把他向屋里推，然后过去端详杜米特鲁）

第十二景

〔杜米特鲁，伊昂，斯彼罗，丁卡后上。

斯彼罗　（从后上）伊昂！孩子们！（突然哭起来）他们俩！这回拉夫连第耶就剩下自个儿了。

丁卡　（恐惧地从后跑上）把我藏起来，伊昂，我害怕！把我藏起来！我怕拉夫连第耶。他们俩！米迪亚和费迪亚。两个孩子都淹死了！

斯彼罗　池塘里的漩涡。大漩涡！她有罪啊！拉夫连第耶就剩下自个儿了。

丁卡　把我藏起来，伊昂！我害怕！（死命地抓住伊昂）我怕呀！

伊昂　住嘴！（挣脱开之后便向左边跑去）

丁卡　伊昂！别听他的！不是我！

〔伊昂从左后下。

第十三景

〔杜米特鲁，斯彼罗和丁卡。

斯彼罗　两只小鸟没有了！

丁卡　（对斯彼罗）你是见证人！

斯彼罗　鸟窝也没有了！

丁卡　（摇撼他）你是见证人！

杜米特鲁　（醒来，摸索着向丁卡走去）你为谁找证据？

斯彼罗　小东西们，杜米特鲁！是在我眼皮底下淹死的。我来得太迟了。她就呆在岸上。天哪！两个小家伙全死了。拉夫连第耶就剩他自个儿了。

〔杜米特鲁由斯彼罗搀扶着。丁卡在轻轻地哭泣。拉夫连第耶从后上。茫然地向丁卡走去。

第十四景

〔丁卡，拉夫连第耶，斯彼罗和杜米特鲁。

丁卡 （恐惧地）不是我，不是！

拉夫连第耶 （疲惫地坐在船上。一只手托着腮）怎么淹死的？

丁卡 （神经质地颤抖着）我们在岸边跑着捉太阳玩儿，可太阳把池塘照得晃眼。我们不知道有漩涡。

拉夫连第耶 （站起来。向后望着）你到我们这儿就象个白虎星似的。（忧郁地向后走去）

丁卡 你到哪儿去，拉夫连第耶？我就盼着你回来。你不能把我撇下啊！你知道你失去生活中的一切意味着什么！我没什么可瞒着你的。这发生的一切我全都揽在身上……（哭）如果天上真的有一个上帝，而他是根据事实行事的话，那就让他知道，他给与我的只是仇恨和无情的折磨啊！

拉夫连第耶 （对杜米特鲁）若是能漂上来，你们就按照传统把他们埋在约艾鲁什旁边。（抚摸着斯彼罗）别哭啦，斯彼罗！别哭了！（步履艰难地向后走去。下）

第 十 五 景

〔丁卡，杜米特鲁和斯彼罗。

丁卡 在认识他之前，我一天比一天感到死亡在逼近我，我不曾感受过一丝一毫的生活的欢乐。现在所有的路全都给我堵死了。我厌恶生活！我厌恶盲目的生活！这样打击我所亲爱的人是不公正的啊！（哭）

〔斯彼罗向后走去，并跟着拉夫连第耶下。杜米特鲁陪同下。

第 十 六 景

〔杜米特鲁和丁卡，伊昂后上。

〔伊昂手拿一顶小孩皮帽从左上。

伊昂 （喊）拉夫连第耶！拉夫连第耶！拉夫连第耶！

丁卡 他走啦！我走到哪里就把死亡带到那里。拉夫连第耶并不是第一个人……我也走。你好好呆在这里吧，伊昂！

伊昂 不是你的罪过。即使是你的罪过，我也不想知道。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丁卡 你把他找回来吧，伊昂！他是你的哥哥，现在正往绝路上走。

伊昂 让整个三角洲全都毁灭掉吧，但我有你在我的身旁，

我别无他求。懂吗？你看一看我的眼睛，你就会懂得的。

丁卡　我害怕。我永远也不想再看你的眼睛。

伊昂　池塘上没有人……

丁卡　池塘的这种灾祸使我害怕。你们具有超人的力量。好象是在你们的力量之上又给了你们另一种力量，可我则不能。我不行。如果你真的惦记着我，那你就把我送回城里去吧。

伊昂　我为你和我们这块地方受尽了苦。从今以后我们同甘共苦，谁都不怕。也不怕拉夫连第耶！

——幕落

第　二　幕

第　二　场

〔巴维尔·费多罗维奇家。布景与第一幕同。

第　一　景

〔杜米特鲁和丁卡，马克辛后上。

杜米特鲁　（对站在他面前的丁卡）是谁挡住了阳光？

丁卡　是我，丁卡。（杜米特鲁没作声）是我丁卡，伊昂的女人。你怎么不答理我呀？

杜米特鲁　我不喜欢你这个人。

丁卡　那我很难过，杜米特鲁舅舅。可我一开始就喜欢你。

杜米特鲁　我知道。（慢慢地，好象又重新想起来似的）就是因为喜欢我，你驱使伊昂去杀你的男人，伊昂可真的象杀一条鲟鱼似的把你男人给开了膛。

丁卡　不！不是那么回事。

杜米特鲁　你就是为了想当我的外甥媳妇，可我没有你这样的外甥媳妇。

丁卡　(四处张望)不，杜米特鲁舅舅。

杜米特鲁　还是出于对我的喜欢，你又缠上我另一个外甥拉夫连第耶。因为他不理睬你，可爱的米迪亚和费迪亚就死在你的手里了。

丁卡　住嘴！(害怕地走开。杜米特鲁未察觉)

杜米特鲁　(接着)仅仅是出于爱情，你怂恿他们在池塘里比赛……一个漩涡就把他们卷了进去，他们就在你眼皮底下淹死了。现在因为你的爱情，一个外甥，人们管他叫强盗和杀人犯，而另一个谁知道流落到了何方，如果还活着的话。没有了孩子也就没有了希望。你瞧，女人，我们这些湖上的人常常谈起我们的死人；他们死了之后可能还同我们混杂着活哪。

〔马克辛从后上。

杜米特鲁　你是谁？

马克辛　(卑贱地)马克辛。(低声地)东家太太又派我来寻找伊昂。这么荒凉的一片芦苇荡到哪儿去找呢？

杜米特鲁　对你来说是一片荒凉，可对我们来说却是天堂。

〔米哈伊从储藏室出来。马克辛去干活。

第　二　景

〔杜米特鲁，马克辛和米哈伊。

丁卡　(上前迎住米哈伊)见到你真高兴。我正感到孤单得慌。在这个鬼地方我脑子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想法。

在城里可不这样。

米哈伊　我知道城里的情况。（互相对视）伊昂把你从城里带来的时候，我可不喜欢你。你眼睛可真美。（丁卡稍稍离开一些）你走路的姿势也美。

丁卡　我的腿早就走累了啊！

米哈伊　我们这儿的女人走路的姿势跟你不一样。你的作派很象马夫罗的姑娘约内鲁什小姐。

丁卡　你跟我提起了很久以前的事情。

米哈伊　（拉住她的胳膊）你说得倒轻松。

丁卡　（对视）可能。（马克辛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们。丁卡抽回胳膊，米哈伊敌意地望了望马克辛。马克辛低下头干活）

米哈伊　别呆着，马克辛，连水都不停地流啊。

马克辛　说得对，东家，我不够灵巧。这倒是，这个活儿我不熟。

〔米哈伊没有理睬他的话，走进储藏室。丁卡进了屋。雷娅娜从右边上。

第　三　景

〔杜米特鲁，马克辛和雷娅娜，伊昂和托马后上。

雷娅娜　干什么呢，杜米特鲁舅舅？还在织网呐？

杜米特鲁　消磨时间。

雷娅娜　（走近）我倒也喜欢象你这样消磨时间，就跟水上

漂似的。

杜米特鲁　你可不要拿水打比方。“水流不复返”，这是伊昂的话。

〔托马从左后上。伊昂跟在他后面。

托马　（从远处）欢迎你呀，雷娅娜……

雷娅娜　你瞧，托马跟伊昂来了。

杜米特鲁　伊昂？说着狼狼就到……

雷娅娜　伊昂是披着羊皮的狼。哈，哈，哈！

托马　你别笑啦。伊昂在芦苇荡里真的碰见过狼。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那些狼真的跟小绵羊一样老实。你笑什么？他的样子跟个大力士似的，豺狼虎豹全不是他的对手，所以说……（雷娅娜笑。伊昂走近，雷娅娜突然不笑了）每次我跟她说的时候，她不是笑，就是不以为然。

杜米特鲁　算了吧，托马。

雷娅娜　我一个劲儿地傻笑，可不是笑你。（向伊昂走去）欢迎你，伊昂。

伊昂　（漫不经心地）谢谢。

杜米特鲁　（对托马）你怎么把他带来啦？

托马　他在苇地里逛来逛去，自言自语地说话。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经常在米迪亚和费迪亚淹死的湖边碰见他。

雷娅娜　（对伊昂）爸爸和村里人一会儿就来了。社办起来了。

伊昂　（漫不经心地）好嘛。

雷娅娜　是你的社呀，伊昂，你的社。（尽量克制住不哭）以前……

伊昂　（冷淡地）知道。（雷娅娜突然哭起来）小点声哭，孩子们。可能也算不了什么。

雷娅娜　（向后走去。托马来到她身旁）我原以为会使他高兴哪。

托马　连我也不知道……

〔他们从后边下。丁卡从屋里出来。

第　四　景

〔杜米特鲁，伊昂，马克辛，丁卡，后来还有米哈伊，巴维尔，索菲娅，巴莎，列克赛和其他渔民。

丁卡　伊昂，我到处找你。

伊昂　（漫不经心地）我也到处找了。

丁卡　你找什么啦？

伊昂　可能是寻找安静。

丁卡　我一直到了池塘。

伊昂　我想着你你就来了。还有拉夫连第耶我也在暗暗地想着他。

丁卡　我懂。

伊昂　你懂？

丁卡　是的。

伊昂　我是让你们审判我，还是我来审判你们！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你认识我之前你早就认识拉夫连第耶了。

丁卡　不是。

伊昂　他是在我之前认识你的。

丁卡　有一回我们在城里见到了。拉夫连第耶同法纳相好。

伊昂　为了爱你。

丁卡　可能他喜欢我，也可能他不喜欢我……

伊昂　你跟我来就是为了看一看他喜欢不喜欢你吗？

丁卡　我原来根本不知道你们是亲兄弟。

伊昂　（严厉地）你为什么淹死他的孩子？

丁卡　（挣脱开）伊昂，连你也……？

伊昂　我现在明白了。

丁卡　（鄙视地）你明白了什么？

伊昂　你仅仅是为他来的，你利用我只不过是为了甩掉那个可怜的法纳。

丁卡　你发疯了。

伊昂　（继续）你淹死了他的孩子为的是报仇，要么你就打算，没有了孩子你就更方便了……

丁卡　你应该感到可耻！

伊昂　同我的怀疑相比，可耻算得了什么！我早就把它当成一只被遗弃在芦苇中的小船而置之度外了。苍天和湖水是我的证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丁卡　（抚摸着他）谁能知道他那疲劳的脑子有时候会编造

出什么来！

伊昂　我的各种想法折磨我的脑子，而脑子又编造……

〔传来打鱼归来的渔民们的歌声。米哈伊从储藏室出来，索菲娅和巴莎从屋里出来。

杜米特鲁　巴维尔跟大伙回来了。

巴莎　（从后面）列克赛不简单；他们捕了一条鲟鱼。巴维尔·费多罗维奇也不简单。

索菲娅　还是母的哪！

〔巴维尔，列克赛和其他渔民抬着箱子和篓子从后上。

列克赛　（对索菲娅）你好啊，老太太。给你一条带子的。有一普特鱼子。（对马克辛）你干吗站着不动，马克辛？你手是泥做的吗？（马克辛接过列克赛的箱子送到储藏室去）

巴维尔　（对伊昂）一条星鲟和三条梭鱼。（突然地）为什么你不到渔棚上去了？

列克赛　又是一条母的。（大声地）你真走运啊，巴莎。

巴维尔　弄你的鱼子吧，列克赛。（对伊昂）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去？

伊昂　连我也不知道。

〔丁卡走过来，巴维尔为了躲避她向储藏室走去。丁卡察觉后退了回来，进屋。伊昂跟在她的后面。

第　五　景

〔杜米特鲁，列克赛，马克辛，巴莎和米哈伊。

列克赛　(跟在丁卡和伊昂的后边)小母鸽子，哪个是你的公鸽子？(把一只箱子递给从储藏室出来的马克辛)笨手笨脚的。(对跟在马克辛后头从储藏室出来的米哈伊)马诺列去破冰了。捷拉西姆在挑鱼子，而马克辛……(对正在下冰窖的马克辛)你过来！(大声喊)巴莎，列克赛来了。

巴莎　(从房门槛)连乌鸦都不吃他的肉。

列克赛　我倒是喜欢黄毛豁牙母乌鸦。(对正在看着一个桶的米哈伊)一桶鱼子。捕这种鱼可真不容易，捕一条就得豁出一条人命。

米哈伊　去吧，巴莎！(把钥匙递给巴莎以后又走进储藏室)

第　六　景

〔杜米特鲁，列克赛和巴莎，雷娅娜和马克辛后上。

列克赛　(拿过挂在荫凉处的手风琴，在手风琴伴奏下唱)

在蓝蓝的海面上，
游过一只神奇的天鹅，
它带着一群小天鹅。
在它的翅膀底下
藏着你爱人的情书。

巴维尔　(从储藏室)你怎么啦，列克赛！你去帮一帮捷拉西姆。

列克赛　我不挑鱼子，我会选天鹅。（走到巴莎身旁）巴莎，豁牙的金发天鹅！（巴莎向冰窖走去。列克赛跟在她后边。在路上，他向在后面过来的雷娅娜眨眼）雷娅娜，黑天鹅。（在冰窖门口碰见马克辛）噢！公天鹅，泥做的手。（走进冰窖；马克辛上）

第　七　景

〔杜米特鲁，马克辛和雷娅娜，列克赛后上。

马克辛　（对雷娅娜）你在散步哪，美丽的雷娅娜·伊格娜第耶芙娜？

雷娅娜　你叫马克辛吗？

马克辛　马克辛·基里钦。

雷娅娜　不会忘记的。

马克辛　以前你也问过我一次名字，也说不会忘记的。

雷娅娜　我真的不会忘记的。

马克辛　你瞧我给你买了什么礼物。（递给她一串珠子）跟你眼睛的颜色一样。

雷娅娜　（向左移开一些）我的眼睛可不是这种颜色。

列克赛　（从冰窖口注视着舞台）多漂亮的珠子啊！（一下子跳到马克辛身边。抓过珠子就套到他的脖子上）多么好看啊，哈，哈，哈！

巴维尔　马克辛！马克辛你在哪儿？

〔马克辛向储藏室走去。珠子留在列克赛手里。

列克赛　巴莎！巴莎！

〔巴莎从后上。

第　八　景

〔杜米特鲁，列克赛和巴莎，托马后上。

巴莎　我有事情。

列克赛　你不是喜欢我吗，阿辽莎？（把珠子递给她）瞧，给你买的礼物。（吻她。托马从后上。巴莎害羞地躲起来。列克赛笑）这是常有的事情。

托马　你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姑娘们都喜欢你呀？

列克赛　你还想着雷娅娜吗？

托马　不。

列克赛　哈！哈！告诉我，你若是喜欢她，想娶她做老婆的话，你就吻她！

托马　我不敢。

列克赛　那她怎么爱你呢？你跟她一块儿去散步。到没有人的地方。你跑，让她追你。你假装摔倒，她弯腰扶你的时候，你就咂咂地吻她！

托马　不行。

列克赛　要么你就趁着下雨，挤进柳树洞里。有的是这样的洞。你用手摸着她的头发对她说："多么柔软的头发呀！就象你那颗心一样美好！"然后你看着她的眼睛："还有你的眉毛！就象蝴蝶的小腿似的！"雨继续下着。

你同她再多说一些话！你瞧怎么着？你握着她的手，你的嘴……

托马　不！不！

列克赛　怎么不？雨过之后，你对她说："嘿，雷娅娜，雨过去了。"你瞧她说什么："不，托马，我可爱的心肝，你没瞧见云彩又上来了吗？"（笑）

〔巴维尔从储藏室出来。列克赛急忙拿起篓子，同托马一起一声不响地向储藏室走去。

第　九　景

〔杜米特鲁和巴维尔，伊昂，特罗芬，马福泰伊，弗拉基米尔，斯彼里顿，米哈伊，马克辛和列克赛后上。

巴维尔　（站在杜米特鲁面前）杜米特鲁！你可真有福气，没孩子啊！

杜米特鲁　我有四个儿子，四个都跟桅杆似的。你的大儿子拉夫连第耶是渔民的骄傲。

巴维尔　以前是这样。我都忘记了我还有一个名叫拉夫连第耶的儿子呢。

杜米特鲁　你还剩下托马这个小羊羔。

巴维尔　不是个渔民的好苗苗。

杜米特鲁　米哈伊。

巴维尔　米哈伊！光是嘴巴行，讲价钱倒内行，毒得很，永远也满足不了。他恨伊昂。

杜米特鲁　伊昂。

巴维尔　从前是。跟这个女人，杀了安纳法西耶，赶走了拉夫连第耶，淹死了我的孙子……

〔从后面传来说话声，伊昂向巴维尔走去。

伊昂　爸爸，特罗芬和村里人来了。

巴维尔　听见了……

〔特罗芬和村里人从后上。巴维尔迎上前去。他显得比谁都高。

特罗芬　社的事情都办妥了，池塘转到了我们的名下，那么拦网留给谁？（对巴维尔）那都是你和你儿子们的工具呀。（停顿。互相难为情地望着）

巴维尔　你看着办吧。

马克辛　（从储藏室出来，对望着众渔民的米哈伊）那些拦网是干什么使的？

米哈伊　是一种在海边捕鲭鱼用的网。

马福泰伊　（对巴维尔）你看着办吧，你看着办吧，但你不要拿它去单干。所以说还是把拦网也入社吧。

米哈伊　（向前）拦网是我的，是买在我的名下的。

巴维尔　可是我的财产，我还没有死。（对众人）拦网是社的，别的也是：鱼网，铅丝，木桩，鱼篓。

马福泰伊　还有能干的渔民们。

米哈伊　你们什么都有。可你们就缺一样，最要紧的：捕鱼的地方。

特罗芬　一眼望不到边的海面。在大鲭鱼出没的地方。

巴维尔　在我们大门后边的那个老地方。

米哈伊　那块地方你们没有了，其他别的地方也吹了，因为明天就拍卖，你们来不及了。

马福泰伊　哈，哈！假如半夜出发，刚好早晨就能赶到城里。

米哈伊　（走近人群）下拦网的地方不在城里拍卖了，而就在海边，在克萨。（拿出一张纸。伊昂接过纸）念一念。白纸黑字。小汽船开走了，你们明天晚上也到不了克萨。

伊昂　（把纸用力往他脸上一扔）你既然早就知道，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这条狗！

米哈伊　可谁也没有问过我呀！

弗拉基米尔　你是什么人还得我们问你？

巴维尔　米哈伊，如果我们误了打鱼，你要知道，我非亲手掐死你不可。

特罗芬　今年已经误了捕大鲭鱼了！

弗拉基米尔　这不公道！我不爱说这个话，可我要找到监督员，当面对他说这不公道。不公道！（对米哈伊）要是我们单独在池塘里碰见的话，你小心点儿！你要是再笑……（对伊昂）你只知道我厚道，可我有泪往肚子流啊，再也忍不下去了，这不公道。巴维尔·费多罗维奇，我们明天必须赶到克萨，不然我就把你儿子宰了。

巴维尔　那不行。

特罗芬　你跟我们一起也有你一份儿嘛。

米哈伊　现在我一个人要，因为索夫罗尼耶是为了我拍卖的。他会及时卖掉的。

伊昂　明天我到不了克萨，誓不为人！

巴维尔　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到，伊昂。很远啊，至少要一天一夜。

伊昂　我知道，完了之后我躺上他一个星期！

巴维尔　不愁我们渔民没有好苗苗！

伊昂　把文书准备好，爸爸。

〔巴维尔和渔民们向房子走去。

米哈伊　（站在舞台中间）准备好你的翅膀。哈，哈，哈！（向房子走去）

伊昂　当心你的爪子。（对马克辛）把船弄到深水区去。（对列克赛）帮他把帆扬起来。

列克赛　我们飞了。（同马克辛一起向后走去）

第　十　景

〔杜米特鲁，伊昂和斯彼罗，马克辛后上。

斯彼罗　（好象带来奇闻似的从后上）伊昂，伊昂·巴甫洛维奇，我的宝贝。

伊昂　你回来啦，斯彼罗？

斯彼罗　回来了。

伊昂　有什么消息，斯彼罗？

斯彼罗　好坏都有。

伊昂　说吧。

斯彼罗　好坏都有。你等着。在水上我走了很长时间，渴了。有时候在湖上我梦见整个湖水全是酒，真渴呀，我就喝呀，喝……

伊昂　拉夫连第耶在哪儿？（抓住他的胸脯）你说！

斯彼罗　他派我回来告诉你。你瞧，我不知道。我忘记他跟我说什么了。我们到了海上，我们就走散了。算了，伊昂。你快让我这个老年人喘口气，让我向朋友们问声好吧。

伊昂　你瞧瞧我的眼睛！

斯彼罗　干什么？

伊昂　你在什么地方把他给丢了？

斯彼罗　在克萨。一些看渔棚的在一条网绳那里发现了他。我还没有来得及给他治伤他就让我回来了。

伊昂　他现在在哪儿？跟谁在一起？

斯彼罗　跟野猪，跟狼在一起。整个儿那一带只有他一个人。

伊昂　你为什么不把他带来？

斯彼罗　你这样说太使我这个老渔民伤心啦。我这个当过船长的斯彼罗，跪在他的脚下，求他回到我们当中来。可他怎么对我说："斯彼罗，病了的鸟可跟不上群儿啦！"

杜米特鲁　（醒来，从网上站起来）斯彼罗，是你的声音吗？

斯彼罗　是我，杜米特鲁，就是我。

杜米特鲁　你跟个死神似的。

伊昂　别见怪，斯彼罗。你没听见湖上整天价喊："伊昂带来了灾难，伊昂带来了死亡。"我一定要找到拉夫连第耶。这样我心里也好受些。要么我跟他在一起，要么我就死在他的脚下，让他知道他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斯彼罗　（摸着猴子）基里耶，你知道斯彼罗也打年青时候过过吗？（对伊昂）丁卡在哪里？（摸着猴子）你在想谁，基里耶？斯玛罗？斯玛罗早就死了。斯彼罗也得走斯玛罗这条道，走"阿基列昂号"所有人的道。远洋船长和内河船长，我们大家都要走这条道，基里耶！（对伊昂）你就忘掉他吧，我的心肝儿！忘记你还有个叫拉夫连第耶的哥哥吧。你就剩老哥一个了。让丁卡做你的哥们儿吧。

伊昂　斯彼罗，咱们去找拉夫连第耶吧。咱们先去克萨，然后从那儿去找拉夫连第耶。

斯彼罗　伊昂，我的心肝儿。我老了，不中用了。

伊昂　你不去，算了。无论怎样，我也要到海边去。找不到拉夫连第耶我也不回来了，你也就永远见不到我了。

马克辛　（从后上，对伊昂）一切准备完毕，东家。

斯彼罗　（对伊昂）那么，既然这样，就走吧。（向后走去）雨来了。要下的是酒就好了，再加上一间泥土屋。如果可以，连天我都拿去换酒喝。（从后下）

〔巴维尔，索菲娅，米哈伊，丁卡，马克辛，弗拉基米尔，特罗芬和马福泰伊从屋里出来。

第十一景

〔杜米特鲁，伊昂，巴维尔，索菲娅，米哈伊，丁卡，马克辛，弗拉基米尔，特罗芬和马福泰伊。

巴维尔　（在门槛）好了吗，伊昂？

伊昂　好了。你把需要的东西都准备了吗？

巴维尔　（递给他一个小包）拿好。

伊昂　放心吧。您多保重。我可能耽误一段时间。我让西多尔把文书给您送来。

丁卡　（在门槛）早点儿回来，伊昂。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伊昂　（高兴地）说不定跟拉夫连第耶一起回来，那你就不至于一个人啦。

杜米特鲁　（向前摸索着）伊昂，你妈妈的哥哥杜米特鲁有话对你说。你就让拉夫连第耶呆在那儿吧。

丁卡　不要去，伊昂……

〔伊昂下。索菲娅，巴维尔，杜米特鲁，丁卡和特罗芬跟着下。

第十二景

〔米哈伊，弗拉基米尔，马福泰伊和马克辛，巴维尔和索菲娅后上。

弗拉基米尔　（在伊昂走了之后）没有伊昂，谁来办社？

马克辛　米哈伊管过。池塘写在他的名下了。

马福泰伊　怎么？

米哈伊　你发疯啦，马克辛？你们反对？即使是文书写在我们当中某人的名下，这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都干活儿吗？谁干得好我还可以多发钱。

弗拉基米尔　你发钱？那我还不如饿死好呢。

米哈伊　可能你做梦时你的祖宗管你饭吧。

马福泰伊　你不自认为是东家吗？

米哈伊　照规矩是我。

弗拉基米尔　你坑了我们，土匪！

马福泰伊　我本来不想入社。(对马克辛)你这条狗！就是你到处张罗着写文书。

马克辛　你们为什么让我喝酒？我并不想喝酒。再说，是我鼓动你们办社的吗？是伊昂。(向后走去)

弗拉基米尔　伊昂也会回来的。

米哈伊　那你就等着他吧。

弗拉基米尔　(对米哈伊)要是你以后死了，我想你也会死在我们手里。

米哈伊　哈，哈，哈！你们算是找到人啦。我会杀得你们一个不剩。

马福泰伊　(对正在回过头来指着米哈伊的巴维尔)瞧，这个强盗！按照规矩他是池塘的主人。这条狗！

巴维尔　是这样吗，米哈伊？

马福泰伊　你还问他干什么？他连我们的心都可以给

卖了。

巴维尔　你竟然同我们作对？

米哈伊　是的。因为你们敌视我，我也就以敌意来对付你们；池塘已经过在我的名下了。要么你们就给我干活，我公平合理地付给你们钱；要么（指着脖子）你就去上吊。（对马克辛）你白天黑夜带好我的那支猎枪。他们没得到我的同意就进池塘，你抓到就开枪，就象打狼一样。就这样。（手里玩着一把长刀。人们向后退）

巴维尔　你为什么在众人面前出我的丑？

米哈伊　只要他们有头脑他们也会这么干的。他们还是恨我，但至少得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恨我。

巴维尔　讲仇恨，我们也以仇恨相待。解铃要靠系铃人。当着苍天，谁会说你是我的儿子，是我的亲骨肉？我心痛啊！

米哈伊　那你就把天包在你身上吧。至于水吗，由我来管。哈，哈，哈！

巴维尔　你嘲笑你爸爸？（米哈伊笑）将来你也会被嘲笑的，因为除了这个我没得过你别的好处。

索菲娅　别说了，巴维尔。好也罢，歹也罢，总归是我们的孩子。

巴维尔　我说过了。将要发生的事情现在发生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商量一下，会找出办法来的。因为我们渔民辛辛苦苦地干活，永远也不会被弄垮的。

〔大家都进屋去。丁卡从后上。

第十三景

〔丁卡，米哈伊和杜米特鲁。

丁卡　（步履艰难地向前走去。哭泣）他对我说，找不到拉夫连第耶他就不回来了。

米哈伊　那么他永远也回不来了。

丁卡　我不干！要是他回不来……

米哈伊　你会怎么样？

丁卡　不知道。一个一个地都走了……每走一个我的运气也就跟着少了一分。现在我受够了。本来我很高兴找到了一个能体贴我的好人……我原想把这些写信告诉给家里……好几年没有见到家里人了。现在还让他们来有什么用？我本想在他们面前夸耀一下我的丈夫……我的老人是在山上生活过来的，他们有老习惯……我不因为他们而感到难堪，但我总想使他们过另一种生活。我尽力使生活更为有意义。但生活从来不肯帮助我，而更多的是嘲笑我……

米哈伊　（拉住她的手臂）现在我开始更为了解你了。我高兴的是伊昂永远离开了。我知道该怎样珍惜人。（久久地望着她。丁卡抽回手臂）

丁卡　我不懂……我不愿意……他还没动身。（害怕地向后退）

米哈伊　我看你懂了。

丁卡　我不愿意。

米哈伊　不急。用我这儿和海边的财产……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我是整个恰达尔最有钱的人吗？

丁卡　拉夫连第耶之后是伊昂。伊昂之后是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一会儿跟这个，一会儿跟那个，够了！够了！（哭着向后跑去）

米哈伊　（抓住她的胳膊）别哭，傻瓜！别的人连做梦也没有你这份福气。（对从后边过来的马克辛）你要干什么？

马克辛　什么都不干，东家！列克赛说你失掉了拍卖捕鱼场的机会，因为伊昂将准时到达。他顺风。别生气，东家。

米哈伊　我是池塘的主人，我还将占有拦网；开头靠索夫罗尼耶的帮助，然后我就把他打翻在地……凡是我看上的……（对丁卡）你把文书准备好，我们明天进城。按照法律，今天你还为法纳守寡，可两三天之内你就成了我的老婆，明媒正娶的老婆。从那时起，我米哈伊·巴甫洛维奇就开始了从恰达尔通往城里的道路，通往索夫罗尼耶，阿列克西乌，勒巴柯夫等人的道路。我把你作为我整个道路的见证人。（拥抱她）这仅仅是开始。

——幕落

第　三　场

〔巴维尔·费多罗维奇家。布景不变。夜。一盏马灯照亮了屋角。杜米特鲁在原地织网。托马和巴莎坐在翻扣着的小船上。马克辛肩上背着枪注视着湖面。

第　一　景

〔马克辛，杜米特鲁，托马和巴莎，放牛人后上。

巴莎　（哼着）

在蓝蓝的海面上，

游过一只神奇的天鹅……

（突然停止）马克辛，你以前是怎么学的，什么在先？是海呢还是陆地？

托马　既不是海，也不是陆地。

马克辛　也不是列克赛队长要在海边进行的那笔捕鱼工具的交易。（向后走去）

巴莎　米哈伊真没有良心。

托马　捕大鲭鱼我不在行，不然我就替列克赛了。

巴莎　跟你是另一码事。特别是现在，米哈伊跟丁卡就象两口子似地生活了。……你想一想雷娅娜多么惦记着伊昂回来呀。托马，你没福气呀……如果你命里不该着……（向房子走去）

杜米特鲁　（对急忙向后走去的马克辛）安分点吧，死神。那些最不爱睡觉的虫子都还在休息呢。

马克辛　（走近杜米特鲁）连你都不歇着，何况我还有工钱呢？

杜米特鲁　狗腿子！

马克辛　（向后走去）各有各的命运。

杜米特鲁　有人到河滩地上来了。

托马　（走近杜米特鲁）我什么也没有听到。不会有人的。我想米哈伊和丁卡准留在城里过夜了。

杜米特鲁　有人来了。

托马　丁卡可真高兴啊。她没想到她还会拜花堂的，可今天真的拜了。当着众人的面他们却成了夫妻了。

杜米特鲁　那个人过来了。

托马　谁？

杜米特鲁　河滩地上的那个人。

托马　我什么都没有听见。这回他们要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啦，白头到老。可只是伊昂……为什么他们不替伊昂想一想呢？

杜米特鲁　快别替他难过啦。

托马　难道你没有听他说过："把我深深地刻在你的心上吧，让你永远不要忘记我。"

杜米特鲁　（接着）"因为爱情象死亡一样的铁面无情，象死亡一样的不可降服。"

托马　冷酷无情就象坟墓一样可怕啊。

杜米特鲁　(抚摸着托马的头，接着)它那嫉恨的烈火用大洋大海的水也浇不灭。

托马　你从哪儿知道我在想雷娅娜?

杜米特鲁　我知道,小伙子。

托马　如果我命里注定不该跟雷娅娜，那我还为谁活着呢?

杜米特鲁　哎呀呀,托马,小伙子。有多少个姑娘等着你去追求她们哪。(大声地)你瞧他!

托马　谁呀?

杜米特鲁　河滩地上的那个人来啦。

马克辛　(拿起枪)什么人?

放牛人　好人。(从左上)借一盏马灯使一使吧。(走近)你们好啊，善良的人们。(指着马灯)借一盏马灯或者油灯。你瞧:不远的地方,把我的一头小牛给缠住了，不知怎么回事,铅丝缠上我怎么也解不开。

马克辛　活该。

放牛人　弄折了腿，多可惜呀。挺好的一头牛将来不就拉垮啦。

马克辛　哈,哈!夹子,它给夹住了。下次不要在庄稼地里放牲口了。

放牛人　我怎么知道你把河滩地种上了庄稼呢?整个三角洲我都放过牲口,可没见到河滩地上还种庄稼!

马克辛　因为他们都是笨蛋，不懂得发家。走你的吧!糟蹋那么多,受点这个也可以嘛。

托马　(提起一盏马灯，对马克辛)混蛋！(对放牛人)你过来，这种夹子我以前也解过！

马克辛　(想要抓过马灯)托马，哥儿们归哥儿们，可命令归命令。要不然我就把你报告给东家。

托马　你给我滚开，狗腿子！

马克辛　(嘟囔着走开)哼！反正我是要说话的……

放牛人　(对托马)多谢您啦，我要是知道那儿种上了庄稼，让上帝惩罚我！

托马　算了。

放牛人　(托起挂在脖子上的圣像)您瞧，我向神仙阿列克赛起誓，我真的不知道！

托马　(吃惊。望着圣像，把圣像拿近马灯，仔细地察看着圣像)你从哪儿弄来的？

放牛人　从一个人那儿。是个出家人。是他送给我的，因为我给了他一件衣服穿，那时他病得厉害。

托马　什么时候？

放牛人　大概是在……六月底吧。那时我们俩在一块走路。

托马　他叫拉夫连第耶吗？

放牛人　好象是吧。我照直跟你说吧，这个人不太说话。高高的个头儿，两只手都缠着布。一定是从远处来，也是个打鱼的。你说叫拉夫连第耶……好象是叫这个。

托马　那是我哥哥。

放牛人　怪不得他知道这里的情况。他还在那里。我去把

小牛解下来。他要是你哥哥或者什么人的话，我带你去见他。不算太远。要不是他的话，你也不要后悔。（二人从左后下）

第 二 景

〔杜米特鲁和马克辛；米哈伊和丁卡稍后上；在他们之后，马尔法和斯彼里顿上；巴维尔最后上。

马克辛 （走近已经睡着了的杜米特鲁）你为什么管我叫狗腿子？

杜米特鲁 你不要生气。每个人都是听别人使唤的嘛！

马克辛 难道我就喜欢当一条看家狗吗？当东家的影子？

杜米特鲁 不。是你自己出卖了你的人格，甘心当人家的影子，是你自己不拿自己当人看。对这个，你已经习惯成自然罗。

马克辛 不。（向后走去）什么人？不回答我就开枪了！

米哈伊 （从远处）是我，马克辛。我，还有我的老婆。

马克辛 （大声地）欢迎你们啊！（对杜米特鲁）你失明很久了吗？

杜米特鲁 差不多从记事的时候，孩子的时候。

马克辛 那你怎么熬过来的？

杜米特鲁 人生一世就是一杆公平秤，有的地方你给夺去了什么，在别的地方你就会得到补偿，它的两头总是保持平衡的。

米哈伊　（神气十足地走进来，后面跟着丁卡）这儿有什么动静没有？

马克辛　平安无事。愿你百事如意，身体健康，东家。

丁卡　谢谢你，马克辛。

米哈伊　谁在池塘上？

马克辛　没有人。捷拉西姆走了。巴维尔·费多罗维奇在城里。

米哈伊　有人去鱼网那里吗？

丁卡　让他们去吧。能拿多少呢？

马克辛　没什么了不起的。

米哈伊　我是没人呐。（对马克辛）让他们过来。（对丁卡）他们只要是有口饭吃，就不给我打鱼了。我缺人手，地还没人耕种。

丁卡　你不公道。

米哈伊　可谁对我公道过？对马弗罗老人来说，渔民连捕鱼工具都不如。可谁敢吭一声？

丁卡　可池塘不是你的。不公道。

米哈伊　哈，哈！为富不仁嘛，哈，哈！

丁卡　我害怕伊昂的脾气。在他面前我总觉得就象在法官面前一样，感到六神无主。现在我也开始害怕你了。（米哈伊笑）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米哈伊　你了解我，我了解你。反正我得结婚。有什么好选择的。横竖上当的还是你。你心里还是惦记着伊昂。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个伊昂……（大声地）喂！马

克辛！马克辛！

马克辛　(从远处)来啦！

丁卡　原谅他们吧。看在我的面上，我求求你。

米哈伊　不。你看到监察员是怎样欢迎我们的吗？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常对伊昂说……(突然地)你睡了，马克辛？

马克辛　来啦。

米哈伊　他们是些什么人？

马克辛　(走近)马福泰伊的老婆和他的儿子斯彼里顿。

米哈伊　把他们带过来，我要审问他们。请吧，不要客气，我的家当随便拿吧。

〔马尔法和斯彼里顿从后上。马克辛拿着枪跟在他们后面。

马尔法　可怜可怜我们吧，米哈伊·巴甫洛维奇。我再也受不了啦。孩子们都快饿死了。

米哈伊　让你男人给我干活，那你就什么都有了。

斯彼里顿　(走到马尔法的前面去)他们不想为你打鱼。他们作得对。

马尔法　(对斯彼里顿)别说啦，孩子！

斯彼里顿　我不能不说。(对米哈伊)是你掠夺了我们！可伊昂早晚是要回来的！

米哈伊　兔崽子！(从马克辛手里抓过枪)

马尔法　快跑，斯彼里顿，快跑！

〔在米哈伊举枪射击之前，丁卡夺过枪，把枪交给了马克辛。

巴维尔　（从后上。看到这种场面）深更半夜的你们吵吵什么？

斯彼里顿　（对巴维尔）他动起枪来啦。比在克尔拉角还糟糕。那里还没有办起渔业社呢！

巴维尔　那儿也要办社。（对马克辛）把枪扔下！

马克辛　（指着马尔法和斯彼里顿）我是在下网的地方抓到他们的。

巴维尔　那又怎么样？难道池塘是你的吗？

马克辛　（嘟囔）都成东家啦！连托马也……

巴维尔　托马在哪里？

马克辛　跟一个放牛的走了。

巴维尔　还成什么人家呀：拉夫连第耶，上帝知道他到哪儿去了，伊昂走了，托马不在；就差我带着老太婆和这个没用的（指着睡着了的杜米特鲁）流落他乡了。（对米哈伊）可倒好，连鱼放个屁你都要收税啊？！（对斯彼里顿和马尔法）回家去吧。（对斯彼里顿）你爸爸也来啦。社里的人谁都可以打鱼。

〔斯彼里顿和马尔法从后下。马克辛走进储藏室。丁卡领着马尔法。

第　三　景

〔巴维尔，米哈伊和杜米特鲁。

米哈伊　池塘是我的。

巴维尔　靠了你能写会算，我尊敬的孩子。

米哈伊　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是东家。

巴维尔　是你逼得我们办社的。外人比我的儿子更清楚，犯错误有时候是出于人们的无知……可你却利用人们的无知！人们用租池塘的办法改正了错误，把池塘转到了社的名下。

米哈伊　仅仅是听了你的话？

巴维尔　可能我的话也就够了，可还有特罗芬，马福泰伊，弗拉基米尔，阿克松，梅林德……是你把我们推上这条路的，你还想窃据我们的权利，现在社里决定不准你在池塘打鱼。不仅你，就连你的人也不行。

米哈伊　可是种了庄稼的河滩地是我的，是我用血汗钱永久地买下来的。

巴维尔　你的河滩地谁也不要。你的自然是你的。

米哈伊　河滩地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耕就耕，想种就种，想挖沟就挖沟。

巴维尔　要么你就让它荒着，要么就种上庄稼，假如你要当庄稼人的话。你有全权支配。

米哈伊　河滩地上的东西也归我吗？

巴维尔　也归你。

米哈伊　还有往池塘里流水的那些河汊子呢？

巴维尔　（在门槛）还有那些河汊子。（突然地）混蛋，你是不是要把河汊子堵死？你要是把河汊子堵死，鱼死了，我们也就饿死了。

米哈伊　我是庄稼汉，凡是土地，庄稼汉都有用项，而河汊子使我的土地损失太大。（走进屋去）

巴维尔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付给你钱。（也进屋去）

米哈伊　（从屋里）那我们可得商量商量价钱。

〔屋门关上了。除了睡着的杜米特鲁外，台上一个人也没有。托马从左边上，轻轻地拉着领着一个小孩的拉夫连第耶。

第　四　景

〔杜米特鲁，拉夫连第耶和托马，丁卡后上。

托马　哎呀，拉夫连第耶！你要知道我为你祈祷过多少次就好了！你认为伊昂会杀死米哈伊吗？

拉夫连第耶　不会的。

托马　也不会杀死丁卡吗？

拉夫连第耶　也不会。

托马　他会寻死吗？

拉夫连第耶　可能吧。

托马　我不愿意他死。

拉夫连第耶　你愿意不愿意能怎么样！人要是想死的话别人是没办法的。

托马　可他还没有好好生活过哪……

拉夫连第耶　在湖上，人的寿命不会太长。而湖就是他们的天堂。

托马　你为什么想死呢？我知道米迪亚和费迪亚招呼你。只是还没有享受过生活的幸福就死了，这真令人难受。

拉夫连第耶　别说啦，托马。

托马　可谁能听一听我的这些想法呢？

拉夫连第耶　如果事情是按想法行事的话，那么一百张嘴就会一下子都说起来了！

托马　本来我倒喜欢同特罗芬的雷娅娜说说话。可她却等着伊昂。唱着想念他的歌曲，等着他。生活一定是美好的，要不然人们就不会编歌了。

拉夫连第耶　人倒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托马　我听你的话，我想到了斯彼罗和杜米特鲁老人家。他们什么人也没有，可并不孤独。好象我们大家都是他们的。将来我们能象他们也就够了。关于你，我一点儿也没有瞎编。点上的特务说，咱们恰达尔这里有个打鱼的，一个渔棚一个渔棚地串，鼓动渔民抢占池塘，让他们不再为别人打鱼，说什么打鱼为自己。点上的特务还说，要到四十浬铺去搜查他，说他以无稽之谈扰乱民心，还说已接到命令要将他缉拿归案。

拉夫连第耶　我正等着他呢。

托马　我本来就认为这可能说的是你，我感到心里好笑，因为我们这一代打鱼的人，是没有任何艰难困苦能够把我们压垮的。

拉夫连第耶　艰难困苦算得了什么。我到四十浬铺去了一段时间，那里的池塘可真富，鱼多得很。可打鱼的却很

穷，无依无靠，连句话，连句鼓励的话都没听到过！

托马　拉夫连第耶，莫非你就是恰达尔那个打鱼的？

拉夫连第耶　可能吧。（眼睛向从房子里走出来的丁卡望去）

丁卡　（下台阶）拉夫连第耶！你怎么来得这么迟？不管怎么说，即便你不理睬我，你来了我就高兴。现在我已经是米哈伊的女人了。我不愿意；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请你不要严厉地盘问我，因为我落到这种地步你也有一定过错。我不回避托马，我不回避任何人。你是我所爱慕的人。关于我有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许多也是对的，可我向你发誓……

拉夫连第耶　我知道。

丁卡　原谅我吗？

拉夫连第耶　我不是来审问你的。

丁卡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啦。只有我知道那些日日夜夜，没有你我是怎么过来的；可能是什么人故意给我这么安排的，为的是让我更加想你。那些日子也可能我没有真正地经历过。接受我吧，亲爱的。（走近拉夫连第耶）你使我等得太久了。（把头贴在他的肩膀上）我早就盼着你来。（拉夫连第耶象在梦境中似地抱住她的头）

托马　（大声叫喊）拉夫连第耶，你也这样！（拉夫连第耶急忙推开丁卡，用手捂着头）

丁卡　（用威胁的口吻对托马）你知道什么，用得着你来做

我们生活的审判官吗？

托马　（对丁卡）我哥哥向你告别了，因为他要去克萨很久。（对拉夫连第耶）恰达尔人的名字也传到了那里；这样说来你不是孤立的。他的想法将同你在一起。我陪你走一段路。如果让伊昂去的话，我们也把他带上。那么我们又可以在一起唱歌了。歌儿会带来美好的思想。（拉着拉夫连第耶向后走去。目光从拉夫连第耶身上又转向丁卡）你不跟我嫂子告个别吗？说不定以后永远也不会迎接你了。（拉夫连第耶试图向丁卡走去，但又原地停下。托马将目光从丁卡身上又转向拉夫连第耶，从后下）我等着你。（下）

第　五　景

〔拉夫连第耶和丁卡。

丁卡　（向拉夫连第耶走去）难道不是爱情把你我连在一起了吗？

拉夫连第耶　（朝丁卡走了几步）即使你认为我同你说说话，同你约会是出于一时的激动，但我要告诉你，我是特别喜欢你的。

丁卡　（向前走去）你说吧，拉夫连第耶！我早就盼着你跟我说话了。你总是象我们家乡山上的烟雾似的从我身边一掠而过。啊，我只是同你谈起过我们家乡的山。本来今年夏天你该陪我回老家的，你还记得吗？

拉夫连第耶　我没有忘记。你的老人还得送给我满满一桶蜂蜜呢。

丁卡　会给我们的。连这里我都闻到蜂蜜的香味了。

拉夫连第耶　象你的头发一样香。

丁卡　那时在码头上你也是这样对我说的，还记得吗？

拉夫连第耶　记得。

丁卡　你离开我太久了。

拉夫连第耶　我知道。

丁卡　你同我一刀两断，而你自己弄得心痛欲碎。为了什么？就为的是不破坏你兄弟的生活？可你自己的生活呢？你有什么权利象践踏一片凋零的树叶一样践踏你自己的生活？你觉得一个人还能过他不曾过过的生活吗？

拉夫连第耶　我喜欢我的弟弟。

丁卡　我知道你喜欢你的弟弟。

拉夫连第耶　我在我弟弟的身上也看到了我自己，看到了我最亲密的生活的伴侣。我加倍地爱他，既爱我的弟弟，也爱我的命运。

丁卡　你不是人。

拉夫连第耶　姑娘！

丁卡　痛苦呢？

拉夫连第耶　与你何干？你还是不懂。

丁卡　逵伊昂也不明白是他取代了你。

拉夫连第耶　我们在海边碰到过了。

丁卡　在什么地方？

拉夫连第耶　在监狱里。为了一个商人，索夫罗尼耶。象你男人一样的商人。你怎么忍心抛弃一个男人去找一个人贩子做男人？你是他拿钱买的吗？

丁卡　不。（向拉夫连第耶伸开双手）

拉夫连第耶　（推开她，凝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我把你想象得洁白无瑕，可你却成了个象是在码头上招引客人的女人。对这种女人，我是象对待破烂儿一样地扔掉的。

丁卡　撒谎！你现在还爱我。

拉夫连第耶　不！

丁卡　你爱我！

拉夫连第耶　女人并不是我整个道路上的唯一的志趣。（走开）

丁卡　（跟着他叫喊）你撒谎！不管你是真的爱我还是撒谎，反正我有了男人，你把我当破烂儿扔掉了，可他却把我捡了回来，并且他会使我生活得很美满。

——幕落

第　四　场

〔在巴维尔·费多罗维奇住处。布景与第一场同。

第 一 景

〔杜米特鲁和丁卡，巴莎最后上。

丁卡 （走近杜米特鲁）快歇一会儿吧，杜米特鲁舅舅！

杜米特鲁 手闲不住。你知道伊昂出狱了吗？他正在回家的路上呢……终归你跟他还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只要巴维尔不从半路上把他弄回去。

丁卡 就为这个把河滩地和所有的路口都守住了吗？

杜米特鲁 就为的是抢在别人之前同他说话……你能回他一些什么话呢？“你离开太久了，伊昂。我想不到你还能回来。我不知道该等着。”

丁卡 （下意识地）“我知道等着，伊昂。可你离开太久，我没想到你还会回来。”

杜米特鲁 可怜的巴维尔在伊昂面前对平常的言语都感到难为情，而你却把话攒起来又还给别人。你的答话对谁都是现成的。

丁卡 我早就学会了，象件东西似的，从这只手转到另一只手，当然我也学会了各种各样的答话。

杜米特鲁 那你为什么不要他了？

丁卡 出于习惯。你把生活和思想都织在网里了。可我没有什么可织的，所以我就一会儿接近这个，一会儿接近那个。我既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坏。但有些人生下来就没有福气，要么本来有福气可后来又给失掉

了。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他们象我一样在生活中游来游去，就象你的手织网一样。现在我是米哈伊的合法妻子。我看不出这种关系能维持多久，但我知道今天我是我们家的女主人，跟大家一样。

杜米特鲁　就为这个你就把伊昂抛弃了？

丁卡　就为这个。（好象是擦了一下眼泪，向房子走去）

巴莎　（从储藏室出来，悲伤地唱着）

你哭吧，我的心，你们也哭吧，我
　的眼睛
直哭得你们发呆，
让芦苇和风
明了我的苦衷。
让风把我的呜咽声
带到那荒凉的远方。

〔唱着向后走去。

第　二　景

〔杜米特鲁，马克辛和米哈伊。

马克辛　（气喘吁吁地从后上）东家，东家！（米哈伊从储藏室出来）伊昂回来了。（耳语）我还以为是个鬼魂呢。

米哈伊　你跟托马一样的不值钱。你也去当个牛倌给他在

河滩地上放牛吧。

马克辛　他在村子里跟那个开船的在一起呢。我是一口气跑来的。

米哈伊　不着急。

马克辛　巴维尔·费多罗维奇也在那里。人们七嘴八舌地说要打通河滩地上的那些河汊子。

米哈伊　河滩地是我的。上边的那些河汊子就没什么价值了。特别是我把它们堵上了之后。哈！哈！

马克辛　人们说，这样一来水就变坏了。我觉得有一股臭味从池塘飘过来。

米哈伊　是香味。（鼻孔翕动着）死人味。再热上两三个星期他们也就烂掉了。那时候大麦也该熟了。

马克辛　只要赶上收割就行。把河汊子都打通吧，东家。他们的鱼正在大量的死去，我害怕。

米哈伊　（正要进储藏室）我们这些人要死就一块死，可我什么都不怕。

马克辛　对索夫罗尼耶怎么办？他会叫你去吃官司。

米哈伊　哈！哈！把拦网给他，要不就跟他合个股儿。有了大海就有了鱼的来源。有了拦网再加上象他的那样一条船……（传来斯彼罗的口哨声）

马克辛　开船的！伊昂和那个开船的！

米哈伊　（从储藏室门槛）他要是愿意，好办，要是不愿意，就回来。（进储藏室）

〔马克辛见瞎子已睡着，就跟着米哈伊过去。斯彼罗和

伊昂从后上。

第 三 景

〔杜米特鲁，斯彼罗和伊昂，丁卡，米哈伊，巴莎，马福泰伊，弗拉基米尔，雷娅娜，马尔法，斯彼里顿和马克辛后上。

斯彼罗 （对杜米特鲁）杜米特鲁，伊昂和斯彼罗来啦。（走近杜米特鲁）斯彼罗来啦。（四下张望，然后对伊昂）"欢迎你，伊昂！也欢迎你，斯彼罗船长！""谢谢你们。见到你们很高兴。"（抓住伊昂的膝盖）伊昂，你想一想那一个个荒凉的池塘，甚至连以前走过的每一条路都在一天一天地变了样儿，何况人呢？人更是在变，就象风似的。你心里痛苦，就象菟丝似的紧紧地缠着你的心。人嘛，受不了这个……

伊昂 的确，斯彼罗！

斯彼罗 我老了，不中用了，可我难受！走吧，咱们还是回去吧，伊昂！

伊昂 只想见她一面，只见她一面！连话都不对她说。

斯彼罗 那你就跟她说话吧，没用的东西！（把两个手指头放在嘴里，发出一声尖厉的口哨声。瞎子被惊醒了。传来开门声和说话声）醒一醒，死鬼们，从你们的裹尸布里爬出来吧，活人们来替你们的班了。

〔巴莎从储藏室出来。丁卡从屋里，米哈伊和马克辛从

冰窖里出来。

巴莎　是谁吹的口哨？斯彼罗！

丁卡　伊昂！

杜米特鲁　（寻找伊昂）伊昂！

伊昂　（漫不经心地）你老了，杜米特鲁舅舅！

杜米特鲁　我真想你们啊。（靠近伊昂，用手抚摸着他的头发）你知道吗？

伊昂　知道。

斯彼罗　我们见到巴维尔了。

伊昂　（盯住米哈伊）你为什么把她弄过去了？

米哈伊　我以为你不回来了。

杜米特鲁　你离开很久了。

伊昂　你为什么把她弄过去了？

米哈伊　她乐意跟我。

斯彼罗　她对谁都没有感情。

杜米特鲁　你要人们怎么样？（伸开双手碰到了丁卡，把她推向伊昂）原谅你的弟妹吧。

丁卡　伊昂，你的痛苦使我很难过。

伊昂　撒谎，女人！（仇恨地看着她）

丁卡　（目光直视着他）我知道你为什么来。（从杜米特鲁脚边拣起一把长刃刀递给了伊昂）还等什么？瞧，这是破鲟鱼膛用的刀子。（伊昂向后退，刀子从丁卡手里掉了下来。大家都默不作声）

伊昂　快走吧，大胡子。那里如果还有人，我就找一个河心

小岛，找一个没人要的渔铺。

斯彼罗　伊昂，亲爱的！（抑制住哭声）这可不行啊！

伊昂　难道有人知道怎么才行吗？

杜米特鲁　医治伤心的药。

伊昂　到哪儿去找医治我心灵的药呢？到哪儿去找？我已经找得精疲力尽了！让我能相信谁呢？让我能相信什么呢？（向四周张望；在说最后两句话的时候，马尔法，弗拉基米尔，雷娅娜，马福泰伊和斯彼里顿胆怯地溜了进来）善良的人们，我怎么还能相信这些呢？

雷娅娜　（走到伊昂的面前）伊昂，我是你的仆人，是你的一条狗。只要你发话，你走到哪儿我跟你到哪儿。

伊昂　不，雷娅娜。

斯彼罗　亲爱的，当我从"阿基利昂"号船上下来，到家发现斯玛罗有了一个孩子，一个瘦弱的小丫头的时候，我并没有失去理智。我当时说："加里尼塔，一万个欢迎啊。"命该如此嘛。你认为我不想回去吗？可我常常说："加里尼塔，一万个欢迎啊。"这样我就没有回去。"加里尼塔，一万个欢迎。"这就算过去了！（向后走去。拉着伊昂和他一块走）别忘了给我们写信，那怕用个柳树叶也行。

雷娅娜　（走到伊昂面前）伊昂，你不乐意我跟着你走，你说这儿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指着人们）那你把他们也给忘了？

马福泰伊　（向前走去）伊昂，我们的队长。你让我们把家

产和打鱼工具弄到一起办社，说这样对我们有好处，社我们办起来了，可他（指着米哈伊）欺骗了我们，把社落到了他的名下，我们还是落个穷得叮当响。我们盼着你给我们说理。现在，巴维尔·费多罗维奇挨我们的骂，他忍着。让我们对着他来，可池塘的所有权呢……

弗拉基米尔　他还有另外的打算。他把河滩地那里的小河汊全都堵死了，为的是只要我们从湖里打鱼，我们就得给他交租子。

斯彼里顿　一成了死水鱼就全死了。

马尔法　就是饿不死的话也得病死了。

雷娅娜　伊昂，好兄弟，把他们折磨得够受的了。

弗拉基米尔　我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你身上了，我们的队长，我们就盼着你来呀。

伊昂　（对米哈伊）现在池塘都不通水了？

马福泰伊　（高兴地）我就知道伊昂会来的嘛。

伊昂　不。我们走吧，斯彼罗。

马尔法　我的好兄弟，你把我们留给谁？就这样算了？

米哈伊　让他走吧！

雷娅娜　伊昂！

杜米特鲁　让他去吧，雷娅娜。一个开船的疯子，一个吓破了胆的打鱼的，再加上一只猴子！

雷娅娜　（一个箭步追上伊昂并把他拉回来）臭流氓！去你的吧，如果你愿意，你去与豺狼为伍吧，但他们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竟然让他们饿死？他们正是听了你

的劝告才租了池塘。(指着米哈伊)可他把河滩地上的河汊子全都堵死了,鱼也都死了。你是队长,你是我们打鱼的首领啊!你去给他们出出主意吧。打鱼的就是这个脾气,死了妻子儿女都不会掉眼泪的。

伊昂 别说了,雷娅娜!(对米哈伊)马弗罗死的时候,在我的劝告之下,并且用我的钱,你才把河滩地买下了。现在你把河汊子都打开吧。

米哈伊 不行!

丁卡 行行好吧,米哈伊!

米哈伊 我说过了。(对马福泰伊)整个池塘你都想占。哈!哈!那你就痛痛快快地占吧!

马福泰伊 你打开河汊子,我们打鱼向你交租子。

米哈伊 我不要你的租子。

雷娅娜 (对米哈伊)那你要怎么样?没有人……

马克辛 (对米哈伊)东家,他们给你交租子,你还想怎么样?(对雷娅娜)雷娅娜·伊格娜狄耶芙娜,我不是你们此地人,你可以命令我为你杀人,我可以杀人!

雷娅娜 (对马克辛)你是个正派人,马克辛·基里钦。我没想到你会帮我们的忙,谢谢你,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走开。人们聚在一起谈论着)

米哈伊 (对马克辛)你要杀谁,混蛋?哈!哈!特罗芬的这个女妖精还等着你的话呢。

斯彼罗 (向米哈伊走去)米哈伊,你既不知道羞耻,也不知道害怕!(米哈伊狂笑)伊昂!

弗拉基米尔　我受不了，我再也受不了啦。

马尔法　你冷静点。

弗拉基米尔　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不会轻易就屈服的。

马尔法　没地方说理去。

弗拉基米尔　那你们就吊死我吧，善良的人们。

马尔法　你算治了我们。那你就把河汊子打开让我们打鱼吧。

斯彼里顿　不行！

马福泰伊　（对米哈伊）你治了我们。（对斯彼里顿）应该打开河汊子。

斯彼里顿　（看着伊昂）伊昂，你既然知道是你的权利，那你为什么一声不吭呢？

伊昂　（对马福泰伊）克特不是我们社的地方吗？那里有很多河汊子，只不过是堵塞了，我们把它们打通就是啦！

众人　把它们打通！对，就这么干。

伊昂　（对渔民们）把铁锹，铁锨，钩子，所有的工具都收集起来，把所有的人都找来，就从克特那儿开始干。然后顺着那儿往前挖，一直挖到池塘。（向渔民们走过去）干活儿去，善良的人们！（从后下）

第　四　景

〔米哈伊和马克辛。

米哈伊　（对马克辛）你到哪儿去，你这条狗！

马克辛　就在这儿，东家。

米哈伊　把摩托艇准备好。

马克辛　咱们进城吗？

米哈伊　你歇着吧，我一个人去。

马克辛　你去卖网吗？

米哈伊　可能吧。

马克辛　你卖社的财产？

米哈伊　卖。

马克辛　这不公道。

米哈伊　你还管他公道不公道？！城里边钱有的是，就等着主人去拿呢！那儿价钱高啊……

——幕落

第　五　场

〔海边。拦网处。

第　一　景

〔索夫罗尼耶，拉夫连第耶，阿尔达蒙和渔民们，监察员和安东后上。

拉夫连第耶　米哈伊把我们的拦网卖给你了？

索夫罗尼耶　开头没谈妥，可他说园子需要钱。他死说活

说，还有监察员先生，他们就一起来办手续。我买的可是合理合法的。

拉夫连第耶　我不知道谁更坏，是你这个买主呢，还是他那个卖主。不能这么便宜了他！

索夫罗尼耶　我付了网钱，其实它值不了那么多，不过位置不错。你们的拦网倒是总在前边……你要是要，我可以把单据拿给你看。

拉夫连第耶　你放在水里让鱼看吧。说不定鱼自个儿就往船里钻。我们以后不会为你打鱼的。（对其他人）索夫罗尼耶买了我们的网，买了我们的船和拦网上所有的东西。这些东西重得很，需要很多人，一个人拿这些玩艺儿是打不了鱼的。所以说，他还想买你们十到十二个人。你不要笑，西多……他买了网，买了船，现在他来买人啦。（对索夫罗尼耶）恐怕你得象白鹳似的自个儿抓鱼啦。

索夫罗尼耶　你既然不愿意，就算拉倒。人可到处都有。（对渔民们）喂，小伙子们，我们打交道也不是一天半天的啦。

拉夫连第耶　说的也是嘛。所以说我们没有人为你打鱼了。

索夫罗尼耶　谁不愿意在我这儿干就走。对谁我都不强求。（对渔民们）现在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的时候，我象在别的拦网那里一样，该多少给多少。喂，哪个留，哪个走？（对拉夫连第耶）看见了吧，一个都不想走嘛！

拉夫连第耶　往哪儿走？这是我们的地方。你只不过是买

了工具嘛。这块地方社里租过来啦。

〔这时监察员到，后面跟着安东。

索夫罗尼耶　谁失去了打鱼的设备自然也就失去了打鱼的地方。请你诉告他，监察员先生。

监察员　手续。办个合法手续。

索夫罗尼耶　还要什么手续？

监察员　没手续不行。照章办事。

索夫罗尼耶　我明白了。安东，你把摩托艇开到踏板这儿来。

安东　陷在沙滩上了。开不动。

监察员　（对拉夫连第耶）你带两三个人去帮帮忙。

拉夫连第耶　你们不是人吗？

监察员　可见你不知道我是谁。

拉夫连第耶　这儿鱼这么多，克萨的乌鸦吃了鱼羽毛都变白了，不还是叫乌鸦吗，监察员先生。

监察员　你说什么？（对渔民们）喂，你们都过来！

拉夫连第耶　不要动。

监察员　找不痛快吗？我来教训教训你。

拉夫连第耶　请便吧。

安东　（走近拉夫连第耶）你想干什么？不听他的？一会儿再找你算账。

监察员　（对安东）我让你再跟他们谈谈。你直接到警察局去吧。

索夫罗尼耶　小船都到哪儿去啦？

拉夫连第耶　谁知道到哪儿去了。

监察员　谁都不动？

拉夫连第耶　谁都不动。

监察员　好哇……（对安东）你去把摩托艇开起来。

安东　我一个人开不动。

监察员　你跟他们勾结到一块儿啦？

安东　为什么？

监察员　我算认识你们啦，你们这些走私贩子。

拉夫连第耶　你不要出口伤人。监察员先生。你的底细我知道。你还想在树丛里躲上两星期吗？

监察员　你吓唬我？（对其他人）你们阴谋反对官府？

拉夫连第耶　我们了解官府，尤其是官府的人。

监察员　我让你对他们了解得更清楚。

安东　（向右走去）我再试一试，也可能开得动。

监察员　这是我最后一次坐你那倒霉的摩托艇啦。

安东　这样你连汽油钱都不用给我啦。（从左下）

第　二　景

〔人物同前景，只缺安东，最后他又回来了。

监察员　你听见了吗，混蛋！嘿！嘿！既然这样，那咱们就把螺丝再拧紧一点儿。

索夫罗尼耶　打鱼的不知王法啦。

监察员　安东不是打鱼的。这里情况不同，只要逮捕他几

个就老实了。

索夫罗尼耶　你说得倒容易。我可常跟他们打交道。在拍卖行里，一个恰达尔人还要跟我动刀子呐。

监察员　也是恰达尔的？

索夫罗尼耶　他们租了出产鱼最多的池塘之后可神气啦。

监察员　只要一张贴了印花的申请书我就可以把池塘转租到你的名下。但要办个手续。

索夫罗尼耶　我明白，监察员先生。

安东　（又回来）不行。

监察员　谁会摆弄摩托艇？（没有人回答）你们都哑巴啦？

索夫罗尼耶　我派个人去吧。（从右下）

第　三　景

〔除索夫罗尼耶外，人物同前景。

监察员　我到了地方就得了，你们要是不愿意……

拉夫连第耶　（向监察员走过去）你要我们怎么样？

监察员　（对安东）安东，你看着这个人。（指着拉夫连第耶）

安东　我是个开船的，不是警察。

监察员　我就跟你说这些。别的，局长会告诉你。（他想离开。拉夫连第耶在前面挡住他）

拉夫连第耶　警察局长？就因为我不想替你干活吗？

监察员　等以后让你象条狗似的肚子贴着地爬。（对渔民

们）你们这些混蛋，我统统把你们给关起来。

拉夫连第耶　为什么？

监察员　一群混蛋！

拉夫连第耶　你为什么骂人？你不喜欢我们的话吗？我们不是找你来聊天的。

监察员　好一个土匪脑袋！

拉夫连第耶　你那个王八脑袋我还不换呢。

安东　（对拉夫连第耶）我说，你少说一句吧。

拉夫连第耶　我不是他的狗腿子，我也是个自由的人。

监察员　过不了多久你们的自由就完蛋啦，我统统把你们给关起来。

拉夫连第耶　我们的人多得很，量你也办不到。

阿尔达蒙　你把我们都关起来，那谁还给你们打鱼呀？

监察员　（推他）你给我滚开，畜生！

拉夫连第耶　（抓着他的胸脯）你为什么打人？

监察员　放开我，混蛋！（对渔民们）否则我就拿你们是问。你站着干什么，安东？

拉夫连第耶　躲开，安东，不然我也揍你。

监察员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对其他渔民们）别让他杀死我。都把你们关起来。杀人犯！（窒息地）憋死我啦，憋死我啦！

安东　（把拉夫连第耶的手拉开）你发疯啦！

监察员　（从拉夫连第耶的手中挣脱后向右跑去。从幕后）都把你们关起来！

第 四 景

〔除安东外，人物同前景。

安东　现在你该知道你干了一件好事。

阿尔达蒙　难道应该吻他的手！真正的渔民是自由的人。

安东　自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阿尔达蒙　（对安东）那从哪儿来？（对其他人）别听他的。（对安东）如果你接近我们不存坏心，那你为什么使我们上当？（对渔民们）有人了解他吗？

拉夫连第耶　我了解他就行了。

阿尔达蒙　（对安东）你是什么人？

拉夫连第耶　是人，我的兄弟。象你一样的人。他也喜欢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安东　只叫做自由的人还不够。

拉夫连第耶　你是想说……

安东　是的。他们要把你关起来，可能还要关上两个。别的人就要为索夫罗尼耶打鱼了。

渔民们　办不到！

安东　谁说的？

阿尔达蒙　我们。

安东　你就是嘴欠。（传来马达声）这个混蛋！他自己把船开动了。（急忙向左走去）那就今天晚上见啦。拉夫连第耶，你可别干蠢事了。是条旧船……无论如何，在梅

林特回来之前，你可要当心点。他现在在勒巴克夫的渔棚那里。（下）

第 五 景

〔除安东外，人物同前景；稍后索夫罗尼耶和他的一伙渔民上。

阿尔达蒙　现在我知道他是谁啦。我在勒巴克夫的渔棚那里碰见过他。是他鼓动渔民们停工的吧？

拉夫连第耶　还不如说是他教渔民们一开始就不干活的呢。

阿尔达蒙　咱们得管他吃的啦。

拉夫连第耶　有人强迫你们吗？

阿尔达蒙　说的不是这个。勒巴克夫答应他们什么都给。还说给双鞋呢。那他们为什么不干活儿呢？

拉夫连第耶　咱们看看梅林特带来什么答复。因为可能从明天起，全体渔民，包括我们拦网这儿的渔民就停工啦。

索夫罗尼耶　（同他的一伙渔民一起从右上。对领头的一个老渔民）埃尔莫拉耶，你看着点儿，别让他们从这儿拿走任何一件东西。等他们走了之后，你再到尤素夫那里看一看。（对拉夫连第耶的渔民们）哎，你们还呆着干什么？你们觉得这是闹着玩儿吗？（对埃尔莫拉耶）一小时之内叫他们全都走开。（对拉夫连第耶）你觉得

我缺人手吗？（正要下去）

拉夫连第耶　（向索夫罗尼耶一伙走去）你是想说他们也是人吗？

〔索夫罗尼耶下。

第　六　景

〔除索夫罗尼耶外，人物同前景。

埃尔莫拉耶　（从索夫罗尼耶那伙渔民里）那我们是什么？

拉夫连第耶　是你们东家的工具，就跟木头做的船或者线织的网一样，因为你们的劳动所得和你们讲话的权利就跟木船和鱼网一样，没有什么两样。

埃尔莫拉耶　你还是保护好你自己的皮吧，我们愿意这样。

阿尔达蒙　（威胁地）不看你这把老骨头，我就……

埃尔莫拉耶　你跟我们找什么不痛快？（对自己的渔民们）他们想从我们嘴里夺食。他们哀求我们的东家说，给他们一半价钱他们就干。

阿尔达蒙　（哈哈大笑）我们？（吐唾沫）呸！那不等于让我们吃糠咽菜吗？（对索夫罗尼耶的渔民们）在我们这儿连猪都比你们吃得好。

埃尔莫拉耶　（对他的渔民们）他说我们是猪。（对阿尔达蒙）你想打架吗？

阿尔达蒙　为什么？

埃尔莫拉耶　我哪儿知道？我们闯到你们这儿来，那是东

家把我们推来的。

拉夫连第耶　那你长个脑袋怎么也不想一想？

埃尔莫拉耶　我冻得直打哆嗦，没听清你说什么。

拉夫连第耶　瞧这个样子！我痛恨索夫罗尼耶倒不仅仅是因为他夺走了我们的拦网，他多少年来拿这个人的鲜血当酒喝，他夺走了这个人的安宁，光明和欢乐；我憎恨他是因为他使人们蒙受耻辱，他把人竟然弄成这个样子。

渔民乙　（索夫罗尼耶的渔民）我从春天给他干到冬天，可我还是欠他的账，直到来年也还不清。我怎么办呢？我弄得浑身是病。瞧，别人也一样。你看看有一个没有病的吗？

渔民丙　水和病把我折磨得就剩一把骨头了。他有两个儿子都在渔棚上干活，他们都瘦得皮包骨。

拉夫连第耶　的确，渔民的劳动是艰难的，从来得不到安宁，他们挣扎在死亡线上。只有当我们既是劳动者又是主人的时候，我们的劳动才是我们的生活。我说得对吗？

渔民们　说得对！就是这样！

拉夫连第耶　拿我们的拦网为你的主子打鱼，为的是使你的渔民兄弟们饿肚子，为的是使你的主子家产万贯！

渔民乙　让他自己捕鱼去吧！

渔民丙　我们要是不听他的，他就会把我们一脚踢开，然后再从别处找人来。

拉夫连第耶　他一个人也找不到。从明天起，整个海边没有一个人捕鱼。

阿尔达蒙　就象勒巴克夫的渔民们干过的那样！

渔民丙　为什么呢？

阿尔达蒙　为了合理的报酬。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

渔民丙　难道你不觉得这太异想天开了吗？

拉夫连第耶　我不知道什么是异想天开，难道你们就不想做一个真正的渔民，一个自由的人，做自己劳动的主人吗？彼得，西多尔，阿尔达蒙！你们到海边去，把各地的渔民们都发动起来！让他们放下活儿都到这儿来，到克萨渔民协会来。注意一个人也不要缺席。

阿尔达蒙　为了我们的权利，我真想把三角洲翻个底儿朝天！

渔民乙　我也去。整个海边都有我们的人。我是茹利罗夫卡的。我们茹利罗夫卡人跟你们恰达尔人一样，都是硬汉子。嘿，当茹利罗夫卡人干起来的时候！……

渔民丙　可见你不了解拉达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渔民，不是窝囊废！

渔民们　我也去。我也去。难道我们不是渔民吗？我们也去。

拉夫连第耶　对。一个人去一个地方。(对渔民丙)你要奇迹吗？瞧，这就是奇迹！让我们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这样每一个人的痛苦就不存在了。我在克萨这儿等着你们。三角洲是我们大家的母亲，这话对呀。同样，我

还要对你们说，渔民是自由的人，没有任何人能够使他屈服。

〔渔民们向各个方向出发。

一渔民　（急忙跑来）站住，善良的人们！拦住他们，拉夫连第耶！警察包围了勒巴克夫的渔棚。他们把梅林特给枪杀了。

〔渔民们骚动起来。

阿尔达蒙　把梅林特杀害了?！怎么?！

渔民　（对拉夫连第耶）你的兄弟米哈伊出卖了他！

阿尔达蒙　（对拉夫连第耶）你就把米哈伊交给我一个人吧……我们到恰达尔之后，你就把他交给我。

拉夫连第耶　我们也会到恰达尔去的……梅林特！你象往常一样地撒网开路……（对渔民们）谁会把我们的一个渔民兄弟扔在路上呢?！

〔渔民们握紧拳头，他们坚韧不拔，铸成一道铜墙铁壁。

——幕落

第　三　幕

第　六　场

〔巴维尔·费多罗维奇家。

第　一　景

〔杜米特鲁和雷娅娜，索菲娅后上。（杜米特鲁在织网。雷娅娜哭着从屋里走出来。屋子里正在进行一次聚会。）

雷娅娜　啊！杜米特鲁舅舅，你要是现在用你的梭子穿透我的胸膛，我连一滴血也不会流的。爸爸把我许配给马克辛啦。在到我们这儿来的所有光棍汉中，他倒不是最坏的，我倒不在乎他是长工。他可能比《圣经》里的约福还穷，如果我感到他是我的生活伴侣，那么我就会找到温柔的话语来弥补他的不足。

杜米特鲁　我认识你的生活伴侣。

雷娅娜　请原谅我，杜米特鲁舅舅。我知道，在别人看来，我的生命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它毕竟是我的生命，我不

能轻易地把它交出去，因为我的慷慨将导致死亡，我也没有拉夫连第耶那样的力量，为大家去分身。我不是丁卡，象她那样从这个人的手里转到那个人的手里。我是始终如一的，我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人。你是不是怀疑我出了什么事。

杜米特鲁　你年轻，而青春就是一种魅力。

雷娅娜　我年轻。可能还漂亮！不是吗，杜米特鲁舅舅，我漂亮吧？

杜米特鲁　你漂亮，雷娅娜。我的双眼失明了，就象湖泊被彩虹喝干了水那样，但我知道你漂亮。

雷娅娜　谁都没有对我说过我漂亮。

杜米特鲁　有人会对你说你是多么漂亮的。就是那个可恨的家伙，他想说而不敢说。

雷娅娜　谢谢你，杜米特鲁舅舅。我知道为别人献身好。

索菲娅　（从屋里端出一杯酒递给瞎子）你在这儿，雷娅娜？你爸爸还问你呢。

杜米特鲁　去吧，漂亮而聪明伶俐的姑娘。快去吧，跟大家一块儿欢乐去吧，因为悲伤用不着你去召唤，而欢乐……

第　二　景

〔杜米特鲁，索菲娅和伊昂。

〔屋内的人们正在吃喝。

索菲娅　（接过酒杯）河倒不错，就是引过来的水太多了，水位都高了。

杜米特鲁　我听得出来。放水了。

索菲娅　（向后望去）把柳树都没了。把米哈伊的河滩地给淹了。真可惜那功夫和钱啊。他跟谁都不说话。

〔伊昂从后面上。

伊昂　你在这儿，妈妈。你好，杜米特鲁舅舅。

索菲娅　伊昂！修河修路把你累成这个样子！

伊昂　总算没白干。本来我想先到下网的地方看看，可克拉毕纳的人说海边上闹乱子了，我就回家来啦，怕出事的时候家里没有人。另外，我也想你们。（吻杜米特鲁的手）

杜米特鲁　（吻伊昂的前额）你的头发有太阳晒的气味和沥青味儿。现在你真象三角洲上的渔民了。

〔从屋里传来巴维尔的声音：索菲娅！

索菲娅　就来啦。他跟别人在一起。我不告诉他们说你来啦。（进屋）

第　三　景

〔杜米特鲁，伊昂和雷娅娜，然后马克辛上，最后索菲娅，巴莎，米哈伊，丁卡，马福泰伊，弗拉基米尔和斯彼罗上。

杜米特鲁　你有什么想法，伊昂？……就留在我们这儿吧。

成个亲。找一个可心的。

伊昂　还提什么可心不可心。(雷娅娜从屋里出来。看见伊昂就愣住了)我还是老样子。

雷娅娜　伊昂！伊昂！你回来啦?!

伊昂　(凝视着她)是啊,雷娅娜。

雷娅娜　你是为我回来的吗?

伊昂　是的。奇怪吗?

雷娅娜　不。我等着你哪。

伊昂　什么时候?

雷娅娜　我一直都在等你。

伊昂　真的吗?

雷娅娜　你还怀疑吗?

伊昂　不。不。你在克特那里干了那么长时间,超过了一个妇女的体力。

雷娅娜　我闲不住。

伊昂　在你的坚持下,河汊子终于挖通了。

雷娅娜　受了这么多夸奖我可真要骄傲了。

伊昂　那不是你的习惯。

雷娅娜　你笑话我!

伊昂　不,雷娅娜,我也不允许别人笑话你。(两人互相长时间地对视)你常常从我眼皮下走过去,可只有现在我才算真正看见了你。你不生气吗?最近以来我有不少烦恼……可能是我的不对……

雷娅娜　不。我会一直等你的,直到把咱们的人都团结起

来。

〔马克辛吹着口哨从屋子里出来。见到伊昂和雷娅娜在一起就不作声了。

伊昂　为什么哑巴了，马克辛？

马克辛　我知道你会来的。

雷娅娜　（对马克辛）你说他来不了啦。

马克辛　我是说没这么快。

伊昂　你知道我会回来的吗？我也没想到我会回来的。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来的，但应该回来。

马克辛　我知道。

伊昂　连这个你也知道？（用目光打量）真遗憾，马克辛，但她知道她是我最后的支柱。（对雷娅娜）你问一问那个万事通的马克辛，他听没听说我喜欢你，我要同你结婚？

马克辛　你想娶雷娅娜·伊格娜狄耶芙娜？

伊昂　对。她也要我。不是吗，雷娅娜？

雷娅娜　你别笑，伊昂。我是个可怜的傻丫头，不般配。

马克辛　伊昂没笑。

雷娅娜　没笑吗？

伊昂　没笑。

雷娅娜　那就……那就！（哭泣）

伊昂　你发什么愣啊，马克辛？你怎么啦？

〔巴维尔，特罗芬，米哈伊，巴莎，马福泰伊，丁卡和弗拉

基米尔跟在索菲娅后面从屋里出来。

索菲娅　（对伊昂）我看你不来，我就对他们说了。

巴维尔　你等了半天啦？

伊昂　请原谅我的不恭，爸爸，我不想一个人到你跟前去，而是同我的爱妻，你的儿媳妇雷娅娜·伊格娜狄耶芙娜一块儿去见你。

索菲娅　雷娅娜？！

伊昂　她将是我的孩子们的妈妈。（吻巴维尔的手，而他吻伊昂的前额）你说呢，特罗芬，你愿意我做你的女婿吗？

特罗芬　我打心眼里愿意，伊昂。

伊昂　你哪，妈妈？爸爸，你喜欢这个儿媳妇吗？

索菲娅　我早就拿雷娅娜当我的女儿看待啦。我这个人就缺姑娘。

巴维尔　真是双喜临门啊。儿媳妇到家，儿子又回到我的心坎上啦！

伊昂　（对大家）我离开你们这里倒不是出于仇恨，而是出于内心的痛苦。（对米哈伊）我对你说了一些没有根据的难听的话，现在我找到了命里注定的爱人，原谅我吧，把以前的事情忘掉吧，象我一样。（伸出手臂向米哈伊走去。米哈伊后退。对丁卡）弟妹，请你让米哈伊……

〔米哈伊抓着丁卡的胳膊向后走去。湖上起了风暴。雷声。

米哈伊　起风啦！涨水啦！

弗拉基米尔　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到湖上去。（大声地）湖上没有人吗？

索菲娅　没有人。

巴维尔　捷拉西姆！捷拉西姆在哪儿？一天没看见他了。

巴莎　他到拦网那儿去了。

巴维尔　斯彼里顿去拦网那里了。

巴莎　捷拉西姆也去了。

索菲娅　我让他跟斯彼里顿一块儿去换列克赛的。

巴维尔　为什么？

索菲娅　为的是……（指着巴莎）你也明白应该这样。

巴维尔　可就是别下湖啊。

〔巴莎哭泣。

斯彼罗　别哭，巴莎。列克赛胆子大。

〔巴莎向后走去。

马克辛　（大胆地走上前去，和伊昂对视着）伊昂·巴甫洛维奇，我喜欢雷娅娜·伊格娜狄耶芙娜。在你来之前，我就向她爸爸要了她了。伊格纳特·谢尔盖伊奇，你也在场。别人也听见了你对我说："马克辛·基里钦，你是个好人，我不反对你做我的女婿。你虽然穷，可我的财产也够了。"这是你说的话。

特罗芬　可我不知道伊昂啊。

伊昂　（在雷娅娜面前摆了一下手）真抱歉，马克辛·基里

钦，可雷娅娜我是不让的。我知道整个三角洲都向着你。

马克辛　你天生就机灵，你是个出类拔萃的渔民，你懂得鱼性，你摸透了湖的脾气……可你就是不懂得人的心。你问一问你自己，你真的爱她吗？那么你再看一看我。你设身处地地为我想一想，你不能要那不该要的。

伊昂　放明白点儿吧，马克辛。

马克辛　雷娅娜对于你意味着什么？（对大家）善良的人们，我在你们中间是个外乡人，但我学会了湖上的风土人情，我也学会了那些不成文的规矩。（对伊昂）咱们俩面对面，谁也不能搞鬼。

伊昂　干什么？

马克辛　三角洲的老规矩还在。它可以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按照老规矩……

索菲娅　（对马克辛）你从哪儿知道的那个老规矩？

雷娅娜　谁还理会那个老规矩呀？

伊昂　你不用害怕，雷娅娜。你也用不着担心，妈妈。你们拿两把桨来，这两把桨要能抵得上我们爱情的分量，还有一把开鲟鱼膛用的双刃刀。我没有忘记三角洲的老规矩，谁也用不着拿那个不成文的老规矩来教训巴维尔·费多罗维奇的儿子。

雷娅娜　马克辛，你如果真的是个好人，你就该懂得没有伊昂……

马克辛　这不是可选择的事情。(对伊昂)咱们俩都有特罗芬的话。那就让雷娅娜看谁的命大啦。

巴维尔　看谁的命大……

索菲娅　伊昂，原来你倒是挺结实的，可水把你拖垮了，现在你的手还发颤呢。

米哈伊　我看你没本事，马克辛。你以前是个很勤快，很倔强的人。我真替你难过。女人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我真替你难过。

马克辛　我还没有死嘛。

米哈伊　你就该往地缸这儿，往阿法纳西耶倒下的地方引他。要不然我就认为你没本事。

〔大家围成一个大圆圈。巴维尔拿来两把桨，把桨传了进来。大家试了试桨和那把刀子。渔民们向四周退去。伊昂和马克辛各自用双手握住桨，互相对视着等着。

巴维尔　(叫喊)生死决斗，现在开始!

伊昂和马克辛　(同时喊叫)公道!(决斗开始;互相对视，伺机以桨出击)

丁卡　(对巴维尔)让他们停住吧!别让他们厮杀啦!(暴怒地)伊昂可是你的儿子啊!(被巴维尔推开后，向米哈伊走过去)米哈伊，让他们住手吧!马克辛是外乡人。他在这儿什么人也没有，有谁哭他呀。

米哈伊　(摆脱开丁卡)就这样，马克辛。

丁卡　(对雷娅娜)拦住他们吧，雷娅娜!即使最亲爱的人

的爱情也不如人命值钱啊。（雷娅娜回避）伊昂，你不能太任性。太任性可不好啊。你行行好，不要打他。你，马克辛也住手吧！（继续厮杀）这两个打红了眼的家伙！

〔马克辛向地缸那边退却。伊昂向左一跃。马克辛试图打他；伊昂虚晃一桨。马克辛离开地缸后又回去。伊昂设法使他离开地缸。马克辛原地不动。

伊昂　谁教你站在那里的，教得并不高明。我不怕死人，也不怕死。（向马克辛猛扑过去，只是在最后的一刹那，才收住桨）你是个正派人，马克辛。我们俩得死掉一个，但要死得体面。（决斗）你换一下位置。

马克辛　（决斗）你来世再换吧。（试图击对方膝盖）

伊昂　（决斗）那你就死在你的位置上！（用力一击，打飞他手中的桨，把他打倒在地。用脚踩着他的胸口，发出一声惨叫；人们都向巴维尔看去）

巴维尔　（把刀子递给伊昂）很公正。

渔民们　很公正。

马克辛　你赢了我，伊昂·巴甫洛维奇。我命定该死。我不后悔……雷娅娜·伊格娜狄耶芙娜！我本想把你那金发散开然后再给你编好。（伊昂犹豫）

马福泰伊　伊昂，把他象条鲟鱼似的开了膛算了！

巴维尔　按照那个不成文的老规矩，你有权利要他的命。这也是你的责任。

伊昂　我不需要！（从马克辛胸脯上抬起脚，扔掉刀）

弗拉基米尔　他可饶不了你，他还会得了便宜卖乖。

伊昂　我知道。

巴维尔　老规矩早给忘掉了。

伊昂　马克辛是外乡人。老规矩对外乡人没有效力。（对马克辛）起来吧，马克辛·基里钦。（马克辛胆怯地站起来）

斯彼罗　（对马克辛）我本想托你给斯马罗带个好儿去。真可惜。自打她死后，十八年没见她了。

马福泰伊　让他离开我们这儿吧。

弗拉基米尔　让他滚！把他轰走！伊昂。

斯彼罗　哎！哎！湖上又起风啦。

弗拉基米尔　真的！就是说湖水也宽容他。

马福泰伊　今天湖水不会宽容他。我了解你们，你们也了解我。湖水要吃人肉。轰他走，伊昂！

丁卡　伊昂，你饶了他吧。不要把他轰走！

伊昂　听你的，弟妹。

马福泰伊　他死了湖上也就太平了。湖也要求它的权利。把他轰走！

伊昂　我说过了，不。

列克赛　（从幕后传来一阵吓人的叫喊声）巴维尔·费多罗维奇！巴维尔·费多罗维奇！水过了河滩地了！把什么都给淹了！

巴莎　列克赛！列克赛来啦！（向后跑去。渔民们也向后走去）你来啦，阿辽莎，我的孩子！

列克赛　（向后看）该死的风暴！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来的，我的天哪！（对米哈伊）说的是你的麦地，米哈伊。

马福泰伊　（对米哈伊）活该！你把泄水渠和进水渠全都堵死了。现在可好，整个池塘的水全都流出来了，看你还堵那儿！

米哈伊　（对伊昂）你把我毁啦！（抓住他的胸脯）你把我折腾穷啦！

弗拉基米尔　（对米哈伊）是你自己弄穷的。你把河汊子全都堵死了，那么湖水往哪儿流？

米哈伊　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对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你心肠好……帮我把河岔子打开吧！

弗拉基米尔　你听水响！

米哈伊　以前我也打湖上过过。（对马福泰伊）你内行，马福泰伊。帮帮我吧！（四下张望）你年青又胆大，列克赛。你跟我来，收成咱们对半分。

特罗芬　你没听见水响？

米哈伊　（把目光停在马克辛身上）马克辛，我错待他们了，他们不帮我的忙也是对的，可你呢……你是个流浪汉，什么人也没有。咱们把河汊子一打开，你也就发财了。

列克赛　刮这么大的风！你疯啦！（对马克辛）水这么大，你也就没命啦！

米哈伊　（对伊昂）哥哥，我夺走你的女人，这是报应……帮帮我吧，我听你的。

雷娅娜　（抓住伊昂的胳膊）你别去，伊昂！

米哈伊　（对雷娅娜）别拦他，女人。他是我哥哥。（对巴维尔）爸爸，我是从城里借的钱，现在全完了。

巴维尔　我替你把借的钱还上。

米哈伊　（四下张望，拿起一把斧头，拣起一把铁锹）我成了穷光蛋了。

巴维尔　暴风把我的捕鱼工具卷走好多次了，弄到茫茫的大海上，因而弄得我倾家荡产。现在又开始了。

米哈伊　帮帮忙吧，弟兄们！

马克辛　你还有什么脸求他们帮忙呢？善良的人们，他向你们求救，可他把你们的劳动，你们的财产卖给索夫罗尼耶还不到三天呢。

米哈伊　住嘴！

马克辛　海上的绳索连同鱼网他统统都给卖掉了。

米哈伊　不是那么回事。

马克辛　你为什么撒谎？一两天之内就会真相大白的。

列克赛　这回捕鱼的工具没有了，地方也租不成了。

巴维尔　（对米哈伊）你把我们捆上手脚给出卖了，你这条狗！

米哈伊　我等钱用，要很多的钱。我没有卖掉。我只把它押给了索夫罗尼耶，直到把钱凑齐。我卖大麦再把拦网赎回来。

巴维尔　我们的拦网！你怎么也不可怜可怜我们？那是我们的饭碗啊！对他来说，鱼只不过是一项收入，可对我

们来说却是命啊！

米哈伊　帮我把河汊子打开，我就去找索夫罗尼耶……

巴维尔　你还要去出卖我们的灵魂吗？

伊昂　爸爸！谁都有错的时候！总不能把他往绝路上推吧？

马福泰伊　巴维尔·费多罗维奇，没有人不犯错误。至于索夫罗尼耶……

伊昂　没有人给他捕鱼，他就得把拦网退给我们。

列克赛　三天来整个海边没有一个渔民出海。连克萨那儿的渔民也停工了！

巴维尔　他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对我们来说反正都一样。

列克赛　不一样，巴维尔·费多罗维奇。他们派我来是让你们在湖这儿也停工。

巴维尔　湖是社里的，只有我们社才有发言权。

列克赛　湖不是社的啦，点儿上把湖已经转到索夫罗尼耶的名下了。米哈伊作的证，说你们的捕鱼工具不够……就为这个索夫罗尼耶才要的嘛。

巴维尔　（对渔民们）不是那么回事。他撒谎。（对列克赛）你要知道，列克赛，你这是拿我们的人，拿我全家开玩笑，这是对我们的污辱！你撒谎，米哈伊，你卖了我们的拦网，退一步说，也有你一份儿，可你为什么作证来搞我们，让我们失去湖啊？你说。你就说没那么回事。但这是真的啊，善良的人们！上帝啊，如果为了我的罪

孽，你们要我的儿子米哈伊一死的话，那就让他死掉吧，就是让我亲手杀了他，我也不感到我这把老骨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伊昂　爸爸，我们想办法挽回一下吧……说不定靠海边那里的人的帮助……

列克赛　他们已经出发来发动各处的渔民，拉夫连第耶领着他们干。

巴维尔　拉夫连第耶！（对索菲娅）听见了吗，老伴？我们的儿子回来啦。我那个值得骄傲而又有智谋的儿子。（对列克赛）你不知道，列克赛，你给我带来的是什么消息啊！（对米哈伊）可耻，你这条狗！你在我脸上吐唾沫，可你哥哥却亲吻它。

〔风暴越刮越厉害。

米哈伊　水势越涨越大。

巴维尔　涨吧，把你的河滩地都淹了才好呢。

伊昂　你还不原谅他？

巴维尔　他干的那种勾当是没法原谅的。

米哈伊　我一个人去！就打开一条河汊子。

马福泰伊　只要不是缺心眼儿，这个时候谁也不会过湖的。

米哈伊　我不怕。你们好好呆在这儿吧。

杜米特鲁　（走到米哈伊跟前）米哈伊，我跟你去。（摸索着）把手给我！

米哈伊　杜米特鲁舅舅，你？

杜米特鲁　我很久没有过湖了，可我还会划船。

米哈伊　不，杜米特鲁舅舅。

杜米特鲁　湖的情况我很熟，我知道河汊子的位置。（抓过米哈伊手中的斧头）我一个人去。

米哈伊　不行。

杜米特鲁　怎么不行！（他想向后走去，米哈伊拦住他）

米哈伊　（在杜米特鲁面前弯下腰）我虔诚地吻你的右手，我在你那圣洁的眼睛面前低头。原谅我吧！原谅我吧，爸爸，还有你们，朋友们，原谅你们中间我这个孽种吧！你们都原谅我吧！原谅我吧！

人们　原谅你啦！

〔米哈伊抓起铁锹，离开杜米特鲁，向后跑去。

巴维尔　米哈伊！你送死去吗？

渔民们　米哈伊！

伊昂　（抓过杜米特鲁手中的斧头，向后跑去）站住，米哈伊！不要一个人去！

雷娅娜　伊昂！（她要去追伊昂，被索菲娅拦住）

索菲娅　巴维尔！

巴维尔　（向后走去。杜米特鲁拦住他）放开我！

杜米特鲁　你留在这儿，巴维尔！（向湖的方向望去）

〔天黑了下来。人们坐在地上，望着湖面。索菲娅从屋里拿来一盏点燃的马灯。沉默。湖面上刮着狂风。稍后月亮升起。灯光熄灭，不落幕。

第 七 场

第 一 景

〔丁卡，雷娅娜，索菲娅和杜米特鲁，稍后列克赛，马克辛和弗拉基米尔上，最后巴维尔，特罗芬，斯彼罗和马福泰伊上。

杜米特鲁　出月亮啦？

丁卡　出来啦，亮一些了。

杜米特鲁　那么湖上也平静了。

雷娅娜　平静了。

丁卡　那还看不出来。

雷娅娜　敢情你看得出来。

杜米特鲁　你在哪儿，索菲娅？

索菲娅　在这儿。

〔传来微弱而拖长的汽笛声。

丁卡　一只汽船。

杜米特鲁　开船的一个人喝得腻烦了，拉汽笛让湖上的其它船回答他。

丁卡　一条船。（大声地）你们找到他们啦？

雷娅娜　你别问。

丁卡　看不见他们。是列克赛的船。他们自己回来了。

〔斯彼罗，列克赛，弗拉基米尔上。列克赛放下马灯，四下张望，坐在一旁。索菲娅在轻轻地哭泣。

杜米特鲁　别哭啦，索菲娅。巴维尔没有回来。

弗拉基米尔　他随后就来。（站起来）巴维尔也来啦。

丁卡　（向后走去）一个，两个……

雷娅娜　别数啦。

丁卡　（数着）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只有他们。

索菲娅　（轻声地）我们俩。他们都没了。

〔巴维尔，特罗芬，马克辛和马福泰伊一声不响地走过来。巴维尔放下马灯。

巴维尔　（对索菲娅）把蜡烛拿来，索菲娅。（索菲娅向屋子走去；雷娅娜轻轻地哭着搀扶着她。丁卡双手抱住头，失声大哭）那咱们再等一会儿。朋友们，你们请进屋吧。

〔渔民们进屋。

斯彼罗　（向后跑去）伊昂！伊昂没了。（在后面来回跑着，传来他的喊声：伊昂！伊昂！）

第　二　景

〔巴维尔，杜米特鲁，索菲娅和雷娅娜。

巴维尔　（对杜米特鲁）他们已经把河滩地上所有的河岔子都打开了。

〔索菲娅和雷娅娜手里拿着三支点燃的蜡烛上。巴维

尔从雷娅娜手里接过蜡烛。她进屋去。

第 三 景

〔杜米特鲁，巴维尔，索菲娅，伊昂和斯彼罗，最后屋里的人上。

巴维尔 我们有四个儿子，索菲娅。两个早就离开我们了……另外那两个也走了。（从索菲娅手里接过蜡烛）别哭，索菲娅。过不了多久我们也走。（站起来。精疲力尽的伊昂从后面上，跟斯彼罗一起抬着米哈伊）

伊昂 （轻轻地放下）死了。已经死了。

索菲娅 （用发颤的手抓住米哈伊的身子）米哈伊！

伊昂 他撞在一个柳树桩子上啦，后来水溜子把他卷进了漩涡。（放好死者，接过杜米特鲁手里的蜡烛放到死者头前）

索菲娅 （扑在米哈伊身上）米哈伊，妈的孩子！他身子还热乎呢，伊昂。

巴维尔 （把蜡烛挪到米哈伊身边）不，索菲娅。凉了。都发紫了。唉！（站起来。和伊昂对视着）你干什么了，伊昂？

索菲娅 不要这样，巴维尔！

巴维尔 （扑到米哈伊身上）脖子这儿也破了。

伊昂 水把他在湖里到处冲来冲去，把他冲到深的地方去啦。湖底净是木桩子。水把他卷到漩涡里啦。我也不

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听到了你们的喊声。我没劲儿喊你了。我试了试，可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连我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啦。

索菲娅　湖曾是你的摇篮，它哺育你长大成人。湖又成了你的坟墓。

巴维尔　（对索菲娅）别说啦！别说啦！（对伊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伊昂？

伊昂　是水，是水冲的。

巴维尔　我知道是水。水养育了我们，水也给我们带来了死亡。可你弟弟绝不是水弄死的。是你阴险狡诈地暗算了他，这是蓄谋已久的。

伊昂　爸爸，我是清白无辜的！……

巴维尔　杀害亲兄弟的该隐①！

伊昂　爸爸！

巴维尔　（暴怒地）就是杀害亲兄弟的该隐！

杜米特鲁　你有什么证据，巴维尔？

巴维尔　他那颗荒淫无耻的心。为了这个女人他以前也杀过人。

杜米特鲁　你从哪儿来的证据，巴维尔？

巴维尔　你不知道，杜米特鲁，疯狂的肉欲会把人弄到什么地步！

杜米特鲁　这我知道……可能你也知道……但不能凭这

① 据《圣经》神话，该隐是亚当的长子，曾杀害他的兄弟亚伯。

个就下断语！人生一世就象江河归大海那样早晚都有个完结，可是又有几个人能真正懂得为什么要活着呢？！

〔这时渔民们从屋子里出来，随后雷娅娜和丁卡也跟着出来。他们一出来就站住了。

雷娅娜　（向前走了几步）伊昂！

丁卡　（害怕地对伊昂）是你！

索菲娅　不是他！米哈伊是善终的。

巴维尔　他偷了河滩地，河水就报复他。（同其他渔民一起把死者抬进屋里去）

第　四　景

〔杜米特鲁，斯彼罗，马克辛，伊昂，孩子，雷娅娜和丁卡。

丁卡　（对伊昂）你把他给害了。（指着米哈伊）

雷娅娜　不是那么回事。（伊昂心虚地否认）

丁卡　（走到伊昂面前）你总是象个强盗似的拦住我。你老是给我带来痛苦……自从你来到我和拉夫连第耶中间起，我一开始就恨你。你那股傲慢劲儿，你不觉得你是多余的吗？

伊昂　我不觉得。

丁卡　我恨你，因为你善于利用你们的兄弟关系，对他替你去坐牢你却心安理得！

伊昂　我并不想这样！

丁卡　我永远恨你，因为你不理解他那种出于怜悯而退让的真正的男子汉气魄。当然我也恨他，但我恨的是他逃走。我发誓要报复你，你也得到了报应……我开始喜欢这个人，而你又把他给害死了。这是为什么？

斯彼罗　住嘴，女人！

丁卡　我不能不说。从今往后我还为谁而沉默！（对伊昂）你杀了我吧，要么就把我赶走！我恨死你啦！我恨你们所有的人！让你们不得安宁，反正我也没有过！

雷娅娜　（对伊昂）我以为你死了，我也想过死。我不怪罪你，我命定是你的。

丁卡　（对雷娅娜）那你就为了他死吧！你撒谎！你戏弄了你们这一带脾气最好的托马，你会为了一个杀人凶手去死吗？你撒谎！要么你就是跟他一样的虚伪！

雷娅娜　不是那么回事！

伊昂　是那么回事。我觉得是那么回事，但我不知道。

斯彼罗　（对丁卡）你要干什么，魔鬼？

丁卡　他开始了新的生活。我祝福他诸事如意。

斯彼罗　你要再说一句，我掐死你！

马克辛　伊昂，我的东家，今天是第三次决死活了。你选择吧！

伊昂　从现在起让水选择！

雷娅娜　不，伊昂。我知道你脚踩两只船，但我愿意跟你到天涯海角。就是到克萨我也心甘情愿，我想看看到底

是怎么回事。

伊昂　我刚刚从外边回来，我再走，我永远也不再回来啦。

斯彼罗　别听她们的，伊昂！

伊昂　那让我听谁的？……我好象一棵长在河滩上的柳树，悲伤穿过我的心房就象那风儿穿过叶儿一样，而树叶的响声就意味着安息，意味着死亡！

杜米特鲁　（摸索着向伊昂走去）从你说话的声音里我就知道你在流泪。我感到，人间的任何一种许诺对你都不再起作用，但你向我发誓，说你不自寻短见。你对着我的眼睛发誓！（伊昂向后走去）你发过誓了！

丁卡　（大叫）伊昂带来死亡。

杜米特鲁　伊昂带来光明。

雷娅娜　听见了吗，伊昂？你带来光明，带来生命。

伊昂　我热爱过光明，热爱过生命，我也热爱过人。但我现在不喜欢人，我不喜欢人！

雷娅娜　你在嘲笑自己，因为你也是人。

伊昂　我是不是人对我有什么用，如果我过的是非人的生活？！（重复）“如果我过的是非人的生活。”（凝视着雷娅娜）你认为人能够经历奇迹吗？你瞧，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能够理解我所感觉到的……（向屋子走去）爸爸，你要是知道我的心情该多好啊！你应该听一听我的话呀。（进屋。雷娅娜跟在他的后面）

第 五 景

〔杜米特鲁，斯彼罗，马克辛和丁卡。

杜米特鲁　伊昂，你从所有的辛酸痛苦当中学到了许多的聪明和才智。那么你就带着聪明才智到三角洲去吧！拉夫连第耶在等你。你要好好待人。从脾气来说，你是他们的人。你要想得开！……说不定有朝一日我也需要从你那里得到聪明才智，如果我失去那些宝贵的东西我会感到难过的。现在你同上帝一起去吧！（伸手寻找他）

斯彼罗　他进屋去了。他在屋里，杜米特鲁。他在向米哈伊告别。也可能他在向他的旧世界告别。难道他懂得人为什么活着吗？人为什么活着，杜米特鲁？

杜米特鲁　“人为什么活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但可能现在时间到了，他将知道怎样回答我们。（他们二人进屋去）

〔丁卡和马克辛互相默默地望着。从远处传来一阵渔民们的歌声，歌声越来越大。

第 六 景

〔丁卡和马克辛，拦网处的渔民以及阿尔达蒙，拉夫连第耶和斯彼罗后上。

马克辛　你想跟伊昂走吗？

丁卡　跟谁都可以。

马克辛　你过惯了这种生活，在湖上可就难过了。

丁卡　你当真是干什么的？

马克辛　我忘记了。

丁卡　你想一想。

马克辛　还有什么可想的，都是些乌七八糟的事情。

丁卡　好象我也忘记我是什么人了。

马克辛　人忘记倒容易，可开始则更难。

丁卡　有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不觉得难。马克辛，你知道我出生在山上吗？我们那里，四周围没有别的，全是黄杉树，只有黄杉树……（渔民的歌声更近）什么人？（继续传来渔民的歌声）拉夫连第耶！天啊！那不是拉夫连第耶的声音吗！

马克辛　即使是老天爷的声音你还得跟我来呀，快走吧！

丁卡　我想再见他一面。

马克辛　不行！

丁卡　我告个别。

马克辛　跟什么？跟谁？（向右后边拉她）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忘记你的。只是你的名字在人们中间还要传一阵子。

〔拦网处的渔民以及阿尔达蒙和拉夫连第耶出现在舞台右侧。他们俩在渔民们中间显得很突出。

丁卡　（试图向拉夫连第耶走近一步）拉夫连第耶！你回来

啦，我谢谢你……你没什么可害羞的。（指着马克辛）我跟他走了。永远跟他走了……我们一辈子也见不到面了。

马克辛　（对丁卡）你过来！

丁卡　（对拉夫连第耶）你至少得跟我说句话。

拉夫连第耶　走开！

〔丁卡和马克辛下。

斯彼罗　（从屋里出来，看见拉夫连第耶）基里耶·艾莱伊松！你来啦，我的心肝！拉夫连第耶，亲爱的。（亲热地抱着他的双肩）小伙子！

〔拉夫连第耶走进屋去。

第　七　景

〔渔民，拉夫连第耶，阿尔达蒙和斯彼罗。

阿尔达蒙　（指着右后方）那不是米哈伊的女人吗？怎么就这样走了？

斯彼罗　米哈伊在一个小时之前死了。是淹死的。现在停在家里。

渔民乙　瞧，他死得可真是时候。

渔民丙　你说话可真损。我知道，他要是活着……

渔民乙　你担心剩下的人还不够吗？

阿尔达蒙　无论怎么说，以前他也是个打鱼的。

〔拉夫连第耶又从屋里出来，后面跟着巴维尔，伊昂，列

克赛，弗拉基米尔，马福泰伊，特罗芬，巴莎和雷娅娜。

第　八　景

〔渔民们，伊昂，拉夫连第耶，巴维尔，阿尔达蒙，列克赛，弗拉基米尔，马福泰伊，特罗芬，巴莎和雷娅娜。

拉夫连第耶　（对巴维尔）那就一言为定。谁都不去打鱼。

巴维尔　谁都不去。

拉夫连第耶　不管是拉拢也好，挨饿也好，也不管他是警察也好。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能使你们重新开始打鱼。爸爸，一言为定。

巴维尔　做为老年人，我和我们全家都等着你发话。我巴维尔·费多罗维奇在三角洲这儿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人。可我们在这个时候，多一个人就是多了一份力量。最好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们的力量。

伊昂　（靠近拉夫连第耶）我离开你们的时候才感到舍不得你们。

拉夫连第耶　伊昂，生活永远也不会真正完结的。它常常是从另一个地方开始并且是更加公正，更加美好；这是因为整个道路——一条通向人的道路正等着你去走。

〔传来一声有力的口哨声。又传来一声更长的口哨声。

拉夫连第耶　这是西多尔的暗号。注意，警察来啦！他们追上我们了。（对其他人）现在我们怎么对付他们。

〔渔民们坚定地围在拉夫连第耶的周围。他望了望四

周）让他们来吧！正义在我们一边。我们渔民显示力量的时刻来到啦！

——幕落

三幕话剧

三代人

卢·德迈特里乌斯 著

尹宝治 译

卢·德迈特里乌斯是罗马尼亚著名的女剧作家，罗马尼亚现代戏剧的创始人之一。她于一九〇一年九月生于布加勒斯特，先后毕业于布加勒斯特大学文学系和戏剧艺术学院。一九三二年，她加入了赞菲列斯库领导的“十三和一”剧团，并参加了布鲁克内尔的《青春的瘟疫》一戏的演出。一九三五年，她发表了处女作小说《青春》，随后又陆续发表了小说《大逃亡》和短篇小说集《家庭像册》等。罗马尼亚解放后，她先后发表了剧本《巡回演出》、《命运》、《三代人》、《家谱》和小说《特尔那沃河上的春天》。在这些作品中，《三代人》和《家谱》是她的代表作。

《三代人》描写了三代妇女——外祖母、她的女儿和她的外孙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命运。可以说，《三代人》是一个反映罗马尼亚妇女解放的三部曲。德迈特里乌斯的作品在艺术上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对妇女内心世界的细腻刻划。

人　物

苏尔塔娜，约尼查之妻

鲁克桑德拉，苏尔塔娜之女

埃利萨，鲁克桑德拉之女

维罗尼卡，埃利萨之女

马格里二小姐

丁卡

约尼查，法官

伊利耶，约尼查之子

基里尔，庄园主

谢尔班，钢琴家

拉杜，医生

阿历克山德鲁，律师

巴维尔，工人

什特凡，职员

时间：第一幕一八九六年；第二幕一九二五年；第三幕一九五〇年。

地点：均发生在一个省城里。

第　一　幕

〔本幕的故事情节发生在一八九六年。舞台布景是当时富家的客厅，有一架钢琴，一盆芭蕉。带流苏的丝绒窗帘；窗户右边，是安乐椅和沙发；桌上摆着水果盘，盘内放着名片。桌子周围，摆着几把古维也纳式沙发椅。墙上挂着两张家庭肖像画，画像放在带绒边的铜镜框里。一面带花纹的金属框镜子。钢琴上有一只漏壶。舞台正中是朝街的大玻璃窗。舞台左侧有一扇门，右侧有两扇门。

第　一　场

〔鲁克桑德拉、苏尔塔娜。

〔鲁克桑德拉，背向大厅，正在弹钢琴。她身着长袖花边衬衫，褶裙背后突起，系宽腰带。梳发髻，散发搭在前额。她反复弹着同一曲子。倒回漏壶，继续弹琴。

苏尔塔娜　（坐在沙发上钩织东西。腰里挂着一大串钥匙）八加四等于十二。

鲁克桑德拉　（停止弹琴）什么？

苏尔塔娜　我是说八加四等于十二。

鲁克桑德拉　（点头并继续弹琴）

〔街上传来一阵马蹄声和马车声。

苏尔塔娜　（把窗帘稍稍撩起并往外看）是加罗姆菲尔太太和她的新车夫。他们把原来车夫的衣服拿给新车夫穿，衣服都箍在他身上啦。（开心地）你过来，鲁克桑德拉，你看把他勒的，紧绷绷的，加罗姆菲尔太太似乎毫无觉察。她高傲地坐在车上，神气十足。她会到哪儿去呢？（提高声音）她会到哪儿去呢？

鲁克桑德拉　（急忙答话）去做客。（弹琴）

苏尔塔娜　（不满地）做客！还用你说！围着貂皮，戴着有驼鸟毛的玫瑰色帽子，我也知道她是去做客。问题是到谁家去？（放下窗帘，扫兴地）我不知道！

鲁克桑德拉　（弹琴。边弹边唱）

苏尔塔娜　（一惊，脸色阴沉地）小声点！好象你爸爸回来了。

鲁克桑德拉　（害怕地）爸爸回来了？

苏尔塔娜　（聚精会神地）别嚷！

鲁克桑德拉　（自言自语）不是到布里斯托尔玩牌去了吗？

苏尔塔娜　（自言自语）是呀，我想他是玩牌去了。我觉得他好象回来了。（松了一口气）不是他。没人来。

鲁克桑德拉　（轻声地）谁知道他今天又输了多少钱？

苏尔塔娜　（提高嗓门，责备地）鲁克桑德拉！孩子家不能议论父母。

鲁克桑德拉　(难为情地)不……我本想……妈妈，原谅我！

苏尔塔娜　好了，好了。(鲁克桑德拉走到镜子前，整理头发和衬衫，微笑)你在等人吗？

鲁克桑德拉　(窘迫地)我？我能等谁呢？不等……这领子没浆好。(走到窗前)妈妈，春天来了！我把窗户打开好吗？

苏尔塔娜　别打开。你爸爸说过，路上的尘土会跑进来的。

鲁克桑德拉　瞧，菩提树也开花了。看来，这几天的雨算是过去了。看，天空多晴朗！再看那边山坡上，万紫千红……你过来看看！

苏尔塔娜　(背朝窗户)看天空？(耸耸肩，钩织活计)明天，后天，整个夏天都是这样。

鲁克桑德拉　(猛地转身，拥抱她)你怎么啦？以往你是跑着跟我到花园里去观赏含苞欲放的玫瑰花。今天你怎么啦？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

苏尔塔娜　没有，哪儿的话！(苦笑)我不是瞧加罗姆菲尔太太了吗？世界上总是有些走运的人……

鲁克桑德拉　(坐在钢琴前)跟着加罗姆菲尔这样一个丑陋、狠毒的老头子算走什么运……(开始弹琴)

苏尔塔娜　但他总是万事如意。他爱自己的老婆，天下的人他谁都不怕，同各政党的关系也都不错。这家伙真是无忧无虑……(一阵心酸。站起来。鲁克桑德拉一直在弹琴，没觉察)我忘了锁仓房的门。(下)

鲁克桑德拉　(回头看到她离去)你到哪去？(转身又继续

弹琴。一阵马车声由远及近，随后是门铃声。正在弹琴的鲁克桑德拉没听见。丁卡出现在门口）

丁卡　小姐，马格里二小姐来了。

第　二　场

〔鲁克桑德拉、马格里二小姐。

鲁克桑德拉　在哪儿？快请进来。（急忙离开钢琴）

马格里二小姐　鲁克桑德拉！就你一个人在这儿？（牵着一条讨人喜欢的小狗）

鲁克桑德拉　爱斯美拉达！春风把你给吹来了！

马格里二小姐　外边真好，美极了！街上从来没有这样迷人！（拉鲁克桑德拉坐在沙发上）来，我跟你说点事。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几点了？（不等回答）今天早上，他到我爸爸这儿来了，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是有关……有关……完全是别的事，是有关保护老人协会还是保护动物协会，我不清楚，总之，是有关慈善事业的事。吃饭时，爸爸对我们讲，他有魅力，十分讨人喜欢。他就是这样讲的："*他有魅力。*"① 当时我的脸火辣辣的，幸福极了！我急忙用餐巾把脸遮住。又前进了一步，对吧？几点钟了？（对小狗）别乱动，斯迪克斯，别乱动。

---

① 原文系法文。

怪可爱的，对吧？

鲁克桑德拉　你总是问时间干什么？有急事吗？你说得那么快，我几乎全没听懂。

马格里二小姐　你没听懂？哎呀，天哪！鲁克桑德拉，爸爸说他有魅力。这就是说，爸爸喜欢他。如果克列曼斯出嫁的话，他就可以来向我求婚。

鲁克桑德拉　但是，克列曼斯出嫁吗？

马格里二小姐　（忧伤地）我怎么知道？这个星期又见了一面，仍是毫无结果！毫无结果！她不出嫁，哪怕只是议一下我的婚事，爸爸都坚决反对。她是姐姐，你有什么办法？几点了？

鲁克桑德拉　五点了。也许五点半。你着什么急？

马格里二小姐　你没看见我是一个人出来的吗？没有家庭教师①陪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单独出门……没有妈妈，没有爸爸，没有家庭教师，没有克列曼斯陪着！大街上多美呀！妈妈和家庭教师正为克列曼斯准备一条明天舞会穿的连衣裙。你去跳舞吗？不去？我也不去，没关系。让克列曼斯去吧。她应该先出嫁，对不对？妈妈急着买点给克列曼斯做裙子用的薄纱和淡紫色的花结。（指着）放在这儿。裙子一定很漂亮。妈妈只好打发我一个人出来买。当然，这也正合我的心意。爸爸不在家，所以不知道。车在门口等我呢。你好吗？

---

① 原文系法文。

告诉我，你又看到他了吗？斯迪克斯，别着急！我们走吧！你又看见过他了吗？

鲁克桑德拉　（两眼充满激情，轻声地）对，我看到他了。

马格里二小姐　还是象教我们课时那么可爱吗？

鲁克桑德拉　他没有变化。

马格里二小姐　（用力拥抱鲁克桑德拉）啊！鲁克桑德拉，鲁克桑德拉！（郑重其事地）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对吗？

鲁克桑德拉　我也这么看。不过，也许还有其它的东西，也是那么……

马格里二小姐　没有了，没有了！爱情是最美好不过的了。父母对此一窍不通！他们从未相爱过。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和他结婚……如果他们不同意……那么我……（低下头。然后突然地）不过我想，要是克列曼斯出嫁的话，他们会同意我嫁给他的。几点了？我走了。你说，我能买着淡紫色的花结吗？如果他们不同意我结婚，我就去当修女！

鲁克桑德拉　（笑）去年你爱上埃列米亚时，也是这么说的。也许他们不同意你和他结婚，那你就会同别人结婚。

马格里二小姐　绝不可能！

鲁克桑德拉　但是，如果你以后又喜欢上别人呢？

马格里二小姐　（犹豫地）可能吗？你认为可能吗？我不会的。啊，天哪！要是克列曼斯能出嫁就好了！再见！我得赶快走了。（朝门走去，然后停下）对了，我在想一

件事。他要是抢我呢？这不也是一种办法吗？我从未同他交谈过。我们没有单独在一起过，他也从来没有能对我说过他爱我。我是从他眼神里看出来的。但是，如果有人能给他出主意叫他来抢我，那就好了！这样，就是不等克列曼斯先出嫁，也不是我的过错啦！对吧？但是，谁去给他出这个主意呢？我得赶紧走了。斯迪克斯，快走！（吻鲁克桑德拉，下）

〔鲁克桑德拉送出马格里二小姐，然后返回，站在窗前，目送马车远去，又坐下弹琴。

第　三　场

〔鲁克桑德拉、谢尔班和伊利耶。

伊利耶　（在门口）鲁克桑德拉，谢尔班·格里果留来了。

鲁克桑德拉　（急忙离开钢琴，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激动地）请进！请进！

谢尔班　（躬身致意）你好！

鲁克桑德拉　我还以为你不辞而别就离开了此地呢。

谢尔班　（尽力掩饰内心的激动）这可能吗？

伊利耶　你们这些艺术家总是心血来潮。一想起去巴黎，连夜就走。

谢尔班　我才回来。整个夏天我准备都在国内度过。

鲁克桑德拉　请坐吧。

谢尔班　谢谢。(坐下)我在外边就听见你弹琴了。弹得很好，音色极其纯正、浑厚。

鲁克桑德拉　唉呀！你听我弹琴了？真不好意思。

伊利耶　你放心好了，谢尔班，她按你的指点，弹奏的贝多芬和巴赫的作品真使我们五体投地。她是你的得意门生。你知道，马格里家的两位小姐为了引诱求婚者，只奏小夜曲。而她……

鲁克桑德拉　伊利耶，你和马格里家的两位小姐有什么过不去的吗？

伊利耶　是她们跟我过不去，不是我！尤其是那个大小姐……

鲁克桑德拉　是你追过那个大小姐，甚至还要娶她。

伊利耶　我是想过娶她。但是，如果她爸爸非要等他自己死后才肯把嫁妆给她，你有什么办法？现在就让这个丑货把我拴住，等二小姐出嫁，老丈人死后，再去同连襟争遗产？对不起！这样的话，永远不会有人要她。

鲁克桑德拉　伊利耶，你不害臊吗？别相信他。

谢尔班　我相信你。

伊利耶　算了，老兄，别老扯我们这个倒霉地方的姑娘了，还是给我们讲讲巴黎吧。

谢尔班　(彬彬有礼，庄重，不时地看着鲁克桑德拉)我讲什么呢？

伊利耶　讲一讲那儿的风土人情，人们如何消遣及穿戴……

谢尔班　怎么消遣，这我没太注意。

伊利耶　嗨，别装模作样了，你又不是整天闭门读书。

谢尔班　（尴尬地）我花在学业上的时间确实很多。

伊利耶　虽然我姐姐在这儿，她似乎是从修道院出来的，但我还是要问问你：那儿的女人怎么样？漂亮吗？标致吗？大都温顺，也有点轻浮，是不是？

鲁克桑德拉　伊利耶！

谢尔班　说不上，不见得吧。象其它地方一样，各种各样的女人都有，那就看你对哪种感兴趣了。

伊利耶　好小子！因为这儿不光是我们两个人，你就假装正经。谁那么傻，在巴黎会象个大姑娘似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谢尔班　那是个大城市，既有腐化堕落，又有辛勤劳动。任你选择。

鲁克桑德拉　伊利耶，把收藏的猎枪、皮包、猎服拿给我们看看好吗？

伊利耶　（手击前额）哎呀，我忘了！我这就拿来，准让你们目瞪口呆！丁卡，把刷子拿来！

鲁克桑德拉　爸爸顶不住他，他要什么就给他买什么。

伊利耶　谁也顶不住我。（下）

第　四　场

〔鲁克桑德拉、谢尔班。

鲁克桑德拉　（两眼朝下，局促不安地）伊利耶的话，请你别见怪。（稍停；二人等脚步声远去）

谢尔班　（快步向前，激动地）鲁克桑德拉！（吻她的手）

鲁克桑德拉　谢尔班！谢尔班！谢尔班！

谢尔班　这三天我想你都快把我想死了……

鲁克桑德拉　时间太长了！

谢尔班　你刚才为什么对我那样坏，说我已经走了？

鲁克桑德拉　当着伊利耶的面，我不知说什么好，一时发了慌。可你整整三天没来，这是实际情况！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

谢尔班　对你父母我有些发怵。我同维尔内斯库先生谈了很久，谈了今后的工作问题。

鲁克桑德拉　是关于你走的事吗？是不是你很快就要走了？

谢尔班　鲁克桑德拉，不要多久我就会告诉你一个特别的消息。

鲁克桑德拉　特别的？也就是特别可怕的？

谢尔班　不！不！我想是特别好的消息。但是，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你很快就会知道的。不过，在此之前，我们怎么办呢？怎样才能使我每天到你家来呢？你不能安排一下，象前几年那样让我来给你教课吗？

鲁克桑德拉　不能，现在不行了。我感到家里的气氛有些紧张，好象有点什么事。我想是钱有些不够用。

谢尔班　我不要钱！瞧你想到哪儿去了？

鲁克桑德拉　不是说你。爸爸现在开始反对我弹钢琴了。你知道他是怎么说："她学会了弹琴就行了！我不要她当音乐家！女孩子家学那么多音乐有什么用？只能使她头脑发昏。"

谢尔班　（失望地）那怎么办？我们怎么来往？

鲁克桑德拉　你还同伊利耶保持朋友关系……原谅我，我也知道你们俩不投机，但是，作为伊利耶的朋友，你可以每天来。别人也来！

谢尔班　不要皱眉头！不要皱眉头！你舒展的前额不应该有皱纹。

鲁克桑德拉　（坦然地、高兴地）我整夜都梦见了你。

谢尔班　是吗？

鲁克桑德拉　我梦见你在弹钢琴。好象你是在巴黎演奏。我坐在大厅里，你在台上，就如同你对我讲过的你考试时的情景。你演奏得优美动听，然后你走下台，穿过人群直朝我走来。并且……

谢尔班　说下去！

鲁克桑德拉　我不说了。

谢尔班　快点！为什么不说了？

鲁克桑德拉　我不好意思。

谢尔班　我亲爱的！

鲁克桑德拉　（兴奋地）你正是这样说的！你在梦中正是这样说的！（笑）

谢尔班　我说了一声“我亲爱的”！然后我就搂着你，一块走出大厅。

鲁克桑德拉　不对，你当时是拉着我的手，我们一起走出大厅，在场的人都悄悄地说：“他爱她！他爱她！”

谢尔班　这些人多聪明呀！(跪在她旁边)他爱她！他爱她！(吻她的手和连衣裙，把她拉过去)

鲁克桑德拉　谢尔班！可别有人来！(急忙吻他的眼睛、头发和嘴)

谢尔班　(两人一同站起，在钢琴旁拥抱)那里的大音乐家都相信我，他们说我会有作为的。我不好意思重复他们的话。我不能……他们说……算了，他们会对你讲的。

鲁克桑德拉　(半信半疑，害羞地微笑)跟我讲？

谢尔班　你跟我走吗？

鲁克桑德拉　(害怕地)我们逃跑？

谢尔班　不是，我向你求婚。这件事我同维尔内斯库谈了三天。我的生活费他只能再增加一点，很少一点。但是，我同你结婚他是高兴的。

鲁克桑德拉　但是，爸爸不同意怎么办，谢尔班！爸爸不同意！

谢尔班　维尔内斯库先生会同他谈的。

鲁克桑德拉　(苦恼)会同他谈吗？谁能知道？爸爸就是那样，他不同于维尔内斯库先生，与我们两人也不一样。象他说的那样，他要我找个有钱有势的人家。

谢尔班　(惶惑不安地)他们找到了吗？

鲁克桑德拉　没有，至少我不知道。不过我挺害怕的，非常害怕。

谢尔班　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们结婚，我们就逃走！

鲁克桑德拉　这太可怕了！一个法官的女儿，你想过没有！全城的人会怎样看待他？

谢尔班　除非万不得已才那样做。我的鲁克桑德拉，有一天晚上，饭后我和老师一起举行了音乐会。音乐会很成功。这是我第一次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我回到家中象是喝醉了一样。我站在窗前，全城灯火辉煌，满天星斗，闪闪发光，似乎也在歌唱。那时我仰望穹苍，反躬自问："我活着是为了音乐还是为了鲁克桑德拉？"

鲁克桑德拉　那么你的答案呢？

谢尔班　我的答案是鲁克桑德拉和音乐浑然一体。整个宇宙就是音乐和爱情，而且不是一般的爱情，是我的爱情！就是你！弹琴时我想的是鲁克桑德拉！见到你时，我听到的则是最美妙的乐曲，这支乐曲现在我还未能让它回响，但它存在着，并且能够产生回响。有朝一日我定将使它回响。

鲁克桑德拉　你会做到的！

谢尔班　但你要同我在一起！我们必须说服你的父亲。

鲁克桑德拉　(轻声地)我怕他！

谢尔班　我们必须战胜他！亲爱的，我们必须坚强。

鲁克桑德拉　你就是我力量的源泉！

谢尔班　从现在起到生命止息，我们力量的源泉就是爱情。

（拥抱，沉默片刻）

鲁克桑德拉　你听，好象……不，谁也没有。（抚摸着他）你这套丝绒衣服多合身！有点奇特，但很合适。

谢尔班　是我老师送给我的。那儿的画家、音乐家有时就穿这种丝绒衣服。我对老师提起过你了。

鲁克桑德拉　（吃惊地）提起过我？你是怎么对他说的？

谢尔班　说你长得怎样，我对你的爱情，你钢琴弹得如何……

鲁克桑德拉　哎呀！我弹得并不比本市的姑娘好。

谢尔班　不对。你弹得非同一般。他也要听听你弹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还要继续学下去。将来我们要一起举行一次音乐会。

鲁克桑德拉　（开心地笑着）谢尔班！一个女人也要到音乐会演出，亲爱的，你真滑稽！（象对一个小孩似的）爱情使你如此地失去理智，你竟以为什么都能做到吗？

谢尔班　是有女钢琴家，你为什么感到惊奇？

鲁克桑德拉　（不断地笑着）女人走南闯北？自己住旅馆、进饭店，自己买票上火车？她们弹得也和男人一样好吗？人们也去听她们的音乐会吗？

谢尔班　你为什么感到奇怪？阿德丽娜·巴蒂①不也到此地演出过吗？你父母不是也去听了她的演唱吗？

① 阿德丽娜·巴蒂（1843—1919），意大利著名女歌唱家。

鲁克桑德拉　是的。

谢尔班　你会成为我的妻子，有可能我们一起演出。

鲁克桑德拉　那好极了！我从未想过！那会……那会……

谢尔班　我们要周游世界。等年老了，我们一起坐在花园里。我们会有一所带花园的住宅的，我们将偎依着坐在花园里。在我临死时，你拉着我的手，好让我安然离去。

鲁克桑德拉　不，我应该死在你的前面。

谢尔班　不，我比你年岁大，我不愿意（突然笑起来）……但是在死之前，我们要生活，要生活！

鲁克桑德拉　我们会生活得很美好！

第　五　场

〔除上场人物外，还有伊利耶、丁卡。

丁　卡　（跟在伊利耶的后面，给他刷衣服）少爷，我刷好了！

伊利耶　刷好了！你就没好好刷！把这儿刷一刷！好了！你去吧。（丁卡下。伊利耶身穿猎服，带着两支新式猎枪上）先生，你见过这样的猎枪吗？请你看一看。

谢尔班　（有礼貌地走上前去）好极了！（动作笨拙地摸着枪）用这些猎枪你能打所有的动物吗？雄鹿？母鹿？兔子？

伊利耶　（轻蔑地）打狗熊，打野猪，先生！你以为我会把时

间浪费在打兔子上吗？

谢尔班　啊！打野猪！那你打到过吗？

伊利耶　还没碰上，不然就得叫它一命呜呼。

鲁克桑德拉　（笑）但愿你以后也别碰上它，免得你一命呜呼。

伊利耶　（高傲地）哼！她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总以为别人都是胆小鬼，懦夫。（把枪递给谢尔班）拿着，瞄一瞄，看看是不是真家伙。

谢尔班　我不太懂。

伊利耶　（拿起枪，开始挨个瞄准）你们来看吧！对你，我瞄的是两眉正中！对你，瞄的是左眼！对外祖父（瞄准画像），正对他的胡须！

鲁克桑德拉　伊利耶，快放下！别乱开玩笑了！要是再象那天你走火误伤马林怎么办？

谢尔班　伤谁了？

鲁克桑德拉　有一天，一个案子的当事人，一个马车夫来找我爸爸。当时，伊利耶在玩枪，结果打伤了他的腿。

谢尔班　他上告了没有？

伊利耶　哼！这他可不敢！正在和地主打官司的时候，他怎么敢去告法官！他眼巴巴地盼着父亲帮忙，所以他一声没吭，并且很高兴，由于我这一枪让他官司打赢了。要不然，他至少得蹲五年监狱。

鲁克桑德拉　（怒冲冲地）你还自吹自擂呢！

伊利耶　我是给他做了件好事！

第 六 场

〔除上场人物外，还有苏尔塔娜。

苏尔塔娜 （急上）孩子们，爸爸回来了！

鲁克桑德拉 爸爸回来了！

伊利耶 糟了！爸爸回来了！

苏尔塔娜 又把枪拿到客厅来了？对不起，格里果留先生，你好！

谢尔班 你好！

苏尔塔娜 你们都到花园里去吧。

〔谢尔班、鲁克桑德拉和伊利耶从右门下。苏尔塔娜独自停留了片刻。她把一把椅子放回原位，整理了一下东西，然后坐在沙发上钩织活计。

第 七 场

〔苏尔塔娜和约尼查。

约尼查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命令地、粗暴而难听地）把猎狗拴起来，天还没黑呢！给我煮杯咖啡。没有我的命令，别开饭。（沉重的脚步声渐近）苏尔塔娜！你在哪儿，苏尔塔娜？

苏尔塔娜　我在这儿，约尼查，我在这儿。

约尼查　（进门）难道你就知道呆在客厅里？（随手把门关上，吃力地坐在另一个沙发上）

苏尔塔娜　刚才我听女儿弹琴了。

约尼查　弹琴，她知道什么！可能家里着了火她还照样弹琴！把窗户打开！

苏尔塔娜　（起身把窗户打开）约尼查，现在开窗我怕尘土进来……

约尼查　哪来的尘土？没尘土！（点着烟斗，表情阴郁。稍停）把窗子关上吧，有尘土。

苏尔塔娜　（轻轻地关上窗子）约尼查，你今天不高兴吗？

约尼查　是不高兴。

苏尔塔娜　你怎么了？

约尼查　等我告诉你，你就知道了。

苏尔塔娜　（胆怯地）你去布里斯多尔了吗？

约尼查　去了又怎么样？我没有去的自由吗？

苏尔塔娜　（恐惧地）不，不，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奇怪你怎么这样早就回来了。

约尼查　你要我晚回来吗？

苏尔塔娜　我？不！为什么呢？饭已经做好了，如果你想吃的话……

约尼查　我现在还不想吃。

苏尔塔娜　那好，随你的便吧。

约尼查　你看，我想呆在这儿抽烟。安静点，你理解我吗？

（苏尔塔娜站起来收拾东西）这是什么意思？你要到哪儿去？

苏尔塔娜　我以为你想单独呆一会儿。

约尼查　我没说过的话你别相信。你看到我苦恼，就想溜之大吉。有时也许我也要和老婆商量商量，向她诉诉苦。

苏尔塔娜　那你说吧。（等着）

约尼查　你象个催命鬼似地等着干什么？

苏尔塔娜　（低下头，坐下急忙钩织东西）上帝保佑！（停顿）

约尼查　孩子们到哪儿去了？

苏尔塔娜　在花园里。

约尼查　就他们自己吗？

苏尔塔娜　还有一位客人，格里果留先生。

约尼查　他到这儿来干什么？鲁克桑德拉已经不上课了，以后也不上了。行了！

苏尔塔娜　他是孩子们的朋友，他同伊利耶要好。

约尼查　教他们胡说八道、腐化堕落和巴黎的一些伤风败俗以及艺人中的猥亵行为。

苏尔塔娜　我想不会的。他是个正派的小伙子。

约尼查　正派？整天胡思乱想，弹钢琴，靠维尔内斯库的施舍过日子。

〔花园里传来一阵巨响。

苏尔塔娜　（害怕地）哎呀！

约尼查　伊利耶！他又打枪了。可别又打着谁！要是打着了那个乐师，我们赔的钱比他的身价还要多！

苏尔塔娜　可能是打乌鸦了，是打乌鸦了。

约尼查　总得由我给他擦屁股。为了使马林不把打腿的事声张出去，在赞菲列斯库和马林的案子中，我让马林打赢了。从此赞菲列斯库对我怀恨在心。赞菲列斯库是一个拥有五百公顷土地和五十张可靠选票的人物，你以为我愿意得罪他吗？你为什么不说话？

苏尔塔娜　我说什么呢？我知道不好。

约尼查　那你就住嘴吧。（停顿）

苏尔塔娜　（抬头看见前室有人）我来了，我来了！（急忙起身）

约尼查　什么事？你到哪儿去？

苏尔塔娜　我哪儿也不去，约尼查。我去给你端咖啡。（出去片刻，端咖啡上）是丁卡给你煮的咖啡。

约尼查　她就不能送到这儿来吗？她累了？难道还要劳你的大驾？

苏尔塔娜　她身上不干净，刚打扫完炉灶，她不好意思脏着进来。

约尼查　非等到天黑，饭也做好了，才打扫炉灶？

苏尔塔娜　刚才炉灶烟筒堵了，憋烟，所以……捅了捅。

约尼查　她就用那双脏手给我煮的咖啡？

苏尔塔娜　唉，约尼查，今天你可把我折磨够了！

约尼查　（冷笑）胜过昨天，次于明天。

苏尔塔娜　有时我真想远走高飞。

约尼查　到哪儿去？

苏尔塔娜　走到哪儿算哪儿。

约尼查　看来你早就看中了一个地方，说不定有人在等你，所以你现在就找我的碴儿。

苏尔塔娜　我找你碴儿？

约尼查　那你为什么威胁我？年岁也不小，孩子又那么大的女人，还想干那种事，多体面！

苏尔塔娜　要是你总这样跟我闹别扭，我只好如此！

约尼查　在家不得安宁，在法院忙得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在布里斯托尔赌场又总是不顺心。好象我成了这个世界的罪人。

苏尔塔娜　（害怕地）约尼查，你今天输了？

约尼查　你看我象赢的样儿吗？

苏尔塔娜　输得多吗？

约尼查　多。

苏尔塔娜　（更加不安）钱，我们已经没有了。你还能输掉什么呢？

约尼查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苏尔塔娜　输掉的东西比上一次，比车站那块地方，比伊利耶的那匹马还值钱吗？

约尼查　你猜猜，你猜猜，你知道以后会高兴的。

苏尔塔娜　求求你，告诉我吧。

约尼查　（简短而可怕地）房子。

苏尔塔娜　(站起)这所房子，我的房子吗？

约尼查　(大声地)坐下。

苏尔塔娜　(未坐)我父亲造的这所房子？

约尼查　你坐下！

苏尔塔娜　(坐下)你为什么玩牌？为什么现在还玩？

约尼查　为了把昨天、前天、一年输掉的全捞回来。但是，你瞧，我不走运。运气和我没缘，这个混帐东西，今天算把我搞得一败涂地。

苏尔塔娜　(搓手)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唉，要是爸爸立下嫁妆单，房子不写你的名字就好了！把房子输给谁了？你跟谁玩牌了？

约尼查　跟基里尔·东布勒维亚努。

苏尔塔娜　跟基里尔·东布勒维亚努？他玩牌赢了房子？是他？

约尼查　你要干什么，还要我再跟你说一遍吗？

苏尔塔娜　再也无法挽回了吗？我们不能想想别的办法？你不能再去玩一次牌，把房子赢回来？

约尼查　真是女人之见！我要是再去玩牌，他拿房子做赌注，我拿什么？拿你？

苏尔塔娜　(更加害怕)你别再说这种可怕的事了。你是什么时候输掉的？今天吗？

约尼查　(毫无表情地)昨天夜里输掉了花园，今天从两点到现在输了房子。

苏尔塔娜　约尼查，我现在心乱如麻，你跟我说一说。你输

掉马时，赞菲列斯库从马厩里把马牵走了。秋天，伊利耶就不能去当骑兵了。但是，现在基里尔会怎么样？他要把我们从家里撵出去，搬进他的东西，让我们到外边租房住吗？怎么？女儿连嫁妆也没有了？

约尼查　看来就是这样。基里尔一会儿就来和我们谈这事。我说过了把狗拴起来。

苏尔塔娜　也就是说还有办法？还可以商量？

约尼查　你坐下。

苏尔塔娜　他会宽限你？能饶了你？

约尼查　他怎么能饶我？女人家不知道，这种债务是个面子问题，含糊不得。

苏尔塔娜　那怎么办？

约尼查　他倒有个想法。我们看一看。（听到狗叫声，铃响）点着灯，你去吧。也许丁卡身上还不干净，我去给他开门。（从左门下）

苏尔塔娜　（点着系在天花板中间的灯，从右门下）天哪！天哪！

第　八　场

〔约尼查、基里尔。

约尼查　请吧，请吧，先生，快请坐。

基里尔　（大约四十岁出头，象个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疲

劳地)谢谢你,谢谢。(坐下。停顿)

约尼查　先生，你就这样把我搞了个精光。从此咱们俩也就一刀两断了。

基里尔　(讨好地笑)嗳，约尼查先生，法院里案子接连不断，你可要注意身体呀。我早就想问问你，你说说看，赞非列斯库和马车夫马林的纠纷到底是怎么回事？庄园主赞非列斯库在镇上放风说你陷害了他？

约尼查　我？你了解我,先生,我是自由党人,民主派,我只能按神圣的正义行事。我怎么能把一个没犯法的穷人关进监狱呢？

基里尔　对，对，你做得对。镇上流传说你儿子不知怎么地,拿枪……唉,都是传说！

约尼查　传说,先生,你也听信了？

基里尔　(假惺惺地)没有！(停顿)

约尼查　先生,你瞧,你今天让我倾家荡产了！

基里尔　(美滋滋地)我今天让你倾家荡产，明天你再让别人倾家荡产。运气就是这样,串来串去。不提这个了,法官先生,你的太太、儿子好吗？还让他当骑兵吗？秋天送他去吗？

约尼查　(无可奈何地)看吧,当骑兵或是当步兵。

基里尔　当步兵？名门子弟不当步兵！先生，送他当骑兵吧。我有一个堂兄在那儿,是将军,还可以提拔他。我同堂兄谈谈，如果(美滋滋地)……如果我们现在能谈妥的话。

约尼查　谈吧，老兄，这正是我所期待的。

基里尔　（眼珠转了一下，望着天花板）不错，房子不错。墙厚实，天花板上还画着画……你老婆带来的嫁妆不错。地下室大吗？

约尼查　（绷起脸）不小，不小，有三间房大。

基里尔　你要知道，我在考虑把葡萄园的大酒桶运来放在这儿。底下不潮湿吧？发霉吗？

约尼查　不发霉。

第　九　场

〔人物同上场，另有苏尔塔娜。

苏尔塔娜　（端着放有甜食、咖啡的托盘上）晚上好！丁卡还是全身的煤烟子，不能来照应客人。

基里尔　（起身）你好！苏尔塔娜太太，你何必要费这个事？

苏尔塔娜　没什么费事的。

基里尔　真过意不去，真过意不去。谢谢，小姐干什么呢？

苏尔塔娜　和她弟弟在花园里呢。

基里尔　真是花儿爱花儿呀！

苏尔塔娜　失陪了，我还有……（拘谨地退下）

〔约尼查看着基里尔，紧张地等待着。后者慢腾腾地吃

起甜食，随后又不慌不忙地喝上咖啡。

约尼查　你刚才是怎么说的，你看我们那桩事怎么办？

基里尔　哪桩事？

约尼查　（克制着）玩牌输房子的事。

基里尔　你在为这个伤脑筋？来，我们好好谈谈吧。先生，你说真话，你是否一直到老都是自由党？难道你没看出，你在我们保守党里不是更有前途吗？还可以选你当议员。

约尼查　说真的，我现在已经不考虑什么政治了。

基里尔　你是小孩吗？就为了一所房子？要是我因输掉三所房子中的一所、八十公顷中的每一公顷地都愁眉苦脸的话，我早就老了。

约尼查　因为你的东西多，所以就沉得住气。

基里尔　（意味深长地）说得有道理。（停顿）今年春天雨水很多，多下点雨也有好处。管家告诉我，麦子长得这么高了。（用手比着）今年我也种了不少玉米，因为国外很需要。（看画像）是你老婆的父母。盖这所房子时，你岳父已经阔气起来了。想起来，那时我还是小孩子。唉，你父母没给你留下财产，但是给了你学问。我还记得尊父在我堂兄庄园工作时的情景。

约尼查　那时你们是邻居。

基里尔　但是，你怎么没找人给你姑娘画张像呢？她是个美人。现在，趁她妙龄，给她画张像，不要错过机会。

约尼查　（突然发作）你说吧，先生，别再折磨我了，我都要

疯了。你想让我怎么办？我们怎么谈？你有什么打算？

基里尔　（善意地笑）老兄，你还为这事伤脑筋？咱们好好谈一谈吧。来，坐到我这儿来。你有个要出嫁的姑娘吧？她要是没有嫁妆，长得再漂亮也没人要。

约尼查　这很难说。

基里尔　不，可以肯定，先生，可以肯定。当今有哪个姑娘出嫁不带嫁妆？我是说嫁给一个有身份的人，而不是乞丐。

约尼查　她有教养，会弹琴，聪明又美丽。

基里尔　但是，先生，她现在没有钱了，因为都让她父亲挥霍光了。你瞧她穷得一无所有，不过我知道有一个人要娶她。

约尼查　谁？

基里尔　我。我想娶她。这就是我的要价，如果你乐意并接受的话……

约尼查　（沉思片刻）我们全家还住在这所房子里？

基里尔　先生，你们还住在这儿。反正我还有庄园，有桥头那所房子。你们住在这两间房子里对我有什么妨碍？

约尼查　（又想片刻，突然高兴地）好极了，祝你万事如愿！你年轻力壮，多谋善断，我的女儿犹如天使般纯洁，先生，你要象爱护眼珠一样爱护她。

基里尔　水灵灵的象个鲜桃，怎么能不把她捧在手心里？刚刚成熟，让你真想一口把她吃掉。

约尼查　让上帝成全你们两个吧。

基里尔　但是，我也有一个要求。快要收割了，我必须到果尔达那庄园去亲自坐镇。俗话说："话多不能当饭吃。"我有什么必要还呆在这儿，象纨袴子弟似的向她求爱！现在就结婚，一块走。你对她讲一讲，给她准备一下，就举行婚礼！（起身）我走了，我什么时候再来？

约尼查　你何时去果尔达那？

基里尔　明天一早儿走，但是一个星期后才回来。

约尼查　今天晚上你再来一次。

基里尔　不太仓促了吗？

约尼查　仓促什么？我告诉她，她高兴就算完事！（狡黠地）时间一长，我可别变卦。

基里尔　哼，如果你变卦的话，那咱们可就另说了。你们去找房住，搬出去……人的脑袋里转轴很多，说不定我也会转出别的主意来呢。

约尼查　先生，你说什么？我是开玩笑！两小时后我等你。（送基里尔出去）你有马车吗？好，再见！丁卡！丁卡！到太太那儿把仓房的钥匙拿来，然后跟我到……

第　十　场

〔空场片刻，随后苏尔塔娜，稍后约尼查上。

苏尔塔娜　（把灯拨好，焦急地在屋子里走动）他来过了，他

来过了！

约尼查　你在整理什么？

苏尔塔娜　我在拨灯。（坐下）你说说吧。

约尼查　房子我们还住着。把女儿嫁给他。

苏尔塔娜　（莫名其妙地）怎么？把女儿嫁给他？哪个女儿？

约尼查　你有几个女儿？把鲁克桑德拉给他做妻子，然后房子落上她的名字。

苏尔塔娜　把鲁克桑德拉许给他？约尼查，你说什么？但是，他老了，有四十多岁了，长得又丑，还是个牌迷，是……简直是个老鬼！

约尼查　（改变腔调）他有钱，名声又好，是个走红运的人，名门子弟。是个好主。

苏尔塔娜　我们的女儿还年轻，还小。

约尼查　正是出嫁的时候。

苏尔塔娜　和他相比，显得太年轻了。这个人白天黑夜地玩牌！

约尼查　我也玩牌。

苏尔塔娜　这样做不合适，约尼查，你也知道不合适。他明天也许会输掉他今天赢得的这所房子，也可能输掉他的庄园，身败名裂。他可能得病死去，因为他不年轻了。

约尼查　那么鲁克桑德拉就年轻守寡吧，她有财产，再去寻个自己喜欢的人。

苏尔塔娜　但是，如果他再活四十年，那么鲁克桑德拉年纪轻轻的就守着这么个瘫子？谁知道他老了会是什么样？

约尼查　（可怕地）那么，苏尔塔娜，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撤掉我法官的职务？让我们四个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不让伊利耶去当军官？让女儿到老不嫁人？和基里尔结亲，我做梦都没想过！我也不敢想！他有时开玩笑暗示过，但我没敢当真。今天，他跟我说了以后，我才看出他不是开玩笑。鲁克桑德拉应该相信是托了上帝的福！

苏尔塔娜　（发呆地）我的漂亮姑娘呀！

约尼查　多亏她漂亮！要是丑，人家还不要呢。

第十一场

〔人物同上场，另有伊利耶。

伊利耶　你好，爸爸。我们不吃饭吗？

约尼查　（对他也绷着脸，但是看得出对他的宠爱）是呀，我们不吃饭！

伊利耶　那我到花园去了。

约尼查　在这儿吧。你还想用枪打什么？可能想打月亮，因为乌鸦栖息了。别走了，孩子，你也参加一下意见。我就有你这么个儿子，你要成为我们家的支柱。

伊利耶　（洋洋得意地）关于什么事儿？

约尼查　你姐姐要出嫁了。

伊利耶　（开心地）现在，就在花园里？我不信！

苏尔塔娜　（害怕地）伊利耶，不要乱说。

约尼查　（没听他们说话，继续说下去）你姐姐要嫁给基里尔。

伊利耶　嫁给那个死老头子？他太老了，爸爸！

约尼查　我不是让你到这儿来发表意见，等你当了上校以后再去发表意见吧，但即使那时，你也不能在你老子面前乱讲。到部队里，到战场上去讲，不要在家里讲。我告诉你，为的是让你知道，这是我的意志，如果她反对的话，你别给她帮腔。

伊利耶　（退一步）我不给她帮腔，但是，说真的，我觉得他又老又蠢。

约尼查　但是你秋天要去当骑兵，你不喜欢他马厩里的马吗？而且他的叔叔又是个将军，如果你去考试，也许希望他关照你，是不是？夏天，谁会到他庄园去狩猎？我能去吗？他没有别的亲戚，除了你和你姐姐以外，谁还能去支配这一切？你说呢？

伊利耶　（同意地）他和鲁克桑德拉是美满的一对。

约尼查　看，你刚才的结论下得太早了吧？

伊利耶　（讨好地）我去花园让她准备一下吗？

苏尔塔娜　不，不，还是我跟孩子谈一谈。

约尼查　（简短地）你们俩都不要去。我去讲，做父亲的知

道怎么跟她说。

苏尔塔娜　(伤心地)随你吧，不过最好还是……

伊利耶　(煞有介事地)我还是到花园去看看，这个时候就他们自己在一起不合适。

约尼查　他们自己？谁？

伊利耶　鲁克桑德拉和格里果留，就是那个乐师。

约尼查　(怒气冲冲地)他和鲁克桑德拉在花园干什么？他怎么这样大胆？(对苏尔塔娜)你是怎么管教的？这是什么风气？

苏尔塔娜　你回来的时候，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他们三个人都在花园里吗？

约尼查　我哪还有心思去记这个事？伊利耶，快去花园把他撵走。对鲁克桑德拉，你什么也不要说，懂了吗？

伊利耶　我什么也不说，爸爸。我把他撵走，把鲁克桑德拉找回来。多美满的一对。(下)

苏尔塔娜　你要心平气和地跟她讲，约尼查，你可别跟她嚷。

约尼查　(大声喊叫)你这个人，我什么时候嚷过？你真不害臊！你总是防备我，好象我是狼要把孩子吃掉似的。你想给他们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我很坏，我很可怕！看到我倒霉时，你就跟我作对。

苏尔塔娜　不是这样，约尼查，因为这孩子胆怯、脆弱。

约尼查　那我对她怎么了？我做的是坏事吗？我给她找的这个主儿，她会终生对我感激不尽的。

第十二场

〔约尼查、苏尔塔娜、伊利耶、鲁克桑德拉和谢尔班。

鲁克桑德拉　你好，爸爸。格里果留先生想问候你。

谢尔班　（躬身）晚上好，见到您很高兴。

约尼查　晚上好，年轻人，晚上好。哎，你怎么样？靠拉小提琴度日不容易，艰难呀！不是赚钱的职业，对吧？

谢尔班　（难为情地）我弹钢琴，不是拉小提琴。是个很好的职业。目前我还处在学习阶段，暂时还谈不到挣钱的问题。

约尼查　噢，对，当然，你现在是花维尔内斯库的钱。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也不容易，这位老爷一定是十分吝啬。

谢尔班　（受辱，但克制）不，他完全不是那种人。他待我象对亲儿子一样。（苏尔塔娜和鲁克桑德拉更加局促不安）

约尼查　以后你怎么办？到布里斯托尔、巴古斯弹琴去？还是到布加勒斯特一家什么饭店去？

鲁克桑德拉　爸爸，格里果留先生不是乐师。他在深造，以后还要到世界各地举行音乐会。

约尼查　是这么回事？哎，现在在布里斯托尔弹琴的那个钦布里绍尔，喝上几杯后也对我讲，他年轻时在福克沙尼举行过音乐会。成名的很少，很少。你只是想成为大音乐家还不行；即使成了名，也很困难。东奔西跑，

还要等着人家鼓掌，在朱门大院里也不太受欢迎。年轻人，你选择的是个很艰难的职业。

鲁克桑德拉　爸爸，只是在我们这个省里，艺术家才没人瞧得起。在首都，在一些大国家，他们则是光荣的、受人尊敬的。

约尼查　你从哪儿知道的？你乳臭未干，竟然比爸爸知道的还多。喂，老婆子，我们吃饭吗？

苏尔塔娜　（尴尬地）看你吧，约尼查，但是……

谢尔班　原谅我呆的时间太长了。再见。

苏尔塔娜　你呆的时间不长。饭还没做好……

约尼查　再见，年轻人，再见。你如果要走的话，那就祝你一路顺风！（谢尔班躬身退下）

鲁克桑德拉　等一下，格里果留先生，让我送送你……（从沙发上拿起妈妈的头巾，下）

苏尔塔娜　约尼查，对一位客人，又是孩子的老师，你怎么能那样粗鲁？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约尼查　好让他以后不要再踏进这儿的门坎儿。这种关系对我们有什么用处？你以为基里尔喜欢他的妻子和别人这样来往吗？

苏尔塔娜　你几乎是把他赶走的。

伊利耶　他要是不高兴的话，以后就别再来。

约尼查　女儿哪去了？怎么，和他在门口？鲁克桑德拉！鲁克桑德拉！伊利耶，去找她，把她叫回来。（伊利耶下）

苏尔塔娜　把饭端来吗？

约尼查　不。

苏尔塔娜　你不是说……

约尼查　为了让他滚。你听见了吧，他干的是吉卜赛人的职业，却还对女儿胡诌，说什么在外国，象他这种人会享有崇高的荣誉！（左方传来喊喊喳喳声。听得出是伊利耶和鲁克桑德拉在拌嘴）

第十三场

〔除去谢尔班，人物同上场。

伊利耶的声音　你要到哪儿去？我去叫爸爸！

鲁克桑德拉的声音　别管我，伊利耶！伊利耶，你放开我！

伊利耶的声音　进屋去！

约尼查　鲁克桑德拉！进来！（伊利耶拽着鲁克桑德拉的胳膊，鲁克桑德拉头上蒙着头巾，衣服有点凌乱，如同与伊利耶搏斗过一样。）

伊利耶　（大声地）你没听见爸爸叫你吗？你想到哪儿去？

约尼查　你想到哪儿去？要去什么地方？

鲁克桑德拉　我想把他送到拐角的地方，好挽回一下你的影响。

约尼查　送到拐角？高贵家庭的姑娘能象洗衣妇那样，把客人送到拐角？而且，他又是这样的客人！多么尊贵的客人！（走近她并威胁）

苏尔塔娜　（尖叫）约尼查！你别这样对孩子！

约尼查　（转身）你急什么？我没怎么着她。你怕什么？

伊利耶　她把头巾蒙在了头上，好象要和他一块走，象个佣人一样去找事干。

苏尔塔娜　别说了，伊利耶。你不害臊吗？

伊利耶　我？他们才害臊呢！

约尼查　（命令地）静一静！鲁克桑德拉，你坐下。现在我跟你谈一谈。

苏尔塔娜　（示意让他消一消气）

约尼查　怎么了？啊，她害羞，我知道。鲁克桑德拉，我的好孩子，你要出嫁了。

鲁克桑德拉　（吓得直哆嗦）我，爸爸？

约尼查　你怕什么？你想当修女去？

鲁克桑德拉　不，但是……

约尼查　你要同基里尔结婚了。

鲁克桑德拉　（大惊失色地）同基里尔·东布勒维亚努结婚？我？同……东布勒维亚努？

约尼查　同庄园主东布勒维亚努结婚。这是你做梦都没想到的一门亲事。

伊利耶　他有庄园，有马，名门望族。是你想象不到的亲事。

鲁克桑德拉　但是，我不愿意，爸爸！我不愿意！

约尼查　你不愿意？对你爸爸的意愿想同意就同意，不想同意就不同意？苏尔塔娜，你看，你那个胆怯、温柔的女儿不愿意！她竟敢违抗我的命令！她认为我在问她

而不是在命令她！

鲁克桑德拉　爸爸，我求求你，我跪下求求你！我不喜欢他！我不爱他！我不能和他一起生活！

约尼查　结婚后你就爱他了。只有放荡的女人才不结婚就有爱情。

鲁克桑德拉　他老了，爸爸。

约尼查　总有一天你也会老的。

鲁克桑德拉　（忙转向苏尔塔娜）妈妈，妈妈，你快帮我讲讲情！你别不管我！我不喜欢他！

苏尔塔娜　（哽咽地）好孩子，爸爸要这样……就应该这样！你会习惯的！

鲁克桑德拉　我为什么要忍受不幸？爸爸，你为什么要让我去受罪？

约尼查　孩子家不懂得幸福。做父母的比你知道得多。

鲁克桑德拉　（鼓起勇气）但我……我爱另一个人。

约尼查　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未经我许可，你爱上谁了？

鲁克桑德拉　爱上……爱上……（沉默，没有勇气）

约尼查　苏尔塔娜，你女儿爱上谁了？

苏尔塔娜　（心情沉重地）不知道，我发誓，真不知道。

约尼查　你就这样当妈妈！自己女儿在她的眼皮底下谈情说爱，她还一无所知。你这个人是怎么管的？你都干什么去啦？

伊利耶　（显示自己）莫非……爱上刚才那个乐师了？爱上

那个手无分文的艺人了？（大家都看着鲁克桑德拉。停顿）

鲁克桑德拉　（轻声地）我爱他，我想和他结婚。

约尼查　真不害臊！一个叫花子，一条靠维尔内斯库施舍过活的可怜虫，一个巴黎伤风败俗的缺德事无一不学的无赖，一个没有家产的流浪汉，一个想给地主弹弹唱唱混块面包吃的人，让人家怜悯，高兴时给他一个大钱，你就爱这种人？我的孩子，你就爱这种人吗？你决定爱他时，你问过我了吗？

鲁克桑德拉　他是个艺术家，将来会成为一个大艺术家，会在世界各地举行音乐会……

约尼查　管他举行不举行，这是他的事。这没有什么光彩的。你只要看一看他那不象人穿的丝绒衣服就……

鲁克桑德拉　是他老师送给他的礼物。

约尼查　穿靠施舍，吃靠施舍，还想娶老婆。他用什么养活你？或许要你当他的情妇？

鲁克桑德拉　爸爸！

约尼查　你是否已经同他做出了见不得人的事，所以才这样袒护他？

鲁克桑德拉　爸爸，你怎么能……

苏尔塔娜　约尼查！

约尼查　什么约尼查！你怕什么？到现在你还对他们的事一无所知，你怎么能知道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幸亏上帝让我碰上了东布勒维亚努。要赶快把她嫁走，

什么也别传出去，不然以后别人不会再娶她了。

伊利耶　真没想到！真没想到！

鲁克桑德拉　爸爸，我答应你以后我不再出门，完全听你的话，如果你同意，我去当修女也行，但是，别把我嫁给东布勒维亚努！

约尼查　孩子，我把你嫁给他了。好好听着！这所房子，也就是你妈妈带来的嫁妆，今天已经属于他了。明天他可以把我们都撵出去。如果我把你许配给他做妻子，这所房子还是咱们家的。伊利耶的前途也掌握在他的手里。伊利耶是我的儿子，是我的继承人。我没给他留下财产，因为我没有，但是我必须让他学点本事。房子给你，让他有个前途。唉，要给你解释到何年何月才能说清楚？我对不起你吗？我这样定了，就得这样办。你这个想跟无赖逃跑的野孩子会成为一个阔气的、高贵的太太！

苏尔塔娜　孩子，你能让我们无家可归吗？你能让你弟弟没有职业吗？

约尼查　你别再罗嗦了，她懂了。别说了！静一静！好象狗在叫！他来了！快去弹琴！弹个曲子去！伊利耶，你跟我来！苏尔塔娜，把灯都点着！把门打开！（约尼查和伊利耶下。苏尔塔娜把灯点着，打开门）

第十四场

〔苏尔塔娜和鲁克桑德拉。

苏尔塔娜　（哭着，给鲁克桑德拉整理头发、上衣）鲁克桑德拉，去梳梳头吧。瞧你这个样子！

鲁克桑德拉　（气愤地）别管我！我本想和他逃走，是伊利耶把我拦住了。

苏尔塔娜　天哪！跟一个乐师逃走？一个法官的女儿！

鲁克桑德拉　反正我要逃！我要在婚礼前逃走，不行的话，婚后从男人那儿逃走，反正我要去找他！

苏尔塔娜　住嘴！别说这些作孽的话！你会习惯的。都会习惯起来的。女人家，一出嫁就习惯了。

鲁克桑德拉　我习惯不了，我不愿意，我受不了。这太叫人委屈了！

苏尔塔娜　你听！他们来了！快去弹点什么！看在上帝的面上！你爸爸让你弹的！别让人看出你哭过了！（鲁克桑德拉坐在钢琴前，背向房间，缓慢地弹了几个音符。苏尔塔娜一本正经地坐在沙发上钩织东西）

第 十 五 场

〔鲁克桑德拉、苏尔塔娜、约尼查、伊利耶和基里尔·东布勒维亚努。

约尼查　请，请，尊贵的客人，我们正等着你呢。苏尔塔娜，鲁克桑德拉，盼望多时的客人来了！

苏尔塔娜　(起身)欢迎你,基里尔先生。

伊利耶　哟!先生,你这双皮靴真漂亮!是从国外买来的吗?穿着多合适!

基里尔　(吻苏尔塔娜的手)再次见到您很高兴。

约尼查　鲁克桑德拉!她不好意思迎接你,她鬼得很,先生,她知道你为何而来!鲁克桑德拉!(鲁克桑德拉起身,直立在钢琴前)

基里尔　(向她走去)你好,钢琴家。

鲁克桑德拉　(伸出手,嘴唇发干,想说什么但未能说出)

约尼查　(开心地大笑)你瞧她多紧张!这孩子多激动。

基里尔　先生,可能是你让这个从未出巢的小燕子离家太早了。可能你告诉她了,真叫我不安,是不是你没等我先向她求爱,就已经给她讲了?

约尼查　先生,请原谅,我是对她讲了。这么高兴的事,我怎么能憋得住。

基里尔　那我还有什么可做的?我就跪下了!(一条腿跪在鲁克桑德拉面前)

约尼查　(右手放在他的头上,左手按着鲁克桑德拉,让她也跪下)我做父亲的向你们祝福,祝你们万事如愿,相亲相爱,白头到老!阿门!

伊利耶　(突然)拿香槟酒来,妈妈!拿香槟酒来!

——幕落

第　二　幕

〔客厅同上。时间是一九二五年。沙发上罩了白套，并且增添了几件新式家具：一个铁柜，一架留声机；丝绒窗帘换上了带花边的白色窗帘。

第　一　场

〔鲁克桑德拉和基里尔。

基里尔　埃利萨到哪儿去了？

鲁克桑德拉　（年龄在四十三、四岁，略显疲劳，但依然漂亮，不过看得出是老了。正在缝补一件衬衫）打网球去了。

基里尔　运动！女孩子也参加体育运动！这种事战前是没有的。女孩子也象男孩子一样参加体育运动！（笑眯眯地）你那时不参加体育运动，鲁克桑德拉，你不参加。

鲁克桑德拉　那时的风气不同。那样并不好。正因如此，我们这些妇女生活上才这样受人摆布。那时我一个人都不上街。

基里尔　体育能使你学到什么本事？能得到什么好处？她在那儿接触的都是一些我们不了解的年轻人。时间一长，她对自己的婚事就要自做主张了。

鲁克桑德拉　那也许会更好一些。

基里尔　亲爱的，你这些古怪的想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象你这样守本分的人，竟然说出这种话来！埃利萨必须嫁给一个我选定的、生活上有保障而又严肃的人。

鲁克桑德拉　是不是嫁给亚历山德鲁·伊利迈斯库？

基里尔　如果找不到更好的人，可能就嫁给他。伊利迈斯库这个人，就他年岁来看，他混得相当不错了。他随时都可以借给你八万、十万列伊，他不当回事。

鲁克桑德拉　基里尔，这就是你考虑埃利萨前途的出发点，对吧？

基里尔　（笑眯眯地）你有头脑，真的，你真有一个实业家的头脑。不管怎么样，是嫁给一个随时都可以向果尔达那投几十万列伊的人。他是个很有名气的律师，几个理事会的理事，不知道在多少公司里都有股票。

鲁克桑德拉　我可以把窗子打开吗？

基里尔　不要开了。街上来来往往的小市民的嘈杂声会传进来的。你在缝什么？

鲁克桑德拉　缝伊利耶的衬衫。去年夏天，他在果尔达那爬到苹果树上摘苹果吃挂破的。

基里尔　为什么要你来缝？你的佣人不够吗？让她们去缝！

鲁克桑德拉　我知道，夏天他也不会再穿了。可我闲不住，破的我就补。

基里尔　今年夏天不用他当管家了。爬到树上摘苹果，这样的管家……

鲁克桑德拉　事实上，这也是他唯一收获来的东西。

基里尔　他的能耐再加上去年夏季的干旱，把我的庄园弄到了这个地步。今年我得要投入几十万列伊才行，不然什么也长不出来。这个鬼庄园，只往里吞，不往外吐。

鲁克桑德拉　我没劝过你用伊利耶。

基里尔　（甜蜜地）你是没劝我，但是，我是出于爱你才用了他。唉，这事就算了。

鲁克桑德拉　你用他，就象你说的，是因为他“要求不高”。

基里尔　（天真地）我是那样说的吗？没——有！应该帮内弟的忙。哎，算了！我也曾把他安排到马格里那儿当管家，管得也是那个样子。

鲁克桑德拉　（难过地）你认为那个老头子说得对吗？是伊利耶使他破产了？

基里尔　（开心地）嗯，对，有那么点！马格里那个老狐狸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克列曼斯嫁给伊利耶，结果上当了。伊利耶让马格里老头子去搞投机倒把，他也占了便宜，并且玩弄了克列曼斯。

鲁克桑德拉　（恐惧地）基里尔，这是真的吗？那样的话，伊利耶不仅是无能，也……不正派！

基里尔　我不是说这个，亲爱的，你没听明白。伊利耶做生意也很幼稚。他怪可怜的，他不象个管家，更多的是给人家跑腿。他的才能没能充分发挥出来。埃利萨在哪儿？

鲁克桑德拉　在她房间里。她在看书。让她看吧。

第　二　场

〔除伊利耶，人物同上场。

伊利耶　（急上。约四十八岁，虽然身穿便服，但仍有军人风度。站得笔直，活象穿上了紧身服，略微秃顶）基里尔，快来看看单子。我下福尔杰尔、哈斯特鲁巴尔这两匹马的注，我定了。你下哪匹马的注？

鲁克桑德拉　又赌上了？

伊利耶　如果你没意见的话，这次我们是赌赛马。（掏出怀表）晚上十一点我要到布加勒斯特去，探探行情。

鲁克桑德拉　除了赌赛马，你就不能干点别的事了？

伊利耶　你要我干什么？让我去当职员？我当过军官，也做过庄园管家，都不走运！现在我要碰一碰运气！我得豁出去干。

鲁克桑德拉　（忧虑地）你们要大赌一场吗？

伊利耶　你为什么对我们的事情那么感兴趣？管你什么事？

鲁克桑德拉　赌赛马算什么事？

基里尔　（冷静而有力地）亲爱的，你有一个坏毛病，就是什么事都要管。你也知道你不懂。（更加有力而温和地）你知道，这财产是我的，你还要管个不停。你总是让我烦恼，使我心情不舒畅。

鲁克桑德拉　（尖刻地）你说得对，基里尔，财产是你的，你可以随意支配。（停顿）难道你不为你女儿着想吗？

基里尔　你出嫁的时候没有带财产来。她也要这样嫁出去。

鲁克桑德拉　至少你要让她去学习。让她到布加勒斯特去上大学。

基里尔　学习对她有什么用？将来要做什么？当个拿工资的教师，到（嘴一撇）……穷乡僻壤去工作？还是让她留在父母身边。我给她找男人。

伊利耶　喂，老兄，我们怎么办？就这样浪费时间吗？你下不下哈斯特鲁巴尔马的注？

鲁克桑德拉　别说了，伊利耶。去年冬天，你们吵吵嚷嚷地说基里尔不知同德勒格内斯库做什么买卖赚了大钱，那他现在为什么没钱用在庄园上？谁晓得那钱是不是也输到赛马上了！

伊利耶　没有的事！他用那钱买了一车皮的糖。

基里尔　伊利耶！亲爱的，你别胡说八道了！

鲁克桑德拉　（吃惊地）那么白糖呢？

伊利耶　（吹口哨）弄走了。

鲁克桑德拉　弄到哪儿去了？

伊利耶　用糖换粗呢料了。军队用的呢子。

鲁克桑德拉　军呢哪儿去了？

伊利耶　因为是糟的，给退回来了。也就是说，收下了，但是，为了让人家收下，必须给上校行贿，这样，剩下的……（吹口哨）也就完了。

鲁克桑德拉　又是象战时做面粉生意那样！你们对投机倒把总是不死心。

伊利耶　可是，那次的面粉生意他赚了百分之二百。难道你不喜欢投机倒把？

鲁克桑德拉　我讨厌这些。（右边传来电话铃声）电话！我去接。（下）

第　三　场

〔基里尔和伊利耶。

基里尔　你干吗什么都对他讲？

伊利耶　不然我们就无法摆脱她，而且我们又要急于做出决定。（摇晃着单子）

基里尔　（抽着烟，微笑着）女人们都是忘恩负义！就连我的老婆也是如此。你看，我们处境稍有困难，她就忘掉了钱堆积如山的时候，忘掉了我现在这样的庄园今天至少还值一百万，还忘了她是这个城里最阔气的女人。

伊利耶　(笑)比郭拉利娅还阔气吗？

基里尔　(严厉地)别提郭拉利娅了！(改变语调)有朝一日我搞出点名堂来，全城还得拜倒在我基里尔老爷的脚下，比今天更厉害。

伊利耶　你下哈斯特鲁巴尔的注吗？不下？你不听我的话，那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基里尔　(嘲笑地)对，你是这方面的权威！

伊利耶　我也这样认为。我是老骑兵军官嘛！而且又是战前的军官。

基里尔　(温和地)要不是大街上出的那桩事，你今天早成将军了！

伊利耶　一条蠢驴，又是个醉鬼。总有一天，我要百倍地回敬他的巴掌，哼！亲爱的，部队里有些清规戒律我真受不了。也许那样更好些。(基里尔笑)我，至少在外面没有养活一个情妇，也没为她卖掉桥头的房子。

基里尔　那是因为你没有。你是只进不出。

伊利耶　老兄，你今天怎么了？

基里尔　没什么。我们也开开心。

伊利耶　(高兴地)噢，我们在开心！喂，我们怎么办？(又把单子放在桌上)现在哈斯特鲁巴尔仅次于福尔杰尔，居第二位。我得到消息了。这匹马跑得也不慢。我去跟骑手谈一谈，他是我的人，只要他给马吃溴化剂，马跑起来比你这条有毛病的腿走得还慢呢。

基里尔　但是，你相信骑手吗？

伊利耶　象相信我自己一样。

基里尔　那样的话，希望不大！你要告诉我波贝斯库·基黑瓦亚的看法，他消息一向灵通。或者我们再看看……

伊利耶　那就再见吧。我很快就回来。

基里尔　再……等一下，你也到郭拉利娅那儿去一下。

伊利耶　到郭拉利娅那儿去？你什么也不给她带？那她不会欢迎我的！

基里尔　（慢吞吞地，微笑）给她带点东西去（跛着腿向小衣柜走去，拿出钱来交给伊利耶）给她，让她省着花。

伊利耶　如果她能做到的话。（下）

基里尔　（跟着伊利耶到门口，走路轻快，不跛）回来别太晚了。（向另一个门走去）鲁克桑德拉！鲁克桑德拉！

第　四　场

〔基里尔和埃利萨。

埃利萨　（约十九岁的姑娘，漂亮、活泼）爸爸，妈妈到花园去了。你想要点什么吗？

基里尔　一杯咖啡，埃利萨。你在做什么？

埃利萨　我在看书。

基里尔　（微笑）看小说？

埃利萨　看小说。

基里尔　至少要从中学会在生活中怎样对付滑头、白痴、懒汉吧？能使你思想敏锐，对你有点用处吧？

埃利萨　（合上书）是一本游记。

基里尔　（温和地讥讽）真无聊！你要自己去旅行，让一个美国富翁爱上你，娶你做老婆，还给你买一艘远洋游艇。你不要读别人写的游记。

埃利萨　（笑）书里没有这种说教。

基里尔　（自负地）这是我的信条，而且是神圣的。我的孩子，你不要妥协，不要低估自己，不要一见钟情，要想出人头地就得眼高。在生活中，无所追求往往是人们不幸的开始。

埃利萨　我的要求就是让我上大学。你觉得应该追求的东西很多，可你一个也不给我。

基里尔　上大学？什么，你要工作？一个女子，一个象你这样有地位的家庭出身的姑娘生来就应该过舒适的生活。

埃利萨　在这个小地方能过上什么生活。

基里尔　并没有人规定你总留在小地方……（埃利萨站在窗前出神地望着）

埃利萨　马格里二小姐来了。

基里尔　（笑）你妈妈的朋友，有什么办法！也许她又有了一次爱情的奇遇，来告诉你妈妈。

埃利萨　或许是她昨天夜里作梦梦见的，怪可怜的。（从大厅传来鲁克桑德拉、马格里二小姐的声音）

鲁克桑德拉　爱斯美拉达，请到客厅来。

马格里二小姐　（打扮得象埃利萨那么大的年轻姑娘一样，留的是娃娃头；老了许多，但看得出还是个小姐。牵着一条良种狗）你好，东布勒维亚努先生。你好，埃利萨。

基里尔　你好！好久没见你了！

马格里二小姐　噢，现在我也是路过。我给爸爸请医生去了。他很不舒服。克列曼斯也总是关节疼。象她这个年纪，你们可以想象得到！

基里尔　马格里大小姐多大年纪了？

马格里二小姐　噢，还很年轻。才比我大几岁。（冲着鲁克桑德拉）我可别忘了告诉你，我在寄宿学校时的影集里，发现有你的题词。

鲁克桑德拉　埃利萨，亲爱的，去给我们煮杯咖啡。爱斯美拉达，你至少要等到喝完一杯咖啡再走。（埃利萨下）

基里尔　我到卧室去休息一会儿！这条倒霉的腿！狗倒是很漂亮！什么种？

马格里二小姐　是条纯种札依德比奇狗，很聪明！匹克很漂亮！你看见过吗？

基里尔　（吻马格里二小姐的手）你不生我这个精疲力尽的老头子的气吧？你告诉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在你的婚礼上跳舞？快点吧，亲爱的马格里二小姐，晚了我这条腿可就跳不动了！

马格里二小姐　（象小姑娘似地害羞）我的天哪，东布勒维亚努先生！克列曼斯应该先出嫁！她比我大！她不出

嫁我连考虑都不考虑！你休息去吧！（基里尔下）

鲁克桑德拉　马格里先生不舒服吗？

马格里二小姐　他已经两个星期不能下床了。但是很清醒，你知道有多清醒吗？他躺在床上病成那样，还为克列曼斯安排了一次约会。也许这一次能成功。遗憾的是我不十分清楚他们说的话，说什么财产出了问题。还说，自从（犹豫不决地）……自从……总之，你是我的朋友，我告诉你。自从伊利耶插手父亲的事后，事情不是更好，而是更糟了。你知道，克列曼斯对他多恼火，都不让我到你这儿来啦。不过，克列曼斯就是这么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生别人的气。我对她说："这样高贵家庭的人，行动会不检点，怎么可能呢？你太夸大其辞了吧！"

鲁克桑德拉　（极其尴尬）我不太清楚……那她就不再让你到这儿来了吗？

马格里二小姐　不让我再来了，但是，我不告诉她我来过了。你是我的朋友。噢，像册的事我对你讲过了吗？从里面我发现了你一八九三年写的一句话，是这样写的："**为了使我们在离别后得到安慰，上帝创造了留念。**"① 写得多好！你还记得吗？

鲁克桑德拉　（笑）不记得了，怎么还能记得！（埃利萨端咖啡上）

---

① 原文系法文。

马格里二小姐　谢谢，埃利萨。哎呀，她出挑得多可爱了！(埃利萨从窗户向外张望，马格里二小姐从手提包里掏出镜子，打扮）你不觉得我脸色不好吗？我疲劳得很！克列曼斯就连晚上也不让我看书。她对我说："你应该早睡，可别长上皱纹！要是你显得难看了，我又比你大，人家会认为我老了！"于是就给我把灯关了！

埃利萨　(在窗前)外边多美呀！

马格里二小姐　是呀，真美。这会使你感到象十八岁一样年轻。(急忙喝口咖啡）噢，真烫！你额头上的那个卷儿是怎么弄的？我就是弄不成！我回去了。再见。一提到回家，我是多么害怕，爸爸对我们那么严厉，好象我们还不出嫁是我们的过错。再见。(朝门走去，然后停下，拉住鲁克桑德拉的胳膊）我本想跟你谈点事，但是(朝埃利萨一指)……我难开口。

鲁克桑德拉　埃利萨，亲爱的，你把这些杯子拿走好吗？

埃利萨　(微笑着去拿杯子，知道要谈秘密事)好。(下)

鲁克桑德拉　你说吧！

马格里二小姐　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先生爱上我了……我不想说出他是谁……还是告诉你吧：是特欧多鲁·马利耶·利塞的堂兄。

鲁克桑德拉　(高兴地)是吗？真的？他长得不错。你把经过说一说好吗？

马格里二小姐　他对我还什么也没说。

鲁克桑德拉　(失望地)啊，是这样！

马格里二小姐 你也知道这不可能。爸爸，克列曼斯都把我看守得这么严！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了。你知道，在我和克列曼斯带着狗出去的时候，他是怎样看着我！（想起狗）匹克，你在干什么？你在啃地毯？这样不好！是的，他痴情地望着我。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当他了解到克列曼斯的情况后，怎么会来向我求爱？

鲁克桑德拉 （为难地）可能他敢于提出来！

马格里二小姐 我让他给迷住了！爱他爱得发了疯。但是没办法向他表示。这样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让他把我抢走！他要是把我抢走，不管是爸爸，还是克列曼斯，他们就没什么可说的啦。

鲁克桑德拉 （两眼朝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幼稚的做法。

马格里二小姐 怎么幼稚！这是唯一的办法！我还想求你……也许基里尔或者伊利耶会给他出个主意让他把我抢走。你看怎么样？（埃利萨上）

鲁克桑德拉 你太孩子气了，爱斯美拉达。

马格里二小姐 不打搅你了。喂，匹克！地毯不错吧？你很喜欢，对吗？在我们家里，他把所有的沙发都给啃了。吻你们！再见。（急忙吻她们，下）

埃利萨 真能唠叨！

鲁克桑德拉 她半点坏心眼也没有。正因为如此，她家里的那些坏人才把她毁了。要是换个生活环境，也许会……（坐在沙发上，又拿起衬衫缝补）你爸爸刚才对

你说什么了？

埃利萨　(微笑)他说我要想出人头地就得眼高。

鲁克桑德拉　“眼高”他指的是什么？

埃利萨　(笑)噢，很具体！就是说，你要有远洋游艇，几件皮衣，几匹赛马，可能还指，花钱要多……

鲁克桑德拉　(郑重地)埃利萨，对“眼高”你是怎么理解的？

埃利萨　(犹豫不决地盯着她)我认为略有不同，妈妈……可能是指，要见多识广，感情要丰富，要这样地生活，就是展翅……

鲁克桑德拉　展翅！要飞？你要有什么样的感情？

埃利萨　我不知道，妈妈，不知道，但是，好象我要支配的很多。(她自己也感到吃惊)我不知道要支配什么！妈妈，你怎么理解这个“眼高”？

鲁克桑德拉　(沉思)可能是，你不要对自己、对自己周围的人感到羞耻，也不要为你所做的这一件或那一件事而悔恨……

埃利萨　你现在对自己感到羞耻吗？曾经有过什么事使你感到羞耻吗？

鲁克桑德拉　我顶住了。

埃利萨　怎么“顶住的”？

鲁克桑德拉　我没做过，我也反对做那种使我感到羞耻的事。

埃利萨　但是对你周围的人，你做过使他们感到羞耻的事吗？

鲁克桑德拉　（心烦意乱地）埃利萨！你别再刨根问底了！我们怎么也谈起这个来了！

埃利萨　但是你做过什么使你悔恨的事吗？

鲁克桑德拉　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我做了一件违心的事，但是也只能如此。

埃利萨　对你没做成的事，感到遗憾吗？

鲁克桑德拉　那个时候感到遗憾，唉，算了！你别再问我了。去弹琴给我听听！

埃利萨　（笑）弹琴吗？你知道，我已经忘了！今天哪儿还有姑娘弹琴的？这是你们那时候的风气。

鲁克桑德拉　（也笑了）很久了，很久了！不是吗？你一定觉得你妈妈老得象恰赫勒乌①山了。

埃利萨　（吻她）不，你还年轻，又漂亮。你是这个城里最漂亮的太太。尤其当你穿上皮衣或晚礼服、披上短斗篷的时候，妈妈，你真是举世无双！

鲁克桑德拉　这是你受了你爸爸的影响，所以你喜欢华丽的衣服。你哪里知道这些把我压得多厉害！

埃利萨　我看出来了。为什么？

鲁克桑德拉　孩子，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埃利萨　（试探地）是钱吗？

鲁克桑德拉　是精神上的。你给我朗诵点什么好吗？

埃利萨　好。读什么？读诗？

---

① 恰赫勒乌是罗马尼亚一山名。

鲁克桑德拉　如果你愿意，就读诗吧。

埃利萨　（拿起一本书，匆忙翻开）

下面星光闪闪，
上面繁星满天，
好象一道流光闪电，
徘徊其间。

（翻页）

阿拉尔德，
　　你不想把脸偎依在我的胸前？
你这黑眼睛的少年啊，
　　一双明眸多么美丽动人！
让我用金发
　　把你的脖子缠紧。
你把生命和青春
　　变成了天堂！
你那柔情蜜意的眼神
　　深深打动了我的心！

〔把书放在膝盖上，沉思。

鲁克桑德拉　（等待）嗯，下边呢？

埃利萨　（一惊）什么？

鲁克桑德拉　怎么不读下去了？你在想什么？

埃利萨　（望着她，把书放下，朝她慢慢走来，坐在她身旁，非常甜蜜、平静地）妈妈，我爱上人了！

鲁克桑德拉　(两手合拢，害怕地)我的孩子！这不可能！

埃利萨　真的，妈妈！

鲁克桑德拉　你爸爸要生气的！他想把你嫁给……

埃利萨　我知道。而且，我所爱的那个人不会合他的口味。

鲁克桑德拉　是谁呀？

埃利萨　我以后告诉你。会让他见见你的。

鲁克桑德拉　可能不是真爱你。只是你的感觉罢了。

埃利萨　完全是真的，妈妈。

鲁克桑德拉　好长时间了吗？

埃利萨　从过节开始的。

鲁克桑德拉　为什么开始时不告诉我？

埃利萨　没想到。要是开始就告诉你，说不定你会阻拦我和他见面，不让我爱他，对吗？

鲁克桑德拉　谁知道？也许他配不上你！

埃利萨　哦，妈妈，是我配不上他！你会看出来的。而且，不管你怎么阻拦我，都无济于事。我要爱他，而且爱他使我感到幸福。

鲁克桑德拉　但是，你不是说到布加勒斯特去念书吗？

埃利萨　我们结婚后，他也同意我去学习。

鲁克桑德拉　但是，你爸爸他会怎么说呢？

埃利萨　你知道，爸爸想把我嫁给阿历克山德鲁·伊利迈斯库。只要阿历克山德鲁一同意，就能定下来了。

鲁克桑德拉　会定下来的。当两人并不相爱时，决定得就更快。

埃利萨　你也喜欢这样吗，妈妈？你喜欢他吗？你告诉我真心话。

鲁克桑德拉　（两眼朝下）埃利萨，我不喜欢。

埃利萨　那怎么办？那么我嫁给他公道吗？你阻拦我去爱拉杜对吗？你们要我做一个律师的妻子，这个律师大家都说他是滑头，就是因为他有钱你们就这样做公道吗？要我嫁给一个梦想把果尔达那攫为己有，以便把资本投进果尔达那发财致富的人，这公道吗？

鲁克桑德拉　我们斗争吧，孩子，我们努力争取。我们不能和你爸爸对着干。我们要说服他。

埃利萨　说服爸爸？谁也说服不了他！妈妈，我们还是拿起武器公开跟他斗争！

鲁克桑德拉　我们试试吧！

埃利萨　妈妈，你看他多漂亮，多有教养！你看他的知识多丰富。

鲁克桑德拉　是谁家的儿子？是谁？拉杜的全名是什么？

埃利萨　（撒娇）我会告诉你的。

鲁克桑德拉　我认识他吗？

埃利萨　又认识又不认识。

鲁克桑德拉　（带有年轻人的好奇心）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

埃利萨　我们约好，趁哪一天爸爸出门，白天把大门的灯打开，他便来见你。可是你看，爸爸就是不出门！

鲁克桑德拉　（责备地，但微笑着）埃利萨！你知道你爸爸

腿疼！

第 五 场

〔除基里尔外，人物同上场。

基里尔 谁腿疼？（她们都一惊）我疼吗？我已经不疼了，我还要出去走走。埃利萨，给我拿手杖来。

埃利萨 （象阵旋风似地出去）好，马上来。

鲁克桑德拉 （内疚地）你可别大意，基里尔，你还是呆在家里吧。

基里尔 我也该出去透透气。在家里快把我憋死了。

鲁克桑德拉 随你的便吧。

埃利萨 （跑着把手杖、礼帽拿来）外边很暖和，一点风也没有，也没潮气。

基里尔 如果有人来找我，告诉他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回来。

埃利萨 你知道外边天气多好！你尽情地去散步吧！（送基里尔下。埃利萨回来。紧张地停在门槛上）等他一拐弯，我就把大门的灯打开。

鲁克桑德拉 （想责备而未责备）那我也成了你的同谋了？你怎么知道我同意你把他带到家里来？

埃利萨 （开玩笑地）那么，让我和他到大街上相会去？

鲁克桑德拉 埃利萨！

埃利萨 妈妈，我想让你认识认识他！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这样难道不好吗？

鲁克桑德拉　（没听她说的话）你怎么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在街上散步呢？

埃利萨　噢，已经一个星期了，他整个下午都在街上散步，就等亮灯！我去开灯！（跑出去又跑回来）

鲁克桑德拉　可能我的头发有点乱。

埃利萨　（忙帮她整理头发）让拉杜看一看，我妈妈多么漂亮。

鲁克桑德拉　（笑）埃利萨，对参与这种把戏的妈妈，他会怎么说呢？

埃利萨　他会佩服你的，妈妈。（听到铃响）他来了！我去开门！（向左跑去）

鲁克桑德拉　（坐在苏尔塔娜以前坐的沙发上，又严肃又激动）哎呀，我的天哪，天哪！

第　六　场

〔鲁克桑德拉、埃利萨和拉杜。

埃利萨　这就是拉杜，妈妈。

拉杜　（上前，行礼）太太，您好。

鲁克桑德拉　你好。你不就是巴努医生的儿子吗？哎呀，你都长这么大了，我还是小时候见过你的呢！

埃利萨　你看，妈妈，我说过，你又认识他又不认识他。

鲁克桑德拉　请坐。好象你也学医吧？

拉杜　今年春天毕业了。我还得了博士学位。

鲁克桑德拉　你就定居在这个城市了？

拉杜　还没定下来。我想在布加勒斯特开个诊所，但是还有困难要克服。（停顿）

埃利萨　我妈妈很漂亮，对吧？

鲁克桑德拉　埃利萨！

拉杜　（诚恳地）是很漂亮！所以，从小时候看见她，后来假期又看见过几次，印象很深。是本城最漂亮的太太。

埃利萨　比我还漂亮吗？

拉杜　你长得象太太。让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小的时候，人们问我想同谁结婚，当时我回答说和东布勒维亚努太太结婚。

鲁克桑德拉　（不好意思地笑）唉，真是孩子！真是孩子！（停顿）

拉杜　（鼓起勇气，冲着埃利萨）你全都跟你妈妈讲了吗？

埃利萨　都讲了。

拉杜　（靠近）太太，我也想对您讲一讲。可以吗？

鲁克桑德拉　巴努先生，你要对我讲的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再说，我一个人也决定不了。你必须同我丈夫谈一谈。

拉杜　我知道。但是，他的意见，我从埃利萨那儿多少有些了解。正因如此，我想先同您谈一下。我这样爱埃利萨而又不讲出来，我觉得不诚实。

鲁克桑德拉　你说得对，但是，只是我……

拉杜　看来，我也要搞点外交。我们想和您结成同盟。

鲁克桑德拉　去反对我的丈夫？

拉杜　不，只是站在我们一边。而且为了让您帮助我们，您必须了解我。要知道我的内心世界和想法。

埃利萨　那您就会喜欢他的，妈妈。

鲁克桑德拉　这也需要时间，亲爱的。关于你，巴努先生，我所听到的确实是一片赞扬声。我认识的人家都夸奖你，但是做人要比做一个优等生或一个名门子弟难得多。

拉杜　正因如此，太太，我想让您了解我。

鲁克桑德拉　你的父母知道你和埃利萨的关系吗？

拉杜　他们知道得不多，还不太清楚。但是，我父母完全信任我，到目前为止，他们完全让我自己做主。

鲁克桑德拉　可能他们的看法与你不同。（难为情地）埃利萨并不富有，我不知道会不会……

拉杜　这对我无所谓，我认为，而且也希望我的父母也是如此。埃利萨是个非常好的、完美的人。（孩子气地）从一认识她，我就尽量地找她的缺陷，可我一直没找出来！

鲁克桑德拉　你可不要以为她完美无缺。

埃利萨　噢，我有很多缺陷，但是，拉杜，拉杜的确是个很好的人。

鲁克桑德拉　（笑）真巧！让两个完人碰在一起了！

拉杜　我觉得如果我不能使她过上美满的生活，她就不可能幸福。我们要去认识世界，让大自然的美景映入她漂亮的眼帘，从而使她的两眼更加美丽、更加明亮。

埃利萨　这些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拉杜　（文静地）首先我必须工作，给自己打下基础，要有更多的人到我这儿来看病。要成为一名良医，对，这是一种满足。

埃利萨　你说，我也要学习吧？

拉杜　如果你想的话，你就去学习，特别是如果我们住在布加勒斯特的话，更容易做到了。

埃利萨　要是我们去不成呢？

拉杜　（文静地）我们必须做到。一个医生在这种小地方做不出什么大事情来。（微笑地表示歉意）太太，我并不是有野心，但是我想让她过一种美好的生活，独立的生活。让她不受制于极其艰难的物质条件，否则会使生活变得寂寞无聊。

鲁克桑德拉　当你只是想着物质条件并且一味追求这些的时候，精神生活才会寂寞无聊。我认为，如果两个人情投意合，相亲相爱，即使日子过得紧一些也无所谓。

拉杜　啊，不对。那样你就不能享受艺术的美感，旅行的欢乐和观看演出的乐趣。为了这些，我要工作，我要去开开眼界……

埃利萨　我们还要经常去听音乐会！啊，我差点忘了……

拉杜　但是，我没忘。听今天晚上的音乐会！我买了三张

票，是给我妹妹，你和我买的。（冲着鲁克桑德拉）如果我妹妹也去的话，您就同意埃利萨去，对吧？

埃利萨　是通过他妹妹我们才认识的。

鲁克桑德拉　如果她也去，我就同意。那样你爸爸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什么音乐会？

拉杜　正在国内巡回演出的谢尔班·格里果留钢琴独奏音乐会。

鲁克桑德拉　（惊愕地）谢尔班！

埃利萨　对，是个钢琴家。好象他在维也纳、布加勒斯特举行过很多次音乐会，现在正在国内巡回演出。

鲁克桑德拉　（激动地站起来，急忙走到窗前，然后走到小柜旁）我不知道！根本不知道！

拉杜　您听说过他吗？

鲁克桑德拉　很久以前，还是我年轻的时候。（毫无目的地又走向窗前）他是教我弹钢琴的老师。（拉杜和埃利萨久久地、迷惑不解地望着她）

埃利萨　我不知道。

拉杜　（犹豫地）我想这会儿买不到票了……但是……如果您高兴的话，我的票让给您，您和我妹妹、埃利萨一块去吧。

埃利萨　但是……（看到妈妈炯炯的目光，便很快改口）去吧，妈妈！拉杜去年在布加勒斯特已经听过他演奏了。只要你高兴就行！现在你很少出门！

鲁克桑德拉　（激动地）你做的牺牲是不是……太大了？

拉杜　(躬身)我能使您高兴感到很幸福。

鲁克桑德拉　(更加激动地)唉，天哪，天哪！他又到我们镇上来了！(突然对拉杜)他什么样儿？

拉杜　哦，人很漂亮，高个子，有点驼背，一双怪异的眼睛，蓝色的或是绿色的，不，是蓝色的，但是这种颜色我还从没见到过。

鲁克桑德拉　驼背？他老了吗？

拉杜　不是，看来是他弯腰弹钢琴形成的习惯。

鲁克桑德拉　他的眼睛总是这样，颜色与众不同。(停顿)

拉杜　(面对她的沉默不语，不知说什么好)那么，我……我去给您把票拿来。我可以再回来吗？

埃利萨　让他回来吗，妈妈？

鲁克桑德拉　(心不在焉地)好，好，让他回来。

拉杜　再见。(由埃利萨陪着出去)

鲁克桑德拉　(走到镜子前)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了！

埃利萨　(回来)妈妈，你喜欢拉杜吗？

鲁克桑德拉　(不安地)是的，孩子，他很活泼，好象也诚实。

埃利萨　好象？他可是个完人！

鲁克桑德拉　让我们再看看！再看看！(朝窗子走去)

埃利萨　(跟在她身后)妈妈，爸爸会说什么呢？

鲁克桑德拉　你爸爸不会让步的，不会的。他们是一些穷苦人。拉杜要为自己建立他所梦想的那种生活，必须工作很多年才行。

埃利萨　他会工作的，妈妈。他会为我，也为他自己建立那

种生活的。在音乐会上，你也会认识他妹妹，而且她来过我们家一次。你记得吗？怎么了？你没听我说话？

基里尔的声音　鲁克桑德拉，你在这儿吗？

埃利萨　爸爸来了！我到我房间去，从窗子里看着，给拉杜打手势不让他进来。（下）

鲁克桑德拉　（走到镜子前）天哪，我多老了！老得多厉害呀！

第　七　场

〔鲁克桑德拉和基里尔。

基里尔　伊利耶没回来吗？

鲁克桑德拉　我根本不知道他走了。

基里尔　我腿疼得厉害。

鲁克桑德拉　是吗？

基里尔　我还有一段路要走，就顶不下来了。

鲁克桑德拉　是吗？

基里尔　你怎么了？你在想什么？

鲁克桑德拉　我？不，什么也没想。（忧郁地照镜子）

基里尔　（哭丧地）我是说我的腿疼得厉害。

鲁克桑德拉　（回过身来）你疼得厉害？弄几个热水瓶暖一暖好吗？

基里尔　不要，亲爱的，我什么也不要。只是还有一件事要办，可我又去不了。

鲁克桑德拉　（轻松地）那你就明天去吧。

基里尔　一点儿也不能拖延。

鲁克桑德拉　什么？

基里尔　我是说一点儿也不能拖延。

鲁克桑德拉　可能伊利耶会回来，你派他去好了。

基里尔　伊利耶会把事情搞糟的。（叹气）

鲁克桑德拉　（突然地）基里尔，今晚我想出去。

基里尔　（吃惊地）你？到哪儿去？

鲁克桑德拉　去听音乐会。同埃利萨和她的一个女朋友一块去。

基里尔　（睁大眼睛）去听音乐会？这么说你有票了？谁给你买的票？

鲁克桑德拉　埃利萨今天早上出去时买的。

基里尔　（温柔地）好吧，好吧，只要你高兴就是了。你不换换衣服吗？

鲁克桑德拉　现在？音乐会九点才开始。

基里尔　（温和地）对，对。音乐会都是这样。（停顿）鲁克桑德拉，我们的果尔达那保不住了。

鲁克桑德拉　怎么？你说什么？

基里尔　为了不让你着急，我一直没告诉你。这个世道真是艰难，一些人起来了，另一些人倒下了。市场上，机会甚多，你必须善于抓住它，有些你能抓住，有些就失掉了。

鲁克桑德拉　要是你专心致志地在土地上下功夫就好了。

但是你不想买机器，你不想……

基里尔　买机器？让我把钱扔进脱粒机或别的什么鬼东西里去？我们有人，让他们手拉肩扛地干活吧。

鲁克桑德拉　基里尔，那你为什么认为土地现在保不住了？你说！

基里尔　（缓和地）从那次面粉生意得到意外之财以后，其它的生意就不顺利了。为了照顾你，我本来什么也不想对你讲。

鲁克桑德拉　（轻声地）要是你不干那些事的话，对我倒是更大的照顾。

基里尔　（机智地）对，亲爱的，要是我不去干那些没能成功的事就会更好一些。你说得对。唉，你也知道，我眼看失掉父亲留给我的庄园心里也不好过！（冷笑）我从老婆那儿连嫁妆也没得到。

鲁克桑德拉　（不耐烦地）那么现在有什么麻烦事？

基里尔　对，我们现在遇到麻烦了。（温柔讽刺地笑）我们还有房子。是我的，是你的，我怎么说呢？好象是你的，但也好象是我玩牌赢来的。（笑）唉，你的，我的，反正是我们的。

鲁克桑德拉　好了。但是地呢？要是埃利萨至少有个职业也好！

基里尔　职业？什么职业？当裁缝？当教师？当接生婆？

鲁克桑德拉　或者当医生，做律师！

基里尔　（轻蔑地咂咂嘴）这不是女人的职业。女人工作有

失体统，再说也没有人信任她。我们的女儿天生应该是做太太的。

鲁克桑德拉　好，好，那么土地怎么了。

基里尔　不过，我一直体贴你，本来不想告诉你，为了不让你生气，不让你担心，我把果尔达那典当出去了。

鲁克桑德拉　基里尔！

基里尔　（灰心丧气地）瞧，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说，为了不让你用那种使我心碎的声音喊我“基里尔”。（假装激动）你知道……我多么想使你幸福。……但我不是总能做到……

鲁克桑德拉　（镇静地）那么典当给谁了？

基里尔　约尔德克斯库。

鲁克桑德拉　约尔德克斯库！

基里尔　（叹气）是他！

鲁克桑德拉　你从他那儿拿的钱多吗？

基里尔　你真是个孩子！押金连庄园总价值的十分之一还不到！

鲁克桑德拉　（嘴发干）那你什么时候能还清他的债务？

基里尔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如果我现在能成功地大干一场，好好地干一场，我就能把钱还给他，如果不能……

鲁克桑德拉　基里尔，我害怕你这样干。我不喜欢，我怕……

基里尔　（温柔地）你反感，我知道，你今天已经对我说过一

次了。但是一个象我这样的生意人，不去做生意，做什么！

鲁克桑德拉　那你现在打算做什么？

基里尔　如果我能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能把它用在目前这笔生意上，可能是个理想的解决办法。

鲁克桑德拉　（耸耸肩）你想让我们从哪儿弄到这一笔钱呢？

基里尔　（幻想）去借。也就不要再典当了。这一大笔钱就借几天。城里谁有钱？谁今天拿钱不当回事？只有梅林特！一个星期内我想就能还他。

鲁克桑德拉　怎么，一个星期？

基里尔　你说说看，你以为我要把事情拖长自找麻烦吗？不行！我碰上了一个人，他从国外弄来了一批皮货。布加勒斯特有另外一个人想大批购买。如果今天梅林特能给我十万列伊，我就可以把货物拿到手。到布加勒斯特去跑一趟，就能拿回三十万列伊。还给约尔德克斯库八万列伊，梅林特十万列伊，我还净剩十二万列伊，再去搞别的。这样庄园也就保住了！你明白了吗？

鲁克桑德拉　（一惊）走私？（皱眉）我懂了。但是，你为什么不再从约尔德克斯库那儿借钱？

基里尔　这就意味着庄园的押金增多了，我给他创造条件和借口。不合算。

鲁克桑德拉　既然你有把握在一周内还给他，怕什么！

基里尔　做生意，哪怕有百分之一靠不住，你也得倍加小

心。

鲁克桑德拉　梅林特他会不要抵押品吗？可能他也要你典当呢？

基里尔　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到了他。因为我希望他不要抵押，只靠我的信用就够了。

鲁克桑德拉　（怀疑地）你认为是这样吗？

基里尔　（好象没听见）哎，你看怎么样？

鲁克桑德拉　随你……我去换衣服了。（想走）

基里尔　等一下。我腿疼得厉害。

鲁克桑德拉　你稍微休息一会儿，别总为这事苦恼。过会儿再去。

基里尔　我？我今天不能去了，我有点不舒服。好端端的生意吹了！

鲁克桑德拉　那么，你怎么能还约尔德克斯库的押金呢？

基里尔　（叹气）那我就丢掉庄园！或者把埃利萨嫁给阿历克山德鲁，让他再去赎回来。由他支配。几个月内他就能把果尔达那搞得象个样子。他有资本。

鲁克桑德拉　基里尔！不行！

基里尔　你要我们怎么办？他爱她，他要她，他是个美男子，有名的律师，挣钱又多。什么时候才能等到一个阿根廷亿万富翁？阿历克山德鲁是亏待不了她的！

鲁克桑德拉　基里尔，不行！埃利萨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她说得对。他令人讨厌！

基里尔　亲爱的，这是你的感觉罢了。他是会生活的人，对

他的妻子来说，他是个理想的丈夫。

鲁克桑德拉　是个肮脏的人。

基里尔　那么你去挽救女儿和土地吧！

鲁克桑德拉　我？怎么挽救？（稍停）对，你说得对。把我的珠子卖掉。到现在，我还没提出过卖项链，为的是在万不得已时用。（解下项链）给你项链，把它卖掉，钱随你处理。

基里尔　（没接她的项链）亲爱的鲁克桑德拉，你让我……让我左右为难，你总是爱给别人出难题。

鲁克桑德拉　基里尔，不为难。这是你在我们订婚时送给我的……我不追求首饰，请相信我，基里尔，不戴项链我并不感到难过。我是心甘情愿这样做的。让我痛快一下吧，你别让我丢人了。

基里尔　我亲爱的……谢谢你，你真好，但是……但是……

鲁克桑德拉　基里尔，不要什么但是！

基里尔　不，还要说但是，亲爱的。珠子是假的。

鲁克桑德拉　（手里拿着项链，呆若木鸡地）珠子是假的！这些珍珠是假的！（项链顺手掉下）

基里尔　要是我现在能挣到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我就给你买一串真珠子的项链。我早就想给你买。现在我要你帮别的忙。（鲁克桑德拉没听他讲话）鲁克桑德拉，你听见了吗？

鲁克桑德拉　没听见。你说什么？

基里尔　我想求你另外帮帮忙。这个更简单更容易。小事

一桩。

鲁克桑德拉 （声音微弱地）你说吧。

基里尔 （简短地）你到梅林特那儿借钱去。

鲁克桑德拉 我？我到梅林特那儿去借钱？

基里尔 当然，这笔买卖晚点做，也还有意思。但是，钱从哪儿来？要么从梅林特那儿借，要么从阿历克山德鲁那儿借。如果你做妈妈的反对阿历克山德鲁，那就只剩下梅林特了。

鲁克桑德拉 我想是这样，我还拿不准。但是我不到梅林特那儿去。

基里尔 （简单地）为什么，亲爱的，你是以我的名义去的。

鲁克桑德拉 还是你自己去吧。

基里尔 如果我能……另外，你看，要是一个女人，一个太太来向你借钱，你就不好拒绝啦。

鲁克桑德拉 （愤怒地）他为什么就不会拒绝我呢？或是因为他信任你，凭着信用把钱借给我们，这也合情合理，或是相反，那他又为什么把钱给我呢？我不到梅林特那儿去。

基里尔 你真狠心，鲁克桑德拉，你既不同情我，也不可惜土地，也不可怜你的女儿埃利萨。你一点也不同情！

鲁克桑德拉 这谈得上同情不同情吗？

基里尔 那是什么问题？那就是你爱面子，不愿意去借钱，就连你明知道我必须还债的时候，你也不肯去。

鲁克桑德拉 基里尔，你没发现梅林特对我不正经吗？

基里尔　不,那是你的感觉罢了。

鲁克桑德拉　这样的事我从来没给你讲过，这并不是无中生有。梅林特跟我耍不正经，我不能到他那儿去。他是个……你了解他……是个……不正派的人。

基里尔　（心平气和地）亲爱的，这是你的感觉。他很尊重你,因为你是我的妻子。他很钦佩你,如此而已。他会客客气气地接待你,正因为你去而不是我去,这样他才会彬彬有礼,受宠若惊。他会立刻把钱给你的！

鲁克桑德拉　但是我不去！

基里尔　（好象没听见）当然,你要举止庄重,你去要比我去好办一些。不是吗？他为什么要借给我钱呢？

鲁克桑德拉　我不到梅林特那儿去。

基里尔　好！（叹气。停顿）今天晚上阿历克山德鲁来吃饭。我们看看同他有什么结果。他是我的律师，他早就觊觎我的土地并看上埃利萨了。你不在家也好，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

鲁克桑德拉　（沉默）

基里尔　我要诚恳地告诉他，我一个人再也摆脱不了目前的困境。如果他愿意，让他去付押金。这笔钱数目不大。唉,要是梅林特能借给我钱,我就给阿历克山德鲁一脚。我就可以大干一场,然后重整家园：粮仓、酒窖都搞起来！

鲁克桑德拉　（突然地）我去换衣服。

基里尔　那你到哪儿去？

鲁克桑德拉　去听音乐会。(进左屋)

第　八　场

〔基里尔,伊利耶随后上。

基里尔　(在房内快步走来走去,好象哪儿也不疼了)听音乐会!听音乐会!(伊利耶进来)

伊利耶　我同基黑瓦亚谈过了。好消息!

基里尔　没意思,我一点也不感兴趣!伊利耶,又发生了比这重要得多的情况!

伊利耶　什么?

基里尔　天黑以前我需要一笔钱。

伊利耶　(严肃地)真的?那……你能搞得到吗?

基里尔　我希望能搞到。从梅林特那儿搞到。

伊利耶　再典当一次?

基里尔　什么也不用。什么也不用典当。我不想找麻烦。

伊利耶　(失望地)他不会借给你。他怎么会借给你呢?那家伙是个商人,不是小孩子。

基里尔　(微笑)他是个乐于助人的热情小伙子。你瞧着吧。

伊利耶　你在开玩笑。

基里尔　当然是开玩笑。五天之内钱都会还给他。

伊利耶　问题是会不会借给你!

基里尔　他会借的。(铃响)

第　九　场

〔除阿历克山德鲁·伊利迈斯库外，人物同上场。

伊利耶　好象铃响了。

基里尔　我好象也听见了。你去看看。（伊利耶出去，基里尔走到门口）鲁克桑德拉，你出去以前，到这儿来一下。（伊利耶同阿历克山德鲁上）

阿历克山德鲁　（二十六——三十岁的人，自信，苗条，很有风度，狂妄自大的样子）可能我来得早了一点，但是我知道，讲究的家庭，晚饭八点开始。晚上好！

基里尔　欢迎你。你来得一点儿也不早。来，咱们在这儿好好坐一会儿，来点小吃。伊利耶，你去和埃利萨一起准备点好吃的，象样点。（伊利耶下）

阿历克山德鲁　你有什么新闻？我这儿，一切都是老掉牙的东西。

基里尔　我原以为你会给我们带来新消息。

阿历克山德鲁　我能告诉你们什么？诉讼案件？一个低能儿出于嫉妒杀死了他的老婆，到我这儿来让我解救他；两个白痴挑动罢工，还硬要我把他们从监狱里救出来，这行吗？

基里尔　那样，也就败坏了你的名声！

阿历克山德鲁　我根本就没有受理。一个记者还一再坚

持，但是我也让他滚蛋了。哦，也有一件有趣的事。是发生在“矿产和石油公司”的高级诈骗案件。他们雇用了一大批律师。布加勒斯特的特拉果米尔也来了。

基里尔　那你也是公司的律师啦？

阿历克山德鲁　不，我是被告者的律师。他们都是些百万富翁，对他们是不拘留审判的。

基里尔　有意思。

阿历克山德鲁　埃利萨小姐好吗？

基里尔　她一会儿就来。本来买了音乐会的票，但是听说你来，她就放弃了。

阿历克山德鲁　太荣幸了。（躬身）亲爱的，用我的话说，我想也了结了结这一桩心事案。

基里尔　慢慢来，慢慢来！

阿历克山德鲁　（受到触动）我不习惯让主要的问题拖拖拉拉。我们生活在一个时间缩短了的时代，亲爱的。从布加勒斯特到巴黎乘飞机不过十二个小时，一个重要决定一夜之间也可做出。

第　十　场

〔鲁克桑德拉、阿历克山德鲁和基里尔，埃利萨随后上。

鲁克桑德拉　（穿着听音乐会的礼服，漂亮、大方）晚上好！

阿历克山德鲁　晚上好！

鲁克桑德拉　请原谅，今晚上我要出去。

阿历克山德鲁　请吧！

基里尔　他不会见怪，亲爱的。我们会象父与子那样谈一谈。

鲁克桑德拉　（一惊）你也不要生埃利萨的气，她也……

基里尔　埃利萨留在家里。（温情地微笑着）她有客人么！

鲁克桑德拉　但是……

基里尔　（温和地恳求）伊利迈斯库先生要谈的事埃利萨也感兴趣。这是个重要的夜晚，鲁克桑德拉！

鲁克桑德拉　（久久地望着他。基里尔表情毫无变化。突然）我到梅林特那儿去。

基里尔　你去吧，亲爱的，如果你愿意，你就走吧。我们等你回来吃饭。正好，你回来前我们先吃点小吃。（靠近鲁克桑德拉）你不戴项链、面纱了？（鲁克桑德拉急下）

伊利耶　（迷惑不解地）她到哪儿去？

基里尔　她去给我办点事。哎，小吃呢？

伊利耶　埃利萨马上拿来。（埃利萨上）

埃利萨　晚上好！（穿着听音乐会的礼服。把托盘放在桌上，勉强把手伸给他）

阿历克山德鲁　（久久地抓着她的手）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姑娘！

埃利萨　我？为什么？

阿历克山德鲁　我们不是一起商定去参加红十字会的舞会吗？

埃利萨　计划是你做的，可能你已经去过了。

阿历克山德鲁　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以为你会去，所以我才去了。东布勒维亚努先生，不是这样说好的吗？整个晚上和这个城的呆笨、衣着难看的小姐们呆在一起真是腻烦透了。只有一个小姐除外，可她又不在那儿！

埃利萨　爸爸，妈妈出去了？很快回来吗？

基里尔　（温柔地抚摸她的头）很快，小燕子，很快就回来。

埃利萨　她怎么想起要出去呢？今晚我们还要去……

基里尔　她放弃了。她决定你们两个都留在家里陪我们的客人。

埃利萨　（惊奇地）是吗？！

阿历克山德鲁　埃利萨小姐，昨天早上我看见你打网球了。因为我当时正为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急着去董事会，没有我办不了，所以没能停下来跟你打招呼。

伊利耶　打网球你就有时间了！可以理解！

阿历克山德鲁　你和那个穷大夫，巴努家不幸的小子打球！（笑）你们知道，科斯马和达米扬都是一些挣不到钱的医生，可他这个可怜虫，还想挣钱！他儿子可别也那样穷！

埃利萨　（恼火地）伊利亚娜·巴努是我的女朋友。

基里尔　李子酒呢？李子酒在哪儿？

埃利萨　（庆幸她能离开）我忘了！伊利耶，来帮帮忙。（埃利萨和伊利耶下）

阿历克山德鲁　她倔得让人喜欢。（电话铃响）

伊利耶　（拿着李子酒进来）伊利迈斯库先生，你的电话。

阿历克山德鲁　（起身）电话在哪儿？

伊利耶　从这儿走，亲爱的，从这儿走，在办公室里。（给他指路，随后马上回来）鲁克桑德拉到梅林特那儿去了？（郑重其事地）基里尔，你知道，梅林特公开对鲁克桑德拉要不正经！你怎么能这样做？如果他对我姐姐不是那么尊重怎么办？你怎么把她抬出来了？

基里尔　（接过话头）伊利耶，你对我妻子的荣誉和尊严有怀疑吗？

伊利耶　（声音更低）不是说她，我是说梅林特！

基里尔　鲁克桑德拉是一个在极其严重的时刻也不曾失去尊严的女人，作为一个罗马尼亚母亲，她知道如何拯救她的家庭，而家庭里的其他成员却一味地对家庭进行责难。

伊利耶　（气馁地）但是……太难堪……

基里尔　是一个文雅的举动。

第 十 一 场

〔除阿历克山德鲁外，人物同上场。

阿历克山德鲁　请你们原谅，屁大的事也要找你。一天就来几十个电话，几十个电话！把我搞得精疲力尽！

伊利耶　（亲切地）事情多，那很自然！上千起案子嘛！

基里尔　亲爱的，请吃吧。（斟酒）陈李子酒，老得象我一样。

阿历克山德鲁　（举杯）祝你健康[1]！（微笑着）请允许我作为儿子对你说：干杯！祝你幸福！

基里尔　干杯，亲爱的！有时，对任何一个开始生活的年轻人，我都感到有一种父亲般的开阔胸怀。

阿历克山德鲁　（举着酒杯）请允许我对你刚才的话做另一番解释。（笑）啊，这个爸爸真，真滑头！这个从任何神圣法律来看都必须托付给另外一个人的宝贝，你还要把揽多久？

伊利耶　问得好！

基里尔　请吃鹅胸脯，随后我会告诉你，我是在哪儿弄到的。伊利耶，谁在准备饭？

伊利耶　马上就好！

阿历克山德鲁　（又举起酒杯）为不在座的那些人的健康干杯！为埃利萨小姐干杯！

基里尔　（美滋滋地笑）祝她长寿！祝我的女儿长寿！她想去布加勒斯特上大学，你知道吗？

阿历克山德鲁　（焦虑地）那你的意见呢？

基里尔　看看再说。

阿历克山德鲁　（激怒地）东布勒维亚努先生，以前你跟我谈话比较坦率。可以说我是这个城里唯一知道你底细的人。我只不过是你的律师。请原谅，我粗暴了一些，

---

① 原文系法文。

但是，是你逼出来的。我知道，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哪怕是你愿意拿出你的全部财产去送埃利萨到布加勒斯特上学，也是不可能的。

基里尔　（软下来）可能，可能。

阿历克山德鲁　（粗暴地）不可能。你等着吧。你想得美。你听我说，这个镇上没有任何一个百万富翁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我正处在兴旺发达时期。今天的果尔达那，对于一个没有现钱的人来说，是一片废墟，一个累赘！

基里尔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可是，我们应该问问我的女儿。

阿历克山德鲁　（急躁地）你要求我不对她讲，可你又不跟她讲。

基里尔　对于一个有钱的人来说，果尔达那可算是个金矿。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

第 十 二 场

〔除鲁克桑德拉外，人物同上场。

鲁克桑德拉　（面无表情，僵直地站着）晚上好。

基里尔　（高兴地）你也回来了？那吃饭吧！伊利耶！（伊利耶下）

阿历克山德鲁　（开玩笑地）太太，你的丈夫真会搞外交！

鲁克桑德拉　（轻声地）我知道。

阿历克山德鲁　但是，请你转告他，还有比他更老练的人。

伊利耶　（在门口）请去吃饭吧。

基里尔　请，请吧。伊利耶，埃利萨哪儿去了？（伊利耶挎着阿历克山德鲁的胳膊）我这就来，你们请吧！

第十三场

〔基里尔和鲁克桑德拉。

基里尔　喂？他借给你钱了？

鲁克桑德拉　没有。

基里尔　为什么？你怎么搞的？你怎么跟他说的？是不是你说话冒犯他了？你是做得出来的！

鲁克桑德拉　没有！我没冒犯他。也没理由那样做。

基里尔　那是怎么回事？你不会说服他吗？

鲁克桑德拉　我告诉他，你会还给他的，可……

基里尔　可他不相信？他不相信你吗？

鲁克桑德拉　（耸耸肩）不是不相信我，是不相信你。

基里尔　混蛋！这就是说他污辱了你！他告诉你，你的丈夫在骗人！

鲁克桑德拉　是的。

基里尔　那你没驳斥他？你也没反抗？总之，你没求求他？

鲁克桑德拉　没有。

基里尔　（愤怒地）那我为什么派你去？在这种情况下，一

个女人会哭喊着让人可怜的！

鲁克桑德拉　你想让我那样做吗？

基里尔　我？不！天哪！我恰恰怕出这种事。你为什么去呢，你是害怕我们丢掉庄园才去的！结果你全给砸锅了！（想去抚摸她，假惺惺地）可怜的鲁克桑德拉！

鲁克桑德拉　（后退）你别埋怨我。梅林特也埋怨我了。

基里尔　他？他为什么埋怨你？

鲁克桑德拉　他埋怨我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还去为你效劳。他同情我，你听见了吗？他同情我！

基里尔　他理解错了，这个无耻的家伙！唉，我们就剩下最后一条出路了……你把帽子摘下来，整整头发。（鲁克桑德拉机械地摘下帽子，整理头发）快去吃饭。

鲁克桑德拉　让我再呆一会儿。

基里尔　那个人还等着呢！（叹气）我必须让步。

鲁克桑德拉　（一惊）怎么？

基里尔　让他们结婚！

鲁克桑德拉　基里尔！不行！你不要一个人说了算。你看……

基里尔　（走向门口）不然，我们就完了！叫女儿来吃饭！（下）

第十四场

〔鲁克桑德拉，埃利萨和拉杜后上。

鲁克桑德拉　(手捂着脸，在屋里来回转)

埃利萨　(由卧室出来，从左门上)妈妈，拉杜在门口，看来是送票来了。我去告诉他……说什么呢？说我们不去了？

鲁克桑德拉　(久久地盯着她，然后突然地)把他领到这儿来！

埃利萨　领到这儿来？

鲁克桑德拉　就一会儿。餐厅里声音嘈杂，听不见。

埃利萨　(犹豫，随后急忙出去，同拉杜一起进来)

拉杜　我在房前站了很久，没敢进来。我给您拿票来了。(把票给她)

鲁克桑德拉　(接过票，看了看，似乎不知接的是什么，随后放在桌上)我应该跟你们谈一谈。

埃利萨　妈妈，出什么事了？为了听音乐会，我已经换好了衣服。你到哪儿去了？

鲁克桑德拉　是的。算了，埃利萨！那儿(指着餐厅)正在为你和阿历克山德鲁结婚作准备。

埃利萨　(紧靠着拉杜)现在？就是现在？

鲁克桑德拉　今天晚上。

埃利萨　但是，我不愿意！我要当面告诉他和爸爸，我不愿意！

拉杜　好，但是，就是今天要结婚的话，也要女方同意。我们现在生活在什么时代？有人问过她吗？

鲁克桑德拉　他没给我们留一点时间。他也没同埃利萨谈

过。

拉杜　还有什么办法？

鲁克桑德拉　（心情沉重地望着他）拉杜，庄园典当出去了……

基里尔的声音　鲁克桑德拉！鲁克桑德拉！埃利萨，吃饭来！

鲁克桑德拉　（急忙地）你好好考虑考虑你父母的意见。你是否肯定他们同意……

基里尔的声音　鲁克桑德拉！埃利萨！

鲁克桑德拉　你们逃走吧！把她带到你们家去！一切由我顶着！

基里尔的声音　鲁克桑德拉！

鲁克桑德拉　（大声地）来了！（小声地）你们快逃走吧！（下）

第十五场

〔埃利萨和拉杜。

埃利萨　（满怀希望地望着他）我们怎么办？

拉杜　（脸色苍白，犹豫）我们能逃到哪儿去？

埃利萨　到你家去。

拉杜　到我家？（停顿）很难办。我还没跟父母说好。他们要是知道果尔达那典当出去了，并且……需要钱……他们原指望有点嫁妆，好让我在布加勒斯特定居下来。

埃利萨　(僵硬地)你原来也指望这个？

拉杜　我？不……很少一点……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怎么生活下去……不，埃利萨，只能这样办。我爱你，如果我的生活没有你……但是我必须跟父母先讲一下……说服他们……他们现在怎么能收你呢？

埃利萨　(声音微弱)而且我又是在庄园典出去的情况下去的。

拉杜　你本应该早就告诉我！

埃利萨　(声音同样微弱)我原来不知道。

拉杜　你不能先到别的地方……一个女朋友家躲一躲……等到……或者……？

埃利萨　不能，没有地方。

拉杜　因为……你也知道……我们怎么开始生活？……用什么生活？我的诊所怎么办？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前途如何？

基里尔的声音　埃利萨！

埃利萨　来了，爸爸。(小声地)拉杜，你走吧。

拉杜　(迷惑不解地)到哪儿去？

埃利萨　回你父母家去。

拉杜　那你呢？

埃利萨　(微笑)我留在我的父母这儿。我现在就去和伊利迈斯库先生订婚。

拉杜　埃利萨！

埃利萨　(小声、温和地恳求)你走吧，拉杜，你回家去吧。你

想让我爸爸在这儿看到你吗？你听！他来了！你也不用再去说服你父母了，因为我就要订婚了。你明白了吗？

拉杜　不！你怎么会这样轻松地离开我！

埃利萨　轻松极了。

拉杜　真—的—吗？

埃利萨　真的。（微笑）伊利迈斯库先生很阔气！

拉杜　那么……祝你幸福！

埃利萨　试试吧！（拉杜下。埃利萨在房内转来转去，摘下帽子，从提包中取出口红，重重地涂着嘴唇）

第十六场

〔鲁克桑德拉和埃利萨。

鲁克桑德拉　埃利萨！（看到她）怎么？你在这儿？我还假装找你呢。

埃利萨　（搂住她的脖子）妈妈！妈妈！妈妈！拉杜不要我了！他不要我了！没有财产他就不要我了！

鲁克桑德拉　我的孩子！但是我没来得及说完……押金不多……

埃利萨　走，我去同伊利迈斯库先生订婚去！我会幸福的，妈妈！我会很幸福，生活得很富有，我要嘲弄自己，也要嘲弄他！你会看到的！

鲁克桑德拉　不，我的孩子，这是最……

埃利萨　最坏的事情，我知道。我也去干最坏的事情……（走进餐厅）

鲁克桑德拉　（独自一人）不能到处都是这样！不能！不能所有人都是这样！（看见音乐会的票，机械地读着）钢琴独奏音乐会！九点开始。（看表）十点差一刻。

——幕落

第　三　幕

〔客厅同上。留声机和小衣柜已不复见。沙发上换了染过的粗布套子。后面两个窗子之间，一张绘图桌代替了客桌。一张床头上带衣柜和书橱的新式沙发床取代了古维也纳式沙发。角落里有一台收音机。芭蕉树已不见。

第　一　场

〔鲁克桑德拉和伊利耶。

鲁克桑德拉　（是个老年人，但是显得很结实）伊利耶，慢点，别打碎了东西。（缝补袜子）

伊利耶　（拴钓鱼杆，试其弹性）你瞧它！棒极了！专门钓狗鱼。

鲁克桑德拉　再往门那边一点儿，伊利耶，当心玻璃！

伊利耶　但是，你看见过尼龙丝吗？

鲁克桑德拉　没有、

伊利耶　请看！（放到她眼皮底下）能经得住十公斤！

鲁克桑德拉　你从哪儿弄来的？

伊利耶　（一挤眼）从邻居什特凡那儿。

鲁克桑德拉　（漫不经心地）他也有尼龙丝！

伊利耶　你看我会给家里钓多少鱼！给我准备一个口袋。

鲁克桑德拉　（微笑）你钓着的鱼，放在钱包里也能带回来。

伊利耶　（委屈地）瞧你说的！难道上星期你们没吃过鱼吗？

鲁克桑德拉　吃过了。我为什么不说公道话？那一次你就带回来了两条鲫鱼。就有我手指头那么大。

伊利耶　那是因为我钓鱼的技术还不行。有一个星期我钓鱼就没放铅坠儿，我还奇怪鱼钩为什么漂起来呢！

鲁克桑德拉　还要铅坠儿吗？

伊利耶　（神气地）那当然了！你懂什么！我现在要开始大量地钓鱼了。供全家吃。

鲁克桑德拉　（象对孩子似地）那敢情好了！

伊利耶　我还要拿去卖。你信不信，卖的数量会很大。（笑）比当个拿工资的职员还要好。我赚的钱比维罗尼卡的工资还会多。

鲁克桑德拉　（象对孩子似地）但是，你怎么卖？要把鱼拿到市场上去？

伊利耶　不是，我不干这种事。我去和邻居说说，让他拿去卖给他的合作社。

鲁克桑德拉　不知道会不会收私人的！

伊利耶　（又一挤眼）他去给我张罗！我找到了一个赚钱的好事儿，渔夫！对，高尚的渔夫！贵族渔夫！（哼起小调）

一个年轻又标致的渔夫，

爱上了磨坊主的姑娘，

可是姑娘不爱他……

什么审美观点！爱上了一个磨坊主的姑娘！呸！喂，鲁克桑德拉，给我烧杯茶。

鲁克桑德拉 （头躲开钓鱼杆）等他们都回来再烧。你们都这样单个地向我要茶喝。

伊利耶 （生气）你怎么一点儿也不管我？我一个劲地想方设法力求挽救我们的家庭，可你……你从来不管我……（一阵心酸）在这个家里，我好象是外人！

鲁克桑德拉 伊利耶！伊利耶！我只是求你稍等一会儿。我刚刷完了碗。

伊利耶 （象小孩子发脾气似的跺脚）你就不管我！……这儿谁都不把我放在眼里……

鲁克桑德拉 （摘下眼镜，放下手里的活计）好了，我去，我去……（听了片刻）我觉得好象有人来。

伊利耶 （唉声叹气地平静下来）当然还要有人来。要是没人再来的话……

第　二　场

〔除埃利萨外，人物同上场。

埃利萨 （近五十岁的女人，漂亮，一副厌世、麻木不仁的表

情）伊利耶，怎么啦？你又生气了？妈妈，给我烧杯茶。我着凉了。这雨，下了两天了还不停！不象七月份的天气。

鲁克桑德拉　你买了点什么？

埃利萨　什么也没买。对首饰她不感兴趣。她向我要呢料、绸缎。好象我开百货商店。她以为我现在还是什么都有。

伊利耶　你看见我的钓鱼杆了吗？（在她的头上晃着）

埃利萨　伊利耶，你好好呆着吧。说真的，我高兴的是没把戒指卖掉。给维罗尼卡留着。这是最后一件东西了，是最后一件！

鲁克桑德拉　维罗尼卡对首饰不感兴趣。象她这么大年岁，比我们的思想都健康。

埃利萨　不象个女人样！我不知道她对世界上的什么感兴趣。这个姑娘一点儿也不讲究。

鲁克桑德拉　（耸耸肩）讲究！我去烧茶。（下）

第　三　场

〔埃利萨和伊利耶。

伊利耶　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好吗？

埃利萨　只要是真的。

伊利耶　广播里说，小麦便宜了。

埃利萨　嗳，这算什么秘密？

伊利耶　怎么不算？那庄园呢？

埃利萨　哪个庄园？

伊利耶　我们的那个庄园。如果变天，并把庄园还给我们的话，比起一九四六年没收庄园时我们就要吃亏了。

埃利萨　真的？那么，我们采取措施吧！但是，秘密何在？

伊利耶　这事谁也不知道。广播里报道这个消息时就我一个人在房间里。

埃利萨　好！那你就别声张了！嘘……！就我们俩知道好了！

伊利耶　我在瞧你，你怎么能这样在家里干呆着呢？我们这儿大家都有事干，唯独你闲着。

埃利萨　确实，我在享福。可怜的阿历克山德鲁已经累垮了，而你……提到这点，① 那你干什么呢？

伊利耶　我要钓鱼来养活你们。

埃利萨　是个办法！但是，你不怕得风湿病吗？你怎么能老呆在水边呢？

伊利耶　坐在一个小凳儿上。

埃利萨　最好坐在一把椅子上，再把脚放在小凳上。

伊利耶　对！我就这样做！对，对，我就这样做。

① 原文系法文。

第　四　场

〔除鲁克桑德拉外，人物同上场。

鲁克桑德拉　（送茶来）灯芯又着完了，连烧杯茶的工夫都点不下来。

伊利耶　（忙去喝茶）给渔夫烧的茶！请给我两支烟，我回我房间去了。

埃利萨　（从口袋里掏出烟给他）看着点，别把床单、枕头烧了。今天的定量你已经抽完了。

伊利耶　我也不多要。再见。（下）

第　五　场

〔鲁克桑德拉和埃利萨。

埃利萨　妈妈，我想吃点东西。

鲁克桑德拉　（犹豫）给你吃什么呢？我还有奶酪，但我本想……

埃利萨　（突然）算了，你什么也别给我拿了。其实，我根本不饿。因为心里烦躁才感到饿。（点起一支烟）

鲁克桑德拉　唉！你可别也这样了。阿历克山德鲁已经够人受的了。

埃利萨　要是他愿意去工作的话，可以找个普通的事干干！其他一些比他大的庄园主以及以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都有了工作。他要是去的话，也会给他工作的，可他就是不愿意去。

鲁克桑德拉　他觉得那样做有失身份。他总是傲慢得很。职务小了，他不干。

埃利萨　让女儿去工作，而他自己呆着，这不丢人吗？维罗尼卡能去工作，他就不能？

鲁克桑德拉　阿历克山德鲁这个人……

埃利萨　人？不，妈妈，他是个寄生虫，麻木不仁。

鲁克桑德拉　你不该这样说他，他以前还是很会发财的。

埃利萨　噢，这方面他倒是个内行！

鲁克桑德拉　但是，这不能算工作，今天维罗尼卡的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那个时候，认为那样做好！那时象他这样的人是受到尊敬的……

埃利萨　那你也尊敬过他吗？

鲁克桑德拉　（茫然地）我？……我，你知道，同家里人在一起，总觉得不舒服。我永远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我很不愉快。

埃利萨　（笑）你不该生在那个时候，应该生在今天。你很有鉴别力！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解释阿历克山德鲁麻木不仁的原因。他为什么一点事也不干？

鲁克桑德拉　（犹豫）埃利萨，那你为什么也不干事呢？维罗尼卡工作，你旁观，等她把钱弄回来，你什么也不干。

埃利萨　（受到触动）我……我是女的！也就是说，我不会干什么……我从未干过事。我做不来……我年纪也大了，快五十岁了。（突然）我没想过工作。妈妈，我从来没想过。这是真话，为什么要找其它的理由？

鲁克桑德拉　阿历克山德鲁比你年纪还大。

埃利萨　但是，他能够……或许我也还能……你认为我还能适应吗？我十八岁嫁给了一个富翁。我吃喝玩乐都享受过了。我想过要学点什么，有个职业，可你们不让。

鲁克桑德拉　是你可怜的爸爸他……

埃利萨　爸爸那时让我要"眼高"。让我做个只讲打扮、吃吃喝喝的女人。我就成了这样的人。现在我什么也不会做。连缝衣服也不会。我本应该去当个服务员，可是连这个我想也干不好。

鲁克桑德拉　你会外语，你上过寄宿学校……

埃利萨　我会法语？用法语去谈情说爱，这我或许还行。但是，我一点儿也写不对。谁需要这样的职员？何况又是阿历克山德鲁·伊利迈斯库的老婆！

鲁克桑德拉　你好好干你的事，谁还去想你的丈夫是谁？

埃利萨　难道就没人会想我是谁吗？

鲁克桑德拉　你是谁？你从来也没做过什么坏事。

埃利萨　从来没有！妈妈，你知道以前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吗？

鲁克桑德拉　你？你在胡说什么，什么样的生活？

埃利萨　（不知羞耻地）是一种你从未经历过的、我也不想

让维罗尼卡再过的生活。一种下流生活！

鲁克桑德拉 （大声嚷）埃利萨！这不是真的！

埃利萨 你从来不知道。有谁会告诉你呢？就连今天我要卖掉的戒指和我原来的那辆小轿车，都不是阿历克山德鲁给我买的。

鲁克桑德拉 可怜的阿历克山德鲁，他一点儿也没怀疑你吗？

埃利萨 他也不想怀疑。有时他还得到不少的好处，很多的好处。（笑）

鲁克桑德拉 （茫然不知所措，搓手）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过这种……肮脏的生活？

埃利萨 我想使自己幸福！

鲁克桑德拉 是这样？你就这样使自己幸福吗？那你幸福了吗？

埃利萨 没有，从来没有。但是，别的我不会做。

鲁克桑德拉 可以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埃利萨 哪些？

鲁克桑德拉 我怎么知道呢？你至少要努力去寻找自身的欢乐，自我安慰和自我陶醉。

埃利萨 我懂。我记得在拉杜不想和我好的那一天，也就是同阿历克山德鲁订婚的那天，你这样告诉过我："你不要对自己、对自己做的事、对你周围的人感到羞耻。"

鲁克桑德拉 那你自己不感到羞耻吗？

埃利萨 我首先是对我周围的人感到羞耻，然后我就感到

厌烦。看来，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促使我不得不那样做。我厌世透了。于是开始做了一些未加思索的蠢事。这使我兴奋起来。事情越是做过头时，我越是对自己说："你这也能做得出来？好样的！"

鲁克桑德拉　幸亏维罗尼卡什么也不知道，幸亏她不是在你身边长大的。

埃利萨　正因为如此，我才把她交给了你。为了不让她受影响……并且，她也可能妨碍我。当我必须和阿历克山德鲁一块搬到你们这儿来住的时候，我就决定不干这些事了。还是让我象你一样安静地生活吧。

鲁克桑德拉　但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

埃利萨　处在那些只想寻欢作乐、尔虞我诈的人们之中，那时我能做什么呢？

鲁克桑德拉　有一次，就是那一次，就是你在比亚里茨呆了六个月的时候，一个熟人悄悄地对我说，你不是一个人在那儿，结果我让她吃了闭门羹。当时，我以为她胡说，造你的谣。埃利萨，你敢肯定你没撒谎，不是瞎编，不是胡言乱语吗？

埃利萨　迄今我一直在撒谎。可今天不是。

鲁克桑德拉　那你今天为什么要把一切都告诉我？你让我死前不知道这些不是更好吗？何况我又活不了多久了！

埃利萨　（突然）这是我丑恶 粗暴的秉性造成的。有时我也想诚实做人，但是没用。（搂住她的脖子）原谅我，

妈妈！

鲁克桑德拉　（推开她）让我呆一会儿。

埃利萨　你讨厌我吗？

鲁克桑德拉　不……我应该想得开……我还需要一点儿时间……

埃利萨　（离开）好吧！（拿起一张报纸，开始读报）

鲁克桑德拉　（朝她一生一向站在那儿的窗子走去。停顿）

埃利萨　又是一出喜剧！我们城在造一个剧院。能是个什么样的剧院！

鲁克桑德拉　你说什么？

埃利萨　可笑！

鲁克桑德拉　为什么？

埃利萨　能是什么样的剧院？在今天大家都没钱的情况下，谁去演，又有谁到那儿去看呢？

鲁克桑德拉　可能工人们会去看的。从建立那两个工厂之后，工人多起来了。

埃利萨　工人？进剧院他们还顾不上！据我所知，他们只是去开会，因为开会免费，而且是强迫的。但是，进剧院就得要钱了。他们肯花钱去看戏吗？

鲁克桑德拉　维罗尼卡说，她们工厂里学习气氛很浓。可能……

埃利萨　维罗尼卡是个疯子，她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在你晚年，她把你开导得还不错嘛！维罗尼卡觉得在我们的庄园果尔达那成立集体农庄是正常的。看来总有一

天你也会有这种感觉的。

鲁克桑德拉　我是力求跟上形势，去理解它。

埃利萨　你怎么说都行，但是不要让阿历克山德鲁听到你这些话，不然象维罗尼卡讲起关于列宁什么事的那天晚上一样，他又要大吵大闹了。（拿起扑克牌）你玩比那克列①吗？

鲁克桑德拉　不，我在缝衣服。

埃利萨　那么我玩单人纸牌戏。（笑）看看阿历克山德鲁是否还在爱我。

鲁克桑德拉　最好你给我大声读点什么。

埃利萨　我读什么呢？从法国没再来什么新东西，而维罗尼卡的这些书……（撇嘴）都是新人和劳动！

鲁克桑德拉　可能这些并不那么坏！给我读几段诗。

埃利萨　诗！你怎么想起这个来了？我可能有二十年没有读诗了。（听到门铃响了三声）是到我们家来的！（去开门）

第　六　场

〔除马格里二小姐外，人物同上场。

马格里二小姐　（很老了，衣着寒酸，但是鲜艳，好象自己还年轻似的。牵着一条令人恶心的癞皮狗）晚上好！晚

① 一种扑克牌游戏，类似“争上游”。

上好！

鲁克桑德拉　爱斯美拉达！你好吗？

埃利萨　爱斯美拉达阿姨，请坐。

马格里二小姐　你们好吗？（看到桌上的报纸）你们在读报吗？我从来不理解一个女人怎么能去读报纸！女性的东西太少了！让你读不懂。真的，我一读报纸就发困。

埃利萨　（笑）我一读就没睡意了！

马格里二小姐　真的吗？哎呀，太冷了！我以为春天来了，所以就穿上了时装。（表现出对自己的妆饰很满意的样子）结果天气却是这样！……

鲁克桑德拉　亲爱的爱斯美拉达，请喝茶。（把茶递给她）克列曼斯好吗？

马格里二小姐　还是关节疼。

埃利萨　（开心地）爱斯美拉达阿姨，她对你还那么横吗？

马格里二小姐　噢，还那样。（温柔地）她就是那样，非常专横。天哪，姑娘们，我在想，难道她就不能再出嫁了？她确实不是能干的家庭主妇，再说我们也没什么东西了，但是，她心眼儿好，总之，她有教养，很有教养。还有她安的那一口新牙多好看！一个年迈的、无私的先生会看得上她的。但是，现在世界上没有要找同样高尚的配偶的高尚的人了！她要是能出嫁……

埃利萨　（控制不笑）那你也就自由了。

马格里二小姐　对，我也想自由和独立，也是时候了！

鲁克桑德拉　（难堪的谈话使她难受）你身体好吗？你很好，

对吗？

马格里二小姐　（兴致勃勃地）噢，我好极了！春天也给我带来了快乐，使我精神焕发！维罗尼卡怎么样？提到这个①，哦，想起来了，她有一件夏季穿的连衣裙，去年我看见她穿了。我箱子里还有一件带天鹅绒圆点的纱连衣裙，你是否还记得，就是那件粉红色的，带很小很小的黑圆点。是我在一九〇〇年，在“非利那”太太服装店做的。不，是在一九〇二年。我想把它按照维罗尼卡的样子改一改。她不会生气吧？

埃利萨　不！

马格里二小姐　你要知道，全城只有两个小姐穿这种样式的连衣裙！

埃利萨　问题是谁穿上显得更有风度。爱斯美拉达阿姨，我的维罗尼卡长得蠢笨，不苗条。而你……

鲁克桑德拉　（打断她的话）埃利萨，开灯！

埃利萨　太早了，妈妈。你说，爱斯美拉达阿姨，你看中哪个人了吗？

鲁克桑德拉　埃利萨！

马格里二小姐　噢，我本来不想说……我难为情……但是，总之，我也觉得有必要在世界上找个贴心人。刚才在路上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告诉你们。我们对门②新搬来了一位先生，长得不错，很不错。你要知道，他可

---

①② 原文系法文。

是位人品出众的先生。出门就穿白鞋套，从不离开文明棍儿。是个规规矩矩[1]的先生。我从他眼神里看出来，他并不是对我无动于衷。根本不是！而我，一看见他，就觉得好象心在跳。

埃利萨　只要克列曼斯出嫁的话，那么你的事也就算成了！

马格里二小姐　但是，如果她不出嫁呢？其它方面也有障碍。从他房东对我说的情况看来，他的情况也不佳。他还倾向于让我去找点事干。你想想吧！唉，当然我不喜欢工作。工作会使你失去女性特征，尽管如此，在他情况好转前的一段时间里，我还是想找点工作做。

埃利萨　爱斯美拉达阿姨，但是很难。谁会介绍你去工作呢？

马格里二小姐　是呀。我的关系又那么少。我想过了，并不是任何一种工作我都愿意干。你们同东正教女教友协会还有联系吗？去那儿工作倒不错。（埃利萨扭过脸笑）

鲁克桑德拉　爱斯美拉达，早就解散了。

马格里二小姐　这也解散了！真没想到！你看，假如我去工作的话，我就决定走这一步。我们可以创造幸福。但是你瞧，我怎么能丢下克列曼斯不管呢？丢下她一个人？（冲着狗）好好呆着，米萨，好好呆着！你们认识米萨吗？

---

① 原文系法文。

埃利萨　还没有机会。天哪，爱斯美拉达阿姨，这狗多难看！

马格里二小姐　不难看，很富于表情。它父亲是伦敦大雄狗，它妈妈是加拿大短腿长耳猎犬。（非常伤心地）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城里找不到一个同种的与它配得起来的骑士，它只好孤零零地生活。

埃利萨　（一本正经地）真可怜！

第　七　场

〔除伊利耶外，人物同上场。

伊利耶　你好，马格里二小姐！（很有风度地躬身）你还是那么精神！

马格里二小姐　（不知所措，久久地、温情地望着他，整理头发）你也讨人喜欢！

伊利耶　我当渔夫了，你知道吗？

马格里二小姐　不知道，还没听说。这个职业不是有点……有点太脏了吗？（打一寒噤）又是水，又是鱼鳞！

伊利耶　啊！如果你是捕鱼能手的话，怎么会把衣服弄湿了呢？

埃利萨　伊利耶，你要干什么？你找什么东西吗？

伊利耶　是。我是来……找……找……

马格里二小姐　（以为是来找她的）埃利萨，你为什么非要

让他说那么具体？

伊利耶　我忘了！（下）

马格里二小姐　伊利耶还是那么好！真帅！他很会讲话！我想起了列欧那尔德①！提到这个②，你们又听过他演唱的歌了吗？我很久没听过他演唱了！我们出门太少了，有什么办法！

第　八　场

〔除阿历克山德鲁外，人物同上场。

阿历克山德鲁　晚上好！啊，马格里二小姐！你好！妈妈，给我烧杯茶。

马格里二小姐　因为我现在就得走，你不要以为我不礼貌。克列曼斯等我会着急的。她非常急躁！再见！

埃利萨　再见！以后再来，你给我们带来了春天的气息。

阿历克山德鲁　妈妈，你知道什特凡在家吗？（对马格里二小姐）再见。

鲁克桑德拉　不知道。（同马格里二小姐下）

马格里二小姐　（边走边说）米萨，快来！埃利萨，别忘了我求你的那件事。也许通过你们的关系会……

阿历克山德鲁　你也不知道什特凡在不在家？（开灯）

① 罗马尼亚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② 原文系法文。

埃利萨　（耸耸肩）我没找过他。

阿历克山德鲁　我希望今天晚上维罗尼卡的同学，那位“同志”，不要再来找维罗尼卡一块读书了。

埃利萨　碍你什么事？他们在这儿读书，我们在自己的房间里呆着。顶多妈妈会埋怨，他不走就没地方睡觉。

阿历克山德鲁　这个家伙到我家来干什么？一个共产党分子，一个……该死的家伙。

埃利萨　不是来找你，是找维罗尼卡的。

阿历克山德鲁　我的女儿去工作，这并不意味着和他们是一丘之貉。总有一天我要把粘在她身上的一切都给她抖搂掉。

埃利萨　如果她让你抖搂的话。

阿历克山德鲁　你真气人。你以为维罗尼卡是傻瓜，如果形势变了，她还会顽固地当……人道主义者？

埃利萨　（不耐烦地）我看她有点儿死心眼儿。我不信你能把她改变过来。

阿历克山德鲁　你就是这个毛病，什么都不信，真使我恼火。维罗尼卡是固执，但她有头脑，是明白事理的。亲爱的，你没看到这个制度令人失望吗？你说说看，合并各部是什么意思？说明他们没人了，没人愿意当部长了。

埃利萨　（怀疑地）你这样看？

阿历克山德鲁　没错！

埃利萨　可能是行政组织上的改革！

阿历克山德鲁　（讥讽地）改革！对，他们在改革。以后还

要对大家改革一番。这个制度取缔了党派，但帝国主义会把它再给我们恢复起来。

埃利萨　哪个帝国主义？难道天上会有谁能给我们恢复吗？

(敲门声)

阿历克山德鲁　(一惊，大声说)中午吃的土豆做得不好。没煮熟！也太咸了。

第　九　场

〔除什特凡外，人物同上场。

什特凡　晚上好！可以进来吗？

阿历克山德鲁　(和蔼地)晚上好。原来是你！

什特凡　打扰您了吗？

阿历克山德鲁　你？从来没有。好朋友任何时候都是受欢迎的。

什特凡　你刚才说什么了？你不舒服吗？

阿历克山德鲁　刚才我不知道是谁来了。你有什么消息吗？

什特凡　(小心地环视四周)没有别人来吗？

阿历克山德鲁　暂时就我们两个。你说吧。

什特凡　有一件严重的事情！

第　十　场

〔除鲁克桑德拉外，人物同上场。

鲁克桑德拉　（端两杯茶进来）啊！晚上好！

什特凡　你好。你总是那么勤快，真勤快。

阿历克山德鲁　你刚才说什么了？

什特凡　（朝鲁克桑德拉一指）对，对，雨停了。

阿历克山德鲁　妈妈，你给什特凡先生也烧杯茶好吗？

鲁克桑德拉　（顺从地）我去给他烧。（下）

第　十　一　场

〔除鲁克桑德拉外，人物同上场。

阿历克山德鲁　（微笑）我岳母不是危险人物。

什特凡　我知道。还是谨慎一点好。

埃利萨　那你以为我妈妈会去告发你吗？

什特凡　噢，不是！说到哪儿去了！但是，她要是在维罗尼卡面前说出去什么，维罗尼卡再去告诉和她一块学习的那个同志，那个人再去告诉别人，那可就坏事了。

阿历克山德鲁　如果那个年轻人不再到我家来，我就高兴了。

埃利萨　你能对他怎么样？把他赶出去？

阿历克山德鲁　不，那样做太不慎重了，但是我可以表现出很讨厌他的样子，他也就懒得再到我们这儿来了。

埃利萨　他们是在一起学习。

阿历克山德鲁　让维罗尼卡自己学。她能学什么？上技术夜校！你想想他们在那儿能读多少书！能学到多少东西！

什特凡　就象今天那么多！还有什么奇怪的？嗯，对，我正是为此而来。你们猜猜看，今天我到哪儿去了？

阿历克山德鲁　到哪儿？

什特凡　到果尔达那。

阿历克山德鲁　你别再说了！到果尔达那！埃利萨，你听见了吗？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偏到果尔达那去？

什特凡　那个地方的春土豆分给我们了。

阿历克山德鲁　土豆种在什么地方了？朝基茨卡尼那边，还是克卢切那边？

什特凡　我不熟悉那儿的地名。我怎么对你解释呢？就在一排柳树和一条小水沟那儿。噢，在柳树的右边，那儿还有一些漂亮房子，从房子往前，直到山坡。

埃利萨　这是在克卢切那边。

阿历克山德鲁　怎么是在克卢切那边？那儿根本没有房子。

埃利萨　也许是分到地的那些人盖起来的。

什特凡　对，可能是分到地的那些人盖的新房，因为房子显得又新又干净。

阿历克山德鲁　（气急败坏地）在我的庄园里享起福来了！他们造房，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种什么就种什么。

埃利萨　你思想还不通吗？

阿历克山德鲁　不通，以后也不会想通。但是，使我感到特别可笑的是，这些人竟以为永远会这样下去。还盖上房子想世世代代住下去。以后我要用犁犁掉他们的房子！

埃利萨　你给我们讲一讲果尔达那的情况吧。庄园现在是什么样子？

什特凡　很好。房子一点也没破坏，前面的粮仓也很好。一点儿也没受到损坏。多奇怪！

埃利萨　（紧张地）粮仓？先生，你说什么？这些一定是新的，是他们盖起来的。有意思！

什特凡　唉，你看，害怕有什么用？当你以后再收回庄园时，庄园也就配备齐全了。

埃利萨　你也认为变天会变到这个地步吗？

什特凡　当然了，太太。总会给我们这些今天受苦的人伸张正义的。历史上哪有过让一个社会里的精华、一切最优秀、最高尚的东西受……

阿历克山德鲁　你记住，我有话对你说！埃利萨，你看你妈妈怎么了，她好象不舒服。

埃利萨　（微笑）你发现了吗？哎，要是妈妈不舒服的话，我就失陪了。（下）

第十二场

〔什特凡和阿历克山德鲁。

什特凡　我认为她生气了。她意识到你要我们两个呆在这儿。

阿历克山德鲁　亲爱的，我有一个原则：为了家庭，你要做出全部牺牲，但是，别让她知道付出的代价。这样要好一些。

什特凡　那么，我们就趁此机会象两个情人一样单独谈一谈吧。先生，你想对我说什么？

阿历克山德鲁　我？什么事也没有！我们这样再好好聊聊。女人们总是让人泄气……

什特凡　那就让我跟你说件事。

阿历克山德鲁　也好，你说吧。

什特凡　伊利迈斯库先生，我不想得罪你，不过我想和你搞一笔交易。

阿历克山德鲁　说说看吧。

什特凡　莫维利查那儿的一块地，在国有化以前，你落的是我的名字……

阿历克山德鲁　（脸色苍白，急躁地打断他）那块地怎么了？

什特凡　我想现在就付给你钱，使它永远归我。

阿历克山德鲁　为什么？我们不是开始就说好搞个完整契

约，等这股倒霉的风一过你就还给我吗？

什特凡　当然啦，我们是这样说好的，我说话也是算数的！但是，你看，亲爱的，我把妈妈也接到那儿去住了，我们住在象鸡蛋壳大的小屋里，所以我想再盖点，把房子扩大一些。

阿历克山德鲁　亲爱的，你扩大吧，等你还给我的时候，我再折价给你钱。

什特凡　我不怀疑你，但是，你看，我是考虑你现在也需要钱，我也愿意在这个世界上有自己的一块地方，一点儿很小的、提不起来的财产。你理解我了吗？

阿历克山德鲁　原谅我，亲爱的，我不愿意卖地皮。

什特凡　伊利迈斯库先生，这对你算得了什么呢？不过三个半包共①的地！

阿历克山德鲁　亲爱的，我一点也不卖。

什特凡　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谈个价钱，好解决你现在家里遇到的困难。

阿历克山德鲁　但是，我不卖。

什特凡　很遗憾，不过我还是得在那儿盖房，以后还你地就更困难了，这块地根据所有字据，是属于我的。

阿历克山德鲁　困难？但是你的信誉，你的阶级友爱哪儿去了？你就这么报答我对你和你出身的家庭的信任吗？

---

① 罗马尼亚计算面积的单位。一包共等于半公顷。

什特凡　(盯着他的眼睛)我答应了掩护这块巴掌大的荒地,那你怎么报答我的信任,这地里有……有……

阿历克山德鲁　(退一步)有什么……

什特凡　你知道,我任何时候都可以把这块地连同地下藏有的一切卖给国家吗?

阿历克山德鲁　地下什么也没有!是块荒地。

什特凡　真的吗?但是位于园子中心的那个水池子不是有石油味吗?还有……

阿历克山德鲁　住嘴!谁也不知道,世界上没人知道!

什特凡　这样的秘密,伊利迈斯库先生,不管我们是多么要好的朋友,都不能当礼物送。我也不能把如此贵重的礼物送给你。

阿历克山德鲁　那么,你要什么?

什特凡　(厚颜无耻地)我可以把事情捅出去,向国家报告这是一块什么样的地方。而你却不能声称你只是形式上卖给了我。

阿历克山德鲁　(不安地)你考虑做什么交易吗?

什特凡　我?不。

阿历克山德鲁　(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然后停在他面前)你好好听着。莫维利查那儿可能有石油,也可能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是假定那儿有石油。我有过庄园,我也认为以后我还会有。这些是我女儿的。总有一天我的女儿会继承的。

什特凡　维罗尼卡小姐对这些事情毫无兴趣。

阿历克山德鲁　她是假装的。她很老练。

什特凡　我看不是，她很厉害。我爱她爱了整整一年了，可她对我却无动于衷。

阿历克山德鲁　她在撒娇。想让你爱得发疯。

什特凡　我看她是爱上她的……“同学”了……

阿历克山德鲁　那是为了遮人耳目。为的是在工厂有个好地位，使她不因为是我的女儿而受到责难。她扮的是一个坚定的民主派的角色。

什特凡　在家里也演这个角色。

阿历克山德鲁　是个好演员。

什特凡　她出我的丑整整一年了。我几乎到了憎恨她的地步。

阿历克山德鲁　这说明你的爱情达到了顶点。

什特凡　的确，形势变化时，什么也不该给她。

阿历克山德鲁　她应该得到一切，因为她年轻、漂亮。在我死后，你也应该继承现在重建的果尔达那，继承莫维利查、这所房子和首饰。

什特凡　（怀疑地）你把这些东西给她保存下来了？

阿历克山德鲁　（漫不经心地）完整无损。

什特凡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说服她？

阿历克山德鲁　用感情，亲爱的。

伊利耶的声音　（从外边传来）你吝啬，就是这样，你是个吝啬鬼！

阿历克山德鲁　别说了！

什特凡　(急忙地)我想求你一件事。

阿历克山德鲁　好，你说吧！

什特凡　你知道，我有一个箱子，一个装有备用品的大箱子。我家里放不下，放到你家里来好吗？

阿历克山德鲁　(犹豫)一个大箱子？……若是……我这儿还有你的一口袋……等天稍微黑点你再拿来好吗？

什特凡　当然。没问题。再说，在你这儿，又是我的产业主……(微笑)暂时只是我的产业主。有谁会想到呢？

伊利耶的声音　你迫害我！

第十三场

〔除伊利耶外，人物同上场。

伊利耶　(拿着钓鱼杆上的转盘和一条长线进来)你们在谈论国家大事？维罗尼卡不在这儿吗？

阿历克山德鲁　她还没回来。

伊利耶　埃利萨又不给我了。

什特凡　(亲切地)你需要什么？

伊利耶　一支香烟。

什特凡　(掏出烟盒)请吧！请吧！

阿历克山德鲁　(手慢腾腾地摸口袋)不用，亲爱的，我这儿也有。(但没掏出烟盒)

伊利耶　(点着烟，坐在一把椅子上，摇着转盘)多好的工

具！一天就钓两条鲤鱼，要是这样计算，一个月就可以钓六十条。（不停地弄得转盘吱吱作响）

阿历克山德鲁 （冲着什特凡）稍晚一会儿。（示意地）在我们大家都去……吃饭的时候……

伊利耶 用酸樱桃能钓着鲇鱼吗？

什特凡 请原谅，我不懂。

阿历克山德鲁 伊利耶，别弄得吱吱响了。弄得我浑身发麻。

伊利耶 （赞叹地）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转盘吗？！

第十四场

〔除维罗尼卡外，人物同上场。

维罗尼卡 晚上好。（脱下衣服，朝她的书桌走去）

什特凡 你好，维罗尼卡小姐！

阿历克山德鲁 怎么，你不知道握手了？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作风？

维罗尼卡 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什特凡 是的，我走的时候，我们在院子里碰见了。

阿历克山德鲁 你到哪儿去了？已经停课三天了。

维罗尼卡 我复习了两个小时的功课，还开了个会。

阿历克山德鲁 又是开会？

什特凡 有意思吗？

维罗尼卡　有意思。

什特凡　一次有意思的会议如同丰富的生活经历，总是使你有所收获。

阿历克山德鲁　（讽刺地）收获什么？

什特凡　原则啦……教训啦……今天这样重视集体化和重视工业化，当然……

维罗尼卡　（把纸和绘画板对齐）让我把桌上的灯拿走好吗？（拿走灯）

阿历克山德鲁　你又要工作？

维罗尼卡　准备考试。

什特凡　我佩服您。您是一个勇敢、勤劳的姑娘。

伊利耶　我不想娶她这样的姑娘。当然也谈不上这个问题，因为她是我的亲戚。但是，即使不是我的……我也不要她！不要。

维罗尼卡　（小声笑）伊利耶舅爷，为什么？

伊利耶　你一点儿也不象女的……好象是个部队里的通讯员。你早起晚睡，醒来的时候就是工作。

阿历克山德鲁　伊利耶！

维罗尼卡　（笑，去开窗）这儿的空气太闷了！外边凉爽。

阿历克山德鲁　别开窗。我不想让人们听到家里的谈话。

维罗尼卡　（关上窗子）过会儿我再开。

什特凡　瞧，这人多坚决。可以推迟，但不放弃。

维罗尼卡　（到桌子旁）你们吃过饭了吗？

阿历克山德鲁　还没有。

伊利耶　没给我们端来。

第 十 五 场

〔除巴维尔外，人物同上场。

巴维尔　晚上好。

维罗尼卡　巴维尔！谁给你开的门？

巴维尔　你外祖母！我从厨房那儿进来的。

维罗尼卡　没听见铃响。

巴维尔　我觉得打扰你家里的人了。请你们原谅我们。要是你到我们那儿去就好了。

阿历克山德鲁　哪儿？

巴维尔　我们家里。

阿历克山德鲁　我女儿没有到同学家去的习惯。

巴维尔　请您原谅，我和我家里的人住在一起。

阿历克山德鲁　年轻人，不管你同谁住在一起都一样。

伊利耶　（对巴维尔）你看见我的转盘了吗？是外国货！质量多好！

维罗尼卡　（没听他们讲话）请坐，巴维尔。你带圆规来了吗？我的有点坏了。

阿历克山德鲁　（生气地）我们到那边去谈吧，亲爱的。（下）

什特凡　随你吧。（冲着巴维尔）年轻人，不过你穿的象个衣冠楚楚的仲裁①。看到你这样，使我挺开心。

巴维尔　(冷淡地)那是你的事！为什么开心？

什特凡　因为高兴！你知道衣冠楚楚的仲裁是什么意思吗？这是拉丁语，意思是……

维罗尼卡　什特凡先生，你不想跟我父亲过去吗？他在等你呢！

什特凡　工作顺利。(下)

维罗尼卡　什特凡这个人多愚蠢！

伊利耶　(冲着维罗尼卡)你有烟吗？

维罗尼卡　我？没有。你知道，我不抽烟。

伊利耶　(冲着巴维尔)你也没有？

巴维尔　(给他烟)有莫勒塞什蒂牌的。

伊利耶　次透了！我跟他们要去，他们有好烟。(下)

第十六场

〔维罗尼卡和巴维尔。

维罗尼卡　巴维尔，你为什么不坐下？

巴维尔　因为我没看见椅子。根本看不见。

维罗尼卡　噢，我差一点忘了！(吻他的眼睛)现在看见了吗？

巴维尔　看得很清楚！看见你了！而且你今天特别漂亮！奇

---

② 原文系拉丁语。

怪！你怎么啦？通常你是特别难看的！而且你知道，难看得使我害怕靠近你。（紧紧地搂住她）

维罗尼卡　我们学习吗？

巴维尔　学习。（坐在桌子旁）

维罗尼卡　（她要坐下，但没找到地方）我们先休息十分钟怎么样？

巴维尔　你累了？

维罗尼卡　有一点。（走过去把窗子打开）你看外边多美呀，又凉爽又湿润，散发着各种植物的清香。就象是雨后在森林里一样。

巴维尔　现在多静呀！你听！

维罗尼卡　繁星满天！

巴维尔　在车站的那边，也是星光闪闪，小河的两旁，满是住房。

维罗尼卡　你知道，每天晚上我都在这儿伫立，望着那些小小的星斗，寻找你住的房子。

巴维尔　你找到了吗？

维罗尼卡　当然找到了！你瞧，就是绿星旁边的那颗小星，她好象在闪光。你从工厂的那些灯看起，这些灯象一串珠子。在医疗站绿星的后面，是那颗小星，这就是你的家。瞧，你妈妈还没睡呢。

巴维尔　是的。（把维罗尼卡搂在怀里）我就找不到。

维罗尼卡　要是我在那儿住，你就会找到了。有时候，夜间我在窗前向外眺望，你熄灯前我都不想睡觉。

巴维尔　维罗尼卡！要是这样的话，以后我得早点睡。所以你的眼睛有时很疲倦。（抚摸维罗尼卡）你的眼睛比平时更大更疲倦了。你想让眼睛睁多大？脸、鼻子、嘴都不要了？难道我的维罗尼卡只要眼睛？瞧，你瘦了。

维罗尼卡　考完试我就会恢复过来的。米哈依师傅考我的实践课。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个印象，就是他不相信我，还有，在他面前我有点胆怯。

巴维尔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维罗尼卡　我？没有。但是好象……都很虚伪。

巴维尔　在哪方面？

维罗尼卡　我周围的一切。

巴维尔　（抓住她的手）亲爱的，我的维罗尼卡！你看着我！我想一天到晚总对你说我是多么爱你。对你的每一句可爱而又智慧的话，让我都回答“我爱你”。但是，你看，我不能只对你说这个。我必须这样做。不能不这样，我必须这样做。

第十七场

〔除埃利萨外，人物同上场。

埃利萨　晚上好，先生。维罗尼卡，你爸爸要你给他二十五个列伊。他明天早上要买点做衣服用的配料。

维罗尼卡　到发工资我只剩二十个列伊了。你知道，我还

有用。我把所有的工资都交给家里了。

埃利萨 (无所谓地)好吧，但是，你看你爸爸会发脾气的。今天晚上他已经很烦躁了。

维罗尼卡 (拿她的提包)这是十五个列伊。

埃利萨 (接过钱)我看对这点钱他是不满意的。

第 十 八 场

〔维罗尼卡和巴维尔。

维罗尼卡 (手摸前额)她打扰我们了。你说吧，巴维尔。

巴维尔 在这个家里你还有什么可呆的?

维罗尼卡 但是……这是我的家，有我全家人。

巴维尔 你觉得与这个家庭亲近吗?

维罗尼卡 与我的家庭?

巴维尔 我是说，除了你出生在这儿并在此生活外，你觉得同他们亲近吗? 关系密切吗?

维罗尼卡 我和外祖母很亲近。

巴维尔 那么别人呢? 你的父亲只知道搜刮你的钱给自己做衣服，并且同他的朋友们一起盼望着出现奇迹，还有……

维罗尼卡 但是，巴维尔，他们是我的亲人，是你不能放弃的沉重遗产。

巴维尔 (打断她)为什么不能放弃?

维罗尼卡　没有我，他们怎么办呢？我父亲老了。

巴维尔　他并不怎么老，也不是弱得不能干活。

维罗尼卡　还有我妈妈！我从来没想过我妈妈能做什么。

巴维尔　为什么？她为什么不能干？

维罗尼卡　而且我压根儿也没想过！还有我的外祖母！外祖母是个非常好的人。没有我，她怎么办？

巴维尔　外祖母的确是你的亲人。她本来是应该出生在今天的。

维罗尼卡　不是这样吗？你认识她吗？你也喜欢她吗？对吗？

巴维尔　我的维罗尼卡，你在这儿还有什么可呆的？

维罗尼卡　你以为他们也会使我变坏吗？

巴维尔　你现在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人，而不是防备别人拉你的后腿。你不能分散精力，又要成长，又要防备，懂吗？

维罗尼卡　但是，他们并不是一些你所认为的怪物。

巴维尔　你自己刚才说过："你以为他们也会使我变坏吗？"这是从你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呐喊。

维罗尼卡　（茫然）我这样说了吗？我是想说……

巴维尔　最珍贵的、有生气的而不是腐朽的东西应该得救。

维罗尼卡　这是残酷的道德。

巴维尔　相反，你这样生活下去才是不道德的。

维罗尼卡　巴维尔！你别跟我过不去！

巴维尔　我的维罗尼卡，我亲爱的。不是我跟你过不去。我

之所以敢于对你讲出所有这一切，正是因为我爱你。是你自己想不开！我在考虑你未来的生活。你应该以崭新的面貌投身到这种生活中去。维罗尼卡！你瞧着我！离开这儿吧！

维罗尼卡　（小声地）那么我到哪儿去？

巴维尔　到我那儿去。

维罗尼卡　到你那儿？巴维尔，你说什么？

巴维尔　不等毕业我们就结婚。反正是一回事。

维罗尼卡　那他们也去？

巴维尔　是你，不是他们！你给他们寄钱回来，如果你认为必要的话，把你的工资寄给他们。

维罗尼卡　我要考虑考虑，让我想一想……我真可怜他们。从我生下来他们就是我的亲人。对他们的一切，我耳闻目睹，心中有数，但是我可怜他们。而且，我热爱我的外祖母。

巴维尔　等我们有了条件，就把她接到我们那儿去。

维罗尼卡　我考虑考虑，巴维尔。

巴维尔　维罗尼卡，你需要安宁，我会使你安静的。有时我觉得你疲劳不堪，工作压得你直不起腰来；我会让你安静的。（不好意思地笑）除了安静和我全部的爱情外，我再没有什么别的可给你了。

第十九场

〔除伊利耶外，人物同上场。

伊利耶　年轻人，给我一支你抽的那种普通烟。

维罗尼卡　伊利耶舅爷，既然是普通烟，你为什么还抽？

伊利耶　我怎么办？埃利萨不愿意再给我了，邻居什特凡和你父亲正在共议大事，我关着门在卧室里呆着，连一个烟头也没有了。

巴维尔　（递给他烟）有点呛，劲也大。

伊利耶　他妈的。（点着烟）一股烧头发味。（对维罗尼卡）还不如你给我四个列伊我自己去买呢。

维罗尼卡　我没钱了。

伊利耶　是呀，我要，你就没有了，但是，我钓的鱼，你喜欢吃吗？

维罗尼卡　首先你要钓来。

伊利耶　你们会看见的。年轻人，全家人都不相信我，同志，这就……他们整天跟我作对，毁了我的前途，给我设置重重障碍，瞧，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用脚示意）他们之间有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却把他摧残了。

维罗尼卡　伊利耶舅爷，让我们学习吧。

第二十场

〔除鲁克桑德拉外，人物同上场。

鲁克桑德拉 （端着托盘进来，上边放着两杯茶和一些吃的）晚上好。孩子们，吃点东西，再喝点茶。

巴维尔 谢谢您。我吃过了。

鲁克桑德拉 没关系。你们学习累了，再吃块夹心面包也没坏处。

维罗尼卡 外婆，今天晚上电台播送交响乐。

鲁克桑德拉 我忘了。

维罗尼卡 我没忘。（打开收音机）

伊利耶 （打量着托盘）你给他们吃什么？你没给我吃排骨。

鲁克桑德拉 伊利耶，你喝过汤了！

伊利耶 但是你没给我吃排骨。他反正不吃，他在家里吃过了。

巴维尔 请吧……请吧！

鲁克桑德拉 伊利耶！得了，到厨房去吃。去，到那儿去，埃利萨也在那儿，她还可以给你一支烟抽。让他们学习吧。

伊利耶 她给我烟吗？

鲁克桑德拉 当然。去吧。（伊利耶下）

维罗尼卡　你别去了，妈妈会给他的。你在这儿听音乐吧。

巴维尔　我们经常妨碍她睡觉。

维罗尼卡　噢，我外婆总是看书看得很晚！不然我也会感到内疚的。外婆，坐下吧。

鲁克桑德拉　（坐下）那我们就别说话了，看书吧。

巴维尔　（笑）到现在我们根本没说话。（大声读）按原来的计算，这台机器……

鲁克桑德拉　你们先喝茶，不然就凉了。

〔收音机里，音乐会结束了。传出播音员的声音：罗马尼亚伟大的钢琴家谢尔班·格里果留于昨晚在巴黎逝世。收音机里开始播送钢琴演奏的《月亮奏鸣曲》。

鲁克桑德拉　啊！我的天哪！

维罗尼卡　怎么了？（没回答）外婆，怎么了？

巴维尔　出什么事了？

鲁克桑德拉　谢尔班·格里果留去世了！

维罗尼卡　外婆，你认识他吗？

鲁克桑德拉　（激动地）有点……那是过去……年轻时……是他，孩子们……是……

巴维尔　是个伟大的艺术家……

鲁克桑德拉　是个纯洁的人。

维罗尼卡　你们以前是朋友吗？

鲁克桑德拉　（难以开口）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他当过我的老师……并且……并且……天哪，天哪……我本来多想死在他的前头。孩子们，你们看，我有五十多

年没见过他的面了……但是，我觉得他生活在什么地方，在演奏，象他这样的一个人还活在这个人世间，而我的周围却……这种信念使我活下来。而他长得又是那么漂亮！（停顿。两个青年人已有所领悟并激动起来）

维罗尼卡　（小声地）他从来也没给你写过信？

鲁克桑德拉　没有，可能他不愿意打扰我。

维罗尼卡　你再也没见过他吗？

鲁克桑德拉　再也没见过。

维罗尼卡　外婆，那你不感到遗憾吗？因为你听了家里的话，没能嫁给他过上另一种生活不感到遗憾吗？

巴维尔　难道那不是太不公道了吗？

鲁克桑德拉　只能那样。没有别的办法。好了，你们看书吧，孩子们，你们学习吧。

维罗尼卡　外婆，你一生都在想着他吗？

鲁克桑德拉　想着他。也许幸福这个东西只是在我们想象中存在。幸福可能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里。

巴维尔　（下意识地把胳膊搭在维罗尼卡肩上，维罗尼卡靠在他身上）不是！它存在着！幸福就在眼前。你必须要得到它！

鲁克桑德拉　也许我以前不知道。或者那时不可能……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人……他与众完全不同。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我们还计划晚年要有一个花园……（陷入回忆之中）

巴维尔　（小声地）维罗尼卡，我们看书吧。让她安静地回

忆吧。快看吧。

第二十一场

〔除阿历克山德鲁和埃利萨外，人物同上场。

阿历克山德鲁　维罗尼卡，你妈妈为我向你要了东西。

维罗尼卡　我只能给你十五个列伊。

阿历克山德鲁　真差劲！真差劲！你留着吧。这钱我没法用。（把钱还给她）你们在这儿看书还要看很久吗？

维罗尼卡　爸爸，我们刚开始！

阿历克山德鲁　晚上学习是个很坏的习惯。你外祖母可能早就想睡觉了，你也消瘦、虚弱了！这样下去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维罗尼卡　白天我上班没时间学习，只好晚上学。

阿历克山德鲁　少学点，不要考试了，别再折磨我们大家了。这样下来，你会得肺病的。够了。

巴维尔　（起身）我走了。

维罗尼卡　为什么？别走。

阿历克山德鲁　这位先生（叫不出名字）……说得对。他比你听话。

维罗尼卡　巴维尔，明天到你们家去学习。

阿历克山德鲁　我不允许。

巴维尔　明天上课时我们再决定在哪儿学习。晚安。（朝门

走去）

维罗尼卡　晚安。

巴维尔　（对大家）晚安。（下）

第二十二场

〔维罗尼卡、鲁克桑德拉、埃利萨和阿历克山德鲁。

维罗尼卡　爸爸，你为什么把他赶走？

阿历克山德鲁　我的孩子，我不忍心看着你工作得这么晚，我看不下去。我这个做父亲的心如刀割呀。

埃利萨　（粗暴地）那你为什么还向她要钱？

阿历克山德鲁　（一时不知所措）好，但是……好！我不再做衣服了。我到此为止。只是呢料太可惜。今天买不到这样的料子了。是一九三七年买的！我就这样破破烂烂地出去！没什么，对于一个真正的地主来说，今天这样不算丢人！

鲁克桑德拉　不，阿历克山德鲁，你再等一等。也许我们还有什么能卖的东西。

埃利萨　把收音机卖掉。

阿历克山德鲁　卖收音机，不行！

维罗尼卡　（简短地）爸爸，等到发工资。

阿历克山德鲁　（叹气。坐下。心神不定，不知从何谈起）什特凡是个迷人的人。

埃利萨　(讽刺地)是呀！我承认，他在黑市上用配给价格卖给我们糖，这是迷人之处。

阿历克山德鲁　(生气地向她示意，别让正在绘图的维罗尼卡听见)他是个真正的朋友。当我看到他是多么爱维罗尼卡的时候，我很受感动。

埃利萨　听着，维罗尼卡，你不受感动吗？

维罗尼卡　(抬起头)什么？

埃利萨　什特凡爱上你了。你无动于衷吗？

维罗尼卡　我知道他很早就追我了，不知道是不是真心，所以我毫无反应。

阿历克山德鲁　为什么？他漂亮，年轻，又……有工作，出身好，又是我们忠实的朋友。

维罗尼卡　(绘图)这是他的事。

阿历克山德鲁　(生气地)不对，不能这么说。也是我们的事！什特凡会成为一个好丈夫，从而使你摆脱许多的劳动。你以为每年都会有一个品貌双全而且又爱你的人向你求婚吗？

维罗尼卡　我用不着去找求爱者。

阿历克山德鲁　这种工作会毁掉你的面容，使你干瘪、得病。天长日久，不会有人再要你了……

鲁克桑德拉　(不安地)阿历克山德鲁，不对！当父母的应该体谅，不能……噢，天哪，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阿历克山德鲁　妈妈，是我做父亲的良心让我这样做的。

埃利萨　今天谁的心眼变坏了？

阿历克山德鲁　你说谁？

埃利萨　你做父亲的良心。

阿历克山德鲁　说真的，我是生活在一群白痴和疯子的家中。

维罗尼卡　这儿就不能让人安静地工作吗？不能安静地生活吗？

阿历克山德鲁　天哪，我多累，我病了，又累又伤心！（停顿）维罗尼卡，我的女儿，我必须同你谈一谈。

维罗尼卡　现在吗？

阿历克山德鲁　现在。（在她面前坐下）你的父母过去是富人，今天变穷了。你将来做什么呢？我们怎么办呢？

维罗尼卡　对我本人，我并不担心，不过为了你们，你也知道……我怎么办，爸爸，我还能更多地做什么呢？

阿历克山德鲁　我年老、体弱，你还让我去工作？你的妈妈，以前我把她捧在手心里 现在还想这样，她能工作吗？你的外婆能工作吗？还有伊利耶，他也老了，能去工作吗？

维罗尼卡　（软下来）爸爸，我尽力而为吧。我，你也看到了，我全部力量都使出来了。

阿历克山德鲁　不，你没做到尽力而为！

维罗尼卡　那么为了能给家里挣来两份工资让我去出嫁？只是为了这个让我同什特凡结婚？爸爸！爸爸！你说的是什么话，你想过吗？

阿历克山德鲁　我的孩子，我并不那么幼稚。什特凡是个

迷人的人，别忘了，他也是莫维里查的主人！他从我这儿把那块地买走了。

埃利萨　（轻蔑地）三个半包共的地。（厌恶地）以前把我们卖到这个家的身价比这要高！

鲁克桑德拉　埃利萨！

阿历克山德鲁　三个半包共的地！三个半包共！蠢货！你们以为我就那么傻？但是，莫维里查那儿有石油。你们听见了吗？有石油矿藏！

埃利萨　有石油？你从哪儿发现的？

阿历克山德鲁　国有化前夕我才发现的。

埃利萨　（不以为然地）有石油的三个包共的地有什么意义呢？毫无价值！

阿历克山德鲁　真是这样吗？两、三个油井还不够吗？

维罗尼卡　谁的油井？你们生活在什么世界上？地下资源归国家所有。

阿历克山德鲁　今天是这样，明天呢？

维罗尼卡　哪个明天？

阿历克山德鲁　小姐，打开窗子说亮话吧，总不会永远如此。

维罗尼卡　你真的以为会变天吗？真的以为你们还会当庄园主、产业家吗？你们生活在什么世界上？这是什么世界？

阿历克山德鲁　是我想象的？我有把握！我等着呢！我是想现在就把你的前途安排好。

维罗尼卡　我的前途不用你操心。

阿历克山德鲁　那怎么行！我的孩子，你看着我！我们精心把你抚养成人，很疼你，你是我们的亲骨肉。在这个时刻，你不能丢下我们不管，你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什特凡挣钱多，可以养活我们全家。这个制度很快就要完蛋，要是我们再收回果尔达那，再把莫维里查弄到手的话，那时……我会象一个主人一样生活，象一个国王一样无忧无虑。

维罗尼卡　爸爸，你现在一点儿也没隐瞒，把全部思想都亮出来了，对吧？

阿历克山德鲁　（分明知道自己有隐瞒）没有了，一点儿也没有了！我隐瞒什么？

维罗尼卡　那么，我也说说我的想法。你从未这样明确地讲过，我也从来没有对你这么了解！我是你的女儿，你说你疼爱我，可为了三口油井，你现在就要把我卖掉。

阿历克山德鲁　你要是有半点良心的话，就应该嫁给什特凡。

维罗尼卡　（似乎醒悟过来）的确，我还呆在你们之中干什么！

鲁克桑德拉　（害怕地）维罗尼卡！别这样讲！

阿历克山德鲁　（更加恼怒地）我们影响你了？你想安静地思考你的马克思主义，考虑把我折磨死的最快方法？我家里养了一个我的和我的阶级的敌人！

维罗尼卡　我生活在敌人之中，却无耻地保持沉默。

阿历克山德鲁　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你去告发我好了！把我作为你高升的见面礼。你去告发我吧！你怎么讲？（埃利萨忙把窗子关上）我不能再看见你，不能！你是阶级的叛徒！你妈同谁生的你，你一点儿也不象我！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维罗尼卡　我不能再同你们生活在一起了，你也不要奇怪。要是我离开家，你也别大惊小怪。我受够了。我走！（开始收拾衣服、提包和书）

鲁克桑德拉　维罗尼卡！我亲爱的，那怎么行呢？

埃利萨　你发疯了？我们怎么办？你到哪儿去？

阿历克山德鲁　你还问她干什么？到刚才走的那个无赖、那个穿格衬衫的共产党员那儿去，你没看见他刚才请她“去学习”吗？就是找刚才和她“钻研”的那个家伙去。也许和他同居！

维罗尼卡　（愤怒地）不是同居！不是！

阿历克山德鲁　那你为什么朝他那儿跑？你怎么知道他会留你？

维罗尼卡　我和他结婚。这事早就定了。

阿历克山德鲁　你同他结婚？同他结婚？

维罗尼卡　是的。

阿历克山德鲁　你们瞧着，如果我的女儿，阿历克山德鲁·伊利迈斯库律师的女儿和巴维尔“同志”结婚的话，我就自杀。

鲁克桑德拉　阿历克山德鲁！

阿历克山德鲁 （拿起桌上的一把刀子，坐在维罗尼卡面前）如果你敢走出家门一步，我就在你面前割断我的血管。

维罗尼卡 （停住）爸爸，扔掉刀子！堂堂大丈夫却象泼妇一样大吵大闹！

阿历克山德鲁 女人，男人，我都无所谓。你留不留下？你老实了吗？你这个杀爸爸的凶手还走吗？

第 二 十 三 场

〔除伊利耶外，人物同上场。

维罗尼卡 我要走。

阿历克山德鲁 （尖叫）我割血管了！

伊利耶 你们大吵大闹什么？你们知道那边出了什么事！

埃利萨 出了什么事？你在说什么？

伊利耶 在搜查什特凡家呢。警察局的！搜遍了。说是他偷了合作社的东西。

阿历克山德鲁 （惊愕地，扔掉刀子）怎么？在哪儿搜查？

伊利耶 在他屋子里。

埃利萨 阿历克山德鲁，他放在我们这儿的那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阿历克山德鲁 我怎么会知道？他让我放在屋子里给他保存两天。你怎么能不帮邻居的忙？

鲁克桑德拉 哎呀，天哪，你们做了什么事？做了什么事？

维罗尼卡　爸爸，这也是你做出来的事。

阿历克山德鲁　我还以为装的是他自己的东西呢，哪知道……

维罗尼卡　爸爸，你本来就知道！

阿历克山德鲁　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发誓！你认为他们也会到我们这儿来搜查吗？

维罗尼卡　这么说，你本来就知道！

阿历克山德鲁　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反正我是你的爸爸！如果你能帮我脱险，就帮吧！

维罗尼卡　我？

阿历克山德鲁　也许你认识什么人！那些民警，也许你在大会、小会上见过他们。

埃利萨　他们不外乎逮捕我们。你认为监狱里比家里还要坏吗？

鲁克桑德拉　埃利萨，我的孩子！

埃利萨　我任何时候都可以死去，我毫无留恋，也无期望。

维罗尼卡　真不知羞耻！真不知羞耻！

阿历克山德鲁　现在你完全可以去告发我。

伊利耶　（冲着维罗尼卡）你们等一会儿。我去探听一下。（下。大家缩着等他）

鲁克桑德拉　我真害臊！真害臊！

埃利萨　妈妈，现在你想不开了，对吧？

鲁克桑德拉　对偷东西还想得开？不，我想不开！（伊利耶回来）

伊利耶　(高兴地)他们走了!

阿历克山德鲁　你肯定吗?

伊利耶　他们把门也封了!

阿历克山德鲁　那什特凡在哪儿?

伊利耶　他们把他带走了,还有几捆东西。

阿历克山德鲁　(松了口气)真是谢天谢地!

维罗尼卡　明天你把那个箱子交出去。

阿历克山德鲁　我,我亲自去报告?他们会怎样怀疑我?让他们认为我是同谋?

维罗尼卡　如果你肯定不知道这箱子里有什么,那就好办。

阿历克山德鲁　埃利萨,他们要逮捕我们了!

埃利萨　(耸耸肩)让他们逮捕好了!

阿历克山德鲁　也许他们不会怀疑我们。(对已经收好东西的维罗尼卡)你又要走?

维罗尼卡　对,我走。

阿历克山德鲁　恰好在我们处境困难的时候走?你这是什么心肠?

鲁克桑德拉　(突然)维罗尼卡,你走吧。走吧,我亲爱的。到那些纯洁的人中去。至少你要过另一种生活。和巴维尔结婚,按你们的想法去创造正直的生活。

阿历克山德鲁　妈妈,你支持她吗?

埃利萨　维罗尼卡,你走吧!别管我们了。你去吧!

阿历克山德鲁　你也支持她?你们都反对我?

伊利耶　(莫名其妙地)可是,她到哪儿去呢?

埃利萨　离开我们！

伊利耶　现在？夜里？外边一片漆黑！……

维罗尼卡　（在门口）外婆，改天我会来接你的！

鲁克桑德拉　接我？你要我有什么用？一个终生忍气吞声的老太婆！

维罗尼卡　（在门口）外婆，改天我会来接你的。（下）

伊利耶　（吃惊地）这么黑的天就走！

阿历克山德鲁　她疯了。神经错乱！

埃利萨　阿历克山德鲁，我们走吧。

阿历克山德鲁　到哪儿去？

埃利萨　到我们房间里去。

阿历克山德鲁　去干什么？

埃利萨　睡觉去。

阿历克山德鲁　她要是告发我们呢？

埃利萨　（耸耸肩）那就逮捕我们好了。走，睡觉去。

鲁克桑德拉　回你们房间去吧。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呆一会儿。可耻的东西，你们走吧，走开吧。（埃利萨、阿历克山德鲁和伊利耶面面相觑朝外走去。鲁克桑德拉自言自语地）你们走吧……走吧，让我一个人在这儿。（打开窗子）星星真多呀！伊利耶还说外边天黑呢。多明亮的夜晚！她会找到好路的！还能听到她的脚步声！多明亮的夜晚！

——幕落

两幕喜剧

公众舆论

奥·巴琅格著

冯志臣译

奥·巴琅格(1913—1979),是罗马尼亚著名剧作家，罗马尼亚现代戏剧的创始人之一。他年轻时当过医生,两次大战期间当过记者。罗马尼亚解放后，他专门从事戏剧创作，先后发表了深受读者和观众喜爱的剧本:《败类》、《为了人民的幸福》、《疯狂的羔羊》、《亚当和夏娃》、《老实点，克里斯托弗尔!》、《凯旋门》、《圣人米蒂格·布拉吉努》和《公众舆论》等。巴琅格曾任布加勒斯特国家剧院艺术副院长、《罗马尼亚生活》杂志副总编辑、作协书记和讽刺刊物《荨麻》总编辑。

讽刺喜剧《公众舆论》是巴琅格的代表作之一，他运用辛辣的讽刺手法和纯熟的喜剧技巧，无情地鞭笞了某地方报社社长专横跋扈,滥用职权,培养亲信,打击异己的恶劣作风,歌颂了真理和正义，表达了作者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人　物

解说员，当然是本剧的解说员

吉特拉鲁，《明亮的火炬》报副总编

演员，扮演吉特拉鲁的演员

（无须解释，上述三个角色将由同一个男演员扮演。）

欧蒂丽娅，《明亮的火炬》报编辑

吉娜，扮演欧蒂丽娅的女演员

尼古里娜·郭罗干，可以假设她是家庭妇女

玛尔契卡·冬苏，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

（虽然不需要作解释，但我们还是提醒一下，上述四个角色将由同一个女演员扮演。）

舞台监督

一名管灯光的小伙子

导演，《公众舆论》剧的导演

克里斯蒂诺尤社长，也叫“首长”，《明亮的火炬》报总编

巴斯卡里德，编辑

土尔库列兹，编辑部的秘书长

波热纳鲁，报社的总管

约尼查

杜米特拉什

马诺列斯库　}　同一家报纸的编辑

布拉哈鲁

卡拉马利乌

女秘书，社长办公室的秘书

契欧雷依·格奥尔基，一个受冤枉的公民

一个抱不平的观众，真名叫伊昂·伊昂，工人

康士坦丁·布拉纳，新闻部长

公众舆论——隐喻的人物

（上述两个角色将由同一个男演员扮演。）

第一幕

〔已经敞开的舞台上分为两个层次：前景中设有两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两把普通的椅子。后景有一高台，高台上安放着一张豪华的大办公桌，办公桌上有三部电话机，桌子后面是一把舒适的扶手椅。在上述两个层次之间有一道幕——最好用报纸糊制——根据需要可以把两个演出场所分隔开。开场之前，剧场的大幕已经拉起。两个身穿工作服的工人从舞台上走过，前一场剧演出后留在舞台上的一件布景被吊起。

导演　（后台音）安静！准备好！开始！

舞台监督　（从舞台侧面探出头来）敲锣吗？

导演　（后台音）不用敲锣。灯光！

管灯光的小伙子　（从侧面灯架上探出头）往哪儿打灯光？

导演　（后台音）往提词员那儿照！

管灯光的小伙子　（把头转向后台的一个同事）奈鲁，听我指挥！把橙黄色灯光片去掉，换上蓝的。开大灯光。好，停！

导演　（后台音）好！

管灯光的小伙子　照多久？

导演　（后台音）直到我给你信号为止。准备好了吗？

舞台监督　准备好了。

导演　（后台音）把幕拉起来！

舞台监督　早就拉起来了。

导演　（后台音）那就敲锣吧！（一声锣响，解说员走上舞台）

解说员　尊敬的观众们，我们剧团的领导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在开场之前向诸位作一些说明，加一些解释，这对演出的顺利进行是绝对必要的。今天晚上诸位将要看到的这场话剧其实不能算作话剧。本来打算让它成为一出话剧，然而它成不了。因为它不具备真正的剧情，人物不典型，环境不真实，没有足够的正面人物，介绍了过多的反面人物，而它的情节、故事——任何一出戏剧的核心——既不反映现实，也没有展示出我们时代

的令人信服的景象。这部剧作的宗旨不明确，因此它打动不了——也不可能打动——观众的心。这出戏没有号召力，没有鼓动作用，没有强烈的教育意义，那么，我们的那些要求越来越高的观众们就会提出问题——合理的问题——既然本剧有这么多缺点，为什么我们还把它搬上舞台？我们本着深刻的自我批评精神宣告：因为我们也有我们的缺点。同时，我们应该承认：我们不愿意让别人说我们不鼓励具有独创风格的戏剧。第三，存在着一个票房收入的计划问题。你完不成计划，就不给奖金。最后，这出喜剧——如果我们能够称它为喜剧的话——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不需要服装，不要求布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今天早上从剧院库房中临时收罗来的，根本没花费什么力气。我们这样作，是因为我们相信这种剧作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演出成功。同时，我趁剧作者不在场的时机，向诸位说一句露底的话：他的剧作没有一部获得过成功。因此我感到惊奇，今天晚上为什么来了这么多人看戏！如果我是诸位的话，我宁可在家里坐着。我知道今天是星期一，没有电视节目。可是，总能找到其它的消遣：看看电影，玩玩牌，或者，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还可以看一本侦探小说嘛。但是诸位毕竟来了，既来之则安之。我把话说在前头：你们会感到无聊的，会打哈欠的。我现在就听见有些人坐的旧椅子在吱吱地响。演思想戏的剧场里也有这种情况。我们预料到会

发生这种情况，尤其是我们的演员——他们刚刚休假回来，很疲劳——还没有掌握角色。如果我们的台词背得不顺当，重演某些情节，或者跳过某些场景，诸位一定会原谅我们的。诸位不必把这出戏看作是一场认真准备过的、一切就绪的不愧为戏剧的节目，把它当作一次排练就行了。如果诸位愿意，可以称之为彩排，但是彩排仍然是排练。（面向导演站着的地方）还作其它的解释吗？

导演　（后台音）解释吧！

解说员　我们现在是在某地方报馆的编辑部里。剧作者出于他自己的目的，把这家报纸叫作《明亮的火炬》报。显而易见，这是一间办公室。通常，我在这张桌子上办公。另一张桌子是我的同事巴斯卡里德的。（巴斯卡里德上）你出场太早了，下去！（巴斯卡里德下）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当然，是指在这出戏里。在现实生活中嘛，更不用说了……（向后台）上场吧！（巴斯卡里德上，坐在他的办公桌旁）把那块幕拉起来！（中隔幕拉起）那边是另一间办公室，总编辑的办公室。有些人称呼他为“社长同志”，另一些人简短些称他为“首长”。现在是上午九点钟，编辑部里开始了日常的紧张的工作。（三架电话机同时响起来：一架在吉特拉鲁的办公桌上——因为解说员就叫这个名字，一架在巴斯卡里德的桌子上，另外一架在“首长”的写字台上）

吉特拉鲁　（拿起话筒，听了一下，把电话挂上）开编务会，

走吧，巴斯卡里德！（吉特拉鲁和巴斯卡里德下，“首长”的电话继续响着。响了三阵铃之后，“首长”上。他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在两次大战中创作的剧本上，可以在括号中看到这样一种简短的，但是令人信服的人物说明：“一个健壮的男子汉”。他的衣着十分整齐——端庄雅致——他在主持该报的十一年里，形成了这种无可非议的风度）

社长　（拿起话筒回话，同时漫不经心地瞧着一张报纸）对……，对……对……，对……（在说最后一个“对”字之前，第二架电话机响了。挂上第一个电话，接第二个电话）当然……，当然……，当然……，当然……（继续用眼睛扫着报纸。在他说话的时候，第三架电话机响了。挂上电话，接电话）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第一架电话机响了，挂上电话，接电话）对……当然……不行！……（挂上电话。但是在这之前，他已按铃叫女秘书。女秘书急促地出现在门口）把土尔库列兹和波热纳鲁叫来！（女秘书下，“首长”继续翻阅各种晨报。柯斯蒂格·土尔库列兹，编辑部的秘书长——四十岁，端庄稳重。瓦西列·波热纳鲁——报社的总管，同样的年纪，快活，喜气洋洋。他们二人怀着不同的心情走进来。）

社长　请坐……坐下……（短暂的间歇。很清楚，“首长”是憋着一肚子“火气”来的）我说兄弟们，我只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是想让我采取极端措施吗？我用我的人格

担保，我要采取极端措施了。但是应该记住，是你们逼得我采取极端措施的，因为我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

土尔库列兹　（镇静，因为这种场面他已经见过上千次了）为什么，社长同志？

社长　“为什么”？土尔库列兹，难道你不知道“为什么”？

波热纳鲁　（对土尔库列兹）你急什么，先生，他会告诉我们的。为什么，社长同志？

社长　这就是说，你们还不知道……（克制着的不满情绪增长起来）可我是个光杆司令，你们知道吗？我没有助手，你们知道吗？我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你们知道吗？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我的头上，我没有可信赖的人，谁也不支持我，你们都知道吗？（列举“证据”）我要求你们写改组报告的那天是星期几？我告诉你们……（翻阅日历）

波热纳鲁　是星期三。

社长　不对，是星期二，这里记着呐。你们也记下了，你们曾保证在三天之内把报告交来。我当时说：“四天也行。”星期五我又向你们要，你们说正在搞……星期一我向你们要，你们说正在搞……星期三，过了一个星期，你们到我这里来向我保证，星期五一定交……

波热纳鲁　（寻找平息“首长”火气的“借口”）星期五您没来。

社长　对极了。可是我星期六来了，今天也来了，连个报告的影子都没有。我只问你们一件事，就是关于精简节

约的事。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国家……(作出使人可怜的表情)弟兄们，你们为什么要逼我采取极端措施？报告在哪里？

波热纳鲁　写好了，社长同志。

社长　写好了，搞成了，但是我没有收到。

土尔库列兹　(声音低微地)这是个棘手的问题……

社长　否则我也不会让你搞这个报告。上帝呵，你是编辑部的秘书长，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你有经验，有实践，有组织能力，善于研究问题。(对波热纳鲁)你也一样。你们研究过了？

波热纳鲁　研究过了，社长同志。

社长　裁减多少人？

波热纳鲁　五名。

社长　精确点，具体点，落实到人头，哪个部门的。国内部裁减谁？

土尔库列兹　国内部比较难……

社长　土尔库列兹，为什么比较"难"。(读格言似的)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决心。你们打算裁减谁？

波热纳鲁　(为了镇定对方的"神经"，他说出了对方想听到的名字)在吉特拉鲁那个部门，裁减吉特拉鲁。

土尔库列兹　这会引起别人的质问……

社长　是吗？会引起什么样的质问？

土尔库列兹　我们裁减他是因为他在会上批评过领导。可不要让别人说我们是在对他进行报复……

社长　(明朗地)士尔库列兹，我可是从来没对任何人进行过报复。我同吉特拉鲁有什么仇？我能同吉特拉鲁有什么仇？你们想让我说心里话吗？我喜欢他。很喜欢他。(坚决地)但是，我不能无止境地把所有无能的人都驮在背上，我不愿意成为一群潦倒文人的领导者。为了办好这家报纸，我牺牲了大学教授的地位，你们不要迫使我采取极端措施。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要到上面去，请求把我调离……

波热纳鲁　(仿佛发生了"灾难")这可不行，社长同志，您怎么能离开这里？最好还是我们走。

社长　("伟大的决定")不……，不……。我让人给我收拾一下东西，我要打电话，在一两天之内，在一个星期之内，上面会接见我，我提出辞呈。

波热纳鲁　为什么，社长同志？

社长　因为同我一样了解情况的士尔库列兹同志袒护吉特拉鲁，包庇吉特拉鲁。我同吉特拉鲁有什么仇恨？因为他批评过我？那是他的权利，那是他的事情，同我没有关系。但是，你是否能够告诉我吉特拉鲁这个人到底有多少价值，他在最近六个月中到底写了多少东西？我这里有记录。三份材料打回去了，一篇文章经过我的改写勉强刊登，一篇没有人读的通讯，一篇被我砍掉了一半的社论……

士尔库列兹　他保证了外部的材料……

社长　不……，不……，我辞职……。士尔库列兹同志，我

不能用我的名字去遮掩骗人的行径。我的这个名字不是我父亲给我的，是我自己树立起来的。我不能损害我的名字。你们留下吧，让其他什么人来当社长吧。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波热纳鲁　(对“首长”的苦恼表示“同情”)社长同志，我不懂您为什么这样为难。好了！把他裁减掉。

土尔库列兹　裁减他？怎么裁减？有什么理由？

波热纳鲁　(“机械地”)工作不积极——法律很清楚——根据第七十六条，解除劳动合同。让他自己去找职业，我不阻挡他。

社长　(“原则性地”，深切关心国家的命运)你们想一想，稍微地想一想，这关系到国家的开支。这是有关责任心的问题，觉悟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在一切领域里作出了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努力，取得的结果和成就把我们推向世界的先进行列。我们——至少——也应该努力跟上形势。星期天我参观了阿尔杰什河上的工程。你去过吗，土尔库列兹？没去过？应该去一次。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陪你去一次。我用我的人格向你们担保，我很受感动。(电话铃响)当然……(挂上电话)你们刚才说报告已经写完了？

波热纳鲁　写完了，社长同志。

社长　十二点钟时送到我这里来签字。波热纳鲁，十一点半钟的时候，你叫吉特拉鲁到我这里来。我同他谈谈。

土尔库列兹　好象他已经知道了。

社长　“知道”？怎么“知道”了？事情不是保密的吗？

土尔库列兹　正是因为保密，所以他才知道了。保密的第一个特性是众所周知。

社长　没关系，早晚得对他讲的。可能会出现尴尬的场面，但是，我来承担全部责任，我们会处理好的。还有一件事，后天进行工会选举……喂，你们决定了吗？选谁？

波热纳鲁　选沃兹德齐亚努。

社长　（感到意外的不痛快，但是保持镇定）选沃兹德齐亚努？沃兹德齐亚努有什么本事？

波热纳鲁　我也觉得他不行。

社长　很不行。没有魄力……没有水平……

波热纳鲁　贝尔丘比他强得多。

社长　根本没法比。

波热纳鲁　那么，我们就建议推选贝尔丘。

社长　（“成熟的思考”之后）可是，谁晓得呐……如果你们决定选举沃兹德齐亚努，就选沃兹德齐亚努吧。试试看。另一项议程是……建议……你们建议谁参加记者代表团到瑞典去？

波热纳鲁　我这里有一份建议书……（焦急地在装满了纸张的公文包中寻找）见鬼，到哪儿去了？……噢，在这里，请过目……

社长　你们建议谁去？

波热纳鲁　建议您去。

社长　（不甘心当“牺牲品”）又是我？

波热纳鲁　应该您去，社长同志。国际会议嘛。而且来文也是这么要求的：要知名人士。夫人也一起去吗？

社长　不，我带我的儿子去。咱们往下谈……还有什么问题来着？呵，对……为了庆祝我们的报纸创刊二十周年，要求搞一个受勋名单。（电话）不行！（挂上电话）你们把名单准备好了吗？

波热纳鲁　正在搞。

社长　（重新露出"殉难者"的表情）"正在搞！""正在搞！"……我用我的人格向你们担保，当我听到这种词句的时候，我真想找根绳子去上吊。（作"原则性的"更正）不应该是"正在搞"，而是："搞完了！"……用过去完成式，同志们……时间不等人……你们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特别是请你们不要迫使我采取极端措施！（电话铃响。注意听。用手捂住听筒）你们可以出去一下吗？（土尔库列兹和波热纳鲁下）对……当然……不行！（挂上电话。分隔那两间办公室的中幕落下）

吉特拉鲁　（站在舞台前沿，面向观众）我曾无数次地想过，是谁在这里给"首长"撑腰。我没有找到答案。我曾问过我自己，他为什么能站住脚。我发现了秘密。诸位知道，从前有过私人的庄园、银行、工厂、轮船。这些都是X.Y或者Z的财产，因而他们有权有势，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后来，正如诸位所了解的那样，庄园被没收了，银行、工厂和轮船也被没收了，但是欲望、野心和对权力的贪求却依然留在人们的头脑中。椅子、高背椅、

扶手椅——这些都意味着等级——能够保证权力。(作审慎的手势，指向“首长”办公室)因此他要拚命维护这一套。他对工作不感兴趣，不懂业务，对这里的工作没有丝毫的热情，可是却死死地抓住这把交椅不放。我曾无数次地想过，为什么人们对此保持沉默。我发现了奥妙。因为有惰性，因为懦弱，因为害怕，因为有一条可以忍让的退路。地下室的下面还有一层备用的藏身的地方。但是，我还是应该客观一些，应该承认：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沉默。譬如我，我就说了话。每当我有机会的时候，有地方发言的时候，我就要说话。现在，用土尔库列兹的话来说，他正在对我进行报复。我希望大家已经听懂了：他正在对我进行报复。(向观众吐露真情)我就是那个吉特拉鲁。(回到舞台中间)你是怎么认为的，巴斯卡里德，他要把我赶走？

巴斯卡里德　(埋头看稿件)要把你赶走。

吉特拉鲁　确切吗？

巴斯卡里德　用我的脑袋担保。(抬起眼睛)但这不是他的过错。是你的不对。

吉特拉鲁　是我的不对？

巴斯卡里德　我对你说过上千次了：你应该聪明些。如果你想批评一个大人物，你就批评吧，不过要在你确实知道他即将垮台的时候。否则，你就是个冒失鬼，连傻瓜都不如。(拿着校样下。欧蒂丽娅·巴斯库上。她是“家庭生活”栏的编辑，三十五岁。漂亮，但不惹人注

目；风骚，但不卖弄风情；谦虚，但不卑躬屈节）

欧蒂丽娅　稿子写好了。

吉特拉鲁　标题是什么？

欧蒂丽娅　“替孩子做作业的父母比孩子的过错更大”。

吉特拉鲁　标题很吸引人！砍掉吧。（拿起草稿修改）改成：“父母是留级生”。

欧蒂丽娅　（走到对方的身后，一齐读稿件。短促的停顿）真的吗？

吉特拉鲁　什么？

欧蒂丽娅　您要离开这里？

吉特拉鲁　不……是他要把我赶出去。

欧蒂丽娅　不可能。

吉特拉鲁　为什么不可能？

欧蒂丽娅　因为您工作得很好，因为您是个能干的人……

吉特拉鲁　那他就更得把我赶走。（读草稿，惊愕）这是怎么回事？“父母天生就是些伪善者”……

欧蒂丽娅　请您原谅，应该是“教育者”。我打字打错了，没有改过来……

吉特拉鲁　你怎么了，欧蒂丽娅？

欧蒂丽娅　我？

吉特拉鲁　你是什么时候到“家庭生活部”工作的……有多长时间了？

欧蒂丽娅　六个月零四天。六三年九月九日来这里工作的。

吉特拉鲁　完全正确……我又发现了你准确、细心、肯干的特点，这使你成了一名记者。我不敢说你是十全十美的记者，但是不管怎么讲，很有趣……

欧蒂丽娅　谢谢。

吉特拉鲁　先不要感谢，今天我可不能再对你作同样的评价。你变得冷淡了，心不在焉了，无动于衷了。你不听话了……

欧蒂丽娅　这要看听谁的话……

吉特拉鲁　你怎么了？有什么发愁的事情？有难办的事？

欧蒂丽娅　没有。

吉特拉鲁　有别的什么事？

欧蒂丽娅　（被迫地、真诚地）我在谈恋爱。

吉特拉鲁　“谈恋爱”……真不幸。你多大年纪了？

欧蒂丽娅　三十岁。

吉特拉鲁　三十岁……总之，这是你的权利，我看没有什么使你不高兴的……你结婚吧。

欧蒂丽娅　我们不谈这些，好吗？

吉特拉鲁　很好，不谈这些。但是请你相信我，我只是出于好感才对你说这些话的。

欧蒂丽娅　您对我有好感？

吉特拉鲁　当然。（继续看稿子）这段话没有任何用处，把它砍掉吧。你重复了第一页上写的东西。

欧蒂丽娅　好极了……这样就通顺了……（短暂的停顿）

“结婚吧”……能够结婚是件极大的美事。

吉特拉鲁　什么？

欧蒂丽娅　你刚才对我说：“结婚吧”。要想结婚，总得别人爱我……

吉特拉鲁　怎么，他不爱你？

欧蒂丽娅　他不能爱我，因为他不知道我在爱他。

吉特拉鲁　很辩证，很自然。你当面对他说嘛。

欧蒂丽娅　我没有勇气。

吉特拉鲁　他是个这么难说话的人？

欧蒂丽娅　他很忙。

吉特拉鲁　那你就当他的情人。对情人来说随时都有时间。

欧蒂丽娅　不可能。他不是社长。

吉特拉鲁　亲爱的欧蒂丽娅，你这个人真叫人头痛，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把稿子送到秘书处去。在星期天的报上刊登。第三版。不必连载。

欧蒂丽娅　（隐语）不必连载。我明白了。（下）

吉特拉鲁　（按铃。女秘书上）外面有来访的群众吗？

女秘书　有几个公民。

吉特拉鲁　让他们进来！（走进来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衣着不整，表情疲倦）您是……？

契欧雷依　我叫契欧雷依·格奥尔基。

吉特拉鲁　在哪儿工作？

契欧雷依　我过去是沙伦塔肉类加工厂的职工。

吉特拉鲁　请您……

契欧雷依　我的情况我想您是了解的。

吉特拉鲁　不了解。

契欧雷依　我很奇怪，到现在为止，我一共给报社写过三封信，此外还交过一份备忘录。

吉特拉鲁　可能。也许寄到别的单位去了。

契欧雷依　（愁苦地）寄出三封信，连一个回音都没有……

吉特拉鲁　真糟糕。

契欧雷依　那我就从头说起。本人，在一千九百六十二年，发现了一起营私舞弊的案件。区委养老金办公室的一个叫格奥尔基·沙克的人，他……

吉特拉鲁　说下去，我就是要问这个：他怎么违犯了法律？

契欧雷依　如果你给他五百列依，他就把你的工龄拉长，填到劳动手册上去。这样，你就有权拿到比规定的数目多得多的养老金。

吉特拉鲁　有意思。你是怎么发现的？

契欧雷依　他也让我这么干！我把他告发了……

吉特拉鲁　向谁告发的？

契欧雷依　向工会领导。

吉特拉鲁　后来呢？

契欧雷依　他们回答我，让我少管闲事。他们说我是无事生非。

吉特拉鲁　那你就泄气了……

契欧雷依　哪儿的话！我继续向企业领导控告他。

吉特拉鲁　这很好。

契欧雷依　他们专门为我开了一次会，对我作了书面批评……

吉特拉鲁　书面批评？

契欧雷依　警告处分。那时我又向总局控告。

吉特拉鲁　好极了。后来呢？

契欧雷依　他们又给我开了一次会，在六四年二月十六日解除了我的劳动合同……

吉特拉鲁　不可能！

契欧雷依　可能。我这里有他们给我作的结论。昨天早上，我一翻开报纸——《明亮的火炬》报——就看到沙伦塔肉类加工厂的那个格奥尔基·沙克……(读报纸)"……因在劳动手册上作弊，被逮捕法办。由于他的作弊行为，国家损失了——请记住——一百万列依……"

吉特拉鲁　他是罪有应得……

契欧雷依　(说不出的痛苦)他是罪有应得，可是谁给我评断是非呢？我现在仍然没有工作。

吉特拉鲁　你的地址。你住在哪儿？

契欧雷依　在沙伦塔的地址？

吉特拉鲁　在布加勒斯特的地址。

契欧雷依　我住在我老婆的姐姐家里。格勒拉什大街，十九号。

吉特拉鲁　有电话吗？

契欧雷依　没有。

吉特拉鲁　你星期四这个时候再来……（送对方出门）下一个！……（停顿）下一个……（停顿。明显的不耐烦）下一个！……（停顿。舞台上空无一人。铃声骤响）

导演　（后台音）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奈丽不上场？（大发雷霆）米赫依列斯库，你是干什么的？你这个舞台监督在监督什么？奈丽在哪儿？

舞台监督　（登场）找不到她，导演。

导演　（走上舞台）怎么找不到？

舞台监督　她没来。波里赫罗妮德太太排练的时候也是经常迟到，因为不是一开始就有她的戏。我以为她会来……所以我就让节目开始了。可是，她没来。

导演　她不知道今天演出吗？

舞台监督　她知道。我们今天早晨还说……（窘困地）瓦西里乌同志也没来。

导演　真急死人了……她没来？她为什么没来？

舞台监督　她给剧场办公室打了电话，她说她患了失音症……从今天早晨开始嗓子就哑了。不是她本人打的电话，是她丈夫打来的。

导演　（合情合理的恼怒）你为什么不早对我说？

舞台监督　我以为等到晚上她就会好的。

演员　（扮演吉特拉鲁的那个演员）我们怎么办？我站在这里出丑……观众都在笑我。

导演　那就停止演出。

演员　（走到舞台前沿）请诸位原谅，请等一会儿……（做尴

尬状）出了一点事情……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有一个女演员，我们的一个女同事，不，我们的两个女同事，出了一点事情……可能我们将被迫中断演出……等一下，等一下，请原谅……（面向导演）怎么办，导演？

观众中的一个声音　既然你们知道她们出了事情，早就应该停止演出，何必等到现在。

观众中的另一个声音　既然你们没有演员，就不应该卖票。

一个抱不平的观众　（靠近舞台前沿，或者干脆登上舞台）同志们，我这张票是通过单位弄来的。为了能买到这一张话剧票，我另外还得买四张我根本不想看的戏票……我的钱不是偷来的。什么事情不事情的，同我毫无关系，我只要求你们——我想我会得到观众们的一致赞同——要求你们继续演出。有没有演员这是你们的事情，必须继续演出！

观众中的一个声音　说得对！

演员　（扮演吉特拉鲁的演员）等一下……请诸位等一下……

导演　米赫依列斯库，吉娜在哪儿？

吉娜　（扮演欧蒂丽娅的女演员，穿着化妆室的大褂上）我在这儿，导演。

导演　服装都在化妆室吗？

吉娜　在化妆室。

导演　你穿上服装，替她们出场。你可以念台词，或者你跟着提词员念……

吉娜　用不着，剧本都让我背下来了……哪一个角色的台词我都会……

舞台监督　嘿，就等着这个机会呐！

导演　（面向扮演吉特拉鲁的演员）向观众道歉，然后接着演。

扮演吉特拉鲁的演员　（站在舞台前沿）尊敬的观众们，请诸位原谅我们的这个变动——或者叫事故——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对此，我们首先感到抱歉。但是，诸位却可以借此机会了解到我们演戏有时是多么不容易呀！演出季节开始的时候，我们本来打算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排练了两个月之后，离首次演出只有三个星期了，那时电影制片厂来人把罗密欧调到玛拉穆列什去拍电影了。我们等罗密欧等了一个月，当我们正要重新开始排练的时候，朱丽叶却到日内瓦去了，去参加有五个以上孩子的母亲代表大会……为了挽回局面，我们就排练了一个小喜剧。离首演日期还有两天，戏剧管理委员会说该剧没有被批准，或者至少是因为这个小喜剧和我们剧院的声誉不相称……

导演的声音　好了……接着演吧……

扮演吉特拉鲁的演员　如此等等，如此等等……其它的事情，下次再说……（对着导演刚才说话的地方）从什么地方接着演？

导演的声音　从契欧雷依那场戏的最后一部分接着往下演。让契欧雷依上场！

舞台监督 他不在了！他不知道要重演那一场，他已经去电视台了。

导演 快去追他！

吉特拉鲁 （在舞台前沿，面向观众）这个电视台真害人！若是请你去，还可以。但是叫另一些人去，可就糟糕了！连演员都没有了。等将来有彩色电视的时候，更有热闹瞧喽。（扮演契欧雷依的男演员穿着风雨衣匆匆出场，接着对方的台词往下演……）他是罪有应得。

契欧雷依 他是罪有应得，可是谁给我评断是非呢？我现在仍然没有工作。

吉特拉鲁 你的地址……你住在哪儿？

契欧雷依 在沙伦塔的地址？

观众中的一个声音 这我们已经看过了……

许多观众 嘘……！嘘……！

吉特拉鲁 在布加勒斯特的地址。

契欧雷依 我住在我老婆的姐姐家里。格勒拉什大街，十九号。

吉特拉鲁 有电话吗？

契欧雷依 没有。

吉特拉鲁 你星期四这个时候再来……下一个！……下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尼古里娜·郭罗干登场。她由欧蒂丽娅的扮演者吉娜扮演）您是……

尼古里娜 （说话时有很轻微的摩尔多瓦地方口音）我叫郭罗干·尼古里娜。

吉特拉鲁　请坐……您到我们这儿来有什么事情？

尼古里娜　我，编辑同志，我是来澄清问题的。贵报上发表了一篇反对我的文章。

吉特拉鲁　反对您？

尼古里娜　我把报纸带来了。（打开报纸）读者来信那一栏上有一篇文章叫《居民大楼中的风波》。在这篇文章中，除了诽谤之外，都是无耻的谎言。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作证和起誓，事实不是这样。他们说，我在七层楼上的那套房间里，夜夜都大放特放录音机，吵得全楼睡不了觉。可我是每天晚上十点就开始睡觉的，医生不允许我晚睡，我有神经性心率过速的毛病。阿斯卡尔医院开的几份诊断书就是证明，您可以看看……（把诊断书摊在办公桌上）

吉特拉鲁　不必看了，我相信您。

尼古里娜　所有这些争吵都是由我的邻居丁格·玛尔卡丽达引起的。她没有什么水平，没有本事，连个工作都找不到。现在，虽然她从三月十一号开始暂时当了调度员，那也是通过不合原则的关系搞到的。在一次工会的会议上也指出了这一点，发现她是一个堕落分子。我这里有几份材料，您可以读一下……（把材料摊在办公桌上）

吉特拉鲁　不必读了……

尼古里娜　至于那场风波，贵报上写的是从本年度九月四日晚上开始的。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争吵是在早

晨五点钟发生的，那时我丈夫从雅西回来，发现我在卧室里。

吉特拉鲁　这是你的权利。

尼古里娜　对。可那时在卧室里的不是我一个人。我在同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讨论文学。那时，我丈夫就把门砸开，说什么要放火把房子烧掉，他可没有这份权利，因为那是我的地方。他搬到我这里来的时候，连布加勒斯特的居住证都没有。他原先住在鲁果什，制造“馨香”牌的……

吉特拉鲁　香烟？

尼古里娜　哪里！“馨香”牌瓶装番茄汁，味道鲜美，还出口呐。我下次给您带一瓶来尝尝，您喜欢吗？

吉特拉鲁　不喜欢。

尼古里娜　他同那个丁格·玛尔卡丽达预谋好了，他们之间早就有暧昧的关系。她给他打电报让他星期三回来，可他一向是星期六才回家的，让他借机把我从我住的地方赶走。这里有几张房产文书作证，您可以……（把文书摊在桌子上）

吉特拉鲁　算了，不需要……

尼古里娜　至于打架，根本不是在房间里打的。因为他……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一看出了乱子，就出去了，并且说：“亲爱的库吉，我不能忍受侮辱。”他是从后门走的。

吉特拉鲁　他没有再来……

尼古里娜　咳，锁骨都打断了，他怎么还能来？这样吧，你们在报上登篇文章，正如律师说的那样，恢复事实的真相，谴责那些扰乱劳动公民安宁，企图把别人从住所里轰出去的坏风气。您知道，找个居住的地方有多难……怎么样，明天就登报？

吉特拉鲁　明天不行。肯定会登的。

尼古里娜　什么时候？

吉特拉鲁　等有地方的时候。

尼古里娜　哟，你们也有"地方"的问题？

吉特拉鲁　我是指报纸版面上的"地方"。

尼古里娜　这是你们的事情，我不干涉，因为我不喜欢干预别人的生活……那么请问，波热纳鲁同志在哪儿工作呀？

吉特拉鲁　在上面。楼上。

尼古里娜　（收拾她摊放在桌子上的那些"证明"）我不再耽误您的时间啦，我发现您很忙，有许多公务……祝您工作顺利！（正准备离去，但突然想起什么事）噢，我想起来了。请您千万别提锁骨的事，我们俩知道就行了。知识分子毕竟是知识分子，可他也打了人。祝您幸运，同志！（走出。停顿。吉特拉鲁和巴斯卡里德在工作）

吉特拉鲁　你在干什么，巴斯卡里德，在写稿子？

巴斯卡里德　写稿子。

吉特拉鲁　还顺利吗？

巴斯卡里德　很糟糕。（停顿）

吉特拉鲁　真遗憾，我得离开这里了。

巴斯卡里德　你应该想想办法。

吉特拉鲁　想什么办法？

巴斯卡里德　挣扎一下嘛。你的历史很清白……

吉特拉鲁　（忧郁地自我嘲讽）咳，这正是不幸的地方：我有清白的历史，我有光明的前途，可就是现在……（巴斯卡里德站起身来，打开一架剧作者描写布景时忘记提到的收音机。根据舞台监督的意愿，音乐声可大可小，但既不能刺耳，也不能过分有节奏）我舍不得离开报社，舍不得离开这里的同事。我同你也相处惯了，巴斯卡里德，我将要离开你……（此时，收音机播送新闻："扬·波斯格洛尤部长同志今天上午乘飞机从华沙返回首都。到波尼亚萨机场迎接的有……"巴斯卡里德关上收音机。）

巴斯卡里德　你将要离开我……这能算什么大事……你将要离开巴斯卡里德。你怎么没结交一些更象样的朋友？你应该同波斯格洛尤……交上朋友。

吉特拉鲁　同谁？

巴斯卡里德　同波斯格洛尤部长。那时，你就可以神气十足地说："今天晚上我将在我十分喜欢的雅典皇宫饭店，同我的朋友波斯格洛尤共进晚餐。"别人听到了，会惊讶地问你："同谁共进晚餐？"你回答说："同波斯格洛尤。"……一旦有一天你受了委屈，就让他给这里来个电话。一个电话……一个简单的电话……只要说一

声："我是波斯格洛尤部长办公室……找吉特拉鲁接电话……"一个电话，一个简单的电话……吉特拉鲁，你知道几个世纪以后，将会怎样撰写我们星球的真正的史前史和历史吗？将要提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电话时代……

波热纳鲁　（上。用报丧的声调）吉特拉鲁，首长在等你……

巴斯卡里德　如果有人问起我，就说我在资料室里。（下）

吉特拉鲁　（面向观众）"首长"在等我！……那个时刻终于来了……致命的时刻……每个时刻都在伤害你，但只有最后一个时刻才是致命的时刻。这是谁说的？不知道，我忘记了。（下。中隔幕徐徐拉起。社长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拿起电话筒接电话，一边看材料，或者确切些说，用眼睛扫视一页打字的纸。）

社长　对……对……对……（没等他说完最后一个"对"字，第二架电话机响了。他挂上第一个电话，接第二个电话）当然……（继续扫视那页纸。第三架电话响了）不行！（吉特拉鲁走进来。社长正沉湎于幻想的境界，眼睛盯着窗子——可以假设布景上有一个窗户，最后，终于看见了吉特拉鲁，作一个含混的手势，把身子转向电话开关，切断电话线。）请吧，吉特拉鲁，请……（吉特拉鲁走近对方）我叫你来是为了……（女秘书上）把波热纳鲁给我叫来！……（女秘书下）请坐吧，坐……，坐……（报丧式的套语）我们应该谈一谈……请你相

信，我也很难过……极其难过……我把你叫来是打算告诉你……(女秘书上)什么事？

女秘书　电话，波斯格洛尤部长同志办公室的电话。直线。(下)

社长　(很想扑向电话机，但是控制住自己。接通开关，拿起话筒)对……对……当然……他就在我身旁。(用手堵住话筒，全身感到震惊。对吉特拉鲁悄声细语)部长同志的电话。(吉特拉鲁走过去接电话)

吉特拉鲁　对，是我。不行，真的不行。今天晚上说什么也不行……什么？好吧，喂，好吧……谁能拗得过你这张嘴？八点钟，准时。吻你……(挂上电话)

社长　(短暂的停顿)刚才我们谈到哪儿啦？呵，对，我也很难过。你为什么不坐呀？坐吧，请坐吧……喝杯咖啡？……喝杯白兰地？(按铃，女秘书上)咖啡和白兰地。

吉特拉鲁　再来一杯水。

社长　矿泉水。(女秘书下)刚才我们在谈什么？呵，对了……谈到健康。哎，你的身体怎么样？

吉特拉鲁　很好。感谢上帝，很好。

社长　似乎你的肝脏有过毛病，可要注意呀，不能开玩笑。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忽略任何事情，但是不能忽略健康。看你的气色嘛，气色倒是非常好。比去年强多了。去年的时候我就很担心。我曾经对波热纳鲁说过："我非常担心吉特拉鲁的身体。象他这种人是很难得的人材。"(女秘书端着咖啡、一小杯白兰地和一杯矿泉水

上）你最好还是别喝白兰地……（他自己端起白兰地，把它喝干）我们谈到哪儿啦？是这样……我也很为难。我没有帮手，没有助手。除了你以外，我没有可以信赖的人，谁也不支持我，我感到土尔库列兹已经完全不顶用了……

吉特拉鲁　土尔库列兹是个很能干的人。

社长　能干，能干，但是不顶用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只举一个例子。你当然知道节约运动的情况……是呀，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尤其是……

吉特拉鲁　……尤其是对国家来说。

社长　完全正确！我曾经要求土尔库列兹和波热纳鲁在这方面写份报告，时间已经有一个月了，可是他们就是写不出来。（波热纳鲁走进来时，社长恰好谈到正题）关于缩减预算的问题。

波热纳鲁　（说出极不识相的蠢话）写好了。我把报告带来了。

社长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我向你要报告了吗？（转向吉特拉鲁）这是个棘手的工作，我同意，可是总得搞呀……（按铃。女秘书上）土尔库列兹为什么还没有来？（转向吉特拉鲁）看到了吧？叫他来一次，我得请他三遍。噢，刚才说到什么地方了？是这样……吉特拉鲁呀，我没有帮手……自从莫特沙鲁去纽约后，我已经三年的时间没有助手了……（土尔库列兹上；社长控制住"神经"）喂，土尔库列兹，快进来呀，怎么，你还想让我用军乐队

欢迎你吗？坐下。（转向吉特拉鲁）我昨天又到上面去了，重新提出申请："我没有帮手，没有副手。"上面指示说："从编辑部中提拔。"太好了。既然上面让我全权处理，我就按指示办事，提拔。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吉特拉鲁。我想我没有考虑错。我认为我考虑得很正确：你当副总编辑吧。

吉特拉鲁　我？

社长　你有造诣，精通业务。我们多年一起共事，我了解你，你也了解我。你眼界开阔，有水平，有组织能力，善于研究问题。

吉特拉鲁　如果我不称职怎么办？

社长　你会提高的。关于缩减预算的问题，你要精确地、具体地、逐项地、耐心地、不急躁地、细致地、踏实地、权威性地、负责地研究一下。我们应该认真搞好。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极其微妙。总之，你的手中掌握着一个人的命运。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办好……如果遇到困难，必要的时候（向电话机作不言而喻的手势），你就和……那个同志商量。你们（转向感到莫名其妙一直发愣的土尔库列兹和波热纳鲁）要协助吉特拉鲁同志。请你们不要介意……你们将情况逐个研究。你们也应该替我想一想，站在我的位置上想一想。吉特拉鲁同志，你是个聪明人，你会体谅我的：我不能无止境地把所有的无能的人物都驮在背上，成为一群潦倒文人的领导者。

波热纳鲁　不会的，社长同志。任何人，甚至上帝也不能要求您这样作。

社长　为了创办这家报纸，我牺牲了大学教授的地位……你们不要迫使我采取极端措施，因为，你们瞧着吧，我用我的人格向你们担保，我要到上面去请求把我撤职。

波热纳鲁　不能这样，社长同志。您怎么能离开这里呢？最好还是我们走。

社长　土尔库列兹，你有什么意见，这样好吗？

土尔库列兹　很好。

社长　那么，你们需要多少天？

波热纳鲁　三天。

社长　就算它四天。或者五天，直到一个星期。关键的是要认真地搞。你想想，你稍微地想一想：这关系到国家的开支问题。这是一个责任心和觉悟的问题。国家作出了异乎寻常的巨大努力。在一切领域……取得的成绩和成果把我们推向世界的先进行列。我们——至少——也应该努力跟上形势。星期天我参观了阿尔杰什河上的工程。你去过吗，吉特拉鲁？没去过？应该去。如果你愿意，我还可以去一次……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太受感动了。

波热纳鲁　关于铁门水电站工程呢？……

社长　关于铁门工程那就不用说了……！

波热纳鲁　还有布拉兹炼油厂！

社长　炼油厂怎么样？

波热纳鲁　没什么，说说而已……

社长　（摆出“内行”的架式）炼油厂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摆出“专家”的样子）另一个类型，另一种工艺，完全是另一码事……还有什么问题？呵，对……亲爱的吉特拉鲁，你应该迎着问题上。你应该助我们一臂之力。后天我们将进行工会选举，我们建议选谁？

波热纳鲁　选沃兹德乌齐亚努。

社长　可是，你说说看，沃兹德乌齐亚努有什么本事？沃兹德乌齐亚努不行……

波热纳鲁　完全正确。

社长　因此我们考虑过：还是由你来担任这个职务。

吉特拉鲁　但是，我已经当了副总编辑，怎么能再承担这个任务？

社长　你担下来吧。

吉特拉鲁　我不行……

社长　你行。只要你把工作组织好，你就可以胜任了。你搞一个集体，依靠集体，这就行了。还有……现在，俗话说，既然你进了工厂，就什么活都得干。我们应该指定一个人参加记者代表团，到瑞典去开会……

波热纳鲁　（又说一句不识相的话）早准备好了，我这里有建议书。

社长　（又瞪他一眼）我向你要过建议书吗？我对你说过我不去。（转向吉特拉鲁）他们想让我去，我绝对不去，你去吧。

吉特拉鲁　这怎么行，刚好是现在，在我担任工会工作的时候？……我怎么能丢下工会去瑞典？

社长　你暂时把工会放下。我丝毫不担心，你能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好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报纸创刊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建议颁发勋章。吉特拉鲁，你得过什么勋章？

吉特拉鲁　“消防卫士”奖章。

社长　（感到“意外和不平”）“卫士”？

吉特拉鲁　您知道，就是在炉灶起火的时候……

社长　这怎么成！波热纳鲁，建议授给他二级劳动勋章。懂了吗？

波热纳鲁　没问题，马上搞。

社长　（重新露出“殉难者”的样子）“马上搞”……，“马上搞”……我用我的人格向你们担保，我一听见这种话，真想找根绳子去上吊，不是“马上搞”。应该是“搞完了”！用过去完成式，同志们！时间不等人！你们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尤其是你们不要迫使我采取极端措施！（电话铃响）对……，当然……不行！（报纸糊制的中隔幕降下，遮住社长的办公室。）

吉特拉鲁　（站在舞台前沿）这场戏演到这里，戏剧评论家和专家们将会在台本中发现一个弱点，一个很大的缺陷。它使这出喜剧显得十分脆弱。因为，两者必择其一：或者我当正面人物，那我就应该坦白地、诚实地告诉社长，刚才给我打电话的根本不是波斯格洛尤部长

同志，而是我的好朋友巴斯卡里德。或者我保持沉默，把真相隐瞒起来，顺水推舟，那我就成了一个反面人物。（短暂地思索之后）好吧，我决定了：我甘当反面人物，接着往下演。（走向电话机，打电话）安杰拉，让编辑部的全体人员和各部的主任们都到我这里来！（波热纳鲁从门口怯生生地探进头来）什么事，波热纳鲁？

波热纳鲁　还能有什么事，吉特拉鲁同志？研究工作。

吉特拉鲁　研究谁的问题？（改口）不，我是说研究什么问题？

波热纳鲁　研究节约的问题。

吉特拉鲁　很好，加油干吧。

波热纳鲁　对，加油干。不过，我有点难处……

吉特拉鲁　（假装感兴趣）什么难处呀，老兄？

波热纳鲁　小汽车的事。

吉特拉鲁　什么小汽车？

波热纳鲁　我嘛，您知道，我买了一辆陶努斯牌小汽车……噢，不是新的，是碰巧从一个演员那里买来的。从贝尔丘格里亚努手里买来的。您认识他吗？

吉特拉鲁　不认识，我怎么能认识所有的演员？

波热纳鲁　咳，贝尔丘格里亚努把汽车卖给我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我他把车从国外运进来时没有付关税……您听懂了吗？

吉特拉鲁　没听懂。

波热纳鲁　我们讲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可是现在我却

收到一张催款通知书，通知书上说我应该交纳进口税。

吉特拉鲁　（故作惊讶）你说什么？要付许多钱吗？

波热纳鲁　三万列依。咳，如果我再出三万列依，那就比一辆新车还要贵……因此我想……

吉特拉鲁　你也在想？有进步。想什么，波热纳鲁？

波热纳鲁　请您帮帮忙，因为当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您知道……

吉特拉鲁　知道什么，波热纳鲁？

波热纳鲁　我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我保护了您，俗话说，象保护自己的兄弟一样保护了您。

吉特拉鲁　我领情，波热纳鲁，我领情。

波热纳鲁　那么，如果您愿意……

吉特拉鲁　愿意什么？

波热纳鲁　今天晚上请您替我求个情……

吉特拉鲁　向谁求情？

波热纳鲁　向那位同志……他不会拒绝您的。

吉特拉鲁　向他求什么情？

波热纳鲁　免了我的关税吧。

吉特拉鲁　坐下，写一张申请。

波热纳鲁　我没有纸。

吉特拉鲁　给你！

波热纳鲁　我没有笔。

吉特拉鲁　用我的。

波热纳鲁　怎么开头？

吉特拉鲁　很简单。"部长同志"……(波热纳鲁在巴斯卡里德的办公桌上写申请书。布拉哈鲁——国外部、约尼查——农业部、马诺列斯库——科学与文化部、欧蒂丽娅——家庭生活部、杜米特拉什——群众文化部,同时负责幽默栏、土尔库列兹等人走进来。)同志们,快点进来。巴斯卡里德在哪儿?

土尔库列兹　在资料室,就来。

吉特拉鲁　约瑟夫到哪儿去了?

土尔库列兹　采访去了。

波热纳鲁　(拿着申请书走过来)写好了。

吉特拉鲁　全都写了?

波热纳鲁　全都写了。

吉特拉鲁　很好。(把那张纸撕得粉碎,丢进字纸篓)你的申请没有批准。我们不能鼓励偷税漏税!你请便吧!(波热纳鲁灰溜溜地走出去)同志们,我请诸位到这里来是想通知大家,从现在起我担任副总编辑的职务。(非常热情和满怀信心地)我应该以这种身份和大伙儿团结一致,把《明亮的火炬》报办成一个现代化的报纸。你们感到这个词儿很意外吗?我必须明确一下,我没有把现代化同时髦混为一谈。我理解"现代化"的含义是对新生事物表现出来的现实的,真正的热情。为了使它能够得到发扬光大,我们必须把报纸的最凶恶的敌人从编辑部中赶出去……

马诺列斯库　("警惕地")我们编辑人员中有敌人?

吉特拉鲁　马诺列斯库，情况比这还要坏：敌人就在我们的身上。那就是框框。思想上的框框，表达上的框框。布拉哈鲁，你知道思想上的框框意味着什么吗？它意味着思想上的怠惰，想象力的麻痹和胆小怕事，而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首要义务应该是真实，表里一致，言行一致。请大家不要怀疑我是一个盛气凌人的人，更不要认为我故作谦虚，因为故作谦虚比傲慢更可恶。因此，我们应该从字典中抹掉那些我们用得烂熟的，没有人愿意听的陈词滥调，应该抹去那些根据需要，可以随意安排的套语。土尔库列兹，我不强迫别人信服。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不改，那将是最严重的错误。我们应该重新审查我们的一整套的报道方法。不应该先作肯定，而是要有论据。不需要热情动人的声明，而是要有数学般严密的论证，如同数字那样精确。但是，要想作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抱偏见，不带框框，满怀对真理的巨大热情去接近现实。我们应该特别注重经济部门。要求大家用专门家的绝对权威去处理问题——瞧，我也陷进框框了。一个到工厂采访的记者，如果他知道的东西比那里的总工程师知道得还要少，那么他或者是个不速之客，对他不熟悉的事物只会乱发议论，或者是个幼稚可笑的人，他被那些不甚了了的数字蒙骗了。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清除那些业余爱好者式的记者，我们需要的是有扎实业务水平的记者。一个这样的记者不应该是一辈子蹲在编辑部里不出门

的人。土尔库列兹，我们的工业部有多少人？

土尔库列兹　九名。

吉特拉鲁　全部到工厂、企业和大工地去。我想了解人们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疾苦。约尼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农业部工作的？

约尼查　有五年了。

吉特拉鲁　（感到深切的痛心）我看了你写的材料，约尼查。糟糕透了……没有一点才华……

约尼查　（“合理的”反抗）别人都说还可以。

吉特拉鲁　一篇“还可以”的文章，比一篇坏文章更危险。因为坏文章可以被扔进字纸篓，而一篇“还可以”的文章却要见报。约尼查，是谁把你调到报社来的？

约尼查　首长。

吉特拉鲁　从什么部门把你调来的？

约尼查　从农业部门，从农业机关。

吉特拉鲁　约尼查，这是他的过错。首先是对你没有好处，其次对报社不利。你没有搞新闻的才能。如果再干下去，你就把自己毁了。到那时将会错上加错。你将会胡编、扯谎和欺骗。应该诚实，约尼查。即使你不把诚实当成美德，也要把它作为习惯。诚实是一件比较容易办到的事情，用不着花大气力。你还是去干你的本行吧。与其作一个不称职的记者，还不如当一个有成就的农艺师。部里的其他人全到乡下去。不仅仅在农忙季节，而是要经常去。

约尼查　他们到现在为止是一直去的。

布拉哈鲁　我也能证明这点，他们是去过的。

吉特拉鲁　那是去散步。欧蒂丽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去产院了？

欧蒂丽娅　从我生下来开始就再没去过产院。

吉特拉鲁　你明天早晨一起床，就到各医院去转转。我想知道人们的痛苦。这不是指疾病，疾病归医生们管。我想了解医院的缺点。你到各产院去走走，再采访一下民政官员：有多少人结婚，为什么有人离婚。你要跟他们到法院去：每个人都是一个实例，都意味着一出戏或者是一部新现实主义的电影。杜米特拉什，你搞什么工作？

杜米特拉什　幽默栏。

吉特拉鲁　你到太平间去。

杜米特拉什　到哪儿？

吉特拉鲁　你听见了，到太平间去。你了解一下为什么有人自杀——这类事情也还是有的——是怎么造成的。我不要耸人听闻的报道，我要生动的、明白的、准确的细节……

杜米特拉什　太平间在什么地方？

吉特拉鲁　一遇见无轨电车你就迎头扑过去，那时你自然就找到太平间了。前几天我看了一部罗马尼亚电影，叫做《秋天傍晚的天空》。马诺列斯库，你看过吗？

马诺列斯库　没看过，但是我知道……在马尔德尔普拉塔

得了奖……

吉特拉鲁　最佳片头奖。

马诺列斯库　您想要一篇电影评论？

吉特拉鲁　不，我要一篇经济评论。你到布加勒斯特电影制片厂去，询问一下是谁同意拍摄的，谁发行的，花费了多少钱。一切都以材料作为依据。

马诺列斯库　如果他们不给我材料呢？

吉特拉鲁　那你就去偷。我们应该使新闻报道的所有种类都得到新生。通讯要有新颖性，消息要求及时，采访谈话要体现智慧，座谈会要有辩论的精神，作调查要有勇气。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笔变成有效的工具。呵，对，我们还应该采取一些组织措施。土尔库列兹，把下面大门口的检查岗撤掉……

布拉哈鲁　好极了！

吉特拉鲁　出入自由。反正我们都在一个编辑部里，你们可以让来访的公民们到我这里来。谢谢你们！（编辑们下。土尔库列兹匆忙地返回）什么事，土尔库列兹？

土尔库列兹　我把版面校样忘在这里了……还有，马诺列斯库……他想见你。

吉特拉鲁　他想搞什么名堂？我是说，他要干什么？

土尔库列兹　无可奉告。

吉特拉鲁　让我告诉你吧：首先，他将表示对我的提升感到幸福。然后就是……小汇报。

土尔库列兹　这是什么意思？

吉特拉鲁　这就是说：A“在说坏话”，B“在搞阴谋”，C“在监视你”，D“在走上层路线”，E“结党营私”，F“并不是没有才干，而是贪图安逸”，G“是个无赖”，H“酗酒”，I“只对金钱感兴趣”，J“不声不响，是个最危险的家伙”，L，M，N，O，P，R，S，T都很不可靠，V“是可疑分子”，而Z“那就不用说了，他是个什么人，众所周知。”

土尔库列兹　你言过其实了。

吉特拉鲁　相反，我说得太简单了。你让我证明一下吗？（走向电话机，打电话）马诺列斯库，到我这里来一下！（挂上电话）有什么办法呢，土尔库列兹？现实有时候比某些话剧还概念化。（马诺列斯库走进来）请进，马诺列斯库。坐下。有什么新闻？

马诺列斯库　没有什么新闻，吉特拉鲁同志……我早就想见见您……我对您说，我很高兴……衷心地高兴。

吉特拉鲁　（面向土尔库列兹）看见了吗？

马诺列斯库　但是我很想告诉您，您的担子不轻呵。

吉特拉鲁　为什么，马诺列斯库？

马诺列斯库　您不知道？！您以为所有的人都高兴？他们不高兴，同志……

吉特拉鲁　谁不高兴？

马诺列斯库　（“审慎地”）这无关重要。

吉特拉鲁　到底是谁？

马诺列斯库　杜米特拉什。

吉特拉鲁　杜米特拉什？

马诺列斯库　您感到意外吗？不过，我还是对您说了吧，这个家伙是个最危险的人。

吉特拉鲁　还有谁？

马诺列斯库　无关紧要。

吉特拉鲁　我很想知道。

马诺列斯库　我想您不会认为我抱有什么个人企图，但是，您能想象约瑟夫是个好人吗？他虽然表面上不声不响，可暗地里却在捣鬼。

吉特拉鲁　（面向土尔库列兹）这回你相信了吧？咳，马诺列斯库，对这些人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也都是人，而生活——干脆说吧——象一个时钟：你给它点自由，它就跑到外国去了。（马诺列斯库愕然）请你琢磨一下这个真理。（马诺列斯库感到莫名其妙，退出）

土尔库列兹　（停顿一下）我不懂。

吉特拉鲁　不懂什么？

土尔库列兹　时钟的问题。

吉特拉鲁　呵，时钟的问题？那是一句愚蠢的话。你怎么可以想象，马诺列斯库会胆大包天，相信他的上司讲的是一句蠢话？你知道，他现在活在世界上的唯一目的，就是假装他很崇敬我。土尔库列兹，你也将习惯于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在你的面前有一个不朽的东西。但这并不是最严重的事情。严重的是当我开始认为你已经对它深信不疑的时候。这样就产生了合谋、弄虚

作假和极大的谎言。这才是最危险的，因为它生着一副真理的面孔。你不要把第一版的版面全部排满，给我留下三十行空白，我要用斜体字印刷《真理的幻影》。

土尔库列兹　（不安地）这怎么行，先生，我什么时候出报呀？

吉特拉鲁　或者你按时出，或者你从我的心目中消失。（土尔库列兹走出。吉特拉鲁按铃。女秘书走进）外面有来访的群众吗？

女秘书　有一个姑娘。

吉特拉鲁　让她进来……（一个身穿民族服装，两条发辫垂到肩上的姑娘走进来。这个姑娘由欧蒂丽娅和尼古里娜·郭罗干的扮演者来扮演）

姑娘　这里是《明亮的火炬》报吗？

吉特拉鲁　对，是在这儿。

姑娘　看来我没有找错门。我是玛尔契卡·冬苏。

吉特拉鲁　什么？

姑娘　玛尔契卡·冬苏，你没听见吗？我是从奥尔特尼亚州，吉迪契村，"五一"生产合作社来的。我是来向你们告状的，你把状词连同我的相片都登在报上吧……

吉特拉鲁　说吧。（拿出一张纸放在面前）

姑娘　我叫玛尔契卡·冬苏，你写上了吗？

吉特拉鲁　写了。

姑娘　六四年八月一日以前，我在珍珠鸡饲养场工作。这个珍珠鸡饲养场实际上是我一手办起来的，因为开始

的时候一只珍珠鸡也没有。我弄来了蛋，我亲自孵化，第一次孵出来八只小鸡。后来由八只变成六十只，由六十只变成四百只。由于我亲自饲养、喂食和管理，到今年八月一号，一共养了两千二百零六只珍珠鸡……那时……那个该死的万格尔·伊昂同志就来了……

吉特拉鲁　谁？

姑娘　会计——你没听见？——他是合作社主席，萨哈里亚·隆吉大叔的堂兄弟。他说，为什么让玛尔契卡·冬苏饲养珍珠鸡？把她调到石灰场去和石灰吧。让生产队长符拉德大哥的老婆依里亚娜来接替她。我说："同志，我不去。是我把珍珠鸡一手饲养起来的，你们根本没有操过心。全合作社的人都可以给我作证。"他说："你去吧，玛尔契卡，否则没有你的好处。"我见他不讲理，就到区议会去告他。在那里我找到了一个好心的同志，我对他说："我是玛尔契卡·冬苏……"（电话铃响）

吉特拉鲁　（对着话筒）什么？

姑娘　玛尔契卡·冬苏，是你没听见还是你耳朵聋？

吉特拉鲁　（对着话筒）好吧。（挂上电话）

姑娘　"……我原来在珍珠鸡饲养场工作，让他们下个命令把我从石灰场调回鸡场吧，因为那些珍珠鸡是我饲养的，是我喂大的，是我经管的。可是自从我离开那里以后，就发生了鸡瘟——书上说，是什么口蹄疫霍乱，从两千二百零六只变成了一千只。不对，我说错

了，变成了八百只，其中剩下的下蛋鸡还不到五只……”他说：“好吧。”他要研究一下情况，让我先“回石灰场”去干活。

吉特拉鲁　你回去了？

姑娘　你就接着往下瞧吧，就象瞧电影似的。我发现事情不妙，我的珍珠鸡越死越多，不能光是干瞪眼瞧着，我就到州议会去。在那里我找到一个好心肠的同志，我说：“我是玛尔契卡·冬苏，我要为珍珠鸡的事情提出抗议，因为这是对公共财产的不关心。”如此等等……那个同志听我反映了上述的情况，知道八百只珍珠鸡死得只剩了三百只，就说，他将到现场进行调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过了一个月，过了两个月，等到那个同志来了的时候，合作社主席萨哈里亚大叔同志和那个该死的会计万格尔大哥说，我们这里从来没见过珍珠鸡的影子，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问题，并且可以拿出计划表来作证明。他们说，玛尔契卡·冬苏在胡说八道。但是这一回，我趁着“歌舞团”到这里参加全国歌舞会演的机会，就跑到这儿来了，请你们给登一下报。三年前我也参加过歌咏比赛，若不是吉尔古里亚努指挥喜欢季查·瓦西列，把头奖给了她的话，我就得上一等奖了。

吉特拉鲁　（微笑中充满了柔情）在这次歌舞会演上你演唱了什么歌？

姑娘　《哥哥还没来，还没来……》

吉特拉鲁　（甜蜜地、真诚地）你能唱一遍让我听听吗？

姑娘　我唱，可是你写吗？

吉特拉鲁　写什么？

姑娘　哎，我们刚才谈的事情……

吉特拉鲁　我写，玛尔契卡！

姑娘　那么，我唱。（姑娘唱歌的时候，舞台上探出了许多惊讶、愕然的人头。他们对这种不寻常的“场面”感到意外）

巴斯卡里德　（上。确实感到惊慌）你怎么了，喂，吉特拉鲁，你疯了？

吉特拉鲁　对，是疯了……但是这样很好……非常好……激动人心！（走向舞台前沿）观众们，不要蔑视疯子！第一个把自己关进铁盒子里在星际间飞行的人，难道他不是疯子？那个看护麻疯病患者，同他们一起在非洲的中心地区生活了四十年的人，难道他不是疯子？那个只是为了证明人的肉体能够忍受多高温度，而穿越炙燃皮肉的“炎热沙漠”的无名人士，难道他不是一个疯子？观众们，你们不要惧怕疯子。你们要提防叛徒、伪善者、犹大和恶棍……（停顿）我似乎觉得你们已经累了。不累吗？我可累了。我建议休息一刻钟。同意吗？谢谢！

——第一幕完

第 二 幕

〔同一布景。几天以后。

巴斯卡里德　你在那里写什么呐，吉特拉鲁？

吉特拉鲁　写一篇文章。

巴斯卡里德　等我死的时候，你也为我写一篇文章。

吉特拉鲁　那时我要出专刊。（巴斯卡里德拿着一叠稿件下。吉特拉鲁打电话）马诺列斯库，到我这里来一趟。（欧蒂丽娅和布拉哈鲁走进来）坐吧，欧蒂丽娅。坐吧，布拉哈鲁。（马诺列斯库上。吉特拉鲁打电话）土尔库列兹吗？你把昨天的外电带来。（挂上电话。用十分严厉而又有所控制的语调）马诺列斯库，你搞的材料不行。一份也不行。你拿回去，再好好读一遍。

马诺列斯库　（遭到触犯，但是……）您昨天对我说还不错。

吉特拉鲁　从昨天到今天已经过去二十四个小时；要求提高了。布拉哈鲁，你在愚弄读者。

布拉哈鲁　我？

吉特拉鲁　你以为他们幼稚，不懂事或者漠不关心。（土尔库列兹进来）土尔库列兹，把外电的版样给我。（面向

布拉哈鲁)我给你举一个例子:题目(朗读)《阿登纳去巴黎同戴高乐会见》。这是标题。我们再看内容。(朗读)"前总理阿登纳去巴黎同戴高乐将军会见"句号。我提醒大家注意,这样办新闻是对读者的侮辱。我们致力于报纸的改观已经有五天的时间了……

土尔库列兹　见到一些效果。

吉特拉鲁　没有见到效果,土尔库列兹,而只是"有所改进"。我对这种词句已经听够了。"有所改进"……"有所改进"……我要的不是有所改进,而是卓有成效。谢谢!欧蒂丽娅,我们一起审稿吧……(其他人都退出。短暂的停顿)我这个人真没办法,欧蒂丽娅。

欧蒂丽娅　您?

吉特拉鲁　我比你更了解我自己:惹人讨厌,好发脾气,粗暴……这是因为……

欧蒂丽娅　懦弱……

吉特拉鲁　(感到意外)你是这样认为的?(简短地)咱们别搞心理分析了。标题。标题是什么?(朗读)《早产、早婚、早死》。这是指什么问题?

欧蒂丽娅　我在托儿所见到了怎样看护早产儿。为了抢救这些儿童,需要有多大的热诚呀。我旁听了一起离婚案件:女方——十七岁,男方——十九岁。他们是一月八号认识的,二十七号开始吵架,二月五号提出离婚……

吉特拉鲁　(读稿件)"……早婚"……写得好,……好……

很好……好极了……(在稿纸中发现一页纸，感到奇怪)这是什么？

欧蒂丽娅　噢，请原谅……这同文章无关……

吉特拉鲁　诗？你也写诗？有意思。(朗读："对他的"……"责怪"……"你永远也不明白什么是姑娘的心思。责怪、悔恨和忧虑。如果你明白，当街道上断绝行人时，你为什么不来？紫红色的晚霞正在消逝"……)还不错……不管怎么说，诗句明快，清新……再读一遍。"对他的"……"责怪"……(真实的惊讶)对他？他是谁？

欧蒂丽娅　我不能说。

吉特拉鲁　为什么不能说，欧蒂丽娅？

欧蒂丽娅　因为我不愿意说。

吉特拉鲁　什么叫"我不愿意"？我是你的上级。

欧蒂丽娅　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这意味着命令。您不怀疑？……

吉特拉鲁　我怀疑什么？我知道你在搞恋爱。你爱上了谁，欧蒂丽娅？(长时间的、窘困的停顿)……爱上了我？

欧蒂丽娅　(简短地)是的……(摆脱角色)我们把这场戏跳过去吧。

吉特拉鲁　为什么？

欧蒂丽娅　因为我没有认真排练过，而且这场戏使我受不了……(面向后台)导演……导演……(导演从后台上)

导演　什么事？出了什么事？

欧蒂丽娅　我们把这场戏跳过去吧。

导演　为什么？

欧蒂丽娅　因为太虚假。实际上，我和他之间发生的一切都是虚假的。首先，我在这个剧中是什么人物？对了，我是谁？剧作者给了一个简要的说明：欧蒂丽娅·巴斯库，三十至三十五岁。接着呢？没有了。可我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我是哪儿的人？到目前为止，我有过什么经历？我的生平是什么？我是怎样生活的，有过什么样的生活经验，我爱过谁——因为我想，任何人都不要求我在这出喜剧中开始我的生活——我经受过哪些失意和高兴的事？我在这出戏中是什么人？永远是女秘书、女打字员、女雇员，并且得爱他。您是否能够给我解释一下，让我的脑袋也开开窍，为什么我要爱他？

吉特拉鲁　说得对。

欧蒂丽娅　我为什么要爱他？因为他性格乖僻，愤世嫉俗，整天忙碌，很有才华？罗马尼亚至少有八百万能干的男人。我得全部都爱他们吗？因为他为人忠实？罗马尼亚至少有八百万忠实的男人，我得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抒发我的感情吗？

吉特拉鲁　她已经把我说服了。

欧蒂丽娅　你是否能给我解释一下，我应该对他抒发什么样的感情？我只得提心吊胆地，在暗地里偷偷地爱他，并且不许我有勇气向他吐露真情……导演，为什么不许我有勇气？规定就是这样吗？你们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这套框框，从什么地方搬来的？剧作者在哪儿？

（走向舞台前沿）在剧场中吗？聚光灯太刺眼，看不见。剧作家，您别生气，您给我解释一下我的角色，让我知道该怎么演。您不回答我……（失望地）因为您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剧作家，您到现在为止一共创作了十七部话剧，我都很熟悉，有几个话剧我还亲自演过。但是在这些话剧中没有一个象样的妇女角色……这不值得您深思吗？

导演　算了吧，他也不容易……

欧蒂丽娅　什么叫"他也不容易"？怎么，我容易吗？你想影射什么？有谁不让他搞好创作吗？剧作家，什么东西在阻止你认真地创作。难道在这个国家里没有爱情？人们没有任何不痛快的事？没有分离？没有谎言？没有友情？请原谅……剧场里有妇女吗？可能有。你们评评理，我说得对不对？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人被抛弃？没有人被遗忘？没有痛苦？没有死亡？在这个国家里不死人？

吉特拉鲁　如果都不死，近二十年来人口就要增加一倍了。

欧蒂丽娅　表现伟大激情的话剧在哪里？嫉妒、仇恨、复仇和悔恨都在哪里？欲望、热恋和痛苦都在哪里？伟大的角色在哪里？俄狄浦斯①、李尔王和哈姆莱特在哪里？

吉特拉鲁　你呀，你还是离不开男人的角色？

---

① 俄狄浦斯，底比斯王子，曾猜破人面狮身怪物斯芬克斯的谜语。后误杀父亲并娶母亲，发觉后自刺双目，流浪而死。

欧蒂丽娅　剧作家，菲德拉①、安德罗玛卡②和美狄亚③都在哪里？……奥菲利娅在哪里？我简直要疯了……

导演　今天晚上你问个没完了？

欧蒂丽娅　剧作家，可能您太闭塞了……可能您太不熟悉人们的生活了……找一个晚上我们好好地谈一谈……我对您讲讲三十五年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吉特拉鲁　如果你对他讲这些，他就不是教你演戏，而是教你生孩子了。

欧蒂丽娅　不管怎么说，这样不行……不行……您知道，我是多么热爱戏剧呀。我能背诵出全部台词，这就是证据。但是，您创造的这种角色，我不演。不是因为我不想演，而是因为我不能演。在舞台上嚼这种无味的东西，还不如回家去煎我的肉饼……或者通过演出公司给自己弄个惬意的差事。我有点令人发笑。我知道因为什么……（嗓子完全哑了）可见我不能演下去了，我的嗓子哑了，嗓子破了，我得了失音症……

导演　吉娜，不要这样，吉娜，不要害我……我同剧作家谈一谈，给你修改一下角色……

吉特拉鲁　（轻声地）吉娜，吉娜，在剧场里看戏的有大人物！……

① 菲德拉，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她爱上了她的后子，遭拒绝。为了报复，她控告后子企图诱奸她。后子被处决后，她悔恨自尽。

② 安德罗玛卡，古希腊史诗《伊里亚特》中的人物。痛苦的象征。

③ 美狄亚，科尔喀斯国王之女，以巫术著称，曾帮助伊阿宋取得金羊毛。

欧蒂丽娅　(嗓音正常)从哪儿接着演？(面向提词员)我们演到哪儿啦？

提词员　(探出头来)"……我怀疑什么……我知道你在搞恋爱……"

吉特拉鲁　(重演上一场戏，带着一种使人微感滑稽的色彩)我怀疑什么？我知道你在搞恋爱……你爱上了谁，欧蒂丽娅？爱上了我？

欧蒂丽娅　是的。

吉特拉鲁　可怕。

欧蒂丽娅　为什么"可怕"？

吉特拉鲁　你没发现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可悲？每当应该给你发奖金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打鼓。因为我不知道是你当之无愧呢，还是因为你对我表现了无原则的感情。

欧蒂丽娅　我的情感一直是非常纯洁的……

吉特拉鲁　另一方面，我也有义务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我真是陷入了这种境地，那就意味着我在某个地方也犯了错误。我必须承担全部后果……

欧蒂丽娅　什么后果？

吉特拉鲁　我暂时还不知道。但是我得承担。

欧蒂丽娅　啊，不。我宁愿离开这里，也不能因为我的原因让您遭受痛苦。我请求调动工作。把我调到《妇女》杂志社去。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把我调到《农村妇女》杂志社去。不，请您不必挽留……放我走吧……我需要一个人呆在某个地方，回顾我的生活。

吉特拉鲁　生活是美好的，是美妙的。我们热爱生活，生活值得热爱。我想我已经说服了你……

欧蒂丽娅　完全说服了。

吉特拉鲁　那就一切正常。（欧蒂丽娅下。土尔库列兹上）什么事，土尔库列兹？

土尔库列兹　校样……

吉特拉鲁　告诉我，土尔库列兹，但是要说实话……

土尔库列兹　什么事？

吉特拉鲁　大家的情况怎么样？我指的是思想情绪。他们满意吗？

土尔库列兹　从来没有过的满意。

吉特拉鲁　真的？这是你今天带给我的最大的喜悦，最贵重的礼物。（二人同下。中隔幕拉起。社长办公室里有："首长"、波热纳鲁、约尼查、马诺列斯库和布拉哈鲁）

波热纳鲁　社长同志，我对您说实话。自从我们认识以来，我一直都在对您说实话。那个家伙太自作主张了。

社长　你指的是吉特拉鲁？

波热纳鲁　我提醒您：当然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但是您要吃大亏的，因为——至少我是这样认为——这家报纸是由您负责的，不是吗？嗯，我的职业不是记者，我不写文章，我不干预编辑部的事情，但是，不管怎样，由于我多年来在这里主持行政事务，所以我也懂得一点：这能叫报纸吗？

社长　销路如何？

波热纳鲁　我还没有进行调查。即使销售的份数增加了，我也不感兴趣。怎么，我们能不惜任何代价去追求成绩？这能叫报纸？我们过去的习惯是这样吗？再说，我们这些人，从报纸创刊的时候起，就在这里了……开始，人们对我诉苦。我不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总是变呵，改呵，整顿呵，鼓动呵，让人透不过气来。前天夜里我们制版之后，报纸就出了事，重排。哎，这要花钱呀，社长同志，要花排版费。他付钱吗？

社长　（仍然"客观"地）应该承认，报纸的版面比以前好看了。

波热纳鲁　那是形式。只是形式。我是说，在形式上。但是内容呢？

社长　内容也比较好，更活跃了，更多样化了……

波热纳鲁　可是，他是怎样对待群众的。让他们说吧。喂，约尼查，你说说……

约尼查　我不想发言，人家会说我主观……可是，他说过我没有才能，我没有必要留在编辑部里。我问您，社长同志，对一个在编辑部里这么多年，过去工作过，现在继续工作着的同志，能这么说话吗？您对人们是这样说话的吗？

社长　（接受奉承）我想我不是。

约尼查　他问我"是谁把你弄到这里来的？"

社长　（立刻警觉）谁问的这个问题？吉特拉鲁？

约尼查　他当着大家的面问道："是克里斯蒂诺尤？"他停顿一下，瞧了瞧巴斯卡里德，微笑着，讽刺地笑着，又问了第二遍："是首长？"当然，他言下之意是您不配当首长……他又接着说："他错了！首先是对你，其次是对编辑部……"

社长　（"有感触"）他"错了"？谁"错了"？

约尼查　您错了！他又重复了一遍——那是什么语调呀！——"他错了！"（喊叫，拍桌子）"他错了！"我想问您——请您相信，我还要到上面去问——"谁是这里的总编辑，谁是副手？"（电话铃响。社长接电话）

社长　等一下。（神经质地对着话筒）不行！（挂上电话）

约尼查　不知他依仗着什么后台，以为拿这个就把我吓倒了？我是从乡下来的，社长同志。我爸爸、兄弟都在农庄工作……我，请原谅，我很激动。但是……（马上就要哭了）

布拉哈鲁　算了吧，约尼查，克制点，见你的鬼……（转向社长）您知道我很了解他……就是说，吉特拉鲁这么干想要证明什么？他想要证明没有他就办不了报？咳，用他的话说，我们都是这里有经验的老人。从报纸创刊的时候起，我们就在这里工作了……我们经受过艰难，我们没有吃现成饭……

马诺列斯库　我举个例子。我给他送过一篇材料。他说："好，可以刊用。"第二天我去了，他说："马诺列斯库，我读了你的材料，"——同一篇材料——"只配扔进字纸

婆！”我说：“社长同志读过这份材料。”他说：“如果他喜欢，就让他登在他的报纸上吧……”（电话铃响，社长接电话，更加神经质地）不行！（挂上电话）

社长　（显然是极力克制感情）有烟吗？（布拉哈鲁敬他一支“莫勒塞什蒂”牌劣等纸烟）

波热纳鲁　不，他的意图很清楚：他在搞小集团。有巴斯卡里德、土尔库列兹、欧蒂丽娅……上帝知道他们在那儿想搞什么鬼……

约尼查　不是想搞，而是正在搞。

波热纳鲁　……他企图把持报纸。他说过：“要进行大扫除！以前的事情是小意思，今后怎么样，等着瞧吧……”

社长　你们看，我过去常说要采取“极端措施！你们要协助我采取极端措施！”……我说得对吧？可是你们没有协助我……

波热纳鲁　我错了……既然我错了，我就认错……

社长　还让他参加代表团去瑞典！……是你提的建议。

波热纳鲁　我错了。既然我错了，我就认错……

布拉哈鲁　他还是个伪君子。他取消了门岗制度——谁想进谁就进来——楼道里熙熙攘攘，象个市场。（电话铃响，社长接电话。神经质达到顶点。）

社长　当然！（挂上电话）

波热纳鲁　他同那些到他那里去的公民搞的名堂简直就象小说。我楼上办公室里有一个女同志，叫郭罗干。她曾去他那里鸣冤。可是，他对她说的那些话，或者，准

确地说，他向她建议的那些事，我简直无法说出口。

社长　这个人不健康……

波热纳鲁　还有前天晚上胡闹的场面，他是什么时候把乐队请来的？

社长　请到这里？

波热纳鲁　他们大吃大喝，欢蹦乱跳、大吵大闹的声音一直传到下面的印刷厂……第二天我都没有脸同工人们见面……

布拉哈鲁　这不算严重……

社长　（神经马上就要绷断）不算严重？还不严重？你是说："不严重？"

布拉哈鲁　严重的是他企图损坏您的名誉，把您从这里赶出去。他曾大言不惭地说："不把他搞掉，决不罢休。"（土尔库列兹上）

社长　（赶紧控制住自己）什么事，土尔库列兹？

土尔库列兹　给你送版样。

社长　好吧，放在这儿吧……

土尔库列兹　还有罗通社的电讯。

社长　什么电讯？

土尔库列兹　公告。

社长　什么公告？（拿起电讯稿，朗读）"部长会议主席团……鉴于扬·波斯格洛尤同志工作不称职，免去他的新闻部长职务……"（重读一遍）"免去……职务。"（有节奏地朗读）"免——去——职——务。"谢谢，

土尔库列兹，把这个留在我这里吧……（土尔库列兹下）哎，怎么样，同志们？……（重新朗读，因为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鉴于工作不称职”——“不称职”，很清楚。“免——去——扬·波斯格洛尤同志的职务……”

布拉哈鲁　怎么，他还能无限期地永远当部长？

马诺列斯库　波斯格洛尤……

约尼查　他是个老同志啦。

社长　（体会每一个音节的意思）“鉴于工作不称职”……你们说得对，是关于波斯格洛尤的事！（异常欣快，感情爆发，可以理解的愤怒。重新驾驭了局势）这个该死的吉特拉鲁，这个道地的废物，这个骗子。同志们，我只能这样称呼他。他以为还混得不错？同谁混，同志们？同我混？为了创办这家报纸，我牺牲了大学教授的地位，可他竟然妄想把它毁掉！（愤怒的感情达到顶点）开会！开紧急会议！召集公开的编务会议！召集扩大会议，邀请外界人士参加！（镇静下来。技术性地，讲求实际地）波热纳鲁，你立即准备一篇报告，不要太长，一页，一页半，但是内容要全面……布拉哈鲁，你去同大家谈谈心！让他们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让他们发言，让他们诉苦！……（电话铃响）对……当然……不行！（挂上电话）如果我发现你们走漏一点风声，我就割掉你们的舌头，就吊死你们……（决战前的疾风暴雨般的节奏）

波热纳鲁　谁主持会议？

社长　我。

波热纳鲁　应该有一个主席团。

社长　由三个人组成。我，波热纳鲁和布拉哈鲁。马诺列斯库，你负责提议主席团名单。

马诺列斯库　需要一个人作记录，这很重要。

社长　让约尼查担任记录。记录员的人选由卡拉马留建议。你找他谈谈，给他吹吹风。总之，大家都应该准备好，要作公开的、勇敢的、原则性的、言之有物的发言，不要纠缠无意义的枝节问题，要指出这个人干的坏事有多大，要强调指出他一来到我们中间就暴露出来的那种追名逐利和向上爬的野心，要突出他缺乏责任心和冒险主义的特点。要摆事实，讲道理。同时，也要点出他同波斯格洛尤的关系。

马诺列斯库　（发现了令人鼓舞的重大消息）他和波斯格洛尤有关系？

社长　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最好的朋友。

马诺列斯库　妙极了！他同波斯格洛尤是老朋友，所以他才把我写的材料退了回来……

约尼查　所以他才说我没有才能，不应该留在编辑部里……

社长　喂，算了吧，我们现在要看看谁从编辑部滚蛋……马诺列斯库，他和波斯格洛尤的关系问题，也由你负责提出来。用提问的方式：怎样、如何以及在哪里认识了波

斯格洛尤。同这个问题有关的是：他能否对我们讲讲他的私生活？那个女同志在哪里？

波热纳鲁　哪个女同志？

社长　你刚才说，他向她建议……

波热纳鲁　在我那儿。在我楼上的办公室里。

社长　让她留下来，听候会议的安排。你同她先谈一谈。呵，我过去不是一直说：极端的措施吗？大家要协助我采取极端措施！瞧吧，我采取极端措施的时刻已经来到了！（电话铃响）当然……当然……当然……当然……（中隔幕象断头台上的铡刀一样落下来）

吉特拉鲁　（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打电话）不，同志，你听我说，同志……刚才断线了……主席同志吗？我是《明亮的火炬》报……对……我是副总编辑吉特拉鲁……我不叫斯迪克拉鲁，我叫吉特拉鲁，不过没有关系……我想了解一件事情：你们那儿养过珍珠鸡吗？养过还是没有养过？珍珠鸡。有过还是从来没有？对……我是说……也有也没有？我不懂。有过，但是现在没有了……已经从帐本上注销了。好极了，已经从帐本上注销了。但是在鸡舍里还有吗？……你们从来就没有鸡舍。好吧……但是有过养鸡场吧？有过玛尔契卡·冬苏这个人吧？……怎么，已经不在了？为什么不在了？……她参加联欢节去了……她得了一等奖？祝贺你……当然我们要登报……不能，我们怎么能把“五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给漏掉……可是石灰场……你们

为什么把她调到石灰场去工作？……谣言？主席同志，这怎么能是谣言？……你们要把她调回去？什么时候？……当你们再养珍珠鸡的时候。你们什么时候还要养珍珠鸡？……把冬苏调回去的时候？我懂了。星期四我到你们那里去……（喊叫）不，我不需要珍珠鸡。我不吃珍珠鸡。我是个吃素的人，喝酸菜汤！（挂上电话。按铃，女秘书上）让契欧雷依同志进来。（被召者上）坐吧，契欧雷依同志。我调查了你的事，看来你是对的。

契欧雷依　“看来”？当别人对你说：“看来你是对的”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你没有理，或者更糟糕：你有理，但是不给你评理。

吉特拉鲁　你是对的。一般地讲，你的来信符合事实。我同沙伦塔的那个企业联系过了。那里换了一个新厂长，一个很和气的人。他认为你是对的。他认为只有一件事情与事实不符。你说为了把你赶出来，曾经专门给你开过一次会……

契欧雷依　我这里有结论。

吉特拉鲁　但是他说根本没有开过会，是你自己由于身体的原因提出了辞职。哪种说法是真实的？因为，我对你直说吧，在那种情况下，为了把一个人赶出去而专门开会，我似乎感到这是不大可能的，绝对不可能，不可想象。不管怎么说，你回沙伦塔去吧，有情况随时同我联系。（契欧雷依下，巴斯卡里德上）你怎么了，巴斯卡

里德？你的脸色好象是刚刚抬过死人。

巴斯卡里德　你说对了。

吉特拉鲁　沉船了？

巴斯卡里德　完全沉了。你听到公告了？

吉特拉鲁　没听。什么公告？（拿起电讯稿，朗读）“……鉴于扬·波斯格洛尤同志工作不称职，免去他的新闻部长职务……”免去职务……你有什么感想，巴斯卡里德？

巴斯卡里德　我能有什么感想？！

吉特拉鲁　在这个世界上我也有过一个支持我的朋友，可是他却垮台了……

巴斯卡里德　我有什么感想？自从我以他的名义打了电话以后，我就成了他的化身。我自己赞赏自己，自己尊敬自己。我自己给自己开门，让我自己先进去。我经常对着镜子自言自语：“你知道你的权力有多大？一个电话……一个简单的电话……”可是，正当我稳坐钓鱼台的时候，轰，一颗炸弹：免去职务……是我被免去了职务，吉特拉鲁。仿佛我死了，我正在参加我自己的葬礼。我得去给我自己写一篇悼词……（下）

吉特拉鲁　（站在舞台前沿）我向诸位讲老实话，经受了这次打击之后，虽然我的精神状态变得很消沉，但是“免去职务”这个词儿却使我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幸福。四个美妙和谐的字：免——去——职——务！这四个字将会使某些同志记住，任何人都不是生来就应该当

部长，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当一辈子部长……（中隔幕拉起。现在，两个房间变成了一个房间，里面挤满了人。编委会成员全部出席，一个不缺）这个词儿应该这样理解。什么是部长？“一个暂时被召到领导岗位上的武装工人。”列宁全集，《国家与革命》，政治出版社，第四卷，第二百一十六页……

社长　请坐吧，同志们，现在开会！

吉特拉鲁　（感到意外）什么会？

巴斯卡里德　无可奉告。大概是为波斯格洛尤开“追悼会”。

社长　同志们，我们召开这次扩大的编务委员会，是为了分析报社的某些方面的工作。为了保证会议顺利进行，我们必须选举一个主席团。首先，我们建议主席团由三名同志组成。大会是否同意这项动议，请举手表决。谁赞成？谁反对？谁弃权？大会一致通过主席团由三名同志组成。是否有人建议主席团候选人名单？（因为马诺列斯库举了手）请吧，马诺列斯库同志……

马诺列斯库　我和一些同志进行了协商，我们建议主席团由社长同志、波热纳鲁同志和布拉哈鲁同志组成。（坐下）

社长　我认为不需要对每个候选人分别进行表决，可以采取一揽子通过的办法。谁赞成？谁反对？谁弃权？谢谢。请当选的同志坐到主席台上来……同时，还需要一个同志作记录。谁来建议？（因为卡拉马留举了手）

请吧，卡拉马留同志。

卡拉马留　我提议由约尼查担任记录。

社长　需要表决吗？不需要表决了。请上台来吧，约尼查同志。同时，主席团经过协商，建议让我主持会议。同志们，正如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们的编务会议只有一项议程：对最近一个时期的某些方面的工作进行分析。为了使会议能够更顺利地进行，为了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改进我们的工作，波热纳鲁同志准备了一篇简短的报告……（微笑。"开玩笑"式地）我想不会很长吧，波热纳鲁……

波热纳鲁　很短，社长同志……

社长　……这篇报告将是我们和同志们交换意见和互相讨论的基础。我们希望交换意见要本着同志式的建设性的精神，尽量作到真诚、坦率和不留情面。现在请波热纳鲁同志作报告。（坐下。又想起什么事情）呵，对了，还有一件事：请大家不要吸烟。会议每隔两小时休息一次，但是不要吸烟。同意吗？请吧，波热纳鲁同志！

波热纳鲁　同志们，我们编辑部最近一个时期——最近六个月以来——在我们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工作更加持续向上。无论什么人，只要翻阅一下一年来的报纸，他就会发现我们的报纸改进了，变得更有生气更有趣味了，稿件的质量提高了，版面更加多样化了，在广大读者中扩大了影响……（因为他没有加句号）扩大了影响。我不想罗列更多的材料，我只用一

个数字就可以说明这些成绩。三个月来，报纸的发行量增加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百分之九。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了这些成绩而忽视缺点。我们没有权利姑息缺点，尤其是这些缺点和错误主要涉及到编辑部中的一个负责同志——我指的就是吉特拉鲁同志。(会场骚动，波热纳鲁从水杯中呷了一口水)吉特拉鲁·格奥尔基同志是--九五一年来到我们报社编辑部的，是前领导把他带来的。吉特拉鲁·格奥尔基是个明目张胆的野心家，是个毫无廉耻，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家伙。他来到这里不久，就窃取了重要的职务，由国内部副主任升到国内部主任，而最近他竟然骗取领导的信任，篡夺了副总编辑的要职。在这段时间里，吉特拉鲁·格奥尔基对我们编辑部采取敌对行动。吉特拉鲁·格奥尔基不但不学无术，不想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反而一直进行破坏活动，毁坏报纸和报社领导的声誉，削弱我们报纸的思想内容……(因为没加句号)思想内容。吉特拉鲁·格奥尔基通过由他编审、撰写和组织的稿件，在我们的报纸上推行一条消极抵抗的路线。吉特拉鲁·格奥尔基打着所谓提高写作质量，为实现高水平新闻报道而奋斗的幌子，让一些错误的，有害的文章出了笼。

杜米特拉什　(会场骚动)哪些文章？

社长　你等一会儿再发言。我们这里有报纸合订本。接着讲。

波热纳鲁　报社的领导，特别是克里斯蒂诺尤社长同志，对他的不健康的行为，曾屡次提醒他注意。但是吉特拉鲁·格奥尔基表面上假装接受批评，背地里却继续搞他的活动。吉特拉鲁·格奥尔基拉拢一些没有工作经验，理论水平低和丧失警惕的人，一同来打击报社的主要干部，打击有工作经验的老同志，而那些干部对编辑部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吉特拉鲁·格奥尔基妄自尊大，没有责任心，拒绝批评，事实上是妄图把编辑部搞垮，以便篡夺报社的领导权。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出，如果他的这种计谋一旦得逞，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地说，这些年来，编辑部中最优秀的分子们都注意到了吉特拉鲁·格奥尔基的不健康的行为，曾无数次地要求把他从编辑部中清除出去。这一要求之所以没有能实现，一方面是因为吉特拉鲁·格奥尔基善于用伪君子的假面具掩盖自己的意图，另一方面也因为——领导应该考虑这一情况——因为在这一个时期，领导对他表现了过分宽容的态度，总是期待吉特拉鲁·格奥尔基能够改过自新。但是，他并没有改正，他也不可能改正。今天，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吉特拉鲁·格奥尔基的行为是很清楚的。我们相信，同志们将能在这次会议上，认真负责地对他的言行所带来的危害进行分析批判，以便作出结论，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坐下）

社长　同志们，大家刚才听了报告。当然，报告还可以更充

实些，但是我们认为即使这样，它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讨论基础，而且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肯定能得到深化和发展。谁报名发言？（鸦雀无声）喂，同志们，应该有人开第一炮……（沉默）巴斯卡里德同志？

巴斯卡里德　不……我等一会儿再说……

社长　随便……但是我先给你登记上。抓紧时间，同志们。（按照举手先后的次序登记姓名）就是说：欧蒂丽娅同志、土尔库列兹同志、杜米特拉什同志、马诺列斯库同志、约尼查、布拉哈鲁……还有谁？谁还登记发言？我建议暂时不截止登记——谁想发言，休息的时候再登记——现在开始进行讨论……约尼查……同志发言。

欧蒂丽娅　我是第一个登记发言的。

社长　会议领导有权按照它认为合适的顺序安排发言。（会场骚动被社长制止）请约尼查同志发言……

约尼查　首先我想声明，我同意波热纳鲁同志作的报告，尽管这篇报告本来还可以更详细些，论据更充足些，具体的例子更多一些。

社长　正确！

约尼查　同样，我还想指出：我们这次会议早就应该举行，这样就可以使编辑部避免错误，并且能够尽早地驱散笼罩在我们这个集体中的沉重的令人窒息的气氛。

欧蒂丽娅　（会场骚动）你在哪儿发现有“令人窒息的气氛”？

社长　你等一会儿再发言。请……

约尼查　尽管欧蒂丽娅同志否认这一点，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在编辑部中笼罩着一种有害的，不健康的气氛。这种气氛是吉特拉鲁同志费尽心机，亲自制造和培育的。我早就认识吉特拉鲁同志。我敢在这里公开地说，我认为他不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一直在想，他怀有什么野心，他在追求什么，他在为谁服务？

欧蒂丽娅　（勉强压住心中的愤怒）社长同志，这样开会可不行。任何无耻的谎言都得有个边儿……

社长　请您遵守会场的纪律……

巴斯卡里德　这叫“会议”？

卡拉马留　社长同志，我们全体一致请求巴斯卡里德同志不要忘记他现在是在什么地方。

社长　（面向巴斯卡里德）请您不要忘记您现在是在什么地方，请您让我把会议主持下去，请您不要迫使我采取极端措施！请……约尼查同志继续发言……

约尼查　正象我刚才说的那样，我认识吉特拉鲁已经很久了。在各个方面我都了解他。报告中提到他没有业务水平，我在这就不重复了。报告中谈到他的思想水平低，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吉特拉鲁却力图要在大家的心目中装作正人君子。好吧，我愿意在这里当着全体人员的面指出：吉特拉鲁不正派。不论是对待大事还是小事，他的作风都不正派。我不想纠缠那些表面上的、无关重要的琐碎小事，诸如利用报社的小汽车

干私人的勾当，更不必说他如何自己推荐自己得奖金。还有其它一些众所周知的枝节问题，我就不用一个一个地谈了。我想指出的是另一方面的问题。大家知道，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是他负责发稿。大家要问：根据什么标准发稿？我可以证明，他发的稿件都是哪些编辑们的。他同他们有金钱上的关系，或者有另外一种关系……

欧蒂丽娅　（愤怒到极点）你是个无赖……恶棍……我不是第一次听你发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你起码应该相信你自己说的话。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你连自己的话都不能相信……你连一个白痴都不如……流氓！

社长　同志，请你……

约尼查　（发火）同志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我不允许这样对待我！我是从乡下来的。……爸爸，妈妈……

欧蒂丽娅　无耻的流氓！请允许我离开会场……我待不下去……我感到恶心……

约尼查　（在一片嘈杂声中）爸爸……妈妈……我的兄弟们……都在农庄劳动……

社长　大会是否允许让欧蒂丽娅同志离开会场，要经过大家举手表决。谁赞成？谁反对？谁弃权？好吧，欧蒂丽娅同志，你可以走了。（欧蒂丽娅离开会场）接着往下说，请吧。

约尼查　（一边坐下一边说）我的发言完了。其余的我写书

面材料。

社长　请布拉哈鲁同志发言。

布拉哈鲁　（安静地、温和地）首先，我要谴责欧蒂丽娅同志的态度。这种态度同我们编辑部的成员应该如何对待会议的态度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种态度充分证明了约尼查同志刚才谈到的那种气氛……造成这种气氛的过错应该完全归咎于吉特拉鲁。他不但不促进编辑部团结一致，反而用蛊惑人心的办法挑拨离间。为此，他采用了最低级的手段，诸如：背后讲坏话、告密、影射、诽谤等等。为了达到收买人心的目的，他不惜采取哗众取宠的办法。在这方面，我想提一下撤销全部门岗的措施。这个措施危害了编辑部的安全。鉴于上述事实以及其它不可胜数的、不必罗列的事情，我宣布完全同意波热纳鲁同志在这里作的报告，我完全同意可以从这篇报告中推导出来的一切组织措施。（坐下）

社长　请马诺列斯库同志发言。

马诺列斯库　发言之前，我打算向吉特拉鲁提几个问题。

社长　提吧。（吉特拉鲁站起来。在这之前，他一直望着周围的情景发呆。这些发言是那么突然，那么不可预料，以至他有时觉得这是在说别人，所以很有兴致地听着）

马诺列斯库　请这位同志告诉我们：他同扬·波斯格洛尤是什么关系，怎么样和通过什么方式认识他的？

吉特拉鲁　我生来就没见过他。我不认识他。

社长　你不认识？你瞧着我的眼睛，你不认识他？

吉特拉鲁　不认识。

社长　好极了，等一下我也发言。马诺列斯库，继续提问。

马诺列斯库　再提一个同上面的问题有关连的问题：吉特拉鲁同志的父亲曾经是个大工业家，这是真的吗？

吉特拉鲁　我可以回答吗？

社长　请吧。

吉特拉鲁　我从来没有父亲。

社长　这是什么话，吉特拉鲁。每个人都曾有过父亲。

吉特拉鲁　他在我出生以前就死了。死在鲁贝尼。

约尼查　（因逐字记录，没有听清楚）在哪儿？

吉特拉鲁　在鲁贝尼。一九二九年，强大的革命洪流席卷了整个伊乌河谷①……

马诺列斯库　社长同志，我们在这里开会不是为了让吉特拉鲁同志给我们讲历史的。

吉特拉鲁　不，这段历史不是我写的，是父亲写的。（坐下）

马诺列斯库　最后，第三个问题：在道德方面他一点亏心事都没有吗？

吉特拉鲁　没有。

社长　没有？

吉特拉鲁　没有。

社长　这说明这位同志很健忘，非常健忘，极其健忘。波热纳鲁，请你把那个女同志叫来。

---

① 煤矿区，一九二九年曾闹罢工风潮。

波热纳鲁　马上就来。

社长　(因为会场里开始骚动)请大家遵守会场纪律。(尼古里娜·郭罗干被领进来。她依然打扮得花枝招展,令人作呕)请进,同志……请到这里来……请你费心,把你知道的一切事情当着这些同志的面讲一讲……

尼古里娜　好吧……我,同志们,我曾到这里来作过申辩,因为贵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有许多恶意诽谤我的语言,企图把我从我住的地方赶走。可是他,我们开始一起生活的时候,他连一张布加勒斯特的居住证都没有,后来他弄到了……

社长　不必谈这些枝节问题,这不是主要的。

尼古里娜　但是律师说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

社长　你对同志们讲讲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吧。

尼古里娜　会讲到的。我到这位同志这里来,是因为我相信报纸。波热纳鲁同志也对我这么说,一张报纸就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而群众……

社长　我们知道这个。

尼古里娜　我可是刚刚才知道。我要申诉我的委屈。他想无缘无故地把我赶出去,没那么容易,那是我的地方……

巴斯卡里德　“……而且他连一张布加勒斯特的居住证都没有……”

尼古里娜　(没有察觉到讽刺的意味)对极了。您了解情

况？

社长 （制止巴斯卡里德）请您……他（指吉特拉鲁）对你说了些什么？

尼古里娜 开始的时候，他非常注意地听，后来……（转向波热纳鲁）我全都说吗？

社长 全说。

尼古里娜 他说我们干吗要在这里谈，没有意思，也不舒服。他问我愿不愿意到另一个地方去……我说："去'卡丹卡'咖啡馆。"

巴斯卡里德 去哪儿？

尼古里娜 去"卡丹卡"，我同我的一个朋友，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经常到那里去讨论文学……那时他说，为什么去"卡丹卡"，最好到他的家里去，他只有一个人。然后再陪我到我想去的地方。我对他说："同志，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满足你想干的事。"等等，我就不必重复了。那时，他向我扑过来，就在他的办公室里。我非常害怕，我就喊叫……（这时，剧场中一片嘈杂）

抱不平的观众 不对！……她说得不对！……让我说！她说得不对……喂，如果他，他在罗马尼亚还算得上是一个人物，竟然遭遇到这种陷害，那就意味着明天我也会遭到类似的不幸……她说得不对……喂，我一直都在剧场里，我亲眼看见了是怎么回事。喂，同志们，你们怎么能够允许象她这样的破烂货当众说谎？（说着就登上了舞台）

社长　同志，您是谁？

抱不平的观众　什么……“同志”？您不要装腔作势吓唬人了……喂，我是一直在这里的，我亲眼看见了事情的经过……（转向吉特拉鲁）你为什么不说话，我说同志，你为什么不驳斥她？负责人在哪里？嘿，同志（转向本剧的导演。导演从后台走出），看来你是这里的头头……

导演　同志，您是谁？

抱不平的观众　依昂。依昂，布加勒斯特“八月二十三”工厂的钳工。你在这里是干什么吃的？你怎么能够允许她当众扯谎？你怎么能够允许陷害人？

导演　同志，这个戏就是这样……

抱不平的观众　戏，戏，但是应该说真话。你知道，我是付了钱的，我的票是通过单位好不容易弄到的。怎么，这是杂货店？你们应该恢复真理的本来面貌，否则我就不走。（说着就坐在舞台上）

尼古里娜　（面向社长）我怎么办，同志，我还留在这里吗？

抱不平的观众　（面向尼古里娜）你请便！给别人腾地方！……

尼古里娜　地方？嘿，我要的就是地方。（面向主席台）同志们，祝你们的会议圆满成功！

抱不平的观众　（面向尼古里娜）乌拉！（尼古里娜退出）

一个妇女　（在剧场中）依昂，回来吧！

抱不平的观众　（在舞台上）在这里看得更清楚。

导演　好了，继续演。（下）

社长　会议继续进行。同志们，到现在为止，许多同志都发了言。有一个建议，要求发言限定时间。大家同意吗？同意了！请土尔库列兹同志发言。

土尔库列兹　我认识吉特拉鲁已经有许多年了。可以说我们是朋友。同志们，是朋友不一定意味着头脑不清醒，不客观……相反……

社长　土尔库列兹，你不要生气，你讲得文不对题……

土尔库列兹　我首先想讲讲吉特拉鲁的脾气和性格。他是个很热心的人，他是个绝对不能容忍怠惰和停滞不前的人。同志们，不能容忍停滞不前的现象……

社长　土尔库列兹，你发言的时间已经过了。请杜米特拉什同志发言。

杜米特拉什　我想用几句话讲讲吉特拉鲁同志是怎样帮助我的……他不仅帮助过我一个人。编辑部中所有的青年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一点实践经验都没有。我现在掌握的这点知识……

社长　杜米特拉什，时间不饶人。巴斯卡里德同志发言。

巴斯卡里德　同志们！我知道限定我发言的时间已经过了。我的话说完了。（坐下）

社长　那么，如果没有人再作什么补充的话，我们就请吉特拉鲁同志发言，可能他有什么要说的，有什么要阐明的……请吧，同志。（吉特拉鲁站起来，很激动。但是我们将永远不会晓得他是否伪装激动，以便更鲜明地突出他自我批评的滑稽可笑的特点）

吉特拉鲁 同志们，请大家相信我，我的心情很沉重……（他的话讲得支离破碎，没有句点和逗点。他机械地重复某些句子，恰恰是因为他心情沉重，造成了思想的不连贯）我发现大家对我的帮助……如果没有大家对我的帮助……当然，我想大家不会把我讲的话理解成一种对自己的原谅……理解成为对自己的辩解……我今天意识到了我的错误……我意识到了我的错误……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是一种支持，是为了使我更深刻地分析我在这里的工作……我，同志们，我错了，非常沉痛……非常沉痛……我应该，不仅仅是承认这些事，而是应该作更深刻的分析，挖掘犯错误的根源……这些错误的根源……我应该对自己提出问题，当然，同志们已经提过了。那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能够发生这类事情？……这类事情……同志们，我认为这很重要……很重要……就是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脱离了学习……脱离了理论学习……不仅仅脱离了学习……而且，特别是脱离了与现实的接触……哎，你一旦脱离了与现实的接触，就不可能，就不可能看到前景……我，同志们，我必须在同志们面前公开地承认，我没有看到前景……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今天我已经失去了鉴别能力，正如同志们强调指出的那样……这就象一条红线……一条红线……贯穿了我的全部工作……至少是最近以来……我忽视了本质的东西，恰

恰是因为我的思想迟钝了……特别是因为我的立场不坚定，丧失立场，我没有……我没有注意到我没有……或者更确切一些说，我没有努力争取……或者我没有……因为很清楚，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此刻，一位神态安详、和颜悦色的四十五岁至五十岁的中年男子从剧场中走上舞台）

社长　这位同志是？……

布拉纳　康士坦丁·布拉纳，现任新闻部长。请您不必麻烦……我就坐在这儿……我知道你们今天要开会，我了解情况。尽管我刚刚接替这个职务，但是我想，参加一下你们的会议也不是坏事……（说着，就坐在吉特拉鲁身边的一把椅子上）

社长　部长同志，我们感到很荣幸。请您到这里来坐吧……

布拉纳　不，不，不必客气……我说过了，虽然我刚刚接替这个职务，但是我对新闻的问题并不生疏……多年来我就十分关注我们的报纸工作，因为新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由于你们的报纸最近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作出了突出的成绩，所以，我感到非常满意……我们知道，编辑部为了推行新的工作作风作出了努力。我们了解吉特拉鲁同志的个人的贡献和他的创新精神，我们也了解大家作出的努力，全体同志们的努力，以便把报纸办得更活泼，更有意义，更有热气……（转向吉特拉鲁）嘿，你怎么样，吉查？近来好吗，小伙子？

吉特拉鲁　（很显然，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好啊，柯斯迪

格……还过得去……你呢？

布拉纳　刚才说过了，你们作出了榜样，在你们的鼓舞下，我来同你们交流经验，听听同志们的意见，看看还存在什么缺点，了解一下你们的打算，以便照此类推把这里的正面经验推广下去。不是这样吗？然后再去夺取更丰硕的成果。继续开会吧，同志们……

抱不平的观众　哎，我就喜欢这样……说实话，我很喜欢。（转向剧场，向着他妻子的座位）杰达，你先回家去吧，这场戏要延长了……

社长　同志，请你……

抱不平的观众　请允许我再补充一句话。我完全赞成这位同志的意见（用手指部长）。最近以来报纸办得好多了。我订了报。虽然我只是三天两头地收到报纸，但是好多了。特别是开辟了小广告栏之后。我不能说“很好”，但是，不管怎么说，比以前好……

社长　当然好多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请发言吧，同志们，请发言吧……部长同志，您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讨论……激烈的讨论，这是真实的情况，因为这才是我们努力在编辑部中提倡的作风，应该不留情面，但是要有建设性……要极有建设性……（突然欣快地）抓紧时间，谁发言，谁发言？巴斯卡里德同志发言？

巴斯卡里德　我，社长同志，我已经说过了，再说就是重复。

社长　土尔库列兹，你发言吧，土尔库列兹……

土尔库列兹　同志，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了……

社长　杜米特拉什……你发言吧，杜米特拉什，让我们听听年青人的意见……

杜米特拉什　让别人说吧，社长同志，我已经说过了……

社长　欧蒂丽娅同志还没有回来吗？真可惜！……那么，就请布拉哈鲁同志发言，请吧，布拉哈鲁同志。

布拉哈鲁　同志们，我很高兴我能再一次发言，尤其是因为我第一次发言时只说出了一部分我想要说的话……我们的新闻工作是一个美好的工作……它需要……热情……

社长　当然，没有热情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布拉哈鲁　刚才，我第一次发言的时候，分析吉特拉鲁同志的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很有热情。但是，同志们，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热爱我们的报纸，这是因为吉查·吉特拉鲁同志用顽强工作的精神带动了这种热情。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继续前进，向着新的更大的成就前进，我们就必须发扬这一点，发扬这种热情。（坐下）

社长　请约尼查同志发言。

约尼查　布拉哈鲁同志恰好说出了我已经准备好的话。因此，很可能我要重复前一位发言者说过的东西……

社长　没关系。

约尼查　……我想着重指出一个事实：我们，当我们对报纸的缺点表示不满意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出于破坏的动机……

社长　建设性的，同志，首先应该是建设性的……

约尼查　同样，当我们提醒大家注意社长同志的缺点错误时……

社长　提醒吧，对任何人都不要讲情面，请吧……

约尼查　……或者提醒大家注意副总编辑吉特拉鲁同志的……我们这样作，是因为我们满怀着那种神圣的不满意的感情。关于这一点，副总编吉特拉鲁同志已经在上次会议中谈过了，是因为我们，正象他本人一样，对停滞不前的现象采取不调和的态度……我，同志们，大家知道得很清楚，我是从乡下来的……爸爸，妈妈，我的兄弟们，住在山岗那边的一个亲戚，他们都在农庄工作……

社长　很好。听听别人的发言……马诺列斯库……

马诺列斯库　我想要说的是，虽然我们在最近一个时期——正如部长同志指出的那样——取得了一系列不可否认的成绩，但是，如果社长同志——当然，他还有许多其它的重任——如果社长同志能够更经常地生活在我们中间，那么这些成绩将会更加巨大。

社长　非常正确！

马诺列斯库　但是，事实上——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报纸的重担落在副总编吉特拉鲁同志的肩上了。副总编吉特拉鲁同志，怎么说好呢，是一辆重型坦克，火力很猛。但是，我们应该协助他。一个人——不管他如何有才干，或者不管他的本意多么善良——如果没有

人协助他，他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他的才能。至于我，我保证支持编辑部的工作，靠拢领导，学习吉特拉鲁同志的经验，把我身上一切有用的东西都献给编辑部和报纸，以便和全体同志一起把《明亮的火炬》报办成新闻界的一个光辉的典范！（坐下）

社长　谁还想发言？那么，请大家允许我说几句话。同志们，首先请允许我向新闻部长同志表示感谢，感谢他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带来了无上光荣。其次，部长同志对我们的报纸作了非常美好的评价，为此，我感到极其欣慰。这些评价，对我们来说，应该成为我们日常工作的指南……尤其重要的是，它提醒了我们对缺点的注意。因此，我不能赞同某些同志，例如布拉哈鲁、约尼查、马诺列斯库等，最近一个时期，至少是在最近一个时期的工作表现，更不用提已经使我感到担心的行政管理工作的情况。大家知道，这项工作是由波热纳鲁同志负责的。我将同吉特拉鲁同志一起商议，以便立刻采取一系列措施，果断的措施。同时，我也想着重指出，其他一些同志在同一时期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我指的是土尔库列兹、巴斯卡里德、杜米特拉什同志，还有欧蒂丽娅同志——可惜她没有在场——他们在报社作出的贡献对编辑工作的顺利进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我还要衷心感谢我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吉特拉鲁同志。即使在他的工作中也存在过某些不足之处，好在这些不足已被揭示出来了，这样就使我们每

一个人今后都能够用更鲜明的自我批评的精神观察自己的工作。首先是我本人。(短暂的停顿)同志们，几个星期以后，我们的报纸就满二十年了。当然，同历史的长河比较起来，这段时间不算长。但是对我们的生活，对所有人的生活来说，这二十年却代表了不懈劳动的二十年，报纸的生命同我们的生活融为一体的二十年。让我们利用报纸创刊二十周年的时机，把我们的报纸变成创造性的劳动工地，为我们的时代争光。如果大家同意，我们就用这段话结束会议。(瞬间，舞台上空无一人，与会者带着自己的椅子消失了。中隔幕落下)

吉特拉鲁　(站在舞台前沿)这就是刚才的会议。以后呢？可能还得开会，因为在任何会议之前都得召开会议的预备会议，每次会议之后都得召开上次会议的分析会。此外，还得召开布置下次会议的会。总之，开会！(中隔幕拉起。社长办公室里有："首长"、布拉哈鲁、波热纳鲁和马诺列斯库。收音机播送着沉重庄严的乐曲)

社长　(终于开口)波热纳鲁，你是干什么吃的？

波热纳鲁　我们没有预料到。

社长　(有气无力地)布拉哈鲁，你是干什么吃的？

布拉哈鲁　我们怎么能想象到这个家伙同所有的人都是朋友？

马诺列斯库　他把他叫到这里来了。临时叫来的。很清楚，是他把他叫来的。

社长　我早就知道我没有帮手，我没有可信赖的人，但是我

万万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场灾难。你以为吉特拉鲁会原谅我们吗？他是不会原谅我们的，谁也不原谅。这个家伙会揪住我们不放的。可他也有他的道理。波热纳鲁，你就是那样作报告吗？

波热纳鲁　很简短，社长同志。

社长　我们事先讲好是让你那样发言的吗？

马诺列斯库　可是后来会议纠偏了……

社长　没有纠偏，波热纳鲁；没有纠偏，布拉哈鲁；没有纠偏，马诺列斯库。一点儿也没有纠偏。（此刻，收音机播送新闻："今天十二时举行了新任新闻部长，康士坦丁·布拉纳的就职仪式……参加仪式的有……"社长扑向收音机，把收音机关掉）今天十二点？

布拉哈鲁　十二点！

社长　广播的是十二点！

波热纳鲁　十二点整。

社长　可是，现在是几点？

波热纳鲁　十二点二十分。

社长　准吗？

波热纳鲁　按收音机对的表。

社长　那么，那个家伙是谁？（火气上升）谁是那个家伙？谁是那个家伙？那个家伙是谁？（在场者全都呆若木鸡）

吉特拉鲁　（站在舞台前沿）那个家伙是谁？诸位已经观察到了，我不认识他，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不过，我很清

楚他是谁。他是个奇怪的人物。你可以同时在任何地点，在所有的地方遇见他。在城市，在乡村，在火车里，在大街上……他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出现：有时是工人，有时是农民，战士或者是大学生……他有各种不同的年龄：年岁不大，或者上了年纪。他有时是妇女，有时是男人，但是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察，什么事情也休想逃过他的眼睛，什么人也骗不了他。他善于思考，善于判断，惩罚得当。（机密地……对着观众）他就是公众舆论……是群众，尊敬的观众们，从现在开始，我们的戏可能向许多不同的结局发展，可能要出现不同的结尾场面。例如……（社长及其追随者从呆若木鸡的状态中苏醒过来）

社长　（同一句台词，同一种声调）这个家伙是谁？谁是这个家伙？这个家伙是谁？

布拉哈鲁　还能是谁？很清楚，是部长！可能就职仪式不是今天，而是昨天举行的。电台的那些人搞错了。

社长　很清楚！请你们让我安静一下，让我安静一下！（按铃。女秘书走进）请吉特拉鲁！……我没有帮手，我没有可信赖的人。（波热纳鲁、布拉哈鲁和马诺列斯库退出。社长打开收音机，传来轻松愉快的音乐）请进，吉特拉鲁！请坐……你好吗？

吉特拉鲁　好啊，社长同志。

社长　你的心脏怎么样？我用我的人格向你担保，开会的时候我一直想着你的心脏。（懊恼地）咳，这是些什么

人呐？你看见了，我那时竭力阻止他们不要那么激烈……我那时一直都在竭力使他们平息下来……

吉特拉鲁　我看见了。

社长　有什么办法呢，吉特拉鲁。他们也是人，就得同他们混在一起，就得同他们共事。总不能进口一些人把他们换掉呀……但是，后来，会议就正常了……开得很好……我观察了部长的反应……哎，你什么时候去瑞典？今明两天就得走了……你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休息一下，什么也别想，要注意身体。保重！

吉特拉鲁　（站在舞台前沿）这是带有乐观主义色彩的结尾场面……但是，我想提醒诸位，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可能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社长　（同一种神态，同一句台词，同一种声调）这个家伙是谁？谁是这个家伙？这个家伙是谁？

布拉哈鲁　我完全糊涂了。

波热纳鲁　我也不清楚。

马诺列斯库　我们给部里打个电话问问。

社长　好主意！（按铃叫女秘书）往部里接电话！（女秘书下）他会是谁呢？广播里说得很清楚："今天中午举行了就职仪式！"（女秘书上）

女秘书　接通了。

社长　（打电话）部长办公室吗？这里是《明亮的火炬》报，总编辑克里斯蒂诺尤。部长同志在部里吗？是的……他还在那里？和同志们……请告诉我，他是什么时候

到部里去的？……早晨八点？……他没有出来过。再问一件事，部长同志有助手吗？……没有。有秘书长吗？……没有。谢谢……（挂上电话，镇静下来，恢复常态，重新控制了局面）但是，总之一句话，干吗还要绞尽脑汁四处打听？……我根本不感兴趣……我不想知道，也不想搞清楚……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很好的会议……有声势……有原则性……大家都发了言……开诚布公地、诚恳地、建设性地……不是这样吗，布拉哈鲁？

布拉哈鲁　（欣慰的感觉在膨胀）当然是这样，社长同志……

社长　事实俱在，证据确凿。我有义务考虑全体人员提出的建议，以便采取果断措施。（按铃。女秘书上）把吉特拉鲁给我叫来！瞧我的吧……（其他人下。电话铃响。社长恢复了自持）对……当然……不行！（挂上电话。吉特拉鲁上）听着，吉特拉鲁，我早就想告诉你……

吉特拉鲁　我知道了，社长同志。

社长　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吉特拉鲁　从您的脸上知道的。您是属于那样一种类型的人，他们真诚，坦率，从他们的脸上可以发现一切……

社长　这很好，你终于承认了我的一条优点。

吉特拉鲁　您是属于那样一种类型的人，当他们感到发愁、不安或者遭受打击的时候，他们并不危险。在那种时

候，您很善良，有怜悯心，通情达理，十分温和。您是属于那样一种类型的人，当他们处境好，心情愉快，变得狂热和感到幸福的时候，他们就变得很危险。在那种时候，您可以任意地为非作歹。我知道，社长同志。我走了。结束吧。

社长　（隐晦地威胁）没有结束，吉特拉鲁，刚刚开始！

吉特拉鲁　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会遭到什么祸事？不过一死。死这个玩艺儿相当简单：有些人正在死去，有些人正在销声匿迹。

社长　是吗？我属于哪个类型？

吉特拉鲁　属于第三种类型：您早已经死了，不过您自己还没有发现。（吉特拉鲁走到舞台前沿）这是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结尾场面。但是，并不排除别的可能性。经过仔细的思考之后，我认为下面这个场面很有可能是最成功的。让公众舆论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去吧。让他发言，让他作说服工作。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剧作者坚持让公众舆论和部长有同一个面貌。他在寻求一个有意义的，可贵的象征性的东西，他暗示一个原则：人类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愿望应该同我们的领导者的决定和谐地、辩证地、典范地融为一体。（重新出现社长及其"忠实"合作者们呆若木鸡的场面。他们开始从这一状态中苏醒过来）

社长　（同一句台词，同一种声调）这个家伙是谁？谁是这个家伙？这个家伙是谁？

部长　（上）您为什么总想解开这个谜？……这并不是谜。我曾到过这里，也曾到过那里。您连这一点起码的事情都不懂？一个部长的职责难道不是要求他经常到各地去看看吗？……难道不是要求他去了解下情，并及时采取措施吗？譬如，在这里。人们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事情糟透了！您的那一套过时了！您不知道国内发生了什么变化？总编辑同志，您被撤——职——了！从现在起，报社的领导工作由吉特拉鲁同志担任。（转向布拉哈鲁、波热纳鲁和马诺列斯库）你们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个人倾向于从宽处理。但是，我们也决不能草草了事。（转向吉特拉鲁）同志，祝您工作顺利！（中隔幕落。吉特拉鲁的办公室里半明半暗，亮着台灯。巴斯卡里德俯在他的办公桌上写字，吉特拉鲁在他的桌子上审理稿件）

吉特拉鲁　（停顿片刻，从稿件上抬起头）巴斯卡里德……

巴斯卡里德　嗯……

吉特拉鲁　你听见了吗？

巴斯卡里德　听见了。

吉特拉鲁　巴斯卡里德，如果我告诉你，我在两个小时之前升任总编辑了，你有什么想法？

巴斯卡里德　（继续书写）我有什么想法？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中，一切最美好的事物都在成长着，但是，人们身上的最卑劣最颓废的东西也在暴露着。因此，我的思想司令部在这个时期给我的指令有

三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牢骚满腹，不要恐惧害怕。（拿着稿件下。土尔库列兹上）

吉特拉鲁　什么事，土尔库列兹？

土尔库列兹　版样出来了。（想要走开）

吉特拉鲁　等一下，别走，我问你一件事。土尔库列兹，如果我告诉你，我在两个小时以前升任总编辑了，你有什么想法？

土尔库列兹　我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年，我见到的事多了，但是我没有时间去评论。我是属于那种“实干”的人。办报纸……（下。欧蒂丽娅上）

吉特拉鲁　你怎么了，欧蒂丽娅，这么晚还到编辑部来了？

欧蒂丽娅　我是个“头脑清醒”的人。

吉特拉鲁　“头脑清醒”……好呵，我现在正需要这样一个人……欧蒂丽娅，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两个小时以前……我被撤职了，你有什么看法？

欧蒂丽娅　（面向提词员）你不用提词。我不按台词演。（转向吉特拉鲁）我们现编现演。你再问我一遍。

吉特拉鲁　如果我告诉你，两个小时以前……我被撤职了，你有什么看法？

欧蒂丽娅　我很高兴。有这样一次教训也不坏。你太自信了。这是你的一个致命的隐患：你总是自信不会犯错误。你发现了吗？剧作者要求我从这出戏一开始的时候就爱你，他给我规定的角色有多么虚假呀！（短暂的停顿）可是在开会的时候，我看见你吓得不知所措，被

雨点般的辱骂压倒了，吓呆了，那时，在我的心中泛起一股真实的、深刻的、无限的同情。

吉特拉鲁　这就是说你在开始爱我……

欧蒂丽娅　你为什么说蠢话？我们非得让这出戏有个愉快的结尾，保证剧作者的大团圆？

吉特拉鲁　那么？

欧蒂丽娅　“那么？”……如果你真的被撤了职，你就得准备过艰难的日子……漫长的艰难的日子。那时候没有人给你打电话，没有人登你的门，最好的朋友也忘了你的地址，你的周围死一般的沉寂……在这种日子里，一个能来登门拜访你的人是非常可贵的，因为他才是人。

吉特拉鲁　你会来拜访我吗，欧蒂丽娅？

欧蒂丽娅　你为什么要我的口风？我想我会的。在这种时刻，我想我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非常蔑视怯懦。在一个罪犯和一个懦夫之间，我觉得罪犯不是那么可悲，因为他，不管怎么说，他承担了风险。

吉特拉鲁　我爱你，欧蒂丽娅……

欧蒂丽娅　你说什么？你还想吻我吗？

吉特拉鲁　不。还有一件事……你回答我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通知你，在两个小时之前，我……升任总编辑了，你有什么看法？

欧蒂丽娅　我会哈哈大笑，我会对你说，刚好从现在开始，我要对你进行监督，不让你飘飘然！（下）

吉特拉鲁　（站在舞台前沿）尊敬的观众们，你们看见了各

种可能的结尾场面，诸位可以自由地选择你们认为合适的结尾。至于我，我向诸位保证——不管事情怎样发展——我都将象过去一样：作一个普通的、平等待人的、知足的人。我随时准备着，向诚心实意对我问好的人伸出我的手。（扮演解说员）我们这场戏，到此告终。在《皆大欢喜》的收场白中，莎士比亚要求演员们应该受到鼓掌欢迎。我们的剧作者不是古典作家，也就没有这个奢望了。

〔向观众们鞠躬的时候，舞台上的大幕落下。

——幕落

作于 1966 年 6 月至 1967 年 5 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罗马尼亚戏剧选 （上册）
作者＝张志鹏
页数＝３５０
ＳＳ号＝１０６５２８７２
出版日期＝１９８１年０９月第１版